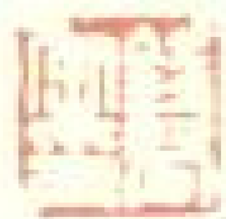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黄帝内經靈樞集註

〔清〕張隱菴 集註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閲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値，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値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尙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冊；每冊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上海中醫學院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提要

昔人謂先靈樞而後素問。何也。蓋以素問所以指示世人病之所由生也。病生而弗知其源。則無以療治。故篇中所載。陰陽寒暑之所由來。飲食居處之所由攝養。五運生制之所由勝復。六氣時序之所由逆從。靡弗從其本而推論之。若靈樞則爲世人治病者也。病既生而弗治。則無以通其源。故本經所論營衛血氣之道路。經脈藏府之貫通。天地歲時之所由治。音律風野之所由分。靡弗藉其鍼而開導之。以明理之本始。故本經曰。人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應。而三才之道大備。是以人氣流行。上應日行於二十八宿之度。又應月之盈虧。以合海水之消長。且以十二經絡藏府。合於百川匯集之水。咸相符也。故本經八十一篇。以應九九之數。合三才之道。三而三之。成九九八十一篇。其理廣大。其道入微。不圖自皇甫士安類爲甲乙鍼經。玄臺馬氏。又專言鍼而忽乎本經之原理。後世遂指是經爲鍼傳而忽之。隱庵先生懼其失傳。遂於素問註疏既竣。復集同學。舉靈樞而詮釋之。一字一理。俱有依歸。俾後人讀素問而知病之所由起。讀靈樞而識病之如何瘳。此卽隱

庵先生詮經之微旨也。

序

先儒有云。經傳而經亡。非經亡也。亡於傳經者之精而以觕求之。深而以淺視之之失其旨歸也。夫靈素之爲烈於天下也。千百年於茲矣。然余嘗攷漢藝文志曰。黃帝內經一十八卷。而靈樞居其九。素問亦居其九。昔人謂先靈樞而后素問者何也。蓋以素問爲世人病所由生也。病所生而弗慎之。則無以防其流。故篇中所載陰陽寒暑之所從。飲食居處之所攝。五運生制之所由勝復。六氣時序之所由逆從。靡弗從其本而謹制之。以示人維持。而生人之患微矣。若靈樞爲世人病所由治也。病既生而弗治之。則無以通其源。故本經所論營衛血氣之道路。經脈藏府之貫通。天地歲時之所由法。音律風野之所由分。靡弗藉其鍼而開導之。以明理之本始。而惠世之澤長矣。是靈樞素問爲萬世所永賴。靡有息也。故本經曰。人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應。而三才之道大備。是以人氣流行上應日。行於二十八宿之度。又應月之盈虧。以合海水之消長。且以十二經脈藏府。外合於百川匯集之水。咸相符也。故本經八十一篇。以應九九之數。合三才之道。三而三之。成九九八

十一篇。以起黃鐘之數。其理廣大。其道淵微。傳竹帛而使萬世黎民不罹災眚之患者。孰不賴此經也哉。乃自皇甫士安類爲甲乙鍼經。而玄臺馬氏又專言鍼而昧理。俾後世遂指是經爲鍼傳而忽之。而是經幾爲贅旒矣。余憫聖經之失傳。懼後學之沿習。遂忘愚昧。素問註疏告竣。復藉同學諸公舉靈樞而詮釋之。因知經意深微。旨趣層折。一字一理。確有指歸。以理會鍼。因鍼悟證。殫心研慮。雞鳴風雨。未敢少休。庶幾藉是可告無罪乎。俾後之人讀素問而嚴病之所以起。讀靈樞而識病之所以瘳。則藏府可以貫通。經脈可以出入。三才可以合道。九鍼可以同法。察形氣可以知生死壽夭之源。觀容色可以辨邪正美惡之類。且也因九鍼而悟洛書之妙理。分小鍼而幷識河圖之微情。則前民用而範圍不過者。大易之傳統乎是矣。則利民生而裁成不遺者。墳典之傳亦統乎是矣。敢以質之天下後世之同學者。亦或有以諒余之灌灌也夫。

康熙壬子葵夏錢塘張隱菴書于西冷怡堂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 張文啓開之參訂
長男 張兆璜玉師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一

九鍼十二原第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按、本紀。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藝五穀。養萬民。而收其租稅。設有疾病。則不能力田以供餘食矣。故帝欲立九鍼微鍼之法。傳于後世。令終而不滅焉。毒藥。所以攻疾也。砭石。所以泄邪也。二者皆攻瀉之法。微鍼。能通調血氣者也。逆順出入者。皮膚經脈之血氣。有逆順之行。有出入之會。蓋人稟天地之氣所生。陰陽血氣。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少有留滯。則爲疾病。故帝以天地人之道而立九鍼。用九鍼之法。以順人之陰陽血氣。而合于天道焉。明其理則易用。持于心則難忘。經、徑。紀、維也。按、篇名九鍼。而帝曰微鍼。伯曰小鍼。是九鍼之外。又立小鍼也。九鍼者。聖人起天地之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之數。用九鍼而合小鍼者。以陽數五。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應河圖之數也。帝繼伏羲神農氏而作。卽以兩儀四象河圖奇偶之數。用法于鍼。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蓋國以民爲本也。

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遲速。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

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扣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之闇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易陳難入者。易言而難著于人也。粗守形者。守皮脈肉筋骨之刺。上守神者。守血氣之虛實而行補瀉也。神乎神。甚贊其得神之妙。門者。正氣出入之門。客在門者。邪循正氣出入之所也。未覩其何經之疾。惡知其受病之原。言當先察其邪之所在而取之也。遲速用鍼出入之疾徐也。粗守關者。守四肢之關節。上守機者。守其空而當刺之時。如發弩機之速也。不離其空者。乘空而發也。夫邪正之氣。各有盛衰之時。宜補宜瀉。當靜守其空中之微。不可差之毫髮。如其氣方來。乃邪氣正盛。邪氣盛則正氣大虛。不可乘其氣來。卽迎而補之。當避其邪氣之來銳。其氣已往。則邪氣已衰。而正氣將復。不可乘其氣往。追而瀉之。恐傷其正氣。在于方來方去之微。而發其機也。離合眞邪論曰。俟邪不審。大氣已過。瀉

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是以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靜守于來往之間而補瀉之。少差毫髮之間則失矣。粗工不知機道。叩之不發。補瀉失時。則血氣盡傷。而邪氣不下。知其往來者。知邪正之盛衰。要與之可取之期而取之也。粗工之闇。而良工獨知之。是故工之所以異也。若氣往則邪正之氣虛小。而補瀉之爲逆。氣來則形氣邪氣相平。而行補瀉爲順。是以明知順逆。正行無問。知往來所處之時而取之也。迎而奪之者。瀉也。故惡得無虛。追而濟之者。補也。故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爲虛爲實。若得若失。

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瀉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脈中之蓄血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瀉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疾內而徐出

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察其氣之以下與常存也。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此以上論小鍼之法。

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瀉之時。以鍼爲之。瀉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持鍼之道。堅者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腧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一寸六分。三曰鍉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鑱鍼者。頭大末銳。去瀉陽氣。員鍼者。形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

肌肉。以瀉分氣。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錮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員利鍼者。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員。以瀉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

此節論九鍼之法。蓋首篇統論小鍼及九鍼之道。是以前後論小鍼。而詳釋于小鍼解中。此節論九鍼。故詳釋于九鍼論內。而小鍼解中不與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爲其各有所宜也。補瀉之時。以鍼爲之者。與氣開闔相得也。排陽得鍼者。排鍼而得陽氣也。得其正氣。則邪氣去矣。內溫者。鍼下熱也。謂邪氣去而正氣不出也。此論瀉邪而養其正也。隨之者。追而濟之也。之、往也。若妄之者。雖追之而若無有所往。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也。去如弦絕者。疾出其鍼也。令左手按痏。右手出鍼。其正氣故得止于內。而外門已閉。中氣乃實矣。此補正運邪之法。故必無留血。設有留血。急取而誅之。堅者。手如握虎也。正指直刺者。義無邪

下。欲端以正也。神在秋毫。審視病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懸陽。心也。心藏神。方刺之時。得之于心。則神屬于病者。而知病之存亡矣。經云。取血于榮。取氣于衞。衞氣行陽行陰者也。故于兩衞間以取陰陽之氣。衞氣行篇曰。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陽分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腧、經腧也。刺節真邪篇曰。六經調者。謂之不病。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故有血絡橫在于經腧者。當視之獨清。切之獨確而去之也。九鍼者。有九者之名。有九者之形。各隨其所宜而用之。九鍼之論畢矣。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

此復論小鍼刺邪之法。而幷論其要害焉。風雨寒暑之中人也高。故邪

氣在上也。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于肺。濁溜于腸胃。寒溫不適。飲食不節。病生于腸胃。故濁氣在中也。淸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淸氣在下也。陷脈。額顱之脈。顯陷于骨中。故鍼陷脈。則陽之表邪去矣。中脈。足陽明之合。三里穴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骨。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故病各有淺深之所宜。形有皮肉筋脈之不同。各隨任其所宜而刺之。無實實。無虛虛。若損不足而益有餘。則病益甚矣。五脈。五藏諸陰之脈也。如中氣不足。則血脈之生原已虛。再大瀉其諸陰之脈。是虛于中而脫于外也。三脈。三陽之脈。恇、怯也。言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怯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人之五里。五往者也。玉版篇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奪陽者狂。正言取之五里而或奪其陽也。此論鍼之爲害畢矣。張開之曰。取尺之五里。取皮膚陽分之氣血也。而曰奪陰者。謂陽分之氣。血生于五藏之陰也。病在中氣不足。而大瀉諸陰之脈者死。謂諸陰之脈。生于中焦之陽明。陽生于陰。而陰

二十七氣行于上下五俞從絡旁而入于中與二十七氣相合

水穀所生之血

生于陽也。

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此言刺之效。以得氣爲要也。上文言病各有所宜。此言鍼各有宜。而有大小長短之形不同。各任其所宜而用之也。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青天。邪散而正氣光明也。

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

此言用鍼者。當知藏府經脈之血氣生始出入。夫榮衛氣血皆生于胃府水穀之精。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然脈內之血氣。從絡脈而滲灌于脈外。脈外之氣血。從絡脈而溜注于脈中。外內出入相通也。五藏內合五行。故其腧五。六府外合六氣。故其腧六。蓋六氣生

氣從大絡而出于皮膚復從五俞而注于經脈故曰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俞也六府以原經相合亦爲五俞

血者神氣也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總屬血氣之流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于五行而有二火也。經脈十二。六藏六府之經脈也。絡脈十五。藏府之十二大絡及督脈之長強。任脈之尾翳。脾之大包。凡二十七脈之血氣。出入于上下手足之閒。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二十七氣之所行。皆在于五腧。蓋十二經脈之血氣。本于五藏五行之所生。而脈外皮膚之氣血。出于五藏之大絡。溜注于滎輸而與脈內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閒。此論藏府經脈之血氣出入。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此言刺節者。當知神氣之所出入也。神氣者。真氣也。所受于天與穀氣幷而充身者也。故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絡脈之滲灌諸節。非皮肉筋骨也。

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

此言上工覩五色于目。知色之散復。即知病之散復矣。知其邪正者。知

風乃天之正氣四時有之

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

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于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此言用鍼者。必先診脈。視五藏之氣劇易。乃可以治也。所謂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無氣以動故靜。此言五藏之陰。生于中焦之陽。故外致其陽。則內重竭矣。五藏之氣已絕于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此言陰內而陽外。陽氣內入。則爲逆矣。

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

生爲癰瘍。

此言取氣之太過不及。而皆能爲害也。夫氣生于精。故刺之害。中病而不去其鍼。則過傷其氣。而致泄其生原。故病益甚而恇。刺之害。中而卽去其鍼。邪未盡而正氣未復。則致氣留聚而爲癰瘍。癰疽篇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血脈榮衞。周流不休。氣血不通。故爲癰腫。蓋榮衞氣血。運行于外內上下之不息也。是以首篇與第八十一篇始終論精氣之生始出入。若陰陽不調。血氣留滯。則爲癰瘍矣。

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

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六府五藏之有疾者也。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肓音荒

此論氣味所生之津液。從藏府之膏肓。外滲于皮膚絡脈。化赤爲血。榮于經俞。注于藏府。外內出入之相應也。津液者。水穀氣味之所生也。中焦之氣。蒸津液化其精微。發泄于腠理。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是津液注于三百六十五節。而滲灌于皮膚肌腠者也。溢于外則皮肉膏肥。餘于內則膏肓豐滿。蓋膏者。藏府之膏膜。肓者。腸胃之募原也。氣味所生之津液。從內之膏肓。而淖澤于外。是以膏肥之人。其肉淖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外內之相應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夫谿谷者。皮膚之分肉。是津液外注于皮膚。從孫絡化赤而注于藏府之原經。故曰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四關者。兩肘兩腋。兩髀兩膕。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

本經凡取經脈則曰太淵大陵之類凡取脈外之氣則曰少陽太陽少陰太陰

所遊行者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者。謂藏合府而府有原。原有關而關應藏。藏府陰陽相合。外內出入之相通也。故曰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肝、心、脾、肺、腎。內之五藏也。陽中之少陰。陰中之少陽。五藏之氣也。故藏府有病。取之經脈之原。脈取三陽。飱泄取三陰。此病在三陰三陽之氣而取之氣也。此節論血氣生始出入之原。故篇名九鍼十二原。謂九鍼之道與陰陽血氣之相合也。

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閉音卜搏也。

張開之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夫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猶刺猶污。病從外入者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猶結猶閉。病由內生者也。千般疢難。不出外內二因。是以拔之雪之。仍從外解。解之決之。從

疾高而外卽傷寒論所謂邪高痛下

內解也。知斯二者。病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不得其因也。張玉師曰。污在皮毛。刺在膚肉。結在血脈。閉在筋骨。

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血寒淸者。如人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寒熱。風雨寒暑外襲也。故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謂熱在皮膚。所當淺取之也。寒淸者。內因之虛寒。宜深取之。靜以守氣。故如人不欲行也。陰有陽疾者。陽邪而入于內也。下陵三里。在膝下三寸。足陽明之經。陽明之主闔也。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使卽從下解也。疾高而內者。裏陰之病。見于上也。陰陵泉乃太陰之經。太陰之主開也。使在內之病。從開而上出也。蓋言陽病之入于內者。卽從下解。陰病之出于上者。卽從外解也。疾高而外者。外邪高而病在外之下也。陽陵泉乃少陽之經。少陽之主樞也。蓋邪在高而欲下入于內。故使從樞外出。勿使之內入也。玉師曰。疾高而取陰之陵泉。陽之陵泉。應司天在泉。上下相通。從氣而上出也。

本輸第二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脈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處。闊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

按、經脈之終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始于肺而終于肝。常榮無已。終而復始。此血氣循行之終始也。本篇論五藏六府之脈。皆出于指井。溜于滎。注于輸。行于經。入于合。從四肢而通于藏府。此經脈之終始也。絡脈之所別處者。藏府之經別大絡。與經脈繆處。通血脈于孫絡。滲出于皮膚者也。別五藏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謂五臟之五俞。六府之六俞也。四時之所出入。血氣隨四時之氣。而生長收藏也。五藏之所溜處。謂五藏之血氣。溜于脈中。變見于氣口。五藏之氣血。溜于脈外。從五里而變見于尺膚。此五藏之血氣。溜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者也。闊數。寬窄也。夫經脈有三藏府之血氣從大絡而外注于皮膚復從指井而內注于血脈故曰必通絡脈之所別處

十二藏府之脈出于井者非經脈之貫通是以十二經脈止論至肘膝而止

太陰主秋金之不及故名少商餘名之義各有所取上古如韭葉今時如大米許

百六十五穴會。絡脈有三百六十五穴會。孫絡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經脈寬大。孫絡窄小。故有闊數之度也。淺深者。絡淺而經深也。高下所至者。血氣之上下循行也。

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水。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滎。注於太淵。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腧。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

次、序也。井者木上有水。乃澹滲皮膚之血。從井木而溜于脈中。注于輸。行于經。動而不居。行至于肘膝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者也。肺、心、肝、脾、腎。內之五藏也。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內之六府也。手、足、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外之經氣也。肺出于少商者。謂藏府之血氣。從大絡而注于孫絡皮膚之間。肺藏所出之血氣。從少商而合于手太陰之經也。少商在手大指內側。去爪甲如韭葉許爲井木。魚際在大指下。高起之白肉際爲滎火。有如魚腹。因以名之。太淵在魚後陷中爲腧土。經渠寸口

此節與客邪節合看

至止于間使之經處

中動脈爲經金尺澤在肘中爲合水。

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木。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於大陵。大陵掌後高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於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

手少陰。心脈也。中衝。胞絡之經也。心主血而胞絡主脈。君相之相合也。心出于中衝者。心藏所出之血氣。滲于皮膚之間。從中衝之井。而行于手厥陰之經也。間使者。君相間行之使道。如心藏之血氣有過于胞絡之中則至。無過于胞絡之脈中則止。謂止于經處。而不行過于肘中。與胞絡之血脈相合。乃自入于手少陰之經也。故始曰心。末復曰手少陰也。然其中皆手厥陰心主胞絡之五腧。蓋血者心神之化。心與胞絡。血脈相通。心藏所出之血氣。間行于手少陰之經。手厥陰之經也。

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於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於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於中

往來者經脈中之血氣從合而行于井所溜之氣血從井而行于合

泉在地之中

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於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踝胡瓦切後同

宛、鬱也。所行爲經者。如經行之道路。所以通往來之行使。故所行之血氣厥逆。則鬱滯其間而不行。如往來之血氣相和。則通行于經脈中矣。

玉師曰。此二句。證明脈內之氣血。從井而行于合。

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榮。注於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俞。行於商邱。商邱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於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也。

夫天氣在上。水泉在下。地居于中。脾爲陰中之至陰。而主坤土。不曰陰陵泉。而曰陰之陵泉。謂地下之泉水也。

腎出於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於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榮。注於太谿。太谿內踝之後。跟之骨上。陷者中也。爲俞。行於復溜。復溜上內

故曰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矣

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於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

地下之泉水。天一之所生也。故少陰之始出。名曰湧泉。復溜者。復溜于地中。故合穴曰陰谷　愚錯綜釋穴名者。以明人合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之道。如經穴之部位分寸。須詳考銅人圖像。卽順文添註。無補于事。反爲贅瘤。至于刺之留呼灸之壯數。更不可執一者也。

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滎。注於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爲經。入於委中。委中膕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

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所出爲至陰。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天也。水中之生陽。上合于天。水隨氣而運行于膚表。是以首論肺與膀胱。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之無息也。通谷。通于腎之然谷。崑崙水之發源。星宿海也。

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俠谿。俠谿足小指

地之五行應天之四時天之六氣應地之三陰三陽六微旨論曰初者地氣也歲半以下地氣主之

次指之間也。為滎。注於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為俞。過於邱墟。邱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為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為經。入于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為合。伸而得之。是少陽也。

五藏合五行。六府應六氣。六氣之中有二火。故多火之原。而原附于經也。五藏之俞出于井木者。五藏合地之五行。以應生長化收藏之氣。故從木火土金水而順行。六府之俞出于井金者。六府應天之六氣。六氣生于陰而初于地。故從秋冬而春夏。此陰陽逆順之氣也。按、本經八十一篇。凡論陰陽血氣。上下表裏。左右前後。皆逆順而行。若順則反逆矣。秦越人曰。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為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為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為滎。注於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為俞。過於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為原。搖足而得之。行於解谿。解谿上

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於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胻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足陽明也。

陰陽離合論曰。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太陽根起于至陰。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三陽之氣。皆生於陰而出于地。自下而升。從足而上。無分手與足也。以手足之六經。合三陽之氣。而後有手足之分焉。然論手足之六經。非三陽之氣也。故曰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黃載華曰。大腸小腸。受盛胃府水穀之餘。濟泌別汁。而生津液。故皆屬於胃。是以大腸受胃府之經氣。而屬于巨虛上廉。小腸屬巨虛下廉。

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於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於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

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
屈肘乃得之。三焦下俞。在於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
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
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
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

黃載華曰。三焦爲決瀆之府。故下俞出於太陽之絡。入絡膀胱。約下焦。
氣閉則癃。氣虛則遺溺。三焦之主氣也。三焦之氣。出于腎。遊行于上中
下。而各歸其部。出于手少陽之經。故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夫直行者
爲經。斜絡者爲絡。此太陽之別絡。間于足少陽太陰之間。故曰少陽太
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馬玄臺曰。腨腸即足腹。

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于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前
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注於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
後也爲俞。過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爲原。行於陽谷。陽谷在銳
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

三陰三陽外應天之六氣內合于十二經脈手之三陽其原在足故曰大陽上合手陽明蓋五藏六府十二經脈外受三陰三陽之氣而合於經脈者也　六府外合六氣六氣止合六經

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

黃載華曰。大腸小腸。皆屬于胃。出于陽明之巨虛上下廉。故曰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

大腸上合手陽明。出於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爲滎。注於本節之後三間爲俞。過於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間爲原。行於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爲合。手陽明也。是謂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張開之曰。大腸小腸。皆屬于胃。三焦出于足太陽之絡。而上合于手少陽之經。故六府皆低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夫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六府出于足之三陽者。本于足而出于地也。

鈌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

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手足十二經脈。合于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天之六氣也。運行于地之外。藏府雌雄相合。地之五行也。內居于天之中。本篇論三陰三陽之經氣。從四方而內榮于藏府。應天氣之貫乎地中。此復論三陽之脈循序而上于頸項。應陽氣之出于地外。任督二脈。並出于腎。主通先天之陰陽。手太陰心主。並出于中焦。主行後天之氣血。陰陽血氣。又從下而上。中而外也。 玉師曰。經脈應地之經水。上通于天。故有天突、天窗、天容、天牖、天柱、天府、天池、及風府之名。

天突星名

刺上關者。呿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呿。刺犢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呿音區

呿、大張口貌。欠、撮口出氣也。上關卽客主人穴。係足少陽經。刺上關者。必開口有空。故呿不能欠。下關足陽明經穴。必合口乃得之。故刺下關者。欠不能呿。犢鼻係足陽明胃經穴。必屈足以取之。故屈不能伸。兩關

手足陰陽之經

氣升降出入于上下四旁應天地之屈伸開闔

係手厥陰經之內關。必伸手以取之。故伸不能屈。夫口者。元氣出入之門戶。手足者。陰陽之上下也。呿欠者。應開闔之變。屈伸者。應往來之不窮。孔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其俞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際陰。

前節論三陽之經氣。從下而上。此復論從上而下。所謂陽氣者。上行極而下也。動輸篇曰。足之陽明。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陽明之氣。從下而上。至于腦。復從上而下。合陽明之經。從人迎而下於膺胸之腧。而三陽之氣。亦復循次而在其腧外。此陽氣之上下。以應天氣之升降也。

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此論藏府之陰陽血氣。循手太陰陽明之經。從內而外。外而內。往來逆

順之不息也。尺動脈。手太陰之兩脈口。五里。手陽明之經穴。在肘上三寸。五腧。五藏之井滎腧經合也。夫五藏之血氣。行於脈中者。變見於手太陰之兩脈口。五藏之氣血。從經別而行於脈外者。循手陽明。變見於尺膚。手太陰脈中之血氣。從指腕而行于肘臂。手陽明脈外之氣血。從臂肘而行於尺膚。往來逆順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蓋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手陽明乃其府也。府爲陽。故行氣血於脈外。藏爲陰主行血氣於脈中。充於周身皮膚經脈之血氣。往來逆順之不息者。從手太陰陽明始也。是以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若五往而取之。則五腧之血氣皆絕。故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謂尺中所動之氣血。從五里之脈外而來者也。上節論陽氣之上下。以應天氣之升降。此論血氣之出入。以應天地之精水。布雲氣於天下。復通貫於地中。按皮膚之氣血從手足之指井溜注於脈中而合於肘膝間故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此節止論五藏所合之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

六府名本篇論十二經脈之所出從井而入于合蓋自外而內也

玉師曰故止論五俞而不及通體之經脈蓋過肘膝則爲經脈之血氣矣

腎上連肺而皆積水水上通于天也

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藏叶成道同導

此論六藏六府陰陽相合。藏貨物曰府。六府受盛水穀。傳化糟粕。受藏精汁。故名曰府。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故爲傳道之府。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故爲受盛之府。膽主藏精汁。故爲中精之府。胃爲倉廩之官。主受納水穀。故爲五穀之府。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故爲津液之府。少陽。三焦也。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脈在肺。皆積水也。是一腎配少陽而主火。一腎上連肺而主水。故腎將兩藏也。三焦之脈。出於中胃。入絡膀胱。約下焦而主決瀆。故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而下屬膀胱。夫三焦者。少陽之氣。水中之生陽也。手厥陰包絡之相火。出於右腎。歸於心下之包絡而爲一藏。三焦爲之府。是兩腎以膀胱爲府。三焦歸於中胃。爲包絡之府。故爲孤之府也。夫兩腎者。主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分而論之。猶兩儀也。故少陽屬腎。腎上連肺而爲兩藏。合而論之。陰陽相貫。水

火互交。並主藏精而爲生氣之原故皆以膀胱爲府。三焦上合包絡。而爲孤之府也。　再按三焦乃少陽之氣。發於腎藏。遊行於上下。通會於腠理。乃無形之氣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下焦者。別迴腸。此三焦所歸之部署也。故平脈篇曰。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是三焦之氣生於腎藏。而歸於中胃之間。本經論三焦所出之處。卽平脈篇所歸之部署也。本無形之氣。故能遊行出入。歸於有形之部。故爲一府而有經穴也。手厥陰包絡之氣。地二之陰火也。發原于腎藏。而歸於包絡。包絡正在心下。包裹心主所生之血。爲君主之相。代君行血於脈中。其氣本於腎。心下有形之包絡。亦所歸之部署也。故以先天之氣論之。則少陽屬腎。腎將兩藏。以後天有形之藏府論之。包絡正在心下。三焦居中胃之間。而爲一藏一府也。

春取絡脈諸滎。大筋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故深而留之。此

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此論陰陽氣血。又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而淺深出入者也。春時天氣始開。人氣在脈。故宜取絡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故宜取孫絡肌肉皮膚之上。此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氣降收。故如春法。蓋復從孫絡而入於絡脈也。冬氣收藏。故欲深而留之。此四時出入之序。人氣之所處。病之所舍。五藏應五時之所宜也。春取滎。夏取腧。秋取合。冬取井。皆從子以行母氣也。轉筋者。病在筋。痿者。兩臂不舉。厥者。兩足厥逆也。張者。仰臥而張大其四肢。立之張之。應天地之上下四旁。四時之氣。得以往來流行而無阻滯矣。故伸舒其四體。則筋脈血氣之厥逆者。可令立快也。此言人之氣血。隨四時之氣流行。阻則為攣厥之病。故當伸舒四體。以順四時之氣焉。

小鍼解第三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於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數遲者。徐疾之意也。粗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淸靜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瀉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工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爲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爲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瀉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瀉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

內叶訥

經有盛者。皆瀉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存若亡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脈則邪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瀉其諸陰之脈也。取三陽之脈者。唯言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於目。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知其

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出而去之者。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於終始一者。持心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所以察其目者。五藏使五色循明。循明則聲章。聲章者。則言聲與平生異也。悗音瞞

張開之曰此解小鍼之義。而九鍼之論不與焉。悗、滿也。悗、惚也。所以察其目者。承上文而言也。目色者。五藏之血色。聲章者。五藏之氣也。五色循明則聲章者。血氣之相應也。言聲與平生異者。散敗之聲也。蓋言五藏之氣。已絕於內。不宜重取之陽。五藏之氣。已絕於外。不宜再取之陰。陰陽外內相資。宜藏而不宜盡章著於外也。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溼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溜於府。中於陽則溜於經。

此篇論藏府陰陽色脈氣血皮膚經脈外內相應。能參合而行之。可為上工。邪氣者。風雨寒暑天之邪也。故中人也高。溼乃水土之氣。故中於身半以下。此天地之邪。中於人身而有上下之分。然邪之中人。又無有恆常。或中於陰。或中於陽。或溜於府。或入於藏。

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無有恆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

本標出入詳衛氣篇

中於面中於項照應一次脈二次脈膺背兩脅照應足陽明其腧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

照應三陰之經脈從手足之五俞而入於五藏

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府。胻音行

此論皮膚之氣血。與經絡相通。而內連藏府也。陰之與陽者。謂藏府之血氣。雖有陰陽之分。然總屬一氣血耳。故異名而同類。上下相會者。標本之出入也。經絡之相貫。謂榮血之循行。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始於肺而終於肝。從肝復上注於肺。環轉之無端也。上下左右。頭面手足也。或在於頭面而中於陽。或在臂胻而中於陰。故無有恆常也。諸陽之會。皆在於面者。精陽之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也。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此手足三陽之絡。皆循項頸而上於頭面。膺背兩脅者。復循頭項而下於胸脅肩背也。此三陽絡脈所循之處。外之皮膚。即三陽之分部。邪之客於人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下者。謂三陽皮部之邪。下入於三陽之經。故曰中於陽則溜於經。臂胻者。手臂足胻之內側。乃三陰絡脈所循之處。外側爲陽。內側爲陰。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中於陰者。嘗從臂胻始。始者。始於三陰之皮部。而入於三陰之絡脈也。繆刺篇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

玉師曰溜於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府所生之血氣從大絡而出於皮毛邪中於陰中於陽皆在皮毛之分部是以陰陽之邪從大絡而入於腸胃不入藏府之經脈而於藏於

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蓋五藏之脈。屬藏絡府。六府之脈。屬府絡藏。藏府經脈之相通也。夫血脈為陰。五藏之所主也。故邪入於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散於腸胃。陽明居中土。為萬物之所歸。邪歸於陽明之腸胃。而無所復傳矣。

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

此論藏氣傷而邪中於藏也。夫邪中於陰而溜府者。藏氣實也。藏氣者。神氣也。神氣內藏則血脈充盛。若藏氣內傷。則邪乘虛而入矣。風為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陰陽俱感。外內皆傷也。本經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此又不因內傷五藏而邪中於

府也詳素問繆刺篇本經玉板論

藏氣有衝

心腎開竅於耳

藏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上節論內養神志。下節論外避風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淩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

此論藏府經絡之氣血。滲於脈外而上注於空竅也。屬骨連筋者。謂首面與形身之筋骨血氣相同也。夫太陰爲陰中之至陰。在地主土。在人屬於四肢。天寒則裂地淩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此脾土之應地也。其血氣皆上於面。天熱甚寒不能勝之。謂陰陽寒暑之氣。皆從下而上。身半以上之應天也。夫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之血氣。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主於手少陰心。朝於手太陰肺。精陽氣者。心腎神精之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別氣者。心腎之氣。別走於耳而爲聽也。宗氣者。胃府所生之大氣。積於胸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故出於鼻而爲臭。濁氣

九竅爲水注之氣

者。水穀之精氣。故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氣之津液。上熏於面者。津液隨氣上行。熏膚澤毛而注於空竅也。夫肺主皮而屬天。脾主肉而應地。皮厚肉堅。天之寒熱不能勝之。人氣之勝天也。此章論頭面爲諸陽之會。是以三陽之脈。上循於頭。然陰陽寒熱之氣。皆從下而升於上。故復論諸脈之精氣焉。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

此論人氣與天氣之相合也。風寒暑溼燥火。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之中人也。微見於色。色、氣色也。中於氣。故微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夫天之六氣。有正有邪。如虛邪之中於身也。灑淅動形。虛者。八正之虛邪氣。形者。皮肉筋脈之有形。此節論天地之氣。中於人也。有病在氣而見於色者。有病在形而見於脈者。有病在氣而見於尺膚者。有病在形而見於尺脈者。有病在氣而應於形者。有

病在形而應於氣者。邪之變化。無有恆常。而此身之有形無形。亦莫知其情。故能參合而行之者。斯可爲上工也。玉師曰。天之正氣。而偏寒偏熱。偏溼偏燥。故曰正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鼓桴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

此論色脈與尺之相應。如桴鼓影響。不得相失者也。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乃五藏五行之神氣。而見於色也。脈者。榮血之所循行也。尺者。謂脈外之氣血。循手陽明之絡。而變見於尺膚。脈內之血氣。從手太陰之輕而變見於尺寸。此皆胃府五藏所生之氣血本末根葉之出候也。

形肉。謂尺膚也。知色脈與尺之三者。則神且明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氣色也。弦鉤代毛石。五藏五行之脈象也。如影響之相應者也。故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見其色而得脈之相應。猶坤道之順承天也。如色青而反見毛脈。色赤而反見石脈。此陰陽五行之反勝故死。如色青而得石脈。色赤而得代脈。此色生於脈。陽生於陰得陽生陰長之道。故其病已矣。

黃帝問於歧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歧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歧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歧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

血氣行於經脈皮膚之外內逆從出入乃本經之大綱　尺外而脈內脈內而色外此言知外卽知內知內卽知外矣　曰九曰七曰六是非治人之數矣

此論五藏所生之病。別其變化。先當調其五色五脈。色脈已定。而後調其尺膚與尺寸之脈。夫尺膚之氣血。出於胃府。水穀之精。注於藏府之經隧。而外布於及膚。寸口尺脈之血氣。出於胃府。水穀之精。榮行於藏府經脈之中。變見於手太陰之兩脈口。皆五藏之血氣所注。故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如桴鼓之相應也。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口之脈。善調脈者。不待於五者之色。能參合而行之。斯可爲上工矣。夫數始於一奇二偶。合而爲三。三而兩之成六。三而三之成九。此三才三極之道也。生於一而成于十。陰陽相得而各有合。此河圖之數也。知者。知天地陰陽始終變化之道。故能全九十之大數。水數成於六。火數成於七。水卽是精血。火卽是神氣。中工僅知血氣之診。故能全水火之成。下工血氣之診。亦不能全知矣。故曰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行者。謂色脈應天地陰陽之理數。賢者則而行之。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大小滑濇之病形何如。歧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爲瘈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

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吤。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噦音諱如車鸞聲而有節

此論五藏各有六者之變病。本於寒熱血氣之不和。與外受邪氣。內傷憂恐之不同也。緩急大小滑濇。陰陽寒熱血氣之綱領也。下章曰。諸急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心爲火藏。故寒甚則爲瘈瘲。蓋手足諸節。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寒傷神氣。故瘈瘲也。微急爲心痛引背。蓋甚則心藏之神氣受傷。微則薄於宮城之分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心氣逆故食不下。緩甚則心氣有餘。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伏梁。乃心下有餘之積。故微主邪薄於心下也。心主血。熱則上溢而時唾血也。喉吤者。喉中吤然有聲。宗氣積於胸中。上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心氣盛。故喉中有聲也。心氣微盛。則逆於心下。而爲心痺引背。行於上。則心精隨氣上湊於目而淚出矣。心藏虛。則火土之氣弱。竭爲善噦。噦、呃逆也。夫五藏主

寒熱乃本身中陰陽水火之氣化

藏精者也。五藏之血氣皆少。則津液枯竭而爲消癉。消癉者。三消之證。心肺主上消。脾胃主中消。肝腎主下消也。滑則陽氣盛而有熱。盛於上則善渴。微在下則少腹當有形也。心主言。心氣少故爲瘖。血多故溢於上也。維、四維也。心爲陽中之太陽。陽氣少。故手足厥冷也。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心氣虛。故耳鳴顛疾。按、金匱要略曰。五藏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蓋一藏有六變。三六而變引十八病。玉師曰。緩急大小滑濇。五藏之六變也。五六而變爲三十。三而三之。合爲九十。惟智者明之。故曰上工十全九。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賁音奔 痠音酸

肺主清金而畏寒。寒甚則爲癲疾。所謂重陰則癲也。肺寒熱者。皮寒熱

腎爲本
肺爲末

也。寒在皮毛。故微急也。主肺氣。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鼻若有息肉而氣不通。皆肺氣虛寒之所致。緩則熱甚。故多汗。肺熱葉焦。則爲痿也。鼠瘻。寒熱病也。其本在藏。其末在脈。肺主百脈。是以微濇之有熱。微濇之有寒。皆爲鼠瘻在頸腋之間。本經曰。偏枯身偏不用。病在分腠之間。蓋病在皮膚。爲肺寒熱。病在血脈。爲寒熱鼠瘻。在分腠則爲偏風。肺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也。腠理開。故頭以下汗出不可止。頭以下者。頸項胸背之間。肺之外部也。天主多氣少血。氣盛於下。則爲脛腫。微盛於上。則爲肺痺引胸背。蓋氣從下而上也。日光。太陽之火。陰血少。故惡日光。金畏火也。小則氣血皆虛而爲泄。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微小則爲消癉。肺主津水之生原也。滑主陽氣盛。故爲息賁上氣。微則上下出血。血隨氣行者也。濇主多血少氣。血多氣少。則血留不行。故爲嘔血。痠者。陰寒而痠削不能行。肺主氣而發原在下。少氣有寒。則下不勝其上矣。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痺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

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濇微爲瘈攣。筋痺。㿗音頹

肝主語。在志爲怒。肝苦急。故急甚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皆有餘之氣也。食氣入胃。散精于肝。緩主多熱。熱則肝氣逆。故善嘔。水瘕痺者。亦食飲之所積也。本經曰。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大主肝氣盛。盛則鬱怒而不得疏達。故爲內癰。嘔衄。肝氣逆于上也。陰縮。肝氣逆于下也。肝脈抵少腹。上注肺。欬引小腹者。經氣逆于上下也。小者。血氣皆少。少則木火盛。故多飲。及爲消癉也。滑主氣盛而熱。故爲㿗疝。肝主疏泄。肝氣盛而熱。故遺溺也。溢飲者。飲留于四肢。則經脈阻滯。故脈濇。肝氣虛而有寒。故爲瘈攣筋痺。肝主筋也。

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㿗。微濇爲內㿗。多下膿血。蛕音同蚘

瘈者。急而收引。瘲者。縱而懈弛。脾主四肢。故急甚爲瘈瘲。脾有寒不能運化飲食。故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蓋不能遊溢津液。上歸于肺。四布于皮毛。故涎沫之從口出也。痿厥風痿。皆四肢癱瘓而不爲所用。甚則從中而病見于外。微則病在外而不及于中。故心慧然若無病也。大乃太過之脈。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旁。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故爲擊仆。若擊之而仆地也。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皆有餘之積聚也。寒熱者。血氣虛也。脾虛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爲消癉。脾爲陰溼之土。溼熱則爲疝㿉。爲小便閉癃。溼熱則生蟲也。脾氣虛而有寒。則爲腸㿉。多血少氣。故下膿血也。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盛爲癃㿉。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沈痔。

腎爲陰藏而主骨。陰寒太甚。故爲骨癲疾。腎爲生氣之原。正氣虛寒。則

爲沈厥。虛氣反逆。故爲奔豚。陰寒在下。故足不收。腎開竅于二陰。氣虛不化。故不得前後也。督脈屬腎貫脊。緩則督脈懈弛。故脊折也。戊癸合而化生火土。以消入胃之食飲。腎氣緩。故食不化而還出也。陰痿者。陰器痿而不舉。石水。腎水也。上至胃脘。水泛而土敗也。腎氣虛則爲洞泄。精血不足。則爲消癉。腎有熱。則爲小便閉癃。爲睪丸腫㿉。骨痿坐不能起。熱傷腎氣也。目無所見。熱傷骨精也。血氣皆始于腎。濇則血氣阻滯。故爲大癰。氣血不行。故爲女子不月。爲沈痔。

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歧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瀉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內叶訥 寫去聲 痏音委

六變者。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有緩急大小滑濇之六脈。此緣陰陽血氣寒熱之不和。而變見于脈也。寒氣收勁。故脈急。熱氣散弛。故脈緩。宗氣榮氣行于脈中。衞氣行于脈外。故大主多氣。如血氣皆少。則脈小也。陽氣盛而微有熱。則脈行滑利。氣少則脈行濇滯。血隨氣行者也。深內而久留之者。俟陽氣至而鍼下熱也。淺內而疾發鍼者。去其熱也。氣盛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使陰陽血氣之和調也。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瀉脈外之陽熱也。鍼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調經脈外內之血氣也。必先按而循之。致脈外之氣也。疾按其痏。無令其出血。以和其脈。無令皮膚之血出。使脈外之氣以和於脈中也。夫鍼者。所以調陰陽血氣之不和。若血氣皆少者。必須調以甘藥。非鍼之可能資生也。按、刺濇者曰必中其脈。要知刺急刺緩。取脈外之氣也。刺大刺滑。瀉脈外之陽。以和脈內之血也。刺濇者必中其血。隨其逆順。必先按而循之。調脈內之血。以致脈外之氣也。勿取以鍼。調以甘藥者。血氣之生于陽明也。當知血氣乃胃府水穀之精。有行于皮膚之外者。有行于經脈之內

者。外內貫通。環轉不息。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善調脈者。不待于色。能參合而行之。可爲上工。上工者。知陰陽血氣之終始出入者也。

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于府者也。

按。藏府之十二經脈。出于指井者。受皮膚之氣血。溜于滎。注于輸。入于肘膝而爲合。故帝問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謂從滎輸所入爲合之氣血。從何道而入。入安所連而爲合。安所行過而相連。帝總問五藏六府者。蓋欲訪明藏之五輸。府之六俞。所出所入之原流。然此已論于本輸篇內。故伯止答六府之合。皆在于足之原因。再按脈外之衞氣。出于足之陽明。上衝于頭面。散行于三陽。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布散于膚表。是手足諸陽之氣。皆從上而下。復從足指井入于脈中。從足而交于手。故曰六府之經脈。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也。此陽氣之出于地中。運行于天表。復從下而貫于地脈經水之中。

黃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黃帝曰。治內府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豎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揄申而從之。揄音于引也抒也

此申明三陽之氣。外合于三陽之經。三陽之經。內合于六府也。所謂太陽少陽陽明者。三陽之氣也。運行于脈外。與六府之經脈相合。脈外之氣與經脈合于滎輸之間。是以滎輸治外經。治在外之經脈也。脈內之血氣。與三陽之氣。合于肘膝之間。是以合治內府。蓋脈中之血氣。六府之所出也。三里。巨虛。皆足陽明之經。巨虛上下廉。乃手太陽陽明之合。故取三里者。低跗取之。以足經之在下也。巨虛者。舉足取之。欲其伸舒于上也。委陽者。足太陽之經。三焦之合。屈伸而索之者。索三焦之氣。往

陽明之氣乃陽明之悍氣衞氣也

來于上下也。膀胱主水。故屈而取之。少陽屬木。故竪膝予之。使木氣之條達也。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者。謂膽與三焦。總屬少陽之氣也。蓋言在經脈。則有手足之分。合于三陰三陽之氣。又無分手與足也。取諸外經者。取五藏六府之榮輸也。揗申而取之者。伸舒其四體。使經脈之流通也。帝始問五藏六府之榮輸。伯止答六府之合。而未言取諸外經。君臣反覆問答。蓋以詳明陰陽血氣之出入。經脈外內之貫通。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歧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

此復申明脈外之氣血。從手足陽明之所出也。衞氣者。乃陽明之悍氣。上衝於頭。循目眥耳前。散行於三陽。復循牙車。合陽明。幷下人迎。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故曰面熱者足陽明病。蓋以徵衞氣之悍熱太過。而上行於面也。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蓋以徵陽明之氣。合於頷脈。以下行至跗上也。陽明之氣。下合於胃脈。故曰此胃脈也。夫五藏六府之經脈。外合於六氣。則爲陽明爲太陽爲太陰。內合於

藏府。則爲胃脈爲心脈腎脈也。蓋藏府之氣。內合五行。五行外合於六氣者也。胃府所出之血氣。別走於脈外者。注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外滲於孫絡皮膚。循手陽明之經。大會於尺膚以上魚。猶脈內之血氣。大會於手太陰之尺寸也。故曰魚絡血者。手陽明病。蓋以徵脈外之氣血。大會於手陽明也。是以帝問六府之病。而伯先答手足之陽明。然後論及六府。蓋以申明脈外之氣血出於手足之陽明也。本經多因病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藏府經脈之外內貫通。學者識之無忽。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卽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

大腸者傳道之官。故病則腸中切痛而鳴濯濯。陽明秉清金之氣。故冬日重感於寒卽寫。當臍而痛。大腸主津液。津液者。淖澤注於骨。故病而不能久立也。大腸屬胃。故與胃同候。取胃經之巨虛上廉。

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足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腹者腸胃之郛郭。胃脘在鳩尾內。正當心處。故病則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心肺之分。兩脅。肝之分也。食飲入胃。散精於肝。濁氣歸心。輸布於肺。胃病則氣逆而不能轉輸。是以上肢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當取之三里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睾音臯陰丸也

小腸病者。謂病小腸之府氣也。小腸名赤腸。爲受盛之府。上接於胃。下通大腸。從闌門濟泌別汁而滲入膀胱。其氣與膀胱相通。是以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者。病府氣而痛窘之後。則入於手之經脈矣。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臂出肩解。上頰入耳中。至目眥。脈陷者。此太陽之經脈病也。故首提曰小腸病。末結曰手太陽病。是府氣之從下而上。合於手太陽之經。故當取之巨廉下廉。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卽爲脹。候在足太

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

三焦者。下約膀胱。爲決瀆之府。病則氣不輸化、是以腸氣滿而不得小便也。不得小便。則窘急而水溢於上。留於腹中而爲脹。候在足太陽經外之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經脈之間。其脈亦見於皮部。當取之委陽。此言六府之氣。皆從足三陽之別絡。而通於經脈者也。開之曰。按足三陽之脈。循於足者。亦皆係支別。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卽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央。踝叶瓦去聲。

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府氣病。故小腹腫痛而不得小便也。肩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乃足太陽經脈之所循。若熱而脈陷。此病府而及於經矣。故當取委中之中央。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

膽病。則膽病不升。故太息以伸出之。口苦嘔宿汁者。膽汁也。心下澹澹。

恐人將捕之者。膽氣虛也。嗌中吤吤然數唾者。少陽之脈病也。足少陽經脈之本在下。其末在頸嗌之間。宜灸之以起陷下之脈氣。其寒熱者。少陽之樞證也。當以經取之。少陽之經氣。外內出入者也。

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鍼遊於巷。中肉節則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也。中去聲著音着

氣穴者。府氣所注之經穴。故中氣穴則鍼遊於巷。卽氣穴論之。所謂遊鍼之居。言鍼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矣。此言府邪之從經脈而出於氣穴。卽上章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謂府氣之從經脈而出於皮膚也。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若中肉節。卽皮膚痛。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氣相亂而不去。反還內著。言刺皮肉筋骨。使府邪不能從氣穴而出。元真之氣。反內著而與邪相亂。蓋言脈外之氣血。合於經脈而復通於內府。卽上章所謂兩跗之上。脈堅陷者足陽明病。余故曰。本經多因病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宜順而不宜逆也。

張開之曰。有邪處瀉邪。無邪處補正。邪在經脈而不在肉節。故當瀉氣穴以去之。反補其肌腠之元真。則真氣入而與邪相搏。故曰補瀉反。則病益篤。

根結第五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陽道奇。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瀉。發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莖葉枯槁。溼雨下歸。陰陽相移。何瀉何補。奇邪離經。不可勝數。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咸絕。奇音箕

此章論三陰三陽之氣。主開主闔主樞。乃無形之氣。出入于外內。而合于有形之經也。夫人之陰陽。應天之六氣。天之六氣。合于四時。春夏主陽。故發于春夏。陰氣少。陽氣多。秋冬主陰。故發于秋冬。陽氣少陰氣多。發者。謂人之陰陽開闔。應天地之四時。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

陰中初生之陽。陽中始生之陰。在陰陽外內之

微大。如是者是爲平人。奇邪離經者。邪不入于經。流于大絡。而生奇病。言邪之變易。不可勝數也。根結者。六氣合六經之本標也。開闔樞者。藏府陰陽之六氣也。終始者。經脈血氣之始終也。

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于厲兌。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少陽根於竅陰。結于葱籠。葱籠者耳中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樞折則肉節瀆而暴疾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膚宛焦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無所止息者。真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卽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繇與臯陶陶字同音

太陽太陰爲開。陽明厥陰爲闔。少陽少陰爲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太者氣之盛。故主開。陽明者。兩陽合明。厥陰者。兩陰交盡。故主闔。少者初生之氣。故主樞。此陰陽之六氣。內合藏府。外合六經。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環轉之不息。而復通貫于地道經水之中。外內出入者也。夫外合

間故主樞

諸脈皆上系于目

于六經。有循經而合者。如傷寒之病。在六氣相傳。雖見六經之證。而氣不入于經也。有入于經而合者。根結是也。根者。經氣相合而始生。結者。經氣相將而歸結于命門蔥籠之間。復從此而出于氣街。走空竅而仍行于脈外也。命門者。太陽爲水火生命之原。目竅乃經氣所出之門也。顙大者。頏顙也。在上腭之中。兩耳之間。故曰鉗耳。蔥籠者。耳中也。如蔥之通氣于上也。此三陽之氣。隨經而歸結于此。復出于氣街也。行于氣分。故能爲開爲闔爲樞。出入于形身藏府之外內。開闔如戶扉。樞猶轉紐。舍樞則不能開闔。舍開闔則無從運樞。此三陽之氣。互相出入于經脈皮膚。形身藏府之外內者也。太陽之氣主皮膚。故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疾起矣。宗氣者。陽明之所生。上出于喉以司呼吸。而行于四肢。故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少陽主骨。故樞折則骨節緩而不收也。陰陽離合論曰。太陽根起于至陰。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三陰三陽之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當窮其本也。玉師曰。三陽之氣。循經而出于氣街。

太陰標在背腧與舌本

上于面而走空竅。太陽精陽之氣。上走于目而爲睛。少陽之別氣。走于耳而爲聽。陽明之宗氣。上出于鼻而爲臭。目之開闔耳之聽聞鼻之呼吸。是三陽之氣。上走于空竅而爲開闔樞也。宗氣者陽明之所生。上出于肺。以司呼吸。頏顙者。鼻之內竅。通于喉嚨。故頏顙不開。則洞涕不收。是陽明之氣。上出於鼻而爲臭。

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絡于膻中。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則氣絕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

太倉者。舌本也。脾爲倉廩之官。其脈連舌本。散舌下。使之迎糧。故結于舌本。名曰太倉。廉泉。任脈穴。在喉上四寸中央。任脈發原于腎。故結于腎之廉泉。衛氣篇曰。厥陰標爲背腧。是玉英當在背腧之間。絡于膻中者。肝脈貫膈也。脾爲倉廩之居。故開折則氣不足而爲膈洞。膈洞者。上不

衛氣篇曰手太陰之標在腋內動也

舌下有津出於廉泉以舌抵齒亦有津出於玉英也

三陽之後應按手足三

開而不受納。洞者。下關折而飧泄也。厥陰爲兩陰交盡。陰盡而一陰始生。故闔折則生氣絕而喜悲。一陽之氣發於腎藏。志不舒故喜悲也。少陰主脈。故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蓋有餘者。邪結之有餘。不足者。正氣之不足。通其正氣。則結自解矣。按九鍼篇。缺盆之中任脈也。頸中央之脈。督脈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腋下三寸。手心主也。蓋手太陰心主。出於胸氣之街。少陰厥陰。從任督二脈。出於頭氣之街也。玉師曰。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玉英。謂唇內之齗交。蓋腎藏之精液。一從任脈而出於舌下之廉泉。一從脊骨髓空而上通於腦。腦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一在齗基下。一在項後伏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是骨之精髓。從脊骨上空。上通於腦。而下滲於齗基。督脈循於脊骨。厥陰肝脈。與督脈上會於巔而下玉英。英、飭也。謂齒白如玉飭也。

足太陽根於至陰。溜於筋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揚也。足少陽根於竅陰。溜於邱墟。注於陽輔。入於天容光明也。足陽明根於厲兌。溜於衝陽。注

陰此簡脫也詳第五十二章衛氣

於大陵。入於人迎豐隆也。手太陽根於少澤。溜於陽谷。注於少海。入於天窗支正也。手少陽根於關衝。溜於陽池。注於支溝。入於天牖外關也。手陽明根於商陽。溜於合谷。注於陽谿。入於扶突偏歷也。此所謂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

上章統論三陰三陽之氣。合於六經。根於下而結於上。此復分論三陽之氣。入於手足之經。皆循頸項而上出。故曰此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蓋氣留於脈絡。則絡盛。取而瀉之。使三陽之氣。仍上出於脈外也。飛揚、光明、豐隆、支正、外關、偏歷。在經穴合穴兩者之間。夫曰所入為合者。謂脈外之氣血。從井而溜於脈中。至肘膝而與脈內之血氣相合。故曰脈入為合。此論三陽之氣。從井而入於脈中。上入於頸項之天柱、天容、人迎、天窗、天牖、扶突、而上出於頭面。與血氣之溜於滎。注於腧。行於經。入於合者之不同。故另提曰。飛揚、光明、豐隆、支正。蓋以分別陽氣與滎血。出入於經脈外內之不同也。是以所論一次脈二次脈者。謂手足之十二經脈。皆從四肢之五俞而歸於中。復從中而上出頸項。

此章論三陰三陽之氣。合於六經而復出於脈外。五十二篇論營氣。七十一篇論宗氣。蓋三陰三陽營氣宗氣。相將而行於經脈皮膚形身藏府外內出入。環轉無端。是以數篇辭句相同。而所論者各別。學者分而論之。合而參之。人之陰陽血氣。有形無形。應天地之五運六氣。寒暑往來。如桴鼓應響之相合也。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首數字去聲次數字上聲末數字叶朔予與同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外循於經脈。內營於五藏。五藏主藏精者也。氣營五藏之精。五藏皆以受氣。精氣之相合也。夫五藏。五藏生於五行。五行之氣。本於十干合化。是以五藏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代者。止而不

以五十動侯藏氣者五藏之氣自爲而至于手太陰也此言藏府之氣行于十二經脈外合三陰三陽 期生曰十乃陰數之周

還也。乍數乍疏者。死脈見也。要在終始者。大要在終始篇之生於六氣。而死於六經也。

此假王公布衣以明三陰三陽行於脈外之衛氣如出入疾徐人之多臥人少臥

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大小。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事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荅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卽出疾。其氣濇則出遲。氣滑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遲。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慓悍滑利也。

此言三陰三陽。本於五穀五畜五菜五味之所生也。逆順五體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有疾有徐也。夫行於脈外之皮薄肉脆者則行疾。皮厚肉堅者則行遲。行於脈中之血清脈短者則出疾。血濁脈長者則出遲。此因有形之皮肉血脈而疾、遲也。然又有因於無形而爲之疾遲者。氣之滑濇也。膏、謂膏肥之厚味。粱、

肌肉軟弱血氣慓悍形與氣不相任矣

病氣者陰陽血氣之為病也此雖分別形氣病氣然重在病氣之有餘不足

稻也。王公貴人。美其食。厚其味。則肌肉柔弱。血氣滑利而行疾。山野之人。啜菽茹藿。則其氣濇而行遲。此貴賤所稟之氣不同。而氣生於味也。

黃載華曰。皮厚肉堅。血氣和緩者多壽。皮薄肉弱。血氣慓悍者少壽。王公大人。膏粱厚味。則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不若田野之人。飲食淡薄之多壽也。此勉富貴之人。當節飲食。不宜過於厚味。

黃帝曰。形氣之逆順奈何。歧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少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當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真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膜。陰陽相錯。虛而瀉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㒒辟。皮膚薄着。毛腠夭膲。予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審五

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脆。而後取之也。

形氣。謂皮肉筋骨之形氣。病氣。謂三陰三陽之經氣。邪爲所病也。病氣之有餘不足者。陰陽血氣之實虛也。邪氣勝者急瀉之。血氣虛者急補之。刺者所以取氣也。故陰陽氣俱不足者。不可刺之。血氣皆盡。五藏空虛者。血氣之內榮於五藏也。筋骨髓枯者。血氣之外濡於筋骨也。陰陽俱有餘者。當瀉其邪。調其虛實。蓋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故當瀉其邪。而兼調正氣之虛實也。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溢於外也。腸胃充郭。肝肺內䐜。溢於內也。外內皆溢。則陰陽相錯矣。懾、虛怯也。辟、僻積也。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經脈空虛。血氣竭枯。是以腸胃懾辟。皮膚薄着毛腠夭焦。而可與之死期矣。調陰與陽。精氣乃光。陰陽精氣之相合也。合形與氣。使神內藏。形氣爲神之外固也。言能調其陰陽則精神形氣。外華而內藏矣。夫三陰三陽之經氣。有因於外邪所傷者。有因於五藏之病而變應於脈者。故當審其外內虛實而調之。斯可爲上工也。

壽夭剛柔第六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

此章論人秉天地陰陽而生。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剛柔。陰陽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故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玉師曰。強弱短長。卽如四時有寒暑晝夜有長短。蓋人與萬物。皆稟此天地陰陽之形氣。與時相應。故各有剛柔長短之不同。

少師答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內合於五藏六府。外合於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在外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滎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

痺者寒溼之邪

本經曰痒者陽也痛者陰也下文曰氣傷則病藏

天氣主外地氣主內此陰中有陰陽中有陽也

刺絡脈者取之於合

痺。陰陽俱病。命曰風痺。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

夫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然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皮肉筋骨。五藏六府。外內相合。與時相應者也。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在內之陰陽也。筋骨爲陰。皮膚爲陽。在外之陰陽也。病在陰之陰者。病內之五藏。故當刺陰之榮輸。病在陽之陽者。病在外之皮膚。故當刺陽之合。謂六府外合於皮膚。故當取府經之合穴也。病在陽之陰者。病在外之筋骨。故當刺陰之經。謂五藏外合於筋骨。故當取陰之經也。病在陰之陽者。病在內之六府。故當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蓋風者天之陽氣。痺者人之陰邪。陰陽俱病。名曰風痺。外內之相合也。有形者。皮肉筋骨之有形。無形者。五藏六府之氣也。病有形而不痛者。病在外之陽也。病無形而

痛者。氣傷痛也。陰完陽完者。藏府陰陽之氣不傷也。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動靜者。天地之體用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之氣交也。離中有虛。坎中有滿。水火之相濟也。如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乃陰陽之不表不裏矣。心爲陽而主火。水爲陰而居下。加以煩心。此陰勝其陽矣。陰陽外內不交。水火上下相剋。此天地陰陽之氣不調。故其形不久。形氣之相應也。開之曰。鍼合天地人三才之道。此篇論人合天地陰陽。故用鍼以調其不和。經中大義。當於鍼病之外求之。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內之應奈何。伯高答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藏病。寒傷形。乃應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內外之相應也。黃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痺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出其血。黃帝曰。外內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月內難易之應也。

脈中之氣宗氣精氣神氣

此論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內因之病。從內而外。形氣外內之相應也。風寒者。外受之邪。故病形。憂恐忿怒。在內之氣。故病藏。夫外爲陽。內爲陰。病九日者。病發於陽。故用三之奇。病一月者。病發於陰。故用十之偶。此以鍼之奇偶。應病之陰陽也。出絡血者。通地之脈道也。形先病而未入藏者。病發於陽而未入於裏也。故刺三時而可愈矣。藏先病而形乃應者。病發於陰而出於外也。刺之倍其日而愈矣。夫病發於陰而出於外者易愈。留於內者難已。故刺有十日者。有倍其日而刺兩日者。此一月之病在內者。有難易之應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骨小則夭矣。形充而大肉䐃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

伯言毋基弱者夭復言氣勝形者壽形氣皆不宜弱

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黃帝曰。余聞壽夭。然以度之。伯高答曰。牆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滿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至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顴音權䐃音窘度入聲

此論人秉天地陰陽。生成此形氣。有壽夭之不同也。任、當也。果、成也。此天之生命。立形定氣。故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夫人皮應天。人肉應地。故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形謂皮肉筋骨。血氣經絡。應經水氣脈。通貫於地中。故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人之形氣。天命所生。皮膚緩者。天道之元亨也。是以緩則壽而急則夭。脈乃精血神氣之所遊行。故形充而脈堅大者爲順。脈小以弱者。榮衞宗氣俱衰。衰則危矣。夫腎秉先天之陰陽而主骨。顴乃腎之外候。故顴不起者骨小。骨小則夭。此先天之氣薄也。脾主地而主肉。肉堅者壽。不堅者夭。此後天之土基有厚薄也。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先立

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天年篇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人之壽百歲者。使道隧以長。牆基高以方。牆基者。面部之四方也。地、地閣也。牆基卑高不及地者。四方之平陷也。此人秉母氣之薄。蓋坤道之成形也。天年篇曰。人生三十歲。五藏大定。不滿三十而死者。不能終地之五行也。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不能終地之生數也。平人氣勝形者壽。謂地基固宜博厚。而氣更宜勝形。蓋萬物資始於天。而天包乎地之外也。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邪氣勝也。形勝氣者。正氣脫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答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奈何。伯高答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黃帝曰。營衛寒痺之爲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痺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愾音戲

夫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任也。然下焦所藏之精水。中焦所生之榮衛。所以溫分肉。充皮膚。濡筋骨。利關節。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環轉無

端。如營衛留阻。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矣。故刺有三變。變者。使之運行而變化也。榮之血。衛之氣。道之出行於外。寒之痺。使之熱。散於內。夫營衛血氣。主出入於外內。故病則止上下行。而爲寒熱氣痛矣。若怫愾賁響。此乃風寒客於腸胃之中。蓋以分別營衛之生病。寒痺之爲病。本於自生。非外因之邪也。痺者。閉也。寒痺者。寒水之爲病也。腎爲水藏而主骨。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陰者名曰痺。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者。謂腎藏寒水之痺。痛在於外合之骨。而及於皮之不仁。病從內而外也。玉師曰。風寒客於腸胃之中。照應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句。蓋本篇先論秉氣之壽夭。後復論病氣之壽夭。然病氣有二。一因於風寒之病氣。所謂氣勝形者是也。一因於營衛稽留。水道不行之病氣。所謂形勝氣者是也。

黃帝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醇酒二十斤。蜀椒一斤。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㕮咀。清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

一本白布四丈下尚有

馬矢熅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乾。并用滓與綿絮。複布爲複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至於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矢屎同熅音氳晬音歲

痺者。留而不行也。寒痺者。腎藏寒水之氣也。夫人秉先天之水火。以化生五行。腎受天一之精氣。而交通於四藏。如水火不濟。五行不交。則留而爲寒痺疾。故以火焠之者。以火益水也。夫肺主皮毛。飲酒者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用醇酒者。使肺腎之相通者。蜀椒形色像心。皮紅子黑。具中虛之象。用蜀椒者。使心腎之相通也。脾爲陰中之至陰。乾薑主理中之君品。用乾薑者。使脾腎之相通也。桂爲百木之長。用桂心者。使肝腎之相通也。蠶食桑而成綿。三者皆白。肺之品也。用綿絮一斤。白布四丈。十遍者。使在地之陰邪。從天表以終散。所謂熱於內而使之外散也。夫王公大人。固不可以火焠。而布衣獨不可以藥熨乎。此蓋假大人布衣。

註一節今鈔補之白布四丈取痺氣四布於皮毛也馬乃午之火畜熅於馬矢中者取子午相通之義也天地之數不離于五人亦應之五日五夜五行之氣旋轉矣複布爲複巾者以布爲夾囊注

以明臟府相通。陰陽交互。是以治法之有通變也。學者當體法先聖之用意周密。取法精微。不可圖安苟簡也。

張開之曰。上古用分兩品數。湯圓散劑。各有精義。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偶奇。制大其服。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此品數奇偶多少之有法也。凡治中土者。多用五數。欲下行者。多用三數。欲從陰而上升。有用至一兩一分者。又如芫花亂髮。熬如雞子。石脂戎鹽。大如彈丸。此分兩用法之精微也。夫理中者用丸。行散者用散。行於臟府經絡皮膚者用湯。又如抵當丸、陷胸丸、乾薑散、敗醬散之類。搗爲丸爲散。而復以水煎服。此湯圓散劑之各有所取也。

官鍼第七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

藥于內六七者水火之成數也三十遍者陰數周也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者使陰氣之外通于皮毛也

玉師曰此節照應病而形肉脫形勝氣者危蓋本篇先論形氣後論病氣皆有

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支大爲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必爲害。病大鍼小。氣不泄瀉。亦復爲敗。失鍼之宜。大者瀉。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肉間。取以圓鍼於病所。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鍉鍼。於井滎分輸。病爲大膿者。取之鈹鍼。病痺氣暴發者。取以圓利鍼。病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瀉於井滎分輸。取以四時。

官、法也。九鍼之法。有大小長短之制。有淺深補瀉之宜。有三五九十二刺之法。各有所施也。如不得其用。病勿能移。而反爲害焉。

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滎輸藏輸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瀉刺。大瀉刺者。刺大膿以鈹鍼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痺皮

壽天之分爲夫滎衛不行則形肉脫矣寒則爲痺水生氣漸滅而則勝氣形兩矣陰數乃絡一之乃生分之始陽之

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鍼則取痺也。輸腧俞五用。焠音萃。燔音煩。

上節論鍼有九者之宜。此論刺有九者之變。一曰輸刺。刺五藏之經輸。所謂滎輸治外經也。遠道刺者。病在上而取下之合穴。所謂合治六府也。蓋手足三陽之脈。其原皆在足。而上循于頸項也。大經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結不通。則流溢於大經之分。而生奇病。故刺大經之結絡以通之。絡刺者。見於皮膚之小絡也。分刺者。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邪在肌肉者取之。大瀉刺者。瀉大膿血也。毛刺者。邪閉於皮毛之間。浮淺取之。所謂刺毫毛無傷皮。刺皮無傷肉也。巨刺者。邪客於十二經別。宜巨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焠刺者。燔鍼劫刺。以取筋痺也。大經刺巨刺詳素問繆刺論

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痺。刺此者傍鍼之也。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曰恢

刺。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痺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痺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痺。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痺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

傍當作旁古通用

節、制也。言鍼有十二節制。以應十二經也。偶刺者。一刺胸。一刺背。前後陰陽之相偶也。傍取之。恐中傷心氣也。報刺者。刺痛無常處。出鍼而復刺。故曰報刺。恢、大之也。前後恢蕩其筋之急。以治筋痺也。齊刺者。中正以取之。故直入一以取中。傍入二以爲佐。故又曰三刺。治寒痺小深者也。揚刺者。從中而發揚於四旁也。直刺者。以毫鍼刺在皮毛。得氣而直

豎也。輸刺者。直入直出。如轉輪也。短刺者。用短鍼深入而至骨。所以便上下摩之而取骨痺也。浮刺者。傍入而浮淺也。陰刺者。刺少陰之寒厥也。傍針刺者。直刺傍刺。治留痺之久居者也。贊、助也。數發鍼而淺之出血。助癰腫之外散也。按十二刺中。獨提少陰者。少陰主先天之陰陽水火。五運六氣之生原也。

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

此言經脈內合五行之化運。外應六氣之司天。用鍼者不可不知也。夫經脈內連藏府。外合六氣。五藏內合五行。應五運之在中。命曰神機而主出入。六氣旋轉於外。命曰氣立。而主升降。六氣之司天在泉。應人之精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故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內連五藏也。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者。致五藏之神氣。運行於外也。脈淺者。見於皮膚之脈。外合於六氣也。精水隨氣行於膚表。故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是使六氣運行。而無令精出也。玉師曰。致五藏之神機。非榮

此假邪以明陰陽之氣在于皮表

衛血氣。故曰空脈氣。

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

此申明三陰三陽之氣。運行於皮表也。穀氣者。通會於肌腠之元真。脾胃之所主也。故曰穀氣。陰邪陽邪者。謂邪在陰陽之氣分也。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者。在皮肉相交之間。仍在皮之絕處。未入於分肉也。蓋言三陰三陽之氣。運行於皮表。以應天之六氣。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年之所加者。六氣之加臨。氣之盛衰者。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運有太少。氣有盛衰。則人之虛實。所由起矣。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

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爲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痹。愼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雞足。鍼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

此言五藏之氣。外合於皮脈肉筋骨。五藏主中。故取之外合而應於五藏也。夫血者。神氣也。故五藏之神機。運行於血脈。以應五運之化。五藏之氣。外合於皮肉筋骨。以應天之四時。玉師曰。九宜九變。應地之九野九州。人之九藏九竅。十二節應十二月。三刺應三陰三陽。五刺應五行五時。鍼道配天地人而人合天地者也。

本神篇第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

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臭。口之味。手之舞。足之蹈。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于先天所生之精。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精。肝爲

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精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

此承上文而言思慮志意。皆心之所生。是以思慮喜怒悲憂恐懼。皆傷其心藏之神氣。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此分論七情傷五藏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藏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䐃。色者。氣之華也。䐃肉者。地所成之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䐃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

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剋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藏同。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悗音悶

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則悗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藏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忘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脈絡陰器。陰縮筋攣。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也。玉師曰。膽附於肝。藏府相通。惟肝膽最爲親切。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藏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

存。意者心之發。蓋喜樂無極。則神亦憚散而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革焦。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怒者。肝之情也。如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藏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府。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於心。肺志并於脾。肝志并於腎。乃子氣并於母也。肺志并於肝。心志并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尅者逆。逆則傷矣。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忘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也。

恐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

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魂魄智意本於心腎精神之所生。故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末言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神生於精。而精歸於神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於精。故五藏之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意之得失。如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矣。故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焉。玉師曰。恐懼不解則傷精。先天之精也。五藏主藏精者。後天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於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證之不同也。五藏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藏氣不平。則見藏氣之證。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藏。是以五藏不安。腹乃脾土之郛郭。故實則腹脹。經溲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慈則悲。喜爲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實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爲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實則關門不利而爲脹矣。此五藏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得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終始第九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盟。敬之者

終始者。始于五藏。次于經脈。終于六氣。蓋五藏內生六經。六經外合六氣。然五藏又本于六氣之所生。故曰人生于地。懸命于天。

土主四末。四末者胃脘之陽。

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夭殃。

此篇論人之藏府陰陽。經脈氣血。本於天地之所生。有始而有終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夫風寒暑溼燥熱。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是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味。五行五味。以生人之五藏。五藏內合六府。以應地之五行。外合六經。以應天之六氣。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爲紀。謂人之五藏。本應五行之化也。請言終始。經脈爲紀。平與不平。天道畢矣。謂人之經脈。應天之六氣也。末結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太陰終者。腹脹不得息。是人之陰陽血氣。始於地之五行。天之六氣所生。而終於地之六經。天之六氣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也。陰者主藏。陽者主府。藏府陰陽之相合也。陽受氣於四末。陽受天氣於外也。陰受氣於五藏。陰受地氣於內也。故瀉者迎之。迎陰氣之外出也。補者隨之。追陽氣之內交也。故曰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天之五色經于五方五分而行生五化終始之道以五藏爲紀而始于天故曰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脈要始終篇藏于五六終于經明知終始五藏爲紀旨內而外也先察人迎氣口后治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飮以至劑。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寫之。則五藏氣壞矣。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謂陰陽經脈。應天之六氣也。夫血脈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之六氣。有生始而有經終。故曰終始者。經脈爲紀也。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蓋診其脈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脈。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有本標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守司也。形肉血氣。謂脈外之血氣與六經之脈。必相稱也。脈口人迎。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是以少氣者。脈口人迎

經脈自外而內也脈口人迎與尺寸分開看陽明太陰主後天故在一二之後多厥陰二字以明十二經中止有六氣曰寸口曰脈口曰氣口言氣在寸脈之上口也氣口者三陰所

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又應於尺寸之脈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府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脈之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者。六氣化生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天道右旋。地道左還。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

出之氣人迎胃脈也言陰陽六氣始于先天之陰生于胃脘之陽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亦爲之行氣于三陽

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藏六府。十二經脈。蓋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內陽格於外也。開之曰脈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爲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爲關陰格陽之死候矣。

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二瀉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瀉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瀉。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

和乃止。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

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二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二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溢陽不曰死。溢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口。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疏當作躁。謂一盛而躁。二盛而躁。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迎與脈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鍼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溢於中則內傷五藏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從五藏之所生。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爲紀。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謂陰陽之氣偏盛。刺之和調則止矣。然又當補陰瀉陽。補陰者。補五藏之裏陰。瀉陽者。導六氣之外出。六節藏象論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順氣篇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補其藏陰。則心肺脾藏之氣。和而音聲益彰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之氣盛。則耳目聰明矣。補其藏陰。導其氣出。則三陰三陽之氣和調而無偏盛之患矣。夫陰陽血氣。本於胃府五藏之所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故不補陰瀉陽。則氣血不行。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于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

相傾。取之其經。

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侯經脈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脈爲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實也。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若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已和調。而所生之病未去也。補者。所以益實也。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乃陰陽之氣和而快。然經脈之病未去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于經脈之所生。而故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鍼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脈雖不隨鍼。而經脈之病必衰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傳于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言陰陽之氣。無虛實之傾移。則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蓋言陰陽之氣。已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故曰脈大如其故者。謂陰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盛虛。堅不堅者。經脈所生之病。尚未平也。開之曰。先爲是動。後病所生。此因氣以及經。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異處。四時不

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脈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于水穀之精。謂經脈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于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膚之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脈之血氣。從指井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沈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脈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沈也。此因邪僻淫泆于陰陽之氣分。而致經脈之不調也。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而陰陽之氣調矣。三刺則穀氣至。而經脈之血氣和矣。故已補其三陽之虛。則陽脈實矣。已瀉其三陰之實。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已瀉其三陽之實。則陽脈虛矣。故已知穀氣至而脈已調矣。如氣分之邪獨去。而陰與陽之經脈。雖

脈內之氣升浮而出脈外之氣降沈而入即下文春氣在毛多

氣在筋骨

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按官鍼篇曰。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蓋在皮膚分腠之間。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鍼。謂鍼在皮膚而痛應于脈。非鍼在脈而痛于脈也。開之曰。經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病在三陰三陽之氣。故補之瀉之。則陰陽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謂陰陽之氣已調。無虛實之偏僻。而經所不調者。又當取之於經也。夫經脈之血氣。本於藏府所生。故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實。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之其經。

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必審其實虛。虛而瀉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

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五藏之氣。生於後天水穀之精。始於先天之水火。蓋水生木而火生土金也。以上數節。論三陰三陽之氣。候於人迎氣口。謂本於陽明水穀之所生。從五藏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于先天之腎藏。下出于脛氣之街。散于皮膚。復從下而上。本經動腧篇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于脛氣之街。故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此水火陰陽之氣。出氣街而散于足五指也。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是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于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

少陰在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厥陰在中者。謂天三之木。陽明居中土。而主秋金之氣。陽明在上者。謂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此言五藏五行之氣。生主中焦之陽明。始于下焦之少陰。其上行者。出于陽明而走尺膚。其下行者。出于少陰而動于足大指之間。

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夫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脈外之氣分也。此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腧在膺中。脾腧在膺旁。肺俞在背肩。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藏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舌而不言脈。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鈹鍼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自得。張開之曰。上節曰少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于一而終于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膺俞而末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于五而歸于一。復從

上而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刺諸痛者。其脈皆實。

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一方虛淺刺之。脈實者深刺之。脈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實也。經云氣傷痛。諸痛者。其脈皆實。言四方之氣歸于中央而爲實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故曰。承上文而言。言人之形氣。生于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曰天地爲生化之宇。

上篇論四方此論上下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

此言形身之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

氣上升。氣騰于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病在頭者取之足。以頭足之應天地也。病在腰者取之膕。以腎藏膀胱之水氣。應天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天道畢矣。

病生于頭者頭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于頭者頭重。生于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開之曰。前節論四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矣。此論上下四方之定位。故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經脈之血氣隨春氣外出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于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脈之出入不同。故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就筋骨。蓋始于皮毛而入于筋骨。自外而內也。肥人之皮膚濇。分肉不解。氣留于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于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之也。開之曰。首六句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後四句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運行于膚表。然本于內之所生。男應略曰。從外而內。天之氣也。從內而生。人之氣也。人與天地相合。故或從外。或從內。外內出入者也。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

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夫表爲陽。裏爲陰。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癢者陽也。病在皮膚之表陽也。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留痺之在內也。此言表

裏之爲陰陽也。病在上者爲陽。病在下者爲陰。以形身之上下分陰陽也。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焉。內經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從內之外者。先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刺熱厥者。留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爲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

此論寒熱之陰陽厥熱也。刺熱厥者留鍼。俟鍼下寒。乃去鍼也。刺寒厥者留鍼。俟鍼下熱。乃去鍼也。二陰一陽。二陽一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相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開之曰。一二者。陰陽水火之生數。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內訥同 間去聲

人之衞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道之遶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

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氣留于陰。間日而後出於陽。是以間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終始之道。本于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右旋。行鍼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併左右之間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爲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魂魄不散。

此言鍼刺之法。必察其病者之形氣。占其精神。而後乃行鍼也。形肉未脫。形氣相得也。夫氣生于下。脈從足而手。少氣者。氣聚于下也。躁者。陰之動象。厥逆也。脈又躁厥者。血氣不調和。而反躁逆于上也。繆刺者。左刺右。右刺左。陽取陰。陰取陽。和其血氣。調其陰陽。使經脈之散氣可收。在下之聚氣可布。深居靜處。養其氣也。閉戶塞牖。無外其志也。魂魄不散。精神內守也。此言治病者。必使病人之血氣調和。精神內守。而後可以行鍼。

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守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

此言醫者當自守其神。令志在鍼也。夫腎主藏精。開竅于耳。精氣之分。惑于聽聞。是以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神志之專一也。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病者之神。候鍼下之氣至而休。蓋以己之精神。合病者之神氣也。男爲陽。女爲陰。陰陽在外。故使之內。陰在內。故引之外。謂和調外內陰陽之氣也。堅拒其正氣。而勿使之出。謹守其邪氣。而勿使之入。是謂得氣。

凡刺之禁。新內勿刺。已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飢勿刺。已刺勿飢。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榮衞。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則邪氣復生。粗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

也。

此論刺有十二禁也。內者。入房也。新內則失其精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慓悍。已醉制氣亂矣。肝主藏血。怒則氣上。新怒則氣上逆而血妄行矣。煩勞則神氣外張。精氣內絕矣。脈要精微論曰。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血氣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是以已飽勿刺。平脈篇曰。穀入于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其血乃成。是又已飢勿刺。已渴勿刺也。驚傷神。恐傷精。故必定其氣乃刺之。則存養其精氣神矣。久坐傷肉。故乘車來者臥而休之。久行傷筋。故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榮衞逆行。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于陰。陰病出于陽。邪氣復生。是謂戕伐其身而形體淫泆矣。腦爲精髓之海。津液者。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濡養筋骨。犯此禁者。則津液不化。而腦髓消鑠矣。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鍼刺之道。貴在得神致氣。犯此禁者。則脫其五味所生之神氣。是謂失氣也。

（陽氣者柔則養筋）

（一日半者二日之間）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閉閉同）

此歸結終始之道。始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太陽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太陽乃津液之府。而爲諸陽主氣。血氣絕而不能榮養筋脈。則筋脈急而戴眼反折也。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太陽之氣主皮毛。氣絕于皮。則色白而絕汗出也。少陽之脈。起目銳眥。入耳中。耳聾者。少陽之脈絕也。少陽主骨。百節盡縱。少陽之氣絕也。少陽屬腎。腎藏志。目系絕者志先死。志先死則一日半死矣。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口目動作者。陽明之經氣欲絕也。喜驚妄言色黃。陽明之神氣外出也。上下經者。

謂手足陽明之經。盛者盛于外而絕于內也。夫陽明太陰之言上下者。謂從腰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上下之經盛而不通則終者。天地陰陽之氣。不交而絕也。少陰之脈。屬腎絡膀胱。上貫肝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腹脹閉塞者。少陰之脈絕不通也。面黑者。氣色外脫也。齒長者。骨氣不藏也。上下不通者。水火不交也。夫少陰之言上下者。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謂水火陰陽之氣絕也。厥陰之脈。循陰股。入毛中。通陰器。循喉嚨。入頏顙。舌卷卵縮。厥陰之脈絕也。厥陰從中見少陽之火化。中熱嗌乾心煩者。化氣上出也。肝主疏泄。喜溺者。肝氣下泄也。太陰之脈。上陰股。入腹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復從胃注心中。太陰之脈絕不通。是以腹脹不得息。太陰之氣上走心爲噫。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者。從胃而心。心而外脫也。夫上逆于心則見此證。如不逆。則手足二經皆絕。而上下不通矣。上下不通則土敗而水氣乘之。而色黑矣。手太陰之氣絕。而皮毛夭焦矣。此六氣終而經脈絕也。蓋氣終則脈終。脈絕則氣絕。譬如人之兄弟。生則俱生。急則俱死

矣。夫經脈本于藏府五行之所生。而外合陰陽之六氣。故首言終始之道。五藏爲紀。末結六經之終。謂生于五行而終于六氣也。　張開之曰。神在天爲風。風生木。木生肝。是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行生五藏。五藏生六經。六經合六氣。蓋原本于天之六氣所生。故終于六經。而復歸于天也。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庵集註
同學　尙　絅御公參訂
門人　金紹文西銘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二

經脈第十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服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易繫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太陽主筋。太陽爲諸陽之首

此篇論藏府十二經脈之生始出入。營血營行脈中。六氣合於脈外。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周而復始。循度環轉之無端也。人始生先成精者。本於先天水火之精炁而先生兩腎。腦爲精髓之海。腎精上注於腦而腦髓生。骨爲幹者。骨生於水藏。如木之幹也。營者。猶營舍之所以藏血氣也。筋爲剛者。言筋之強勁也。肉爲牆者。肉生於土。猶城牆之外衛也。皮膚堅而毛髮長。血氣之充盛也。此言皮膚脈肉筋骨。乃五藏之外合。本於先天之精氣也。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言榮衛氣血。生於後天水穀之精也。愚按、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之離合盛衰。非神靈睿聖。焉能洞鑒隔垣。靈素二經。敍君臣咨訪。蓋欲證明斯道。永垂金石。然隱微之中。惟帝所洞察。故復指示於臣僚云。西銘曰。營氣篇論營血之生始循行。亦出於帝論。

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

者字宜味

人迎氣口之氣血主于皮膚從手陽明之五里而出

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曰肺曰脈者。乃有形之藏府經脈。曰太陰者。無形之六氣也。血脈內生於藏府。外合於六氣。以脈氣分而論之。病在六氣者。見於人迎氣口。病在氣而不在脈也。病在藏府者。病在內而外見於藏府所主之尺寸也。病合而論之。藏府經脈。內合五行。外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故曰肺手太陰之脈。槪藏府經脈陰陽之氣而言也。此篇論榮血榮行脈中。始於手太陰肺。絡於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環轉無端。終而復始。六藏之脈。屬藏絡府。六府之脈。屬府絡藏。藏府相連。陰陽相貫。先爲是動。後及所生。是動者。病在三陰三陽之氣。而動見於人迎氣口。病在氣而不在經。故曰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

詳官針章註

三陰三陽之氣旋轉不息故曰是動經脈生于藏府故曰所生

取之。謂陰陽之氣偏盛。淺刺絕皮。益深絕皮。以瀉陰陽之盛。致穀氣以補陰陽之虛。此取皮腠之氣分。而不及於經也。如陰陽之氣。不盛不虛。而經脈不和者。則當取之於經也。所生者。謂十二經脈。乃藏府之所生。藏府之病。外見於經證也。夫是動者。病因於外。所生者。病因於內。凡病有因於外者。有因於內者。有因於外而及於內者。有因於內而及於外者。有外內之兼病者。本篇統論藏府經氣。故曰肺手太陰之脈。曰是動。曰所生。治病者當隨其所見之證。以別外內之因。又不必先爲是動。後及所生。而病證之畢具也。膈者。胸內之膈肉。前連鳩尾。後連脊之十一椎。胸旁肋下謂之腋。膞內肱處謂之臑。臑盡處爲肘。肘以下爲臂。廉側也。寸口。兩寸尺之動脈處。魚際。掌中大指下高起之白肉。有如魚腹。因以爲名。榮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故肺脈起於中焦之胃脘。下絡大腸。還循胃口。而復上膈屬肺。橫出腋下之中府雲門。下循臑內。歷天府俠白。行於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抵尺澤。循臂骨之下廉。歷孔最列缺。入寸口之經渠太淵。以上魚。出大指端之少商。其旁而支

三陰三陽之氣本于藏府五行之所生而外合于六經

行者。從列缺分行於腕後。循合谷上行於食指之端。以交於手陽明大腸經之商陽。是動則病肺脹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瞀、目垂貌。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氣厥逆之所致。蓋三陰三陽之氣。各循於手足之經。氣逆於外。而病見於內也。所生者。肺藏所生之病。而外見於經證。夫五行之氣。五藏所主。而六府爲之合。故在藏。則曰主肺主脾主心主腎主肝。在府。則曰主津主液主氣主血主骨主筋。此皆藏府所生之病。而外見於經證也。是主肺所生之病。故欬嗽上氣。渴而煩心。肺主氣而爲水之生原。肺乃心之蓋也。胸滿臑臂痛。掌中熱。皆經脈所循之部而爲病也。氣之盛虛者。謂太陰之氣也。肺俞在肩背。因氣而痛於俞。所謂氣傷痛也。溺色變者。氣虛而不化也。夫三陰三陽之氣。本於陽明胃府所生。從手陽明之五里。而散行於膚表。肺主氣而外生皮毛。是以手太陰與手足陽明。論氣之盛虛。其餘諸經略而不論也。夫三陰三陽之氣有因於本氣之盛虛。有因於外感風寒。以致氣之盛者。故提於十二經之首曰。風寒汗出中風。蓋以申明三陰三陽之氣在表。而合於天之六氣也。

故有因于內傷有因于外感

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出其鍼以寫其熱。寒則留之以俟鍼下熱也。艾名冰臺。舉冰向日。能於冰中取火。故氣陷下者灸之。謂能起生陽之氣於陰中也。如陰陽之氣。無有盛虛而所生之經脈不調者。則當取之於經矣。經者。肺手太陰之脈也。所謂氣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尙御公曰。藏府之氣。候見於手太陰之寸關尺。人迎氣口。左右之寸口也。候法不同。各有分別。故首提曰氣手太陰之脈。復曰氣有盛虛。曰人迎氣口。書不盡言。義已槩括。讀者當懌思之。　金西銘曰。終始篇云。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言人迎氣口。轉應於尺寸。是尺寸與人迎氣口。各有分別。張玉師曰。人迎氣口。以左右分陰陽。藏府之脈。以尺寸分陰陽。

附肺經諸穴歌 照馬氏補輯

手太陰。十一穴。中府雲門天府列。俠白下尺澤。孔最見列缺。經渠太淵下魚際。抵指少商如韭葉。古離爪甲如韭今如米許

分寸歌

太陰肺兮出中府。雲門之下一寸許。雲門璇璣旁六寸。巨骨之下二骨數。天府腋下三寸求。俠白肘上五寸主。尺澤肘中約橫文。孔最腕上七寸取。列缺腕側一寸半。經渠寸口陷中主。太淵掌後橫紋頭。魚際節後散脈舉。少商大指端內側。相去爪甲韭葉許。雲門巨骨下俠氣戶旁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脈六寸氣戶巨骨下俞府兩旁各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脈四寸去膺窗四寸入分俞府巨骨下璇璣旁二寸陷中去璇璣天突下一寸天突結喉下四寸宛宛中右挾穴之法自天突起至璇璣自璇璣至雲門其法甚簡後做此

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髃牛口反鼽音求

大指次指者。手大指之次指。名食指也。合谷。本經穴名。俗名虎口。肩端兩骨間爲髃骨。肩胛上處爲天柱骨。缺盆在結喉兩旁之高骨。形圓而踝。如缺盆然。大腸手陽明之脈。受手太陰之交。起於次指之商陽井穴。循二間三間之上廉。出兩骨間之合谷穴。上入兩筋間之陽谿。循臂上廉之偏歷溫溜。下廉上廉三里。入肘外廉之曲池。上循臑外之前廉。歷肘髎五里。以上肩之肩髃穴。出髃骨之前廉。循巨骨上行。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於大腸。其支行者。從缺盆上頸。循天鼎扶突上貫於頰。入下齒縫中。還出挾口。交人中之內。左脈往右。右脈往左。上挾鼻孔。循禾髎迎香而終。以交於足陽明胃經也。是動則病齒痛頸腫。蓋氣傷痛。形傷腫。因氣以及形也。大腸傳導水穀。變化精微。故主所生津液。病則津液竭而火熱盛。故爲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諸證。肩臑及大指之次指。皆大腸經脈所循之部分。如府氣有餘。則當脈所過之處熱腫。府氣虛則寒慄不復。手陽明之主氣也。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蓋申明盛虛者。乃三陰三陽之氣。如氣不盛虛。則當取之於經。

附大腸經諸穴歌

手陽明廿穴名。循商陽二間三間而行。歷合谷陽谿之俞。過偏歷溫溜之濱。下廉上廉三里而近。曲池肘髎五里之程。臂臑肩髃上於巨骨。天鼎紆乎扶突。禾髎唇連。迎香鼻迫。

分寸歌

商陽食指內側邊。二間來尋本節前。三間節後陷中取。合谷虎口歧骨間。陽谿上側腕中是。偏歷腕後三寸安。溫溜腕後去五寸。池前五寸下廉看。池前三寸上廉中。池前二寸三里逢。曲池屈骨紋頭盡。肘髎大骨外廉近。大筋中央尋五里。肘上三寸行向裏。臂臑肘上七寸量。肩髃肩端舉臂取。巨骨肩尖端上行。天鼎喉旁四寸真。扶突天突旁五寸。禾髎水溝旁五分。迎香禾髎上一寸。大腸經穴是分明。左右共四十穴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

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爲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頞音遏　髀音被　臏音賓　跗音蕪　賁音奔　骭音幹　喎音呱　胗音診

鼻之兩旁爲頞。頞下爲頷。頷中爲頤。頤上爲髮際。髮際前爲額顱。股內

爲髀。髀前膝上起肉處爲伏兔。伏兔後爲髀關。挾膝筋中爲臏。脛骨爲骭。足面爲跗。　足陽明受手陽明之交。起於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頞中。過睛明之分。下循鼻外。歷承泣四白巨髎。上入齒中。還出挾口兩吻地倉。環遶唇下。左右相交於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歷下關。過客主人。循髮際。行懸釐頷厭之分。經頭維。會於額顱之神庭。　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歷水突氣舍。入缺盆。行足少陰俞府之外。下膈當下脘中脘之分。屬胃絡脾。　其直行者。從缺盆而下。下乳內廉。循氣戶庫房屋翳膺窗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下挾臍。歷天樞外陵大水巨道歸來諸穴。而入氣街中。　其支者。自屬胃處。起胃下口。循腹裏。過足少陰肓俞之外。本經之裏。下至氣街中。與前之入氣街者合。既相合於氣街中。乃下髀關。抵伏兔。歷陰市梁邱。下入膝臏中。經犢鼻。下循足面曰跗之衝陽陷谷。入中指外間之內庭。至厲兌穴而終也。　其絡脈之支別者。自膝下三寸。循三里穴之外。別下。歷上廉條口下廉豐隆。解谿衝陽陷谷。以至

內庭厲兌而合也。　又其支者。別跗上衝陽穴。別行。入大指間。出足厥陰行間穴之外。循大指下出其端。以交於足太陰也。　陽明之氣自動。則病洒洒振寒。蓋陽明者午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善呻者。陽氣鬱而欲伸出之。數欠者。陽欲引而上也。顏黑者。陰氣加於上。此病在陽明之氣也。病至者。病氣而至於經脈也。陽明之脈病。則惡聞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胃絡上通於心。故心欲動也。陰陽相薄。故欲獨閉戶牖而居。陽盛則四支實。實則登高而歌。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陽明之脈。下膈屬胃絡脾。故賁響腹脹。此陽明之氣。厥逆於經。而爲此諸證。故曰是爲骭厥。蓋陽明之經脈。循脛骭而下也。夫有病氣而不及於經者。有病在氣而見經證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病氣而轉入於經者。故曰可分而可合也。本經曰。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平脈篇曰。水入於經。而血乃成。胃爲水穀之海。主生此榮血。故是主血所生病者。爲狂。爲溫瘧。汗出者。胃氣熱而蒸發水液之汗也。鼽衄者。經氣熱也。口喎唇胗。頸腫喉痺。腹腫膝痛。膺股骭跗皆痛者。陽明經脈之爲病

胗疹同　唇瘍也

天氣從地而出

也。如陽明氣盛於外。則身以前皆熱盛於內。則有餘於胃而消穀善飢。溺色黃。如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經云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蓋陽明經氣維於身之前。太陽經氣經於身之後。少陽之氣爲游行出入之樞也。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夫氣生於陽明。而主於手太陰。故在手太陰手足陽明。論氣之有餘不足。在諸經止論是動所生。　尙御公曰。手太陰是動則病肺脹膨膨。足陽明是動則惡人與火。及賁響腹脹。是病氣而及於經脈藏府也。肺胃大腸所生之病。而爲氣之盛虛。是病藏府經脈而及於陰陽之氣也。蓋三陰三陽之氣。本於藏府之五行所生。而外合於六經。

胃經諸穴歌

足陽明。四十五。是承泣四白而數。巨髎有地倉之積。大迎乘頰車之夥。下關頭維及人迎。水突氣舍與缺盆。氣戶兮庫房屋翳。膺窗兮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天樞外陵。大巨從水道歸來。氣衝入

髀關之境。伏兔至陰市梁邱。犢鼻自三里而行。上巨虛兮條口。下巨虛兮豐隆。解谿衝陽入陷谷。下內庭厲兌而終。

分寸歌

胃之經兮足陽明。承泣目下七分尋。四白目下方一寸。巨髎鼻孔旁八分。地倉夾吻四分迎。大迎頷下寸三分。頰車耳下八分穴。下關耳前動脈行。頭維神庭旁四五。(神庭督脈穴在中行入髮際五分頭維去神庭四寸五分)人迎喉旁寸五真。水突筋前迎下在。氣舍突下穴相乘。(氣舍在水突下)缺盆舍下橫骨內。各去中行寸半明。氣戶璇璣旁四寸。至乳六寸又四分。庫房屋翳膺窗近。乳中正在乳頭心。次有乳根出乳下。各一寸六不相侵。(自氣戶至乳根六穴上下相去各一寸六分去中行任脈各四寸)卻去中行須四寸。以前穴道與君陳。不容巨闕旁三寸。(巨闕任脈穴在臍上六寸五分)卻近幽門寸五新。(幽門腎經穴巨闕旁一寸五分在胃經任脈二脈之中)其下承滿與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上下一寸無多少。共去中行三寸尋。天樞臍旁二寸間。樞下一寸外陵安。樞下二寸大巨穴。樞下四寸水道全。樞下六寸歸來好。共去中行二寸邊。氣衝鼠鼷上一寸。(鼠鼷橫骨盡處)又去中行四

按針灸大成陷谷去內庭二寸衝陽去陷谷二寸解谿去衝陽六寸半據此說則解谿去內庭僅只五寸半茲云六寸半兩說不符候正

寸專。髀關膝上有尺二。伏兔膝上六寸是。陰市膝下方三寸。梁邱膝上二寸記。膝臏陷中犢鼻存。膝下三寸三里至。膝下六寸上廉穴。膝下七寸條口位。膝下八寸下廉看。膝下九寸豐隆係。卻是踝上八寸量。比那下廉外邊綴。解谿去庭六寸半。庭內庭也衝陽庭後五寸換。陷谷庭後二寸間。內庭次指外間現。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厲兌大指次指端。去爪如韭胃井判。

左右各四十五穴共九十穴

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後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踝叶瓦去聲

脾脈屬藏絡內

核骨一作覈骨。俗云孤拐骨 足跟後兩旁起骨爲踝骨。腓腹爲腨。髀內爲股。臍上爲腹。咽以嚥物。居喉之前。至胃長一尺六寸。爲胃之系。舌本。舌根也。

足太陰脾脈。起於大指端之隱白穴。受足陽明之交。循大指內側白肉際大都穴。過核骨後。歷太白公孫商邱。上內踝前廉之三陰交。又上腨內循䯒骨後之漏谷。上行二寸。交出足厥陰之前。至地機陰陵泉。又上循膝股前廉之血海箕門。迤邐入腹。經衝門府舍中極關元。復循腹。結大橫會下脘。歷腹哀。過日月期門之分。循本經之裏。下至中脘之際。以屬脾絡胃。又由腹哀上膈。循食竇天谿胸鄉周榮。曲折向下。至大包。又自大包外曲折向上。會中府上行人迎之裏。挾喉連舌本。散舌下而終。

其支行者。由腹哀別行。再從胃部中脘穴之外。上膈注於膻中之裏。心之分。以交於手少陰心經也。是動則病氣而及於經。從經而及於藏府。故爲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諸證。善噫者。脾氣上走心爲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厥逆從上下散也。身體皆重。太陰之氣逆也。是主脾所生之經脈病者。舌本痛。蓋病太陰之氣。則爲舌本強。食則嘔。

氣逆之爲病也。在脾藏所生之經脈病者。則爲舌本痛。食不下。經脈之爲病也。氣主呴之。病在氣。故身體皆重。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病在血脈。故體不能動搖。此太陰之是動。脾藏之所生。外內出入。而見證之少有別也。脾脈注心中。故煩心。心下急痛。脾家實則爲瘕泄水閉黃疸。此藏病之在內也。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足大指不用。經病之在外也。此太陰經脈脾藏之病。外內出入之見證也。明乎藏府陰陽經氣出入之理。本經大義。思過半矣。

脾經諸穴歌

足太陰。脾中州。二十一穴隱白遊。赴太都兮瞻大白。訪公孫兮至商邱。越三陰之交而漏谷地機可接。步陰陵之泉而血海箕門是求。入衝門兮府舍軒豁。解腹結兮大横優游。腹哀食竇兮接天谿而同脈。胸鄉周榮兮。綴大包而如鉤。

分寸歌

大指內側起隱白。節後陷中求大都。太白內側核骨下。節後一寸公孫

呼。商邱內踝陷中遭。踝上三寸三陰交。踝上六寸漏谷是。踝上五寸地機朝。膝下內側陰陵泉。血海膝臏上內廉。箕門穴在魚腹取。動脈應手越筋間。衝門期下尺五分。期門肝經穴巨闕旁四寸五分巨闕任脈穴臍上六寸五分府舍期下九寸判。腹結期下六寸八。大橫期下五寸半。腹哀期下方二寸。期門肝經穴道現。巨闕之旁四寸五。却連脾穴休胡亂。自此以上食竇穴。天谿胸鄉周榮貫。相去寸六無多寡。又上寸六中府換。肺經穴大包腋下有六寸。淵液腋下三寸絆。左右共四十二穴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咽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

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相通。而入肺大葉間。一則由肺葉而下。曲折向後並脊裏。細絡相連。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蓋五藏系皆通於心。而心通五藏系也。手少陰經起于心。循任脈之外。屬心系下膈。當臍上二寸之分絡小腸。　其支者。從心系出任脈之外。上行而挾咽系目也。　其直者。復從心系直上至肺藏之分。出循腋下。抵極泉。穴在臂內腋下筋間動脈入胸自極泉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兩筋之後。歷青靈穴。下肘內廉。抵少海。手腕下踝爲兌骨。自少海而下循臂內後廉。歷靈道通里。至掌後銳骨之端。經陰郄神門。入掌內廉。至少府。循小指端之少衝而終。以交於手太陽也。　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少陰之氣盛也。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心系上系於目。心火盛故黃也。臑臂掌中。心脈所循之部分。蓋心所生之病。而外及於經脈也。

心經諸穴歌

手少陰。九穴成。極泉青靈少海行。自靈道通里而達。過陰郄神門而迎。

抵於少府。少衝可尋。

分寸歌

少陰心起極泉中。腋下筋間脈入胸。(臂內腋下筋間動脈入胸)青靈肘上三寸取。少海肘後五分容。(肘內廉節後大骨外去肘端五分屈節向頭得)靈道掌後一寸半。通里腕後一寸同。陰郄腕後方半寸。神門掌後兌骨隆。少府節後勞宮直。小指內側取少衝。(凡九穴左右共十八穴)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內。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顴。是動則病咽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反小於寸口也。(胛音甲䪼音掘折叶舌)

臂骨盡處爲腕。腕下兌骨爲踝。脊兩旁爲膂。膂上兩角爲肩解。肩解下成片骨爲肩胛。目外眥爲銳眥。目下爲䪼。目內角爲內眥　手太陽經起於小指少澤穴。受手少陰心經之交也。由是循外側之前谷後谿。上腕出踝中。歷腕骨陽谷養老穴。直上循臂骨下廉支正。出肘內側兩筋之間。歷小海穴。上循臑外廉。行手陽明少陽之外。上肩循肩貞臑俞天宗秉風曲垣肩外俞肩中俞諸穴。乃上會大椎。左右相交於兩肩之上。自交肩上入缺盆。循肩向腋下行。當膻中之分。絡心。循胃系下膈。過上脘。抵胃下行任脈之外。當臍上二寸之分屬小腸。　其支行者。從缺盆循頸之天窗天容上頰抵顴髎。上至目銳眥。過瞳子髎。卻入耳中。循聽宮而終。其支別者。別循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睛明穴。以斜絡於顴。而交於足太陽也。　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乃病氣而及於有形。故復曰似拔似折。皆形容氣逆之所致也。小腸爲受盛之官。化水穀之精微。故主液。小腸所生病者。爲耳聾目黃頰腫頸項肘臂倍。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　尙御公曰。藏府雌雄相合。並受五行之化。故在藏主藏以

合五行。在府則以六府所生之血氣津液筋骨而為病。蓋病則所主之氣不足。而病生於外矣。

小腸諸穴歌

小腸穴。十九中路從少澤。步前谷後谿之隆。道遵腕骨。觀陽谷養老之崇。得支正於小海。逐肩貞以相從。值臑俞兮遇天宗。乘秉風兮曲垣中。肩外俞兮肩中俞。啓天窗兮見天容。匪由顴髎。曷造聽宮。

分寸歌

小指端外為少澤。前谷外側節前覓。節後捏拳取後谿。腕骨腕前骨陷側。兌骨下陷陽谷討。腕上一寸名養老。支正腕後量五寸。小海肘端五分好。肩貞胛下兩骨解。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臑俞大骨下陷保。大骨下胛上廉舉臂取之天宗秉風後骨中。秉風髎外舉有空。天髎外肩上小髃後舉臂有空曲垣肩中曲胛陷。外俞胛後一寸從。卽外肩俞肩胛上廉去脊三寸陷中肩中二寸大杼旁。天窗扶突後陷詳。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天容耳下曲頰後。顴髎面頄銳端量。聽宮耳端大如菽。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此為小腸手太陽。左右共三十八穴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直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顖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脚皆痛。小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臀音屯膕音國踹腨同

目大角爲內眥。髮際前爲額。頭項上爲巔。腦後爲項。肩後之下爲肩髆。椎骨爲脊。尻上橫骨爲腰。挾脊爲膂。挾腰髖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臀、尻也。腓腸上膝後曲處爲膕。膂內爲胛。即挾脊肉也。股外爲髀。揵骨之下爲髀樞。腓腸爲腨。　足太陽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睛明穴。受手太陽之交也。上額循攢竹。過神庭。歷曲差五處承光通天。自通天斜行左

右。交於項上之百會。　其支行者。從巔至百會。抵耳上角。過率谷浮白竅陰穴所以散養於筋脈也。其直行者。由通天絡郄玉枕入絡腦。復出下項。以抵天柱。又由天柱而下。過大椎陶道。却循肩髆內。挾脊兩旁。相去各一寸半。下行歷大杼風門。肺俞。厥陰俞。心俞。膈俞肝俞。膽俞。脾俞。胃俞。三焦俞。腎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由是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下屬膀胱。　其支別者。從腰中循腰髁。下挾脊。歷上髎。中髎。次髎。下髎。會陽。下貫臀。至承扶殷門浮郄委陽。入膕中之委中穴。　其支別者。爲夾脊兩旁第三行。相去各三寸之諸穴。自天柱而下。從髆內左右。別行下貫胛膂。歷附分。魄戶。膏肓。神堂。譩譆。膈關。魂門。揚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下歷尻臀。過髀樞。又循髀樞之裏。承扶之外一寸五分之間。而下與前之入膕中者相合。下行循會陽。下貫腨內。歷承筋承山飛揚附陽。出外踝後之崑崙僕參申脈衝門。循京骨束骨通谷。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以交於足少陰腎經也。　太陽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膕如結。曰似曰如者。病在太陽之

氣。而有似乎形證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水中。而爲諸陽主氣。陽氣者。柔則養筋。故是主筋所生之病則爲痔。經云筋脈橫解。腸澼爲痔。蓋太陽所主之筋。膀胱所生之脈。橫逆而爲痔也。經絡沉以內薄則爲瘧。厥逆於下則爲癲爲狂。顖項顱目腰背膕踹諸證。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　尙御公曰。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夫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於太陽。止病三陰三陽之六氣。而不涉於有形。然頭項強痛。又有似乎經證。蓋氣舍於形。未有病氣而不見於形證者也。

膀胱諸穴歌

足太陽。三十六。睛明攢竹。詣曲差五處之鄉。承光通天。見絡郄玉枕之行。天柱高兮大杼抵。風門開兮肺俞當。厥陰心膈之俞。肝膽脾胃之藏。三焦腎兮大腸小腸。膀胱俞兮中膂白環。自從大杼至此。去脊中寸半之旁。又有上次中下四髎。在腰四空以相將。會陽居尻尾之側。始了背中二行。仍上肩胛而下。附分二椎之旁。三椎魄戶。四椎膏肓神堂譩譆

肺藏魄心藏神故名魄戶神堂乃五藏之外俞也

兮膈關。魂門兮陽綱。意舍兮胃倉。肓門志室。秩邊胞肓。承扶浮郄與委陽殷門委中而合陽。承筋承山到飛揚。輔陽崑崙至僕參。申脈金門。探京骨之場束骨通谷抵至陰小指之旁。

分寸歌

足太陽兮膀胱經。目內眥角始睛明。眉頭陷中攢竹取。曲差髮際上五分。五處髮止一寸是。承光髮上二寸半。通天絡郄玉枕穴。相去寸五調勻看。玉枕夾腦一寸三。入髮二寸枕骨現。天柱項後髮際中。大筋外廉陷中獻。自此夾脊開寸五。第一大杼二風門。三椎肺俞厥陰四。心俞五椎之下論。膈七肝九十膽俞。十一脾俞十二胃。十三三焦十四腎。大腸十六之下椎。小腸十八膀十九。中膂內俞二十椎。白環廿一椎下當。以上諸穴可排之。更有上次中下髎。一二三四腰空好。會陽陰尾尻骨旁。背部二行諸穴了。又從脊上開三寸。第二椎下爲附分。三椎魄戶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尊。第六譩譆膈關七。第九魂門陽綱十。十一意舍之穴存。十二胃倉穴已分。十三肓門端正在。十四志室不須論。十九胞肓

廿扶邊。背部三行諸穴勻。又從臀下陰文取。承扶居於陷中主。浮郄扶下方六分。委陽扶下寸六數。殷門扶下六寸長。膕中外廉兩筋鄉。委中膝骨約紋裏。此下三寸尋合陽。承筋脚跟上七寸。穴在腨腸之中央。承山腨下分肉間。外踝七寸上飛揚。輔陽外踝上三寸。崑崙後跟陷中央。僕參亦在踝骨下。申脈踝下五分張。金門申脈下一寸。京骨外側骨際量。束骨本節後陷中。通谷節前陷中強。至陰卻在小指側。太陽之穴始周詳。計六十三穴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膕外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飢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而痛。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

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披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肓音荒強上聲

趨、向也。足少陰起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之湧泉。轉出內踝前。起大骨下之然谷。下循內踝後之太谿。別入跟中之大鍾照海水泉。乃折自大鍾之外。上循內踝。行厥陰太陰兩經之後。經本經復溜交信穴。過脾經之三陰交。上腨內循築賓。出膕內廉。抵陰谷。上股內後廉。貫脊會於督脉之長強。還出於前。循橫骨大赫氣穴四滿中注肓俞。當肓俞之所。臍之左右屬腎。下臍過任脉之關元中極而絡膀胱。　其直行者。從肓俞屬腎處上行。循商曲石關陰都通谷諸穴。貫肝。上循幽門上膈。歷步廊入肺中。循神封靈墟神藏或中俞府而上循喉嚨。並人迎挾舌本而終。　其支者。自神藏別出繞心。注胸之膻中。以交於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少陰是動爲病。則上下之氣不交。故飢不欲食。心如懸若飢狀。氣不足於下則善恐。不足於上。心惕惕如人將捕之。少陰屬腎。腎上連肺。而腎爲生氣之原。面如漆柴者。少陰之氣不升也。欬唾

則有血。喝喝而喘者。少陰之生氣。不上交於肺。而肺氣上逆也。坐而欲起者。躁動之象。少陰之氣。厥於下而欲上也。骨之精爲瞳子。目䀮䀮無所見者。精氣不升也。此少陰腎藏之生氣。厥逆於下。而爲此諸病。故爲骨厥也。夫腎主藏精。如主腎所生之病。則精液不能上滋。而爲口熱舌乾嗌痛煩心諸證。蓋水不上濟。則火盛於上矣。氣逆於下。則爲痿厥諸證矣。生當作牲。周禮云。始養之謂畜。將用之謂牲。又牛羊豕曰三牲。夫羊爲火畜。牛爲土畜。豕爲水畜。其性躁善奔。強食牲肉。以助腎氣上升。而與火土之相合也。緩帶者。取其伸舒也。夫賢藏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髮乃血之餘也。披髮者。使神氣之下交也。大杖重履者。運筋骨之氣也。夫陰陽之氣。有厥於腎者。有厥於骭者。有厥於踝者。有厥於骨者。此章論少陰之氣。厥逆於下。而曰強食牲肉。曰緩帶披髮。蓋少陰爲陰陽生氣之原也。　尙御公曰。陷下者。謂氣之下陷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水火陰陽之氣。發原於腎藏。故於少陰腎經。則曰強食生肉。緩帶披髮。拽杖步履。蓋欲陰陽之生氣上升而環轉出入也。是陰陽六氣本於

藏府五行之所生。故曰是動者。謂六氣運用於外。應司天在泉。上下升降。動而不息。所生者。謂神機化運。從內而生。外內出入。生化無窮。是氣之生於內。而運動於外也。

腎經諸穴歌

足少陰兮廿七。湧泉流於然谷。太谿大鍾兮水泉緣。照海復溜兮交信續。從築賓兮上陰谷。撩橫骨兮大赫麓。氣穴四滿兮中注。肓俞上通於商曲。守石關兮陰都寧。閉通谷兮幽門肅。步廊神封而靈墟存。神藏或中而腧府足。

分寸歌

足掌心中是湧泉。然骨踝下一寸前。（內踝前一寸）太谿踝後跟骨上。大鍾跟後踵中邊。（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也）水泉谿下一寸覓。照海踝下四寸安。復溜踝上前二寸。交信踝上二寸聯。一穴止隔筋前後。太陽之後少陽前。（前旁骨是復溜後旁骨是交信二穴止隔一條筋）築賓內踝上踹分。陰谷膝下曲膝間。橫骨大赫併氣穴。四滿中注亦相連。各開中行止寸半。上下相去一寸便。上膈肓俞

幽門去巨闕寸五今云去中行五分俠攷

亦一寸。肓俞臍旁半寸邊。肓俞商曲石關來。陰都通谷幽門闢。各開中行五分俠。六穴上下一寸裁。步廊神封靈墟存。神藏或中俞府尊。各開中行計二寸。上下寸六六穴分。俞府璇璣旁二寸。取之得法自然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中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心中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脅上際為腋。小指次指。乃小指之次指。無名指也。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下之包絡。受足少陰腎經之交也。由是下膈歷絡三焦。歷者。謂三焦各有部署。在胃腕上中下之間。其脈分絡於三焦也。其支者。自屬心包。上循胸出脅。下腋三寸天池穴。上行抵腋下。下循臑

內之天泉。以界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兩經之中間。入肘中之曲澤穴。又由肘中下臂。行臂兩筋之間。循郄門間使內關大陵。入掌中勞宮。循中指出其端之中衝。　其支別者。從掌中。循無名指出其端。而交於手少陽三焦經也。厥陰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經氣之病於外也。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蓋甚則從外而內。其有餘於內也。心主血而包絡代君行令。故主脈。是主脈之包絡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蓋自內而外也。脈口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故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包絡諸穴歌

手厥陰心包之脈。計有九穴而終。自天池天泉爲始。逐曲澤郄門而通。間使行於內關。大陵近乎勞宮。既由掌握。抵於中衝。

分寸歌

心包起自天池間。乳後一寸腋下三。腋下三寸乳後一寸天泉曲腋下二寸。曲澤屈肘陷中央。郄門去腕方五寸。掌後去腕五寸間使腕後三寸量。內關去腕止

二寸。大陵掌後兩筋間。勞宮屈中名指取。屈中指無名指兩者之間取之中指之末中衝艮。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耳前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焞音屯

臂骨盡處為腕。臑盡處為肘。膊下對腋處為臑。目下為䪼。手少陽起於小指次指之端關衝穴。第四指也上出歷液門中渚四指之間。循手表腕之陽池。出臂外兩骨之間。至天井穴。從天井上行。循臂臑之外。歷清冷淵消濼。行手太陽之裏。手陽明之外。上肩循臂臑會肩髎天髎。交出足少

陽之後。過秉風肩井。下入缺盆。復由足陽明之外。而會交於膻中之上焦。散布絡繞於心包絡。乃下膈入絡膀胱以約下焦。附右腎而生。　其支行者。從膻中而上出缺盆之外。上項過大椎。循天牖上耳後。經翳風瘈脈顱顖。直上出耳上角。至角孫過懸釐頷厭。及過陽白睛明。屈曲耳頰至䪼。會顴髎之分。　其又支者。從耳後翳風穴。入耳中。過聽宮。歷耳門禾髎。卻出至目銳眥。合瞳子髎。循絲竹空。而交於足少陽膽經也。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故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相火之有餘於上也。少陽乃一陽初生之氣。故主氣所生病者汗出。陽加於陰。則汗出也。目銳眥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小指次指。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人迎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故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三焦諸穴歌

手少陽三焦之脈。二十三穴之間。關衝液門中渚。陽池外關通連。支溝會宗三陽絡。四瀆天井清冷淵。消濼臑會肩髎相聯。天髎處天牖之下。

翳風讓瘈脈居先。顱顖定而角孫近耳。絲竹空而禾髎接焉。耳門已畢。經穴已全。

分寸歌

無名之外端關衝。液門小次指陷中。中渚液下去一寸。陽池腕上之陷中。外關腕後方二寸。腕後三寸支溝容。腕後三寸內會宗。空中有穴用心攻。腕後四寸三陽絡。四瀆肘前五寸着。天井肘外大骨後。骨罅中間一寸摸。肘後二寸清冷淵。消濼對腋臂外落。臑會肩前三寸量。肩髎臑上陷中央。天髎缺盆陷處上。天牖天容之外旁。天牖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鬢際上 翳風耳後尖角陷。耳後尖角陷中按之引耳中 瘈脈耳後青脈現。耳本後雞足青絡脈 顱顖亦在青絡脈。角孫耳廓中間上。耳門耳前起肉中。耳前起肉當耳缺陷中 禾髎耳前動脈張。欲知絲竹空何在。眉後陷中仔細量。計二十三穴左右共四十六穴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

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歧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為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脅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胸脅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腋下為脅。脅又名胠。曲骨之外為毛際。毛際兩旁動脈為氣衝。捷骨之下為髀厭。卽髀樞也。脅骨之下為季脅。屬肝經穴名章門 骭骨為輔骨。外踝以上為絕骨。足面為跗。足大指本節後為歧骨。大指爪甲後為三毛。足少陽膽經。起於目銳眥之瞳子髎。由聽會過客主人。上抵頭角。循頷厭。下懸顱懸釐。由懸釐上循耳。上髮際。至曲鬢率谷。由率谷外折。下耳後。

循天衝浮白竅陰完骨。又自完骨外折。循本神過曲差。下至陽白會睛明。復從睛明上行。循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風池至頸。過天牖。行手少陽之脈前。下至肩上。循肩井。卻左右交出手少陽之後。過大椎大杼秉風。當秉風前入缺盆之外。　其支者。從耳後顳顬間過翳風之分。入耳中過聽宮。復自聽宮至目銳眥瞳子髎之分。　其支者。別自目外瞳子髎而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當顴髎之分下臨頰車下頸。循本經之前。與前之入缺盆者相合。下胸中天池之外貫膈。即期門之所絡肝。下至日月之分屬於膽也。自屬膽處。循脅內章門之裏。至氣衝。遶毛際。遂橫入髀厭中之環跳穴。　其直行者。從缺盆下腋循胸。歷淵液輒筋日月。過季脅。循京門帶脈五樞維道居髎。入上髎中髎長強而下。與前之入髀厭者相合。乃下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歷中瀆陽關。出膝外廉。抵陽陵泉。又自陽陵泉下於輔骨前。歷陽交外丘光明。直下抵絕骨之端。循陽輔懸鍾。而下出外踝之前。至丘墟循足面之臨泣五會俠谿。乃上入小指次指之間。至竅陰而終。　其支別者。自足跗面臨泣別行。入

陽氣者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大指循歧骨內出大指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以交於足厥陰肝經也。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少陽之氣不升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故膽氣升。十一藏府之氣皆升。經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平脈篇云陽氣長則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少陽之動氣爲病。則厥逆而不升。故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少陽相火主氣。足下反熱者。火逆於下也。是爲陽氣厥逆之所致也。少陽屬腎。故主骨所生病者。爲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腋下胸脅髀膝脛踝皆痛。乃足少陽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血脈留滯。則爲馬刀俠瘻。陽加於陰。則爲汗出。陽逆於下。則爲振寒。少陽主骨。故諸節皆痛也。

膽經諸穴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瞳子髎近聽會間。客主人在頷厭集。懸顱懸釐曲鬢前。率谷天衝見浮白。竅陰完骨本神連。陽白臨泣目窗近。正營承靈腦空焉。風池肩井兮淵液。輒筋日月京門聯。帶脈五樞而下。維道居髎相沿。環跳風市抵中瀆。陽關之下陽陵泉。陽交外邱光明穴。陽輔懸鍾穴

可瞻。坵墟臨泣地五會。俠谿竅陰膽經全。

分寸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頭上廿穴分三折。起自瞳子至風池。積數陳之次序說。瞳子髎近眥五分。耳前陷中聽會穴。客主人名上關同。耳前起骨開口空。頷厭懸顱之二穴。腦空上廉曲角下。（腦空卽顳顬頷厭懸顱二穴在曲頰之下腦空之上）懸釐之穴異於茲。腦空下廉曲角上。曲髩耳上髮際隅。（耳上髮際曲隅陷中）率谷耳上寸半安。天衝耳後入髮二。（耳後入髮際二寸）浮白入髮一寸間。竅陰卽是枕骨穴。完骨之上有空連。（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完骨耳後入髮際。量得四分須用記。本神神庭旁二寸。入髮一寸耳上係。陽白眉上方一寸。髮上五分臨泣是。（目上直入髮際五分陷中）髮上一寸當陽穴。髮上寸半目窗至。正營髮上二寸半。承靈髮上四寸諦。腦空髮上五寸半。風池耳後髮陷寄。（在耳後顳顬後腦空下髮際陷中）（至此計二十穴分作三折向外而行始自瞳子髎至完骨是一折又自完骨外折上至陽白會睛明是一折又自睛明上行循臨泣風池是一折緣其穴曲折多難以分別故此作至二十次第言之）

歌曰一瞳子髎二聽會三主人兮頷厭四五懸顱兮六懸釐第七數兮曲髩隨入率谷兮九天衝十浮白兮之穴從十一竅陰來相繼十二完骨一折終又自十三本神始十四陽白二折隨十五臨泣目下穴十二

六目窗之穴宜十七正營十八靈十九腦戶廿風池依次細心量取之膽經頭上穴吾知肩井肩上陷中求。大骨之前一寸半。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當中指陷中淵液腋下方三寸。輒筋期下五分判。期門卻是肝經穴。相去巨闕四寸半。日月期門下五分。京骨監骨下腰絆。監骨下腰下季脅本夾脊腎之募帶脈章門下寸八。五樞章下寸八貫。五樞去帶脈三寸季脅下四寸八分維道章下五寸三。居髎章下八寸三。章門緣是肝經穴。下脘之旁九寸含。環跳髀樞宛宛中。髀樞中側臥屈上足伸下足以右手摸穴左搖撼取之屈上伸下取穴同。風市垂手中指盡。膝上五寸中瀆逢。陽關陽陵上三寸。陽陵膝下一寸從。陽交外踝上七寸。外邱踝上六寸容。踝上五寸光明穴。踝上四寸陽輔通。踝上三寸懸鍾在。坵墟踝前之陷中。此去俠谿四寸五。卻是膽經原穴功。臨泣俠谿後寸半。五會去谿一寸窮。夾谿在指歧骨內。竅陰四五二指中。計四十三穴右共八十六穴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

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為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

三毛後橫紋為叢毛。髀內為股。臍下為小腹。目內深處為系。頏顙。腭上竅也。足厥陰起於足大指叢毛之大敦。循足跗上廉。歷行緣太衝抵內踝前一寸之中封。自中封上踝。過三陰交。歷蠡溝中都。復上一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至膝關曲泉。循股內之陰包五里陰廉。遂當衝門府舍之分。入陰毛中。左右相交。環遶陰器。抵小腹而上。會曲骨中極關元。復循章門。至期門之所。挾胃屬肝。下日月之分。絡於膽也。又自期門上貫膈。行食竇之外。大包之裏。散布脅肋。上雲門淵液之間。人迎之外。循喉嚨之後。上出頏顙。行大迎地倉四白陽白之外。連目系。上出額。行臨泣之裏。與督脈相會於巔頂之百會。其支行者。從目系下行任脈之

外。本經之裏。下頰裏交環於唇口之內。　其又支者。從期門屬肝處別貫膈。行食竇之外。本經之裏。上注肺。下行至中焦。挾中脘之分。以交於手太陰肺經也。是在厥陰之動氣。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甚則嗌乾面塵脫色。蓋厥陰從少陽中氣之化。厥陰之化氣病也。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厥陰之本氣病也。是主肝所生之病者。胸滿嘔逆。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行氣於經。肝所生病。則肝氣厥逆。不能行散穀精。故胸滿嘔逆也。肝主疎泄。肝氣虛則飧泄遺溺。實則閉癃。狐疝。隨經脈晝夜出入之疝也。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以上論榮氣生於中焦。從肺脈循行於十二經脈之中。外內上下相交。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周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肝經諸穴歌

足厥陰。一十三穴終。起大敦於行間。循太衝於中封。蠡溝中都之會。膝關曲泉之宮。襲陰包於五里。陰廉乃發。尋羊矢於章門。期門可攻。

分寸歌

足大指端名大敦。內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行間大指縫中存。太衝本節後二寸。跟前一寸號中封。足內踝骨一寸筋裏宛宛中蠡溝踝上五寸是。內踝骨前上五寸中都踝後七寸中。內踝上七寸䯒骨中膝關犢鼻下二寸。曲泉曲膝盡橫紋。陰包膝上方四寸。股內廉兩筋間蹻足取之看膝內側必有槽中氣衝三寸下五里。氣衝上三寸陰股中動脈應手陰廉衝下有二寸、羊矢衝下一寸許。氣衝卻是胃經穴。鼠蹊之上一寸主。鼠蹊橫骨端盡處。相去中行四寸止。章門下脘旁九寸。肘尖盡處側臥取。期門又在巨闕旁。四寸五分無差矣。

附督脈歌經脈之循于身以前身以後者惟任督二脈以分上下左右

督脈在背之中行。二十七穴始長強。舞腰俞兮歌陽關。入命門兮懸樞當、脊中束筋造至陽。靈臺神道身柱詳。陶道大椎至瘂門。風府腦戶強間分。後項百會兮前項。顖會上星兮神庭。素髎水溝至於鼻下。兌端交齗。交於內唇。

分寸歌

督脈齗交脣內鄉。兌端正在脣端央。水溝鼻下溝中索。素髎宜向鼻端詳。頭形北高面南下。先以前後髮際量。分爲一尺有二寸。髮上五分神庭當。髮上一寸上星位。髮上二寸顖會良。前項髮上三寸半。百會髮上五寸央。在頂中央旋毛中兩耳尖上可容爪甲性理北溪陳氏曰略近些北猶天之極星居北夫言一尺有二而其數止一尺一寸者何也蓋前後髮際無穴而必以前後髮際量起則有一寸在也會後寸半卽後項。會後三寸強間明。會後腦戶四寸半。後髮入寸風府行。項後髮際入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止卽百會後五寸半髮上五分瘂門在。後髮際上五分項中央宛宛中仰頭取之入繫舌本神庭至此十穴真。自此項骨下脊骶。分爲二十有四椎。大椎上有項骨在。約有三椎莫算之。尾有長強亦不算。中間廿一可排推。大椎大骨爲第一。二椎節後陶道知。第三椎間身柱在。第五神道不須疑。第六靈臺至陽七。第九身內筋縮思。十一脊中之穴在。十二懸樞之穴奇。十四命門腎俞並。十六陽關自可知。二十一椎卽腰俞。脊尾骨端長短隨。共二十七穴

附任脈歌

任脈二十四。穴行腹與胸。會陰始兮曲骨從。中極關元石門通。氣海陰

交會神關水分逢。下脘建里兮。中脘上脘。巨闕鳩尾兮。中庭膻中。玉堂上紫宮華蓋。璇璣上天突之宮。飲彼廉泉。承漿味融。

分寸歌

任脈會陰兩陰間。曲骨毛際陷中安。中極臍下四寸取。關元臍下三寸連。臍下二寸石門穴。臍下寸半氣海全。臍下一寸陰交穴。臍之中央號神闕。臍上一寸爲水分。臍上二寸下脘列。臍上三寸名建里。中脘臍上四寸許。臍上五寸上脘在。巨闕臍上六寸五。鳩尾蔽骨下五分。中庭膻中寸六取。膻中卻在兩乳間。膻上寸六玉堂主。膻上紫宮三寸二。膻上華蓋四八舉。（四寸八分）膻上璇璣五寸八。璣上一寸天突起。天突喉下約四寸。廉泉頷下骨尖已。承漿頤前唇稜下。任脈中央行腹裏。（行腹中央共二十七穴）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此論三陰三陽之氣終也。皮脈肉筋骨。藏府之外應也。藏府者。雌雄之

腸大腸者皮其應

手足之經氣本于三陰三陽五藏之氣屬金木水火土故曰火勝金

內合也。陰陽六氣。本於藏府之五行所生。氣先死於外。而後藏府絕於內也。手太陰之氣。主於皮毛。是以太陰氣絕。則皮毛焦。手太陰主氣。氣主熏膚澤毛。故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是以氣不榮則皮毛焦。津液者。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淖澤於骨節。潤澤於皮膚。氣不榮則津液去皮節矣。津液去皮節。則爪枯毛折矣。毛先死者。手太陰之氣。先絕於外也。丙篤丁死。肺藏之氣。死於內也。　尙御公曰。按上古天元册文。丹黅蒼素元之天氣。經於五方分野。合化地之五行。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五運行論曰。神在天爲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是人之立形定氣。本於五行所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是以所生病者。藏府五行之病生於內也。是動者。六氣之運動於外而爲病也。然是動所生之病。皆終於三陰三陽之氣者。藏府五行之氣。本於天之所化。故天氣先絕。而後藏府之氣終也。

朱濟公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本經論人秉天地之氣所生。配合天地陰陽。五運六氣。能明乎造化死生之道。一點

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張玉師曰。形謂之器。故曰無形無患。蓋既成形器。未有不損壞者也。然此一靈真性。雖千磨百鍊。愈究愈精。故佛老以真空見性。靈素二經。謂空中有真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心主血脈。故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隨氣行者也。脈不通則血不流。血隨脈氣流行者也。夫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髦者。血氣之所生也。故血脈不流。則髦色不澤。面如漆柴。少陰氣絕。則血先死。壬篤癸死。心藏之火氣滅也。

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肉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足太陰之氣生於脾。脾藏榮而外主肌肉。是以太陰氣絕。則脈不榮於肌肉矣。脾開竅於口。主為衞使之迎糧。故脣舌為肌肉之本。脈不榮則肉萎唇反。太陰之生氣絕於外也。甲篤乙死。脾藏之氣死於內也。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足少陰之氣主骨。故氣絕則骨枯。冬脈者。謂五藏之脈氣。合四時而外濡於皮肉筋骨者也。夫谿骨屬骨。肉本於骨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於骨。而骨肉不相親矣。骨肉不相親。則骨氣外脫而齒長矣。夫腎主藏精而化血。髮者。血之餘也。髮無澤者。腎藏之精氣絕而骨先死矣。

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捲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足厥陰之氣主筋。故氣絕則筋絕矣。厥陰者肝脈。肝者筋之合。謂厥陰之氣。合於肝脈。肝藏之氣。合於筋也。聚於陰氣者。筋氣之會於宗筋也。筋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榮於筋。則筋急而舌捲卵縮矣。厥陰氣絕。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而肝藏之木氣絕也。

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爲志先死。志先死。則一日半死矣。

此總結五藏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水火也。心系上繫於目系。目系轉者。心氣將絕也。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志。神生於精。火生於水。故志死而神先絕。所謂生則俱生。急則俱死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日半者。一二日之間。陰陽水火之氣。終於天地始生之數也。

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此言六府三陽之氣終也。陰陽離合論曰。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蓋三陽之氣根於陰而出於陽。是以六陽將絕。則陰與陽相離矣。離則陽氣外脫。腠理發泄。絕汗乃出。而陽氣終也。三陽者。應天之氣。是以旦占夕死。夕占旦死。不能終天運之一周。　倘御公曰。此章與本經終始篇。素問診要經終篇。大義相同。

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

此節啓

發十五大絡之總論飲入于胃由脾氣散精于皮毛故足太陰之脈浮見于外也

過于外踝者別走陽明而出如足少陰之下出于氣街

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絡大盛。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雷公曰。何所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

此申明十二經脈之血氣。與脈外皮膚之氣血。皆生於胃府水穀之精。而各走其道。經脈十二者。六藏六府。手足三陰三陽之脈。脈乃營血之營行。伏行於分肉之內。深而不見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蓋胃府所生之血氣。精專者獨行於經隧。營行於十二經脈之中。其出於孫絡皮膚者。別走於經別。經別者。藏府之大絡也。蓋從大絡而出於絡脈皮膚。下行者。從足太陰之絡而出於足跗之街。故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上行者。從手陽明少陽之絡。注於尺膚以上魚。而散於五指故曰手陽明少陽之

別走太陽而出

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谿谷化赤爲血故主于手少陽

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故獨提手陽明少陽之絡蓋胃府所出之血氣雖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

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謂行於皮膚之氣血。從手陽明少陽之大絡。散於五指間。復從五指之井。溜於脈中而與脈中之血氣。上合於肘中也。夫陰陽六氣。主於膚表。經云。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蓋手太陰主氣而外主皮毛。手陽明爲太陰之合。故亦爲之行氣於膚表也。手少陽主氣。爲厥陰包絡之府。心主包絡主行血於脈中。少陽主行血於脈外。是以手陽明少陽之大絡。主行胃府所出之血氣。而注於絡脈皮膚之間。玉版篇曰。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繆刺篇曰。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是血氣之行於脈外者。外內出入。各有其道。故復引飲酒者以證明之。夫酒者。水穀之悍液。衛者。水穀之悍氣。故飲酒者。液隨衛氣而先行皮膚。是以面先赤。而小便獨先下。蓋先通調四布於外也。津液隨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此血氣之從皮膚而絡絡而脈脈而經。蓋

絡脈皮膚然由足太陰手陽明少陽之轉輪故獨提此三經之脈絡也假邪以分別經脈與絡脈各別

氣口概寸關尺之三部人迎氣口兩寸口也

從外而內也。如十二經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於脈中也。本末者。謂十二經脈之有本標也。如留於脈而不動則熱。不留於脈。則脈不堅而外陷於膚空矣。此十二經脈之流行出入。不與絡脈大絡之衆同也。是以知何脈之動也。以氣口知之。氣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口也。此言營血之行於十二經脈中者。乃伏行之經脈。以手太陰之氣口知之。血氣之行於皮膚而見於絡脈者。候見於人迎氣口也。此節凡四轉。蓋以申明十二經脈之血氣。與皮膚之氣血。各有出入之道路。

再按、十二經脈之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周而復始者。乃營血之行於脈中也。十二經脈之皆出於井。溜於滎。行於經。入於合者。乃皮膚之氣血。溜於脈中。而與經脈之血氣。合於肘膝之間。本篇之所謂六經脈。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者是也。本經癰疽篇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二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

示從容論曰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

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此水穀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滲於孫絡。化赤爲血。而溢於經脈。本篇之所謂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血乃滿。而經脈大盛是也。是脈外之氣血。一從經隧而出於孫絡皮膚。一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變化而赤。是所出之道路有兩歧也。其入於經也。一從指井而溜於經榮。一從皮膚而入於絡脈。是所入之道路有兩歧也。其經脈之血氣行於脈外。從本標而出於氣街。本篇之所謂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也。此血氣出入之道路。合於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乃本經之大關目。故不厭煩贅而詳言之。學者亦不可不用心參究者也。夫血氣之從經隧而出於孫絡皮膚者。海之所以行雲氣於天下也。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者。應司天在泉。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也。膚表之氣血。入於脈中。應天運於地之外。而復通貫於地中。經脈之血氣行於皮膚之外。猶地之百川。流注於泉下。而復運行於天表也。此天地上下升降外內出入之相通也。人合天地陰陽之道。運行不息。可以與天地相參。如升

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廢。則神機化滅矣。

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痺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乃止。乃調其虛實。其青而短者少氣。甚者瀉之則悶。悶甚則仆。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

此復申明上文之義。蓋假病刺以證血氣之生始出入。下經曰。先度其骨節大小廣狹。而脈度定矣。蓋十二經脈。皆循於骨節間而爲長短之度。其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絕道者。別道也。蓋胃府所出之血氣。行於經別者。從經別而出於絡脈。復合於皮中。其血氣色脈之會合。皆見於外。故刺諸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痺也。經云。病在陰者名爲痺。蓋皮

膚絡脈之邪。留而不瀉。則入於分肉筋骨之間而爲痺。與邪居經脈之中。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之不同也。診、視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赤則有熱。蓋浮絡之血氣。皆見於皮之部也。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胃中熱。魚際絡赤。蓋皮絡之氣血。本於胃府所生。從手陽明少陽。注於尺膚而上魚也。氣者。三陰三陽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少氣甚者。瀉之則悶。氣益虛而不能行於外也。悶甚則仆不能言者。謂陰陽六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而本於先天之水火也。少陰之氣厥於下。則仆而不得言。故悶則急坐之。以啓少陰之氣。卽如上文之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之一法也。　高士宗曰。上節以十二經脈。分別衞氣血氣之行於皮膚絡脈。此節單論皮膚絡脈。以復申明上文之義。　黃載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是脈外之氣血。又從衝脈而散於皮毛。故曰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謂經別所出之血氣。與衝脈所出之血氣。會合於皮中。當知皮膚血氣所出之道

一出於大絡一出於氣街一出於衝脈

有三徑也。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㰦。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㰦呿同　數叶朔

經別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別者。謂十二經脈之外。別有經絡。陽絡之走於陰。陰絡之走於陽。與經脈繆處。而各走其道。卽繆刺篇之所謂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不入於經俞。與經脈繆處者是也。玉版論之所謂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蓋胃府所生之血氣。其精專者獨行於經隧。從手太陰肺脈。而終於足厥陰肝經。此榮血之循行於十二經脈之中。一脈流通。環轉不息者也。其血氣之四布於皮膚者。從藏府之別絡而出。雖與經相干。與經並行。而各走其道。出於孫絡。散於皮膚。故手太陰之經。別曰列缺。手少陰之經。別曰通里。足太陽曰飛揚。足少陽曰光明。與手足之井榮俞經合穴不相干也。曰

太陰少陰。曰太陽少陽。與藏府之經脈各繆處也。此胃府之血氣。四布於膚表之陽分者。從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從絡脈而陰走於陽陽走於陰。如江河之外。別有江河。江可通於河。河可通於江。與經脈之榮血一以貫通者不相同也。故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分間者。謂手太陰之經脈。與經別之於此間而相分也。並太陰之經者。並太陰之經脈而行也。散入於魚際。謂入魚際而散於皮膚。卽上文之所謂諸絡脈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見於外也。實則手銳掌熱。氣盛於外也。虛則欠㰦。小便遺數。氣虛於內也。蓋膚表之血氣。由藏府經隧之所生也。當取之去腕半寸。卽列缺穴間。別走陽明者。陰絡之從此而別走於陽也。　尙御公曰。此篇病證與繆刺篇之不同。繆刺篇論邪客於皮膚孫絡。溜於大絡而生奇病。病從外而內也。此篇論本氣之虛實。病從內而外也。故曰諸絡脈必行絕道而出入。　朱濟公曰。如手太陰之列缺。手陽明之偏歷。雖非井榮俞經。然亦係經脈之穴。蓋經別之各走其道。布於四末。與經相干。於列缺通里諸經之間。復別而上行。

並經而入掌。散於絡脈。而合於皮中者也。　張玉師曰。皮部論云。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陽明之陽。名曰害蜚。視其上下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少陽之陽。名曰樞持。少陰之陰。名曰樞儒。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是皮部之絡脈。雖以經脈爲紀。並循於十二經脈之部。然從大絡而出。別走其道。與經脈繆處。故有害蜚樞持之別名。同學之士。當於靈素二經。細心合參。其義始得。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

手少陰之別絡。與經相干。名曰通里之間。去腕一寸半。別經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氣實。膈間若有所支而不暢。虛則不能言。蓋心主言。而經別絡舌本也。掌後一寸。乃別走於太陽之絡脈處。故取陰陽分行之處而刺之。按心脈上俠咽。繫目系。經別繫舌本屬目系。蓋經別並經而行也。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

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之兩筋間也。

手心主之别絡。與經相干於內關之間。去腕二寸。别經脈而出於兩筋之內。循經並行。上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心系與包絡之相通也。虛則爲頭強。蓋包絡主行血脈。脈氣虛。故頭強也。按十二經别。皆陽走陰而陰走陽。此不曰别走少陽。或簡脫也。

手太陽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别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别也。髃音偶 肬音尤

上腕五寸。乃手太陽經之支正。太陽之經别。布於四末。與經相干。名曰支正之間。內注於手少陰之别絡。其别行者上走肘。絡肩髃。手太陽小腸主液。實則津液留滯。不能淖澤於骨。是以節弛肘廢。三因曰。氣虛不行則生肬。小者如指上之痂疥。卽皴瘃之類。氣鬱之所生也。

手陽明之别。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别入太陰。其别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歷。其别者。入耳合於宗脈。實則齲聾。虛則齒寒痺隔。取之所别也。

去腕三寸。乃手陽明經之偏歷。手陽明之别絡。布於四末。與經相干於

宗脈乘於耳

偏歷之間。而別入於太陰之經別。其別行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絡於齒。又其別者。入耳中。合於宗脈。實則氣滯而爲齒痛耳聾。虛則齒痺隔。蓋手陽明主行血氣於皮膚。以溫肌肉。虛則不行於外。故爲齒寒而痺閉阻隔也。　尙御公曰。取之別者。爲偏齒入耳之別絡。非偏歷也。十二絡皆同。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

去腕二寸。乃手少陽經之外關。少陽之別絡。布於四末。與經相干於外關之間。外行遶臂。注胸中。合心主之大絡。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少陽厥陰之主筋也。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也。

踝上七寸。乃足太陽經之飛揚穴。足太陽之別絡。與經相干於飛揚之間。不入於經俞。別走於足少陰之絡。實則鼽窒背痛。虛則鼽衄。蓋別絡

並經而循於頭背也。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

踝上五寸。乃足少陽經之光明。少陽之大絡。與經相會於光明之間。別走於厥陰之別絡。下絡足跗。少陽主初陽之氣。實則膽氣不升而逆於下則爲厥。氣虛則爲痿躄。坐不能起。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瘖。實則狂顚。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

去足踝八寸。乃足陽明經之豐隆。陽明之別絡。與經相會於豐隆之間。而別走於足太陰之別絡。其別行者。並經脈而循於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十五大絡之氣血。皆本於胃府水穀之所生。是以足陽明之絡。與諸經之氣相合。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瘖。經別之絡於喉嗌也。實則氣厥於下而爲顚狂。血氣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

去足大指本節之後一寸。乃足太陰之公孫穴。太陰之別絡。分布於足。與經相干於公孫之間。而別走於陽明之絡。其別行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爲霍亂。氣有餘而實。則爲腸中切痛。不足而虛。則爲鼓脹。當取之所別也。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遶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幷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也。

當踝後遶跟處。乃足少陰經之大鍾。少陰之別絡。與經相會於大鍾之間。而別走於太陽。其別行者。並經而行。上走於心包絡之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水氣上乘於心故煩悶。實則閉癃。別走太陽而膀胱之氣不化也。虛則腰痛。腰者腎之府也。按手少陽三焦。手厥陰包絡之氣。皆本於腎藏之所生。故幷經上走於心包下。蓋包絡之氣。生於腎藏。注於絡中。並經而上也。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經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

去內踝五寸。乃是厥陰經之蠡溝。厥陰之別絡。分布於足。與經相干於蠡溝之間。而別走於少陽之絡。脛、足跗。睾、睾丸。卽陰子也。莖、陰莖。乃前之宗筋。挺、卽陰莖也。取之所別者。取別走少陽之絡。所謂陽取陰而陰取陽。左取右而右取左也。

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也。

按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所謂尾翳者。卽鳩尾之上。蓋任脈之別絡。出於下極。并經而上。復下於鳩尾。以散於腹。絡氣實則腹皮急。虛則癢搔。當取之所別絡也。

督脈之別。名曰長強。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

按督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遶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

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上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簒。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蓋督脈總督一身之陽。應天道之遶地環轉。是以下行而上者。循莖至簒。從少腹貫臍中央入喉上頤。環唇繫目。其上行而下者。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下項俠脊抵腰中。而環轉於周身之前後也。其督脈之別絡。出於長強之分。俠脊上行散於頭上。是督脈之行於脊膂者。從頭項而下行。別絡之從下而上行於頭項也。虛實者本氣之實虛有過者有過之脈。邪氣之所客也。　尙御公曰。以有過之脈。總結於督脈之後。蓋申明虛實者。乃本氣之實虛。非邪實也。　朱永年曰。按任督之大絡。與經脈交相逆順而行。當知十二別絡。雖循經並行。亦往來逆順者也。

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

大包乃脾經之穴名。在足少陽膽經淵液之下三寸。脾之大絡。循脾經

之大包。而四布於胸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羅絡之血者。謂大絡之血氣。散於周身之孫絡皮膚。若羅紋之縱橫而絡於身也。夫脾之有大絡者。脾主爲胃行其津液。灌漑於五藏四旁。從大絡而布於周身。是以病則一身盡痛。百節皆縱。而血絡之若羅紋。以絡於周長。足太陰之大絡者。止並經而行。散血氣於本經之部分。是以足太陰脾藏之有二絡也。如曰脾足太陰之脈。兼是動所生而言也。曰足太陰之大絡。曰脾之大絡。分脾藏經氣而言也。

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凡此十五大絡之血氣充實。則外溢於孫絡皮膚。故實則必見。虛則下陷於內之大絡。故視之不見也。求之上下者。謂絡脈之相交於上下陰陽之間。病在上者求之下。病在下者求之上。病在陰者取之陽。病在陽者取之陰也。夫十五大絡。雖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與經脈繆處。故與人之經脈不同。而絡脈異所別也。　尚御公

曰。經脈有經脈之絡脈。經別有經別之絡脈。故曰絡脈異所也。

經別第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

此論十二經脈。十五大絡之外。而又有經別也。五位。五方之定位。六律建陰陽者。建立六陰六陽以合諸經。諸經者。十二經脈。十二大絡。十二經別也。六律分立陰陽。是以合天之十二月。十二節。十二時。合地之十二經水。人之十二經脈。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也。夫六藏脈屬藏絡府。六府脈屬府絡藏。此榮血之流行於十二經脈之中。然經脈之外。

又有大絡。大絡之外。又有經別。是以粗工爲易。而上工之所難也。離合者。謂三陽之經。別離本經而合於三陰。三陰之經。別離本經而合於三陽。此卽繆刺篇所當巨刺之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按、上章之所謂別者。言十二經脈之外。而有別絡。此章之所謂別者。言十二經脈之外。而又有別經。此人之所以生此陰陽血氣。病之所以成是動所生及大絡之奇病。經別之移易。治之所以分皮刺經刺繆刺巨刺也。所生之經絡多歧。所成之病證各別。所治之刺法不同。故上工之所難也。　尙御公曰。五藏爲陰。六府爲陽。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本篇以六府應六律。以合陰陽諸經。蓋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合十二經脈。故曰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

朱永年曰。五運行論云。在藏爲肝。在體爲筋。在藏爲肺。在體爲皮。是五藏之外合於皮肉筋骨也。本藏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是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合於皮肉筋骨也。五藏六府。雌雄相合。離合之道。通變無窮。　高士宗曰。太始天元冊文曰。太

虛寥廓。肇基化元。布氣真靈。總統坤元。蓋太始太虛者。乃空玄無極之境。由無極而生太極。太極而分兩儀。人雖本天地所生。而統歸於天道。

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爲一經也。　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爲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爲正也。

此足太陽與足少陰爲一合也。正者。謂經脈之外。別有正經。非支絡也。足太陽之正。從經脈而別入於膕中。其一道者。經別之又分兩歧也。尻、肫也。肛乃大腸之魄門。別入於肛者。別從肛門而入屬於膀胱。散之腎。復循脊膂上行。當心而散。其直行者。從背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之經脈。此爲一經別也。蓋從經而別行。復屬於太陽之經脈。故名經別。謂經脈之別經也。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於太陽之部分。而與太陽之正相合。上行至腎。當脊之十四椎處。外出而屬於帶脈。其直行者。從腎上繫舌本。復出於項。與太陽上出於項之經。正相合於項間。以爲一合

足少陰之脈不上循於項

也。陰陽離合論曰。陽予之正。陰爲之主。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謂陽乃陰與之正。而陰爲之主。陽本於陰之所生。故曰成以諸陰之別。謂三陽之經正。合於三陰。以成手足三陰之經別。此三陽乃歸於三陰之正。故曰皆爲正也。是以三陽之別。外合於三陰之經。而內合於五藏。三陰之別。止合三陽之經。而不合於六府也。　尙御公曰。按十二經脈之榮氣流行。六陰脈屬藏絡府。六陽脈屬府絡藏。本篇三陰之經別。上至腎屬心走肺。而皆不絡於六府。又如足太陽之脈。循膂絡腎。膀胱之經別。則別入於肛。屬膀胱。散之腎。足少陰腎脈。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經別至膕中。別走太陽而上至腎。又出屬帶脈。而復出於項。手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絡心系下膈絡小腸。其經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而經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手太陰肺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其經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此經脈與經別出入不同。各走其道。而馬氏以正爲正

經。宜經脈篇之直行者相合。別者爲絡。宜與經脈篇之其支者其別者相合。噫。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頭緒紛紜。不易疏也。

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脅之閒。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目外眥。　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也。

按、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循頭面而下行於足跗。少陽之別。遶髀上行。至目銳眥而合於少陽之經。是經脈與經別。交相逆順而行者也。足厥陰之正。別行於跗上。上至毛際。而合少陽與少陽之別。合而偕行。此爲二合也。　尙御公曰。與陽俱行。謂三陰之別。合於三陽之別俱行。而陽別成諸陰之別矣。故曰成以諸陰之別。諸、語助辭。

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出於口。上頞䪼。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　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咽。貫舌中。此爲三合也。

股內爲髀。伏兎後爲髀關。足陽明之正。從足跗而上至髀。從腹胸而上

行頭面。合手陽明之經脈於目下承泣四白之間。蓋亦與經脈相逆順而行也。足太陰之正。別經脈而走陽明之髀分。與陽明之正相合而偕行。上結於喉。貫舌中。此爲三合也。

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　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

陰陽繫日月論曰。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於人也。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手太陽之正指地者。謂手之太陽。下合於足太陽也。蓋在藏府十二經脈。有手足之分。論陰陽二氣。止有三陰三陽。而無分手與足矣。故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是以手少陰之正。上出於面。亦與足太陽相合於目內眥之睛明。水火上下之相交也。夫手太陽少陰。皆屬於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上水下。陰陽互交。故手太陽指地而下交於足。手少陰上行而合於膀胱之經。論天地水火。有上下之相交。歸於先天。合爲一炁。故人之藏府

經脈。所以應天道也。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也。　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少陽、初陽也。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曰手少陽之正者。謂手合於足也。曰指天者。謂足合於手也。論少陽心主二經。則爲六合。論陰陽之氣。止三合矣。巔乃督脈之會。督脈應天道之環轉一周。故從巔而別下入缺盆。走三焦而散於胸中也。淵液。膽經穴在腋下三寸。手心主之正。別經脈而下行於淵液之分。下淵液三寸。以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上出耳後。合少陽經別於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入缺盆。合於陽明也。　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六合也。

手陽明之正。從手之經脈。循膺乳間而別行。上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

腸。屬於肺。復上循喉嚨。出缺盆。而與手陽明之經脈相合也。手太陰之正。別經脈於天府雲門之際。入淵液之分。行太陰之前。入走肺。於當心處散之太陽復上出缺盆。循喉嚨。與少陽之正相合。此爲六合也。夫陰陽六合。始於足太陽。而終於手太陰。復散之太陽。蓋亦周而復始也。尙御公曰。肺主天。膀胱爲水府。肺者。太陰也。皆積水也。始於足太陽。而終於手太陰。周而復始。應天道之司天在泉。六氣環轉之不息。

經水第十二

黃帝問於歧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淺深。灸之壯數。可得聞乎。歧伯答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

之廣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灸。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

此篇以十二經脈。內屬於五藏六府。外合於十二經水。經水有大小淺深廣狹遠近之不同。藏府有高下大小受穀多少之不等。五藏主藏五藏之神志。六府主行水穀之精氣。經脈受榮血以榮行。帝問可以合一而爲灸刺之治法乎。伯曰。天之高。地之廣。不可度量者也。人生於天地六合之內。亦猶此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若夫有形之皮肉筋骨。外可度量切循。內可解剖而視。其於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多氣少血。血氣皆多。血氣皆少。皆有大數。大數者。卽本藏篇之五藏堅脆。腸胃篇府之大小。絕穀篇穀之多少。脈度篇脈之長短。九鍼篇之多血少氣。多氣少血。皆有數推之。其治以鍼艾。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於數者。卽下文

之六分五分。十呼七呼。以至於二呼一呼。此手足陰陽。皆有合於數也。
按、前二章。論十二經脈。應天之六氣。五藏六府。應五音六律。五色五時。此復論藏府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是人合天地之道。而不可度量者也。

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足太陽外合於淸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足厥陰外合於澠水。內屬於肝。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水道出焉。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澠音成漯託合切音沓

夫三陰三陽。合天之六氣。手足經脈。應地之經水。十二經脈。外合於六氣。內屬於藏府。是以手足之三陰三陽。外合於十二經水。而經水又內

黃河之水天上來

土數五故合五湖

屬於藏府。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清水乃黃河合淮處。分流爲清河。肺屬天而主氣。膀胱爲津液之府。受氣化而出。六府皆濁。而膀胱之水獨清。故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　渭水出於雍州。合涇汭漆沮沔水。而渭水獨清。諸陽皆濁。而膽爲中精之府。獨受其清。故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　海水汪洋於地之外。而地居海之中。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又爲水穀之海。故足陽明外合於海水。而內屬於胃。　湖水有五湖。卽洞庭彭澤震澤之類。脾位中央而灌漑於四旁。故足太陰外合於湖水。而內屬於脾。　汝水發源於河南天息山。河南居天地之中。夫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正當天之中極。蓋天氣包於地之外。又從中而通貫於地中。故名天息。腎主天一之水。而爲生氣之原。上應於喉以司呼吸。故足少陰外合於汝水。而內屬於腎。　澠水出於清州之臨淄。而西入於淮。天下之水。皆從東去。澠水自東而來。故應足厥陰東方之肝木。　淮水自海水而入於淮

在地爲河在天爲漢黃河之水上通於天

心包絡主火漳以南爲陽清漳應心之血

泗。小腸受盛胃之水液。而濟泌於膀胱。故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　漯濟乃西北之大水。漯合濟而入於兖豫諸州。少陽爲君主之相。陰陽相合。故手少陽合於漯水。而內屬於三焦。　江水自西屬之岷山發源。曲折萬里。而東入於海。大腸傳道水穀。濟泌別汁。迴腸十六折而滲入膀胱。故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　河源發於星宿海。自乾位而來。千里一曲。故曰黃河之水天上來。肺屬乾金而主天。爲水之生源。故手太陰外合於河水。而內屬於肺。　濟水發源於王屋山。截河而流水不混其清。故名曰清濟。潛流屢絕。狀雖微而獨尊。故居四瀆之一。心爲君主之官而獨尊。故手少陰外合濟水。內屬於心。　漳水有二。一出於上黨沾縣大黽谷。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爲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夫血者神氣。陰中之清。心所主也。合厥陰包絡。而流行於經脈之中。猶二水之合流。故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　愚按、膀胱爲水府。主受藏津液。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

絡膀胱。約下焦。是中焦所生之津液。卽隨中焦之氣而出。膀胱所藏之津液。卽隨下焦之氣而出。運行於膚表。以溫肌肉。充皮膚。故示從容論曰。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曰通水道者。謂水道之上通於天。非獨下出之溲便也。

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內外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海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

夫泉在地之下。地居天之中。水隨天氣上下環轉於地之外。而復通貫於地中。故曰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蓋地稟在泉之水。而外爲十二經水之源流。內外相貫。如環無端。而人亦應之。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腎藏之精水。膀胱之津水。皆隨肺主之氣。而運行於膚表。故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天地上下之皆有水也。海以北者。謂胃居中

包絡附於背

央。以中胃之下爲陰。肝腎之所居也。湖以北者。乃脾土所居之分。故爲陰中之陰。脾爲陰中之至陰也。漳以南者爲陽。乃心主包絡之上。心肺之所居也。蓋以上爲天爲陽爲南。下爲地爲陰爲北也。河以北至漳者。謂從上焦而後行於背也。漯以南至江者。謂從中焦而前行於腹也。此以人之面南而背北也。蓋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以此身一隅之陰陽。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所以與天地參也。

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歧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撩料同

此論灸刺之法。以手足之陰陽。血氣之多少。合經水之淺深。以應天之

常數。夫數出河圖。始於一而終於十。二乃陰之始。十乃陰之終。海水者。至陰也。故從陽明以至於厥陰。厥陰者。兩陰交盡。陰極而陽生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從六分而至一分者。法天之常也。腰以上爲天。故手之陰陽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故宜淺刺而疾出也。終始篇曰。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是以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量其淺深疾徐。所以法天時之常也。灸法亦然。若灸而過此法。命曰惡火。則骨爲之枯。脈爲之濇。刺而過此法。則脫氣矣。

黃帝曰。夫經脈之大小。血之多少。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膕之大小。可爲度量乎。岐伯答曰。其不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爲之真也。

尙御公曰。適、從也。真、正也。夫天闕西北。地陷東南。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秋氣常在。而人亦應之。是以五方之民。有疏理緻理。肥脂瘦瘠之不同。故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中度者。卽瘦而不甚脫肉。雖弱

而血氣不衰。是謂適其中而爲度之正也。莫雲從曰。上節法天之常。此因地之理。以適人之厚薄堅脆。所以人與天地參也。

經筋第十三

綱維二字多並用。在少陽曰目外維。在太陽當爲目上綱。非網也。

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於膕。其別者結於踹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於臀。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爲目上網。下結於頄。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頄。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春痺也。邪斜同臀音屯頄音仇髃音偶網當作綱輸與腧俞通用

此篇論手足之筋。亦如經脈之起於指井。而經絡於形身之上下。以應天之四時六氣。十二辰。十二月。蓋亦秉三陰三陽之氣所生也。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之至陰穴間。循踝膝腨膕。以上臀至項。結於腦後枕

骨而上頭。至前復下於顏。結於鼻而爲目上之綱維。此皆循脈而上。經於頭。其支者。亦如經脈之支別。從經筋而旁絡也。故其病爲小指腫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經筋之爲病也。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支筋之爲病也。燔鍼、燒鍼也。劫刺者。如劫奪之勢。刺之卽去。無迎隨出入之法。知者。血氣和而知其伸舒也。以痛爲俞者。隨其痛處而卽爲所取之俞穴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血氣留閉而爲痛也。卯者二月。主左右之太陽。故爲仲春之痺。蓋手足陰陽之筋。應天之四時。歲之十二月。故其爲病。亦應時而生。非由外感也。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後者結於尻。其直者上乘䏚季脅。上走脅前廉。繫於膺乳。結於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於頄。支者結於目眥爲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膕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卽上乘䏚

季脅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痺也。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相交之竅陰井穴。而上循於頭目。皆並脈而經於骨也。維筋者。陽維之筋也。陽維之脈。與足少陽之脈。會於肩井。風池。腦空。目窗。承泣。陽白。於目之上下。故從左之右。則右目不開。蓋春陽之氣。從左而右。維、筋左右之交維也。左絡於右。故傷左角者。病從左而右也。右足不用者。復從上而下也。蓋維者。爲一身之綱維。從左之右。右之左。下而上。上而下。左右上下交維。故命曰筋維相交。此足少陽之筋。交於陽維之筋而爲病也。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故爲孟春之痺。

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脅屬脊。其直者。上循骭。結於缺盆。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

頸。上挾口。合於鳩。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潰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卽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食。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春痹也。鉤音構

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乃厲兌之外間。循髀股而上經於頸。結於口鼻耳目之間。其病支脛伏兔轉筋。脚跳而堅。經筋之爲病也。潰疝腹中急者。聚於陰器。上布於腹也。口僻口移者。筋上挾口也。目不開合者。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也。太陽寒水主氣而爲開。故寒則筋急而目不合。陽明燥熱主氣而爲闔。故熱則筋縱而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而爲僻。有熱。則筋縱緩不收而爲僻。蓋左筋急。則口僻於左。左筋緩。則口僻於右也。馬膏者。以馬之脂膏熬膏、鉤、構也。以桑之鉤曲

者而鉤架之。高下如座之相等。卽以生炭置之坎中。令坐於上。如左頰筋急而口僻於左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右頰之緩者。以馬膏熨左之急頰。左右之緩急更變。卽以其法易之。且飲以美酒。噉以炙食。不飲酒者。自強飲之。爲之三拊而止。此治口頰喎僻之法也。其轉筋潰疝諸證。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俞。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故爲季春之痺。夫在足陽明。飲以美酒。噉以美食者。諸筋皆由胃府之津液以濡養。故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尙御公曰。在陽明有寒熱之開合。在少陰有陰陽之俯仰。此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少陰主先天之陰陽。陽明主後天之陰陽也。

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絡於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肋。散於胸中。其內者着於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脅痛。引膺口脊內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命曰孟秋痺也。孟當作仲

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內側之隱白間。循膝股而上於胸腹。其內者着於脊。其病在筋經之部分而爲痛。酉者八月。主左足之太陰。故爲仲秋之痺。

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於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瘈及痓。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痺也。數叶朔仲當作孟

足少陰之筋。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湧泉。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於膂筋。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相合。此藏府陰陽之筋氣相交也。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病在此所過所結者。主癇瘈痙強。此經筋之爲病也。在外在內者。病陰陽之氣也。少陰之上。君火

主之。少陰爲陰陽水火之主宰。故有外內陰陽之見證。陽外而陰內也。紐折者。瘈瘲強痙也。如紐發頻數而甚者。死不治。蓋少陰主藏津液。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陽氣者。柔則養筋。紐折數甚。精陽之氣絕也。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左足之少陰。故爲孟秋之痺。　尙御公曰。少陰之氣。從本從標。刺禁篇曰。心部於表。腎治於裏。少陰本陰而標陽。本內而標外也。　余伯榮曰。足少陰之筋。與足太陽之筋。上合於頸項。此藏府陰陽之氣交也。病在外在陽者。病太陽之氣。故腰反折。不能俛。在內在陰者。病少陰之氣。故不能仰。如傷寒病在太陽。則有反折之痙強。在少陰則踡臥矣。

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命曰季秋痺也。

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

足厥陰之筋。起於足大指之大敦。循脛股而結於陰器。絡諸筋。陰器乃宗筋之會。厥陰主筋。故連絡於三陰三陽之筋也。其病乃筋之所過而結者。爲痛。爲轉筋。爲陰器不用。傷於內則陰痿不用。傷於寒則陰器縮入。傷於熱則陰挺不收。厥陰從中見少陽之火化。故有寒熱之分。夫金氣之下。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厥陰之木氣本於水。故治在行水。以淸厥陰之氣。其病在有形之筋而爲轉筋者。治在燔鍼刦刺矣。

尙御公曰。兩陰交盡。是爲厥陰。陰極而陽生。厥陰本氣。自有寒熱之化。

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刦刺之。以知爲數。以痛爲俞。其爲腫者。復而銳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治

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痺也。

手太陽之筋。起於手小指之少澤。循臂肘肩項。而上結於耳頷目眥之間。其在筋之所過而結者。爲痛爲腫。爲筋痿。其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頸腫者。復以鋭鍼刺之。本支者。本於直者而支行也。本筋與支筋皆屬於目外眥。筋之分行而復連絡也。午者五月。主於太陽。故名曰仲夏痺也。　尙御公曰。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故在手太陽有寒熱之在頸。在手少陰。有陰陽之俛仰。當知十二經筋。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亦無分手與足也。　余伯榮曰。太陽之爲病。頭項強痛而惡寒。寒熱在頸者。病太陽之氣。非手太陽之筋證也。

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卽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爲季夏痹也。

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端之關衝。循腕臂肘臑而上肩頸。當曲頰

處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復上乘頷結於額角。其病當所過之處。卽支分而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度。卽以痛處爲所取之俞穴。未者六月。乃少陽主氣。故名曰季夏痺也。

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頄。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爲孟夏痺也。

手陽明之筋。起於食指之商陽穴間。循腕臂肘臑而上肩頸。結於頄。絡於頷。其病當所過所結之處。支痛及轉筋。肩不能舉。頸不可以回顧。治在燔鍼劫刺。三月四月。乃兩陽合明。故名曰孟夏痺也。

手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下結胸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脅。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脅急吐血。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冬痺也。賁音奔

手太陰之筋。起於手大指端之少商間。循臂肘上臑。入腋下。結於肩之前髃。上結於缺盆下結於胸裏。散貫於胃脘之賁門間。合於賁門而下抵季脅。其病當筋之所過者。爲支度轉筋而痛。甚則成息賁。脅急吐血。蓋十二經筋。合陰陽六氣。氣逆則爲喘急息奔。血隨氣奔。則爲吐血。子者十一月。太陰主氣。故名曰仲冬痺也。

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痺也。臂當作賁賁叶臂

手心主之筋。起於手中指之中衝穴間。與手太陰之筋並行。循脅腋。散胸中。下結於胃脘之賁門間。其病當筋之所過結處爲轉筋而前及胸痛。散於胸中結於賁門。故成息奔也。亥者十月。主兩陰交盡。故名曰孟冬痺也。　倘御公曰。在足曰厥陰。在手曰心主。蓋三陰三陽之氣。生於下而本於足。足之六經。上合於手者也。

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挾

乳裏。結於胸中。循臂下繫於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縱挺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名曰季冬痺也。

手少陰之筋。起於手小指側之少衝間。循肘腋。交於手太陰之筋。挾乳裏。結於胸中。循臂下繫於臍。其病於內爲內急。爲心承伏梁。如梁之伏於心下。而上承於心也。其病在外當筋之所過者。爲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劫刺。其成伏梁而唾膿血者。此病在心藏。故爲死不治。其病在氣而爲筋經之病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縱不收。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俯不能伸。蓋少陰本陰而標陽。故有寒熱陰陽之證。少陰之從本從標也。丑者十二月。少陰主氣。故爲季冬之痺。夫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故三陽之氣。主於春夏。三陰之氣。主於秋冬。此陰陽之所以繫天地日月。而人亦應之。　尙御公

曰。腹爲陰。背爲陽。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不伸。手少陰之筋。止循於胸腋膺腹。而不經於背。所謂陽急則反折者。病足少陰之筋也。足少陰之筋。循脊內挾膂。上至項。此陰陽相合。水火氣交。故手足少陰。皆有陰陽寒熱之俯仰。　張開之曰。此下六篇。論筋之所經骨脈之度量。榮衞之循行。止論筋有痺證者。蓋假病以明筋之合於三陰三陽。天之四時六氣。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噼。眥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噼僻同卽口僻之義

尙御公曰。此申明手足陰陽之筋。皆分循於左右。故復以口目之喎僻以證之。足陽明之筋。上挾口。爲目下綱。手太陽之筋。結於頷。屬目外眥。故二經之左筋急。則口僻於左。而當刺其左。右筋急。則口僻於右。而當取之右。如左目不能卒視。其病在左。右目不能卒視。其病在右。如兩目皆急。則左右皆病。故治法皆如右方。而其病則有左右之分也。

骨度第十四

黃帝問於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脈度叶杜 先度叶鐸

此言經脈之長短。從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定其度數。故曰骨爲幹。脈爲營。如藤蔓之營附於木幹也。

黃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

此言頭之大骨度數。衆人。謂天下之大衆。長七尺五寸者。上古適中之人也。適中之人。則頭骨亦適中矣。頭骨適中。通體之骨皆適中矣。

胸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

此胸骨腰骨。圍轉一周之總數也。

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

此言頭顱前後上下之骨度。髮所覆者。謂從前額顱之髮際。上至巔頂。以至後項之髮際。計髮所覆者。度一尺二寸。髮以下至頤者。謂從前額顱之髮際。以下至於兩頤。計長一尺。君子終折者。謂從髮際之始。以至

髮際之終。可折中而度量。蓋君子之人面方廣而髮際高。髮所覆者。從顱至項度一尺一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一寸也。此言天下之衆有君子小人不同。有太過不及不等。

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𩩲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𩩲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膕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𩩲音吉骬叶扞踝叶瓦去聲

此仰面之骨度也。結喉下兩旁巨骨陷中爲缺盆。蓋形如缺盆。因以爲名。𩩲骬骨名。一名尾翳。即鳩尾骨也。自兩旁缺盆而下至𩩲骬。計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蓋𩩲骬之內。心肺之所居也。天樞在臍旁二寸。乃足陽明之穴。從兩旁𩩲骬而下至天樞。計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蓋自鳩尾以至於臍。胃府之所居也。橫骨在毛際橫紋中。自天

樞而下至於橫骨。計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大。不滿則狹短。蓋自臍以至少腹。大腸之部分也。橫骨橫長亦六寸半。內輔者內之輔骨也。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者。在上之腿度也。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者。膝之連骸。一名膝蓋骨也。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者。在下之腿度也。曰內輔內踝者。以足入字分立。則內骨偏向於面也。踝者。下廉之腿骨。與足骨相連之凹處。在內者爲內踝。在外者爲外踝。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者。足跟骨也。膝膕者。膝前下之腿骨。跗者。足面上之跗骨。卽足陽明之動脈處。自膝前而下至於跗面。計長一尺六寸也。屬者。概足面而言也。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者。從足面而下至足底之骨也。骨圍大者。骨之粗大也。小者。骨之細小也。

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季脅以下至髀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

此側身之骨度。皆縱而數之也。耳上之旁爲角。肩胛上之頸骨爲柱骨。

自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肋下膈內爲腋。自柱骨至腋中計長四寸。脅骨之下爲季脅。自腋以下至季脅計長一尺二寸。揵骨之下爲髀樞。一名髀厭。在臀之兩旁。卽足少陽之環跳穴處。自季脅以下至髀樞。計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蓋骨內之中分。計長一尺九寸。卽上之腿數也。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卽下之腿數也。京骨。足太陽膀胱經穴名。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外踝骨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此側身之骨度也。按脅骨名扁骨。橫於脅下。有滲理而無髓空。此節不度脅骨之長短。而止以腋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者。蓋以形身之度數。槪皮肉脈骨而量其長短。經脈循骨度而直行於上下也。

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閒。相去七寸。

此頭側之橫度也。耳後高骨爲完骨。入髮際四分。廣者橫闊也。耳後當完骨者。從耳以至於腦後也。耳前當耳門者。從耳而至、於鼻準也。此頭側之橫度也。兩顴之閒。相去七寸者。此當面之橫度也。按手足少陽陽明之脈。縱橫經絡於頭面左右。故復度頭面之廣數。

兩乳之間。廣九寸半。

　此形身前面之橫度也。

兩髀之間。廣六寸半。

　此形身背面之橫度也。

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

　此兩足之縱橫數也。

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節其末長四寸半。

　此兩臂兩手之骨度也。本節者。指掌交接之骨節。末者。指尖也。

頭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於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骶叶底

　此脊背之骨度也。項髮以下至背骨者。自項後之髮際。至背骨之大椎。計長二寸五分。膂骨。脊骨也。自背骨之大椎。循膂骨以下至於尾骶。計二十一節。共長三尺。上節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其奇分之九釐。在下

節計算。故膂骨以上。計有七節。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則七得七寸。四七二寸八分。共九寸八分。又每節一釐。共計九寸八分七釐。故曰九寸八分分之七也。　玉師問曰。脊椎二十一節。止詳論上七節之度數何也。曰。七節之旁。乃膈俞也。藏府之氣。皆從內膈而出。如逆傷藏氣則死。刺傷府氣。皆爲傷中。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而本經論五藏之背俞。亦兼論七節之膈俞。不可妄刺者也。

此衆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此總結骨之度數。定經脈之長短也。經脈之浮而堅。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此篇論骨氣而結經脈之血氣者。血脈資始於腎。骨之精氣盛。則經脈之血氣亦盛矣。　尙御公曰。腎藏精氣而主骨。血者神氣也。此六篇論筋骨血脈。本於少陰之陰陽。　張開之曰。腎藏之精液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氣者精氣也。故浮爲陽而主血。沉爲陰而主氣。

五十營第十五

以五十營分行於晝夜非日行陽二十五夜行陰二十五也日行二分四字疑行五分之五字疑行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此篇論宗氣營氣循行於脈中。循脈度之十六丈二尺。應呼吸漏下而爲五十營也。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子午爲經。卯酉爲緯。房畢爲緯。虛張爲經。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每宿約二十六分。共乘一千零八分。人氣晝夜五十營。行二十八宿之一周。計一千八分。日麗天而遶地一周。亦行二十八宿之度分。人之經脈上下左右前

後。共計二十八脈。蓋手之三陰三陽。足之三陰三陽。上下左右。共計二十四脈。幷左右之兩蹻脈。前之任脈。後之督脈。通共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爲五十營。以應二十八宿。以終漏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則氣行六尺矣。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交通於二十八脈之中。爲一周於身。乃水下二刻。而日行二十分有奇矣。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乃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有奇矣。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乃水下二十刻。而日行五宿二十分。計二百分有奇矣。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乃水下百刻。而日行二十八宿。計一千零八分也。漏水皆盡。而脈終於五十營矣。按、邪客篇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此宗氣上貫於心主之脈。偕營氣營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也。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出於胃之兩焦。以漑五藏。別出兩行營衞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

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氣而主皮毛。人一呼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散於脈外之皮毛。而行呼吸者也。故所謂交通者。謂皮膚經脈之宗氣。外內交通。而幷行一百刻之數也。夫天主氣。地主血脈。故五十營而外內之氣。行周備。斯得盡天地之壽矣。凡經脈外內之宗營。皆行八百一十丈也。

營氣第十六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髀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䪼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

精專者。中焦之汁。卽化而爲赤。布散之血。流溢於下焦。水火交濟而化赤者也。

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至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閒。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此篇論營血營行於經隧之中。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營血者。中焦受氣取汁。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行於經隧。名曰營氣。蓋謂血之氣爲營氣也。流溢於中。布散於外者。謂中焦所生之津液。有流溢於中而爲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從衝脈任脈。布散於皮膚肌肉之外。充膚熱肉。生毫毛。其精之專赤者。行於經隧之中。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蓋布散於皮膚之外者。應天氣之運行於膚表。營於經脈之內者。應地之十二經水也。故營氣從手太陰肺脈。出注於手大指之少商。其支者注於次指之端。以交於手陽明。上行於鼻交頞中。而注於足陽明胃脈。下行至足跗上之衝陽。注

此即經脈氣之所行也

皆過經而交注

憂恚章曰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

足大指間。與足太陰脾脈。合於隱白。上行抵髀。從髀注心中。循手少陰之脈。出腋下之極泉。循臂注小指之少衝。合手太陽於小指外側之少澤。上行乘腋。出䪼內。注目內眥。而交於足太陽之睛明。上巔下項。循脊下尻。下行注足小指之至陰。循足心之湧泉。注足少陰之經。上行注腎。從腎注心。散於胸中而交於心主包絡。循心主之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端之中衝。還注小指次指端之關衝。而合於手少陽之脈。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之脈。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之大敦。合足厥陰之脈。上行至肝。從肝復上注於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頏顙。鼻之內竅。畜門。鼻之外竅、究、終也。其支別者。從肝脈上額循巔。與督脈會於巔頂。復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督脈之行於前者。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循於太陰之脈。此營氣之所行。外內逆順之常也。逆順者。謂經脈內外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夫營衛者精氣也。乃中焦水穀之精。生此營衛二氣。清氣行於脈中。濁氣行於脈外。此營

血之氣多營之

氣與宗氣。偕行於二十八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也。中焦之汁。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命曰營氣。此獨行於經隧之血而名營氣。營於十二經脈之中。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此與營衛之營氣。循度應漏之不同也。是以本篇論營氣之行。外營於十二經脈。內營於五藏六府。其支者行於督脈。復注於肺中。而任脈及兩蹻不與焉。其營氣宗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行於二十四脈。幷任督兩蹻共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者也。尙御公曰。營氣宗氣行於脈中者。應呼吸漏下。晝夜而爲五十營也。營衛相將。偕行於皮膚肌腠之間者。曰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外內出入者也。本篇之營氣。營於脈中。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晝夜止環轉一周。是謂天地之紀。蓋天道運行於地之外。晝夜止環轉一周。而過一度者也。再按平脈篇曰。營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夫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乃各走其道。外內逆順而行者也。相將而行者。乃脈外之營。與衛氣偕行於肌腠之間。故曰三焦無所仰。蓋腠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之氣。仰藉營衛而遊行也。

金西銘問曰。營血之不營於任脈兩蹻者何也。曰。任脈起於胞中。陽蹻乃足太陽之別脈。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脈。胞中爲血海。膀胱乃津液之府。腎主藏精。皆有流溢於中之精血貫通。故營血不營焉。又問曰。營氣之不行於衝脈帶脈陽維陰維者何也。曰。衝任二脈。雖並起於胞中。任脈統任一身之陰。與督脈交通。陰陽環轉者也。衝脈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生毫毛。蓋主行胞中之血。充溢於經脈皮膚之外內。不與經脈循度環轉。越人曰。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之會。陰維起於諸陰之交。帶脈者。有如束帶。圍繞於腰。統束諸脈。此皆不與經脈貫通。故不循度環轉。　莫雲從問曰。藏府之氣。本於五運六氣之所生。營氣之行。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與五行逆順之理。不相符合。請詳示之。曰。血脈生於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肺屬天而主脈。其脈環循胃口。是以胃府所生之精血。先從肺脈而行。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藏府相傳。外內相貫。此後天之道也。以先天

論之腎主天一之水。心包絡主地二之火。肝主天三之木。肺主地四之金。脾主天五之土。是以腎傳之包絡。包絡傳之肝。肝傳之肺。肺傳之脾。脾復傳於少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君火出於先天之水中。後天之太陽也。故復從手少陰心。而傳於足少陰腎。腎主先天之水。肺主後天之氣。督脈環遶於前後上下。應天運之包乎地外。血脈之生始出入。咸從天氣以流行。故人之所以合於天道也。

脈度第十七

黃帝曰。願聞脈度。歧伯答曰。手之六陽。從手走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上以在背循於陽分者爲數

此申明脈度與榮氣篇之行於絡者不同也

五十營章。論氣之流行。此章論脈之度數。故曰。此氣之大經隧。謂營氣宗氣。所容行之大隧。故維脈不與焉。手足六陽六陰者。經脈分循於兩手兩足。三陰三陽。分而爲六也。蹻脈亦分循左右而上。故合一丈五尺。夫背爲陽。腹爲陰。督脈主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俠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任脈主陰。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任脈從會陰之分而上行至目。督脈從目遶頭而下。至脊之十四椎。故各長四尺五寸。蓋氣行於任督二脈。陰陽通貫而行也。 尙御公曰。督脈圍遶於周身之前後上下。止言四尺五寸。與任脈相等者。二十八脈。皆分陰陽而行。故蹻脈之陰陽。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

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飲藥以補之。

此承上文而言脈度之十六丈二尺。止以經脈爲數。支而橫者。絡脈孫絡也。夫經脈內營於藏府。外絡於形身。浮而見於皮部者皆絡脈也。盛

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不能循行流轉矣

而血者。邪盛於外。血留於絡脈。故當疾誅之。盛者邪客於外。故當寫之。虛者本虛於內。故當飲藥以補之。蓋言血氣本於藏府之所生也。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營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營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

夫手足之六陽。內通於六府。六陰內通於六藏。十二經脈之血氣。由藏府之所生。故虛者飲藥以補之。是藏府之氣。營於脈內者也。此復論藏府之氣。通於脈外之皮膚七竅。以應天地之紀。閱、歷也。五藏常內閱於七竅。是以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矣。在內者六府為陽。在外者皮膚為

陽。本經曰。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是以六府不和。則血氣留滯於皮膚而爲癰。此病從內而外也。故邪在府者。謂邪在於表陽則陽脉不和。謂左之人迎不和也。陽脉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脉不利。謂右之氣口不利也。陰脉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營也。故曰關。謂關陰於內。陽氣不得以和之。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營也。故曰格。謂格陽於外。陰氣不得以和之。如是則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此病因於外也。夫五藏六府。應天地之五運六氣。有升降出入之神機。上節論出入於脉中。此論運行於脉外。玉師曰。不得盡期者。不得盡天地之壽。此註當合五十營註參看。

黃帝曰。蹻脉安起安止。何氣營水。岐伯答曰。蹻脉者。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幷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

此節論流溢之精氣。從蹻脈而布散於脈外。脈外之血氣。從蹻脈而通貫於脈中。氣幷相還。內外交通者也。夫腎爲水藏。受藏水穀之精水者。流溢於腎藏之精水也。何氣營水者。謂陰蹻之脈。乃足少陰之別。直上循陰股。入於腎陰。脈內之營氣宗氣。營運腎藏之水。上循胸裏。交於手少陰之心神而化赤。上注於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陰蹻陽蹻之氣相幷。經脈外內之氣。交相往還。則爲濡目。如氣不營。則目不合。謂流溢於脈外之氣。不營於目也。再按、本經大惑篇曰。病有不得臥者。衞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不瞑矣。病有不得視者。衞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脈外之衞氣。復內通於蹻脈。外內之血氣相幷而往還也。　尙御公曰。脈外之陰氣虛。則目不瞑。氣不營。則目不合者。脈外之陰氣。不營於目也。此節始論蹻脈之起止。而復曰氣不營。則目不合。謂脈內之陰氣。流溢於脈外者也。夫脈度者。乃營氣宗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若夫

營血環轉督脈一周營氣止行七尺五寸

營血之流行。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其支者。止環轉督脈一周。而蹻脈不與焉。蓋蹻脈主營運腎藏之精水於脈中而爲血者也。舉足行高曰蹻。蓋取其從下行上之義。

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五藏。外濡腠理。

此承上文復申明經脈外內之氣。營於脈中。濡於脈外也。按衞氣之行。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入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爲一周。脈外之血氣相將。婦隨夫轉。是止營於五藏。而不營於六府。上文論脈外之血氣。則爲濡目。故帝有此問。伯言氣之不得無行於六府也。營於脈中者。如水之流。運於脈外者。如日月之行。隨天道之運行無息。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五藏。外濡腠理。腠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五藏募原之肉

理也。玉師曰。營氣之行。腎傳於心包絡。包絡傳之肝。肝傳之肺。肺傳之脾。脾傳之心。水火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衛氣之行。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交相勝制。後天之五行也。故曰此逆順之常也。蓋脈內之氣順行。脈外之氣逆行。有順有逆。斯成天地之紀。

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也。其數之數去聲餘上聲

陰蹻之脈。從足上行。應地氣之上升。故女子數其陰。陰蹻屬目內眥。合陽蹻而上行。是陽蹻受陰蹻之氣。復從髮際而下行至足。應天氣之下降。故男子數其陽。

尙御公曰。陰蹻乃足少陰之別。陽蹻乃足太陽之別。男子之宗營。注於太陽之陽蹻。女子之宗營。注於少陰之陰蹻。氣之所注者。故爲大經隧。氣不營者。爲絡脈也。上節論少陰之精水。從陰蹻而上幷於陽蹻。此節論營氣宗氣之行於蹻脈。有男女陰陽之分。二節是當分看。

營衛各走其道故曰陰陽異位營衛相將而行故曰陰陽爲會謂異位而又焉會耶在營氣止曰五十營無晝夜陰陽之分

營衛生會篇第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爲營。何氣爲衛。營安從生。衛於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岐伯答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精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

此章論營衛之生始會合。因以名篇。首節論營衛之所生。而各走其道。下節論營衛之會合。相將而行。外內出入。此陰陽離合之道也。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者。此營血之營於五藏六府。十二經

先以營衛分陰陽此以外內晝夜分陰陽

脉也。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乃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在脉中。衛在脉外。營周不休。晝夜五十營。而復大會於手太陰。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營氣之行於脉中。循度環轉。以應呼吸漏下者也。衛氣夜行於陰二十五度。日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則卧起而目張。至陰則休止而目瞑。日中陽氣隴。而衛氣正行於陽。故為重陽。夜半陰氣隴。而衛正行於陰。故為重陰。太陰主地。太陽主天。衛氣日行於太陽之膚表。而夜行於五藏之募原。乃太陰所主之地中也。外內各行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此衛氣之所行也。夜半為陰隴。夜半後為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陰陽大會。天下萬民皆卧。命曰合陰。此天氣夜行於陰。而與陰氣會合。天道晝夜之陰陽也。平旦衛氣行陰。陰盡而表陽復受此衛氣。如是晝夜出入之無已。與天地陰陽之同紀也。

黃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

朱濟公曰先提出三焦二字

經言營爲根衛爲葉故衛隨營轉　營衛二氣精氣也

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此論營與衛合。偕行於皮膚肌腠之間。分爲晝夜。而外內出入者也。血氣者。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肌肉者。在外皮膚之肌肉。在內募原之肌肉。氣道者。肌肉之文理。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營衛之所遊行出入者也。故肌肉滑利。氣道疏通。則榮衛之行。不失其出入之常度。故晝精明而夜瞑合。如肌肉乾枯。氣道澀滯。則五藏之氣相搏。而不能通調於外內矣。夫營血者。五藏之精氣也。五藏不和。則營氣衰少。營氣衰。則不能外營於肌肉。而衛氣內伐矣。衛氣內伐。而不得循行五藏。故晝不精而夜不瞑也。此言營衛相將。衛隨營行者也。夫經言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者。論營衛二氣。分陰陽清濁之道路也。平脈篇曰。營爲血。衛爲氣。本經曰。化而爲血。命曰營氣。蓋經脈之外。有充膚熱肉之血氣。皆爲營氣。當知脈外有營。與衛氣相將出入者也。是以本經論營衛之生始離合。計五篇有奇第十五之五十營篇。論營氣之行於脈中。第七十六之衛

血之氣爲營氣

皆者謂營衛之所出若有兩道

氣行篇。論衛氣之行於脈外。第十六之營氣篇。論營血之營於五藏六府。十二經脈。此篇論營衛之生。各有所從來。各走其道。而復會合於皮膚肌腠之間。營衛相將。偕行出入。第五十二之衛氣篇。論脈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於膚表。故與衛氣相合而偕行。夫脈內之血氣順行。則脈外之氣血逆轉。此陰陽離合外內逆順之常也。陰陽之道。通變無窮。千古而下。皆礙於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句。而不會通於全經以致聖經大義。蒙昧久矣。

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歧伯答曰。營出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下當作上

帝承上文之義。復問營衛相將之所行。皆何道從來。而行於脈外也。夫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此入胃水穀之精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乃精氣也。中焦受氣取汁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此血之氣名營氣。故曰營出中焦。與精氣之少有別也。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是謂氣。五味篇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衛者。陽明水穀之悍氣。從上焦而出衛於表陽。故曰衛出上焦。夫充膚熱肉之血。乃中焦水穀之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故癰疽章曰。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夫谿谷者。肌肉之分會也。是津液先和調於分肉孫絡之間。變化而赤爲血。血和而後孫絡滿溢。注於絡脈經脈。故中焦之津液。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者。謂血營於身形之肌肉也。獨行於經隧。命曰營氣。謂血注於孫脈經脈也。此血之氣命曰營氣。與應呼吸漏下之營氣少別。故外與衛氣相將。晝夜出入。內注於經脈。因息乃行。與天道之運行於外。而復通貫於中之合同也。　余伯營曰。此論營衛出於兩焦。下節論上焦與營俱行。中焦蒸化營氣。此節乃承上啓下之文。

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

即三焦而申明營衛之所從來

手太陰主氣故營衛上焦之氣俱從太陰而行

本經論營氣則曰五十營論衛氣則曰日行陽二十五

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

此復論三焦之所出。兼證營衛之生會。上焦出於胃上口者。上焦所歸之部署也。並胃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出走腋下。循太陰之雲門中府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之天鼎扶突而上至舌。復下於足陽明之分。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蓋從胸腋太陰之分而出行。故復大會於太陰也。夫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足之三陰。從足走藏。營氣行於二十八脈之中。二百七十息。以應漏下二刻爲一周。則陰陽外內。經脈藏府。俱已循行。蓋以一日分爲晝夜而爲五十營。非日行於陽而夜行於陰也。凡日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乃營衛之行於脈外。陰陽出入者也。越人首設問難。即將經義混淆。而後人非之。後人又以營在脈中。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是猶百步五十步相笑之故智耳。按金匱要略曰。

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腠理之中有榮血所注

平脈篇曰三焦不歸其部

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卽安和。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三焦乃初陽之氣。運行於上下。通合於肌腠。不入於經俞。是以上焦之氣。常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者。與充膚熱肉之營血。間行於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上焦出胃上口。上貫膈。布胸中。走腋。下至陽明。上至舌。此論上焦氣之所出與經脈之循臂肘。上肩胛。入缺盆。出耳頰之不同也。再按三焦乃少陽之相火。生於腎陰。從下而上。通會於周身之腠理。藏府之膜原。總屬一氣耳。歸於有形之部署。始分而爲三。氣之在上者。卽歸於上部。主宣五穀之氣味。卽從上而出。薰膚充身澤毛。氣之在中者。卽歸於中部。主蒸化水穀之津液。而爲營血。卽從中而出。以奉生身。氣之在下者。卽歸於下部。主濟泌別汁。卽從下而出。以行決瀆。此氣由陰而生。從下而上。歸於上中下之三部。卽從上中下而分布流行。馬氏復以下焦之氣。升於中上。上焦之氣。降於中下。此緣不明經理。而強爲臆說也。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卽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

身半。其不循衞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衞氣走之。故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此申明衞氣出於上焦。從上焦之氣。而分布於周身者也。上焦出於胃上口。上貫膈。布胸中。由腋而出於太陰之分。至手陽明之扶突下足陽明之人迎。而後布散於皮膚。常與營俱行陽而行陰。衞氣從上焦之氣而出。所出之道路從來。上未至於面。後未至於背。今飲食下胃。其營衞宗氣。未有定分。而先汗出於面。或出於背。此衞氣之不循道而出也。衞氣布於周身。無所不被其澤。若汗出於身半。此衞氣之偏沮也。蓋衞氣者。水穀之悍氣。其性慓悍滑疾。如腠理不密。即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此假風邪汗出。以證明衞氣循上焦之道路而出。上焦與營俱行。而營與衞又相將出入於外內者也。故曰上焦如霧。謂氣之遊行於膚表。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張開之曰。此章論衞氣始出之從來。第七十六篇。論衞氣晝夜出入之道路。所行不同。各宜體析。

此亦營衞生會之一論

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此論營出於中焦。中焦亦並胃中。在胃中脘之分。中焦所歸之部署也。此所受氣者。主泌水穀之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奉心神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此津液化血而名營氣也。

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答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

此承上文而言。營衛生於水穀之精。皆由氣之宣發。營衛者。水穀之精氣也。血者。中焦之精汁。奉心神而化赤。神氣之所化也。血與營衛。皆生於精。故異名而同類焉。汗乃血之液。氣化而爲汗。故奪其血者則無汗。奪其汗者則無血。無血者死。無汗者亦死。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者。謂陽加于陰謂之汗

迴腸大腸也有九迴因以爲名

下焦之絡脈下絡膀胱

營衛血汗。總屬於水穀之精也。此言中焦之精汁。皆由氣之所化。而爲營爲衛爲血爲汗。有如水中之漚。漚氣發於水中。則爲漚泡。氣散則漚亦破泄矣。

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歧伯答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

下焦之部署。在胃之下口。別走於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就下焦之氣。濟泌別汁。循下焦之經。而滲入膀胱。氣化則出矣。

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歧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飲酒者。先行皮膚。則水津四布。而下輸膀胱矣。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氣化而出。故小便獨先下。此承上文而言

離衛而獨行于經中尙氏曰馬氏以十六字爲宗旨誤矣

下焦之氣。主決瀆水液。故帝曰善。余素聞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按、此篇論營衛之生會。夫水穀之精氣。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此營衛之生也。陰陽異位。又何焉會。故復論三焦之所出。以明其會焉。衛出上焦。而上焦常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營出中焦。而中焦之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化赤爲血。以奉生身。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此營衛之會也。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言與衛相將於脈外。而又獨得行於經隧之中。是肌腠經脈之外內。皆有此營也。陰陽血氣之離合出入。非熟讀諸經。細心體會。不易悉也。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 沈晉垣亮宸合參
門人 莫善昌雲從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三

四時氣第十九

黃帝問於歧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爲定。歧伯答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之留之。間去聲

此篇論四時之氣。出入於皮膚脈絡。而皮肉筋骨。乃六府之外合。故百

病之起。有因於在外之皮膚脈肉筋骨。而及於內之六府者。有因病六府之氣。而及於外合之形層者。內因外因。皆有所生。知其氣之出入。則知所以治矣。四時之氣。各有所在。故春取經脈於分肉之間。夏取盛經孫絡。分肉皮膚。蓋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取經俞。邪在府。取之合。此秋氣之復從外而內也。冬取井滎。必深而留之。謂冬氣之藏於內也。此人氣之出入。應天地之四時。是以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按本藏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裏毫毛其應。乃藏合府。而府合於形層。是以有病溫瘧皮水之時外者。有腸中不便。腹中常鳴之在府者。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痏。

此外因之邪。病在於骨髓也。素問瘧論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

骨髓

皮膚

脾　玉師曰。四時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是以外之形症而兼論於脾筋

出之於外也。是以汗不出。則邪不能去。當爲五十九痏。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

風𤸎膚脹。爲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𤸎卽水以水爲疾也

此外因之邪。病在於皮膚也。𤸎、水病也。因汗出遇風。風水之邪。留於皮膚。而爲腫脹也。爲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蓋邪在皮膚。當從膚表而出。五十七痏。詳素問水熱穴論。

飧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飧叶孫

此內因之病。在脾而爲腫泄也。脾爲溼土。乃陰中之至陰。脾氣虛寒。則爲飧泄。故當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候熱氣行至乃止。三陰之上。足三陰交穴。陰陵泉。脾之合穴也。　朱濟公問曰。經義止病在六府。奚又有脾藏之飧泄。曰陽明不從標本。從中見太陰之化。脾與胃以膜相運。陰陽相合。爲藏府血氣之生原。是以下篇論五藏病。而兼論胃。此篇論六府病而有脾。

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於陰治其陰。皆卒刺之。卒同猝

筋有陰陽。以應四時十二月。故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於陰治其陰。焠刺者。燒鍼刼刺。以取筋痺。

徒㾓。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鍼之。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水。必堅。來緩則煩悗。來急則安靜。間日一刺之。㾓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筩音桶　內音訥

此內因脾胃虛寒而水溢於肉理也。徒㾓也。土位中央。主灌漑於四旁。土氣虛則四方之衆水。反乘侮其土而爲水病也。夫谿谷有三百六十五穴會。肉之大會爲谷。大會者。手足股肱之大肉也。環谷也。取手足之分肉以瀉其水也。筩、筒也。以如筒之鍼而內之。入而復出以盡其水。水腫於肌肉。則浮而軟。水盡則肉必堅矣。來緩則煩悗。來急則安靜也。水雖在於肌腠。而其原在內也。飲閉藥者。謂水乃盡。當飲充實脾土之藥。勿使水之復乘也。方刺之時。欲使水盡出於外。故徒飲之。蓋脾主肌肉。㾓病之因本於脾。脾水盡而後能土氣充實也。夫飲入於胃。上輸於脾肺。食氣入胃。淫散於心肝。飲食並入。藉三焦之氣。蒸化精微。濟泌別汁。

土數五。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節。

骨節

中焦氣虛。則水穀不能分別矣。是以方飲無食。方食無飲。蓋言土氣虛而水聚於中者。由三焦元氣虛也。三焦者。通會元真於肌腠。三焦元真之氣虛。則膚腠空疏。而水溢於內矣。無食他食者。惟食穀食以養土氣也。土之成數在十。而分王於四時八節。調養百三十五日者。適九節候而土氣復也。

蓋痺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

此邪留於骨節而爲痺也。素問痺論曰。溼勝爲着痺。蓋溼流於關節。故久寒不已。當卒取其三里。取陽明燥熱之氣。以勝其寒溼也。沈亮宸曰。谿谷屬骨。此承上文肌腠未盡之水。流於關節。則爲着痺。故取陽明之三里。從府以瀉藏也。

骨爲幹。

沈亮宸曰。此承上文而言骨之爲病。在骨之髓節也。幹者。如木幹之堅勁。是故溫瘧之邪。藏於骨髓。溼痺之氣。流於關節。其骨如幹。而不受邪之所傷。 莫雲從曰。五運行論云。腎生骨髓。髓生肝。骨空論論骨節之

交。皆有髓空。以滲精髓。蓋邪害空竅。而直骨堅勁。不受邪傷。卽骨之痠痛。病在髓節。而應於骨也。

腸中不便。取三里。盛瀉之。虛補之。

沈亮宸曰。此病在三焦。而爲腸中不便也。三焦之氣。蒸化水穀。濟泌別汁。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是以腸中不便者。三焦之氣虛也。三焦之部署。在胃府上中下之間。故獨取足陽明之三里。邪盛者瀉之。正虛者補之。

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

此邪病之在脈也。素問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癘者。脈中之營熱。出於跗肉而爲腫也。惡氣者。惡癘之邪。留而不去。則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故當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者。謂當恬淡其飲食。無食他方之異品也。

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音肓

荒

膽

此邪在大腸而爲病也。大腸爲傳導之官。病則其氣反逆。是以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膏肓卽藏府之募原。膏在上而肓在下。肓之原在臍下一寸五分。名曰脖胦。乃大腸之分。巨虛上廉。在三里下三寸。取巨處三里者。大腸屬胃也。

小腸控睪。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睪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睪音高

沈亮宸曰。控睪引腰脊上衝心者。小腸之疝氣也。肓乃腸外之脂膜。故取肓之原以散之。刺手太陰以奪之。取足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小腸之邪。按其所過之經以調其氣。

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此邪在膽而爲病也。嘔有苦。膽氣逆在胃也。膽氣欲升。故長太息以伸之。病則膽氣虛。故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病在膽。逆在胃者。木邪乘土也。膽汁通於廉泉玉英。故膽液泄。則口苦。膽邪在胃。故胃氣逆。則嘔苦也。取三里以下胃氣之逆。刺少陽經之血絡以閉膽逆。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胃

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刺抑而下之。在脘則散而去之。

此邪在胃脘而爲病也。食飲不下。膈塞不通。如邪在上脘。則不能受納水穀。故當抑而下之。如邪在下脘。則不能傳化糟粕。故當散而去之。沈亮宸曰。食飲不下。膈塞不通。病在上也。然下焦阻塞。則上焦亦爲之不利。蓋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如下氣閉而食不下。則胃實而上焦膈塞矣。是以經文總言其病而治分上下。學者體會毋忽。

膀胱

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里。

卽取大絡之委陽大絡經脈也

此邪在膀胱而爲病者。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小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也。故當取足太陽之大絡。小絡。孫絡也。足太陽厥陰之絡。交絡於跗膕之間。視其結而血者去之。蓋肝主疏泄。結在厥陰之絡。亦不得小便矣。如小腹腫上及胃脘。取足三里。

覩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

覩其色者。分別五行之色也。如色青者。內病在膽。外病在筋。色赤者。內病在小腸。外病在脈也。察其以者。察其所以然之病。或病因於外。或病因於內。或因於外而病及於內者。或因於內而病及於外者。散者。邪散而病已也。復者。病在外而復及於內。病在內而復及於外也。視其目色者。察其血色也。蓋在外之皮肉筋骨。內應於六府。六府內合五藏。外內之病。皆本於五行之色。而五藏之血色。皆見於目。故視其目色。以知病

府爲陽而主氣故持外口人迎以視其脈

承上文故無問答下經曰肺應皮心應脈脾應肉肝

之存亡也。一其形者。靜守其神。形與神俱也。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脈之堅滑靜軟而知病之進退也。諸經實者。邪在經脈也。氣口人迎。候三陰三陽之氣也。　沈亮宸曰。五藏六府。應天之五運六氣。五運主中。六氣主外。五運主歲。六氣主時。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六氣。陰陽相合。外內交通。故本篇首定四時。末論藏府陰陽血氣。乃人與天地相參。陰陽離合之大道也。

五邪第二十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節五藏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此承上章復論邪在五藏而病於外也。夫六府之應於皮肉筋骨者。藏府雌雄之相合也。五藏之外應者。陰陽之氣。皆有出有入也。肺主皮毛。故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也。蓋藏爲陰。皮膚爲陽。表裏之氣。外內相乘。故爲寒爲熱也。上氣喘者。肺氣逆也。汗出者。毛腠疏也。欬動肩背者。

應爪腎應骨

陰極則一陽生

一名雞足青

欬急息肩。肺俞之在肩背也。膺中外俞。肺脈所出之中府雲門處。背三節五藏之旁、乃肺俞旁之魄戶也。缺盆中者。手陽明經之扶突。蓋從府以越陰藏之邪。

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脚腫。取之行間。以引脅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

肝脈循於兩脅。故邪在肝。則脅中痛。兩陰交盡。是爲厥陰。病則不能生陽。故爲寒中。蓋邪在肝。脅中痛。乃病經藏之有形。寒中。病厥陰之氣也。內、脈內也。行善掣節者。行則掣節而痛。此惡血留於脈內。脈度循於骨節也。時脚腫者。厥陰之經氣下逆也。當取足厥陰肝經之行間。以引脅下之痛。補足陽明之三里。以溫寒中。取血脈以散在內之惡血。耳間青脈。乃少陽之絡。循於耳之前後。入耳中。蓋亦從府陽以去其掣節。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脾胃主肌肉。故邪在脾胃則肌肉痛。脾乃陰中之至陰。胃爲陽熱之府。

故陽明從中見太陰之化。則陰陽和平。雌雄相應。若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而消穀善飢。若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而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者。邪病之有餘。俱不足者。正氣之不足。皆當調之三里而補瀉之。亦從府而和藏也。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在外者。筋骨為陰。病在陰者。名曰痺。陰痺者。病在骨也。按之而不得者。邪在骨髓也。腹脹者。藏寒生滿病也。腰者。腎之府也。腎開竅於二陰。大便難者。腎氣不化也。肩背頸項痛時眩者。藏病而及於府也。故當取足少陰之湧泉。足太陽之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

邪在心。邪薄於心之分也。喜為心志。心氣病則虛。故喜悲。神氣傷。故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其輸也。按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邪在心而不病脈者。手厥陰心主包絡主脈也。邪客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

心氣實則喜虛則悲

疾徐者調其虛實也

止取三節而曰五藏

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勿能容也。容之則傷心。傷心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故邪在心。邪在於包絡。心之分也。視有餘不足而調之者。因心氣之虛實而調之也。此邪薄於心之分。以致心氣之有餘不足。邪不在心。故不外應於脈。

沈亮宸曰。邪干藏則死。非獨傷於心也。曰邪在肺。邪在肝者。邪薄於五藏之分。病藏氣而不傷其藏真。故首言三節五藏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蓋五藏之旁。乃五藏之氣舍也。病在氣。當取之氣。取之氣。故以手按之則快然。曰三節。曰五藏之旁。俱宜體會。

寒熱病第二十一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腊思亦切

上二章論五藏六府。以及外合之皮肉筋骨爲病。此章論病三陰三陽

之經氣。而爲寒爲熱也。病在皮。故不可附席。皮膚之血氣以滋毛髮。皮氣傷。故毛髮焦也。腊、乾也。肺主皮毛。開竅在鼻。故鼻爲之乾槁。此邪在表。而病太陰太陽之氣。當從汗解。如不得汗。宜取太陽之絡以發汗。補手太陰以資其津液焉。按以上三章。經旨相連。故無君臣問答之辭。其病在府藏經氣之不同。故分爲三章。此章通論陰陽之經氣爲病。故篇名寒熱。寒熱者。陰陽之氣也。

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

脈外之血氣。充膚熱肉。生毫毛。故病在肌。則肌肉痛而毛髮焦也。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脣口槁腊。如不得汗。當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補足太陰以資水穀之汗。三陽。太陽也。蓋寒熱雖在肌。而汗從表出也。　莫雲從曰。肺之鼻竅。脾之口竅。皆在氣分上看。

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

骨寒熱者。病少陰之氣也。病無所安者。陰躁也。少陰爲生氣之原。汗注不休者。生氣外脫也。齒未槁者。根氣尙存。取足少陰於陰股之絡以去其邪。齒已槁。死不治矣。此邪病少陰之氣。邪正相搏。故爲寒熱。邪去則愈。正脫則死矣。骨厥者。謂腎藏爲病。而腎氣厥逆也。夫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是少陰爲生陽之本。然腎藏亦爲生氣之原。故曰骨厥亦然。蓋以分別骨寒熱者。病少陰之氣也。　沈亮宸曰。以上三節。病在三陰之氣。故曰取三陽之絡。曰取少陰於陰股之絡。而不言經穴。上章之病在五藏。則曰行間三里。崑崙。湧泉。而不言三陰三陽。

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陽之經補之。

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病在少陰之氣而入深也。故當取太陽之經補之。以去其煎。夫經脈爲裏。浮見於皮部者爲絡。上節論三陰之氣而爲寒熱者。病在於膚表。故取之絡。此病氣入深。故取之經。此篇論三陰三陽之經氣爲病。有病在氣而不及於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於

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蓋陰陽六氣。合手足之六經也。沈亮宸曰。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着骨髓。通於五藏。骨痺冬痺者。汗注煩心。病通於藏也。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故下文曰。冬取經輸。經輸者。治骨髓。故取三陽之經。以發越陰藏之痺。　莫雲從曰。以本經之法。施於治道。如皷應桴。馬氏退理以先鍼。致使後學咸視爲鍼刺而忽之。不知鍼刺之中。有至道存焉。

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臍下三寸關元也。

此言皮膚之血氣有傷。當取之陽明太陰也。夫首言皮膚之寒熱者。病三陰之氣也。此言皮膚之血氣受傷。亦取之太陰陽明。陰陽血氣之相關也。身有所傷。血出多。傷其血矣。及中風寒。傷其營衛矣。夫人之形體。藉氣呴而血濡。血氣受傷。故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夫充膚熱肉之血氣。生於陽明水穀之精。流溢於中。由衝任而布散於皮膚。故當取小腹臍下之陽明太陰。任脈之關元。以助血氣之生原。三結

交者。足太陰陽明與任脈交結於小腹臍下也。　沈亮宸曰。首言三陰之氣。本於裏陰。而外主於皮毛肌骨。下節論三陽之氣。從下而生。而上出於頭項頭面。此言膚表之血氣。亦由下而上充於皮膚。蓋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也。

厥痺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也。寫陽補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

此言陽氣生於陰中。由下而上也。厥痺者。痺閉於下。以致三陽之氣厥逆。止及於腹。而不能上行於頭項也。取陰陽之絡。視主病者。視厥痺之在何經也。寫陽者。寫其厥逆而使之上也。補陰者。陽氣生於陰中也。次脈者。從喉旁而次序於項後。即本輸篇之所謂一次脈二次脈也。蓋三陽之經氣。皆循頸項而上充於頭面也。腋下動脈。手太陰也。太陰統主陰陽之氣者也。

陽明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之人迎。

此下五節。承上文而分論厥逆之氣。各有所見之證。各隨所逆之經以取之。陽明頭痛。陽明之氣。厥逆於腹。不得循人迎而上充於頭。是以頭痛。逆於中焦。故胸滿不得息。當取之人迎以通其氣。

暴瘖氣鞕。取扶突與舌本出血。鞕同梗

夫金主聲。心主言。手陽明主氣而主金。故陽明氣逆於下。則暴瘖。而氣梗矣。取扶突與舌本出血。則氣通而音聲出矣。

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

手少陽之脈入耳中。至目銳眥。少陽之氣厥於下。則上之經脈不通。是以暴聾氣蒙。耳目不明。當取之天牖。

暴攣癇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足太陽主筋。故氣厥則暴攣而足不任身矣。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之睛明。氣不上通。故癇眩也。當取之天柱。

暴癉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

癉、消癉。暴癉。暴渴也。肝脈貫肺。故手太陰之氣逆。則肝肺相搏。肺主氣而肝主血。氣逆於中。則血亦留聚而上溢矣。肺乃水之生原。搏則津液不生而暴癉矣。皆當取手太陰之天府。以疎其搏逆。夫暴疾一時之厥證也。此因於氣厥。故用數暴字。

此爲大牖五部。

牖、窗也。頭面之穴竅。如樓閣之大牖。所以通氣者也。氣厥於下。以致在上之經脈不通。而爲耳目不明。暴瘖瘈眩諸證。蓋言三陽之氣。由下而生。從上而出。故總結曰。此爲大牖五部。以下復論其經絡焉。 沈亮宸曰。人迎扶突。天牖天柱。頭氣之街也。腋下動脈。胸氣之街也。 莫雲從問曰。本輸篇論次脈。乃手足三陽之六經。此節止言手陽明少陽足陽明太陽爲大牖何也。曰太陽之氣。生於膀胱水中。少陽之氣。本於命門相火。陽明之氣。生於中焦胃府。在經脈有手足之六經。在二氣止論三陰三陽也。其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主行周身之氣。故合爲五大牖焉。

臂陽明有入頄偏齒者。名曰大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瀉之。

足太陽有入頄偏齒者。名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頄與前。方病之時。其脈盛。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鼻外。頄音仇齲邱禹切

上節論三陽之氣循次而上出於大牖。此復論氣從絡脈以相通。所謂絡絕則徑通。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蓋氣之出於大牖者。從氣街而出於脈外。氣之行於脈中者。從絡脈而貫於脈中。外內環轉之無端。故莫知其紀也。顴鼻交處爲頄。齲、齒痛也。臂陽明有入頄偏絡於齒者。名曰大迎。大迎乃足陽明之經穴。此手陽明之氣。從絡而貫於足陽明之經。故下齒痛。當取之臂陽明。惡寒飲者。虛也。當補之。不惡寒飲者實也。當瀉之。足太陽有入頄偏絡於齒者。名曰角孫。角孫乃手少陽之經穴。此足太陽之氣。貫於手少陽之經。故上齒痛者。當取之鼻與頄前。乃太陽之絡脈也。按營血宗氣之所營行者。經脈也。足太陽之絡。不入於齒中。此非經脈。亦非支別。乃微細之系。以通二陽之氣者也。故方病之時。其脈盛。乃氣之太過也。太過則瀉之。不及則補之。　莫雲從曰。三陽之氣。分則有三。合則爲一。一陽之氣。下通於泉。遶地環轉。而復通貫於地中。

故徧歷於齒。屬口對入。齒者。水藏之所生。口者。土之外候也。

足陽明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屬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足陽明當作手太陽）

此總結三陽之六次脈也。蓋三陽之氣。上出於大牖者。循手之陽明少陽。足之陽明太陽。而經脈之貫通。則有手足六脈之相交矣。故手太陽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懸顱乃足少陽之經穴。此手太陽之氣。從絡脈而通於足少陽之經也。屬口對入上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過病也。如病在太陽。而太陽之絡有餘。少陽之經不足。則當損太陽之有餘。益少陽之不足。反是者。又當益太陽也。　沈亮宸曰。反者當從有過上看。推此二句。當知太陽之氣。從絡脈而貫於少陽之經。少陽之氣。從絡脈而通於太陽之經也。以上四脈亦然。　莫雲從問曰。陽明手足相交。自然之道也。太陽之與少陽相合。其義何居。曰。太少之氣。本於先天之水火。猶兩儀所分之四象。是以正月二月。主於太少。五月六月。主於太少。太少之相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故曰陽明。主於三月四月。此陽明

之自相交合也。夫陰陽之道。推變無窮。明乎經常變易之理。始可與言陰陽矣。朱濟公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腠。少陽之氣主樞脅。今論三陽之氣。又皆循經而上出於頭面焉。曰。此升降出入之道也。陰陽之氣。出入於外內。故皮寒熱者。取之太陽太陰。肌寒熱者。取三陽於下。升降於上下。故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二陽之氣。運行於肌表。故中於陽。則溜於經。經氣外內之相通也。此升降出入之無息者也。一息不運。則失其機矣。

其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

目之尖角為銳。故外內皆名銳眥

在陽曰入陰。在陰曰出陽

此言足太陽之氣。貫通於陽蹻陰蹻也。其者。承上文而言。言其足太陽又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絡於陰蹻陽蹻。而陰陽相交於目銳眥。陽蹻之氣入於陰蹻。陰蹻之氣出於陽蹻。如陽蹻之氣盛則張目。陰蹻之氣盛則瞑目。此太陽之氣。又從

眼系而貫通於陰陽之蹻脈也。按、脈度篇曰。蹻脈者。太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循胸上行。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幷相還。則爲濡目。此言陰蹻之脈。起於足少陰。而上通於太陽陽蹻。此節論太陽之氣。通於陽蹻陰蹻。故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蓋陰蹻之脈。通少陰之精水於陽蹻。陽蹻之脈。通太陽之氣於陰蹻。男子以氣爲主。故男子數其陽。女子以精血爲主。故女子數其陰。氣爲陽而血爲陰也。　莫雲從曰。舉足行高曰蹻。足少陰太陽。乃陰陽血氣之生原。陰蹻陽蹻。主通陰陽血氣。從下而上交於目。目者。生命之門也。

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於足皆留之。

此論陰陽之氣不和。而爲寒厥熱厥也。蓋在表之陰陽不和。則爲肌皮之寒熱。發原之陰陽不和。則爲寒厥熱厥矣。馬元臺曰。少陽當作少陰。少陰當作少陽。按素問厥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蓋以熱厥爲足三陽氣勝。則所補在陰。故當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以使鍼下寒也。寒厥爲足三陰氣勝。則所補在陽。故當取足陽明

少陽於足者留之。以俟鍼下熱也。　余伯榮曰。取之於足者。謂陽氣生於下也。

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

此言上下之陰陽不和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而下爲水藏。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舌縱涎下煩悗者。腎氣不上資於心火也。故當取足少陰。以通少陰之氣。

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

此言表裏之陰陽不和也。內經云。陽加於陰謂之汗。膚表爲陽。腹內爲陰。在內之陰液。藉表陽之氣。宣發而爲汗。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者。表裏之陰陽不和也。故當取手太陰。以疎皮毛之氣。以行其汗液焉。手太陰主通調水液。四布於皮毛者也。　莫雲從曰。上節論上下。此節論表裏。乃陰陽之升降出入。篇名寒熱者。皆陰陽之不調也。

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

此總論陰陽寒熱之不調。因邪正虛實之有礙也。虛者。正氣之不足。實

者。邪氣之有餘。蓋邪氣實則正氣虛矣。故刺虛者。刺其氣之方去。所謂追而濟之也。刺實者。刺其氣之方來。所謂迎而奪之也。迎之隨之以意和之。可使氣調。可使病已也。

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輸。凡此四時。各以時爲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

此以人之形層深淺。與四時之氣爲齊也。蓋人之血氣。應天地之陰陽出入。故春取絡脈。夏取分腠。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取氣口。冬取經輸。秋冬之氣。復從外而內也。此人之氣血隨天地四時之氣。而外內出入者也。齊者。所以一之也。凡此四時。以應人之陰陽出入。故各以時爲齊。故取絡脈者。以治皮膚。取分腠以治肌肉。取氣口以治筋脈。取經輸以治骨髓。此又以四時之法。以治皮肉筋骨之淺深。蓋天氣有四時之出入。而人有陰陽之形層。故各以時爲齊也。

五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

句法與背三節五藏之旁相同

一部之中有皮肉筋骨

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癰疽所發。在於皮肉筋骨之間。此言五藏各有五部。而一部之陰陽不和。卽留滯而爲癰矣。伏兔。腎之街也。腨者。脾之部也。背者。肺之俞也。五藏俞者。謂五椎之心俞也。項者。肝之俞也。本經曰。癰疽之發。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五部之有癰疽者。乃五藏漸積之鬱毒。外應於血氣之不和而爲癰疽。故五部有此者死。按上章論五藏之邪。外應於皮肉筋骨。此言五藏各有五部。而一部之中。皆有陰陽血氣之流行。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

余伯榮曰。癰疽之發。有因於風寒外襲者。有因於喜惡不測。食飲不節。營衞不和。逆於肉理。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摶。乃化爲膿。然有發於股臂而死者。有發於項背而生者。此又以邪毒之重輕。正氣之虛實。以別其死生。然病及五藏者必死。故因於外邪者。善治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因於內傷者。使五藏之鬱氣。四散於皮膚。弗使癰腫於一部。所謂始萌可救。膿成則死。此上工之治未病也。

病始於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

陰主氣而陽主液陰陽之互換也

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

此分別形身上下。各有所主之陰陽也。夫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故病始於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而上出於頭項。故病始於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曰始者。謂病始於下者。下行極而上。始於上者。上行極而下。曰先者。謂手足之陰陽。雖各有所主。然三陰三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又互相交通者也。

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

汗乃陰液。生於陽明。太陰主氣。行於膚表。水津四布。乃氣化以通調。故臂太陰可汗出。水穀之津液。從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故足陽明可汗出。然汗液必由氣之宣發。氣得液而後能充身澤毛。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蓋陽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也。沈亮宸曰。此篇論陰陽之不調而爲寒熱之證。宜從汗解。故總結汗

法數條。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疽也。

泄精者。謂陰陽血氣生於精。過傷則幷傷其根原矣。癰瘍者。謂陰陽血氣。營行於皮肉筋骨之間。邪氣留客。致正氣不行。則生癰瘍矣。本篇論陰陽寒熱。緣邪正之實虛。故以此節重出於篇末。蓋以戒夫治病者。慎勿再實實而虛虛也。

癲狂第二十二

目眥外決於面者爲銳眥。在內近鼻者爲內眥。上爲外眥。下爲內眥。

銳眥內眥者。睛外之眼角也。太陰之氣主約束。目外角爲銳眥。內角爲內眥者。乃太陰之氣。主乎外內之目眥也。太陽爲目上綱。陽明爲目下綱。上爲外眥。下爲內眥者。乃太陽陽明之氣。主於上下之目眥也。手太陰主天。足太陰主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天地之氣。晝明夜晦。人之兩

太陽主開故爲外陽明主闔故爲內

呼出爲陽吸入爲陰癲乃重陰狂乃重陽故俗名天蓋毛此段照應以手按之立快

後之厥逆皆取少陰益多因少陰之絡而上及於太陰太陽 玉師曰天地陰

目。晝開夜闔。此人應天地之晝夜開闔者也。一息之中。有開有闔。以應呼吸漏下者也。天地開闔之氣不清。陰陽出入之氣混濁。則神志昏而癲狂作矣。是以治癲狂之法。獨取手足之太陰太陽陽明焉。夫肺主皮毛。目之拳毛。天氣之所生也。肌肉之精爲約束。地氣之所生也。目眥之外內上下。又統屬天地陰陽之氣而爲開闔者也。　王芳侯曰。癲狂之疾。最爲難治。得此篇之理。可批卻導窾矣。

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

夫癲狂之疾。乃陰陽之氣。先厥於下。後上逆於巔而爲病。故通評虛實篇曰。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又曰厥成爲癲疾。夫少陰者。先天之水火。太陰者。後天之地土。天地水火之氣。上下平交者也。厥則不平而爲病矣。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先不樂者。神志不舒也。舉視目赤者。心氣上逆也。癲甚作極。已而心煩者。厥逆之氣。上下於太陰陽明。而復之於少陰之心主也。五色篇曰。庭者。顏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

陽五運六氣皆本於少陰先天所生

蓋謂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故候之於顏者。候天之氣色也。身半以上爲陽。手太陰陽明皆主之。故取手太陰陽明。以清天氣之混濁。取手太陽以清君主之心煩。心主血。血變則神氣清而癲疾止矣。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

此論厥氣上乘。致開闔不清而爲癲疾也。啼悸者。太陽之氣混亂也。喘呼者。陽明之氣不清也。太陽主開。陽明主闔。故當候之手陽明太陽。夫天地開闔之氣。左旋而右轉。故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　莫雲從曰。手太陽者心之表。手陽明者肺之表。在心爲啼悸。在肺爲喘呼。因開闔不清而啼悸喘呼者。病在表而及於內也。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

癲疾始作。先反僵者。厥氣逆於寒水之太陽也。因而脊痛者。寒氣乘於地中也。脊、背也。易曰艮其背。艮爲山。止而不動。乃坤土之高阜者。故當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按首節論厥氣上乘於天。及太陽君火。次節論

開闔之不清。此節論厥氣逆於水土之中。蓋天地水火之氣不清。而爲癲疾也。復取手太陽者。水火神志相交。足太陽之水邪上逆。必致心主之神氣昏亂。故俟其血變。則神氣清矣。沈亮宸曰。以上三證。曰始生始作。蓋厥氣始上逆於太陰太陽陽明之氣。而未及乎有形之筋骨也。疾在氣者。易於清散。其病已入深。雖司命無奈之何。故骨脈之癲疾。皆多不治。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治也。奈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其有過者瀉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

此言治癲疾者。當分別天地水火之氣而治之。太陽之火日也。隨天氣而日遶地一周。動而不息者也。地水者。靜而不動者也。常與之居者。得其病情也。察其所當取之處。視其有過者瀉之。謂視疾之在於手足何經而取之也。匏壺。葫蘆也。致其血於壺中。發時而血獨動者。氣相感召也。如厥氣傳於手太陰太陽。則血於壺中獨動。感天氣太陽之運動也。

分肉谿谷也谿谷屬腎 腎虛則嘔多脾虛則沃沫中焦藉少陰之氣以合化中下脫離故死

不動者。病入於地水之中。故當灸骶骨二十壯。經云陷下則灸之。此疾陷於足太陽太陰。故當灸足太陽之骶骨。二者陰之始。十乃陰之終。地爲陰而水爲陰也。朱永年曰。素問長刺節論云。初發歲一發。不治則月一發。名曰癲疾。夫歲一發者。日一歲而一周天。日以應火也。月一發者。月一月而一周天。月以應水也。

骨癲疾者。顑齒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顑叶坎面也 悗音瞞悶也

齒者骨之餘。分肉屬骨。是以骨癲疾者。顑齒諸分肉皆滿。骨居者。骨肉不相親也。汗者血之液。汗出煩悗者。病在足少陰腎。而上及於手少陰心也。嘔多沃沫。太陰陽明之氣上脫也。腎爲生氣之原。氣下泄。少陰之氣下泄也。陰陽上下離脫。故爲不治。　莫雲從曰。病入骨髓。雖良醫無所用其力。故不列救治之法。此下三證。病在有形之筋骨。故不言太少之陰陽。

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前四節病氣故取太陽陽明故一節此有形病筋脈之曰刺故杼脈大

病在筋。故身倦攣而腹急大。足太陽主筋。故當刺膀胱經之大杼。嘔多沃沫。氣下泄者。病有形之藏府。而致陰陽之氣脫也。

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脈癲疾。故暴仆也。十二經脈皆出於手足之井滎。是以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者。病在脈。故當盡刺之。以出其血。不滿者。病氣下陷也。夫心主脈。而爲陽中之太陽。不滿者陷於足太陽也。十二藏府之經俞。皆屬於太陽。故當灸太陽於項間。以啓陷下之疾。帶脈起於季脅之章門。橫束諸經脈於腰間。相去季脅三寸。乃太陽經俞之處也。諸分肉本俞。谿谷之俞穴也。蓋使脈內之疾。仍從分肉氣分而出。

癲疾者。疾發如狂者。死不治。

夫陰盛者病癲。陽盛者病狂。癲疾者。疾發如狂者。陰陽之氣並傷。故死不治。夫陰陽離脫者死。陰陽兩傷者亦死。　莫雲從曰。陽病速。故疾發。

腎爲本肺爲末故腎藏之逆氣上乘於手太陰陽明腎主水水精虛則火盛知其生始之因亦可以爲上工

用二者字。以分陰陽。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

此以下論狂疾之所生。有虛而有實也。先自悲者。先因於腎虛也。經云。水之精爲志。精不上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喜忘善恐者。神志皆虛也。苦怒者。肝氣虛逆也。蓋肝木神志皆腎精之所生也。此得之憂飢。夫憂則傷肺。飢則穀精不生。肺傷則腎水之生原有虧。穀精不生。則腎精不足矣。陰不足。則陽盛而爲狂。取手太陰陽明者。逆氣上乘於手太陰陽明。瀉出其血。而逆氣散矣。及取足太陰陽明者。補足太陰陽明。資穀精以助腎氣也。此節首論陰虛以致陽狂。即末節之所謂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蓋癲狂乃在上之見證。厥逆乃在下之始因。故篇名癲狂。而後列厥逆。上工之治未病者。治其始蒙也。夫癲疾多因於陰實。狂疾有因於陰虛。故越人曰。重陰者癲。重陽者狂。蓋陰虛則陽盛矣。夫陰虛陽盛。則當瀉陽補陰矣。然陰精生於陽明。而陽

氣根於陰中。陰陽互相資生之妙用。學者細心體會。大有裨於治道者也。

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辨志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

此心氣之實狂也。夫陰氣盛則多臥。陽氣盛則少臥。食氣入胃。精氣歸心。心氣實。故不飢。心乃君主之官。虛則自卑下。實則自尊高。陽明實則罵詈不休。心火盛而傳乘於秋金也。肺者心之蓋。火炎上則天氣不清矣。故當取手太陽之府。以瀉君火之實。取手陽明太陰。以清乘傳之邪。舌下少陰。心之血絡也。此病心之神志。而不在血脈。故當視之。如盛者並皆取之。如不盛。則釋之而勿取也。蓋病在無形之神志。皆從府以清藏。府爲陽而主氣也。如入於血絡。則取本藏之脈絡矣。　馬氏曰。上節言始生。而此曰始發。則病已成而發也。

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

此腎病上傳於心。而爲心氣之實狂也。得之大恐。則傷腎。腎陰虛陽盛。故

狂言而發驚也。經云。心氣實則善笑。虛則善悲。實則心志鬱結。故好歌樂以伸舒之。神志皆病。故妄行不休也。取手太陽以清心氣之實。取手陽明太陰。以資腎氣之傷。

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法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顑。

此因腎氣少而致心氣虛狂也。心腎水火之氣。上下相濟。腎氣少則心氣亦虛矣。心腎氣虛。是以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虛氣之所發也。當取手太陽太陰陽明。以清狂妄。補足太陰陽明。以資穀精。蓋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爲水藏。受藏五藏之精。精氣生於精也。本經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虛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幷下人迎。此陽明之氣。上走空竅。出於頭之兩顑。不曰足陽明而曰頭兩顑者。蓋取陽明中上二焦之氣。以納化水穀也。按、此節卽下文之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蓋始見在下之虛。卽補少陰之陰。今發於上而爲狂。又當用治狂之法矣。

曰陽明則所取在胃矣

心氣虛故多笑心氣實則大笑矣

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

此喜傷心志而爲虛狂也。心氣虛故飲多食。神氣虛。故善見鬼神也。因得之大喜。故善笑。不發於外者。冷笑而無聲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故當先補足太陰陽明。以養心精。補足太陽之津。以資神氣。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以清其狂焉。按因於足少陰者。先取手而後取足。因於手少陰者。先取足而後取手。皆上下氣交之妙用。

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甚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壯。

此總結以上之狂疾。如從下而上者。則當先取肝經之曲泉。應者。謂因於下而應於上也。蓋言狂乃心氣虛實之爲病。如因於腎氣之實虛皆從水而木。木而火也。故狂而新發。未見悲驚喜怒。妄見妄聞。如此之證者。先取曲泉左右之動脈。盛者見血卽已。蓋病從木氣清散。而不及於心神矣。如不已。用灸法以取之。骶骨。乃督脈之所循。督脈與肝脈會於

頭項。故灸骨骶。引厥陰之脈氣。復從下散也。按脊骨之盡處爲骶骨。乃足太陽與督脈交會之處。曰窮骨。曰骶骨。曰骨骶。蓋亦有所分別也。

風逆。暴四肢腫。身漯漯。唏然時寒。饑則煩。飽則善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滎。骨清取井經也。

經云。厥成爲癲疾。蓋因厥氣上逆而成顛疾也。夫腎爲水藏。風行則水渙。風逆者。因感外淫之風。以致少陰之氣上逆也。風淫末疾。故暴腫四肢。漯漯。寒淫也。唏然。寒競貌。乃風動水寒之氣。而見此證也。風傷腎水。則心氣亦虛。故飢則煩。風木之邪。賊傷中土。故飽則善變也。取手太陰表裏。以清風邪。足少陰陽明之經。以調逆氣。清、冷也。肉清者。涼出於肌腠。故取滎火以溫肌寒。蓋土主肌肉。火能助土也。骨清者。尚在於水藏。故取井木以瀉水邪。　余伯榮曰。取手太陰表裏者。取汗也。如用麻黃以通毛竅。配杏子以利肺金。蓋裏氣疎而后表氣通也。

厥邪爲病也。足暴清。胸將若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瀉之。

此足少陰之本氣厥逆而爲病也。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下出內踝之後。入足下。少陰之氣逆於內故足暴淸也。胸將若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者。厥氣從腹而上及於心胸也。血脈資始於腎。脈來或大或小皆濇者。腎氣逆而致經脈之不通也。腎爲生氣之原。如身體煖者。實逆也。故當取足少陰以瀉之淸者。虛逆也。故當補足陽明以資腎藏之精氣。以上二節。一因外感之厥。一因本氣之厥。皆爲癲疾之生始。見厥證而先以治厥之法淸之。卽所以治未病也。

厥逆腹脹滿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脅。欬而動手者。與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此言厥逆之氣。上乘於太陰陽明。而將成癲疾也。腹脹滿者。乘於足太陰陽明也。腸鳴者。乘於手陽明也。胸滿不得息者。乘於手太陰也。胸下二脅。乃手太陰中府雲門之動脈處。背腧者。肺之俞也。取之下胸二脅。欬而動手者。再以手按其背腧而病人立快者。是厥逆之氣上乘。是成

癲疾矣。病在氣。故按之立快。蓋言厥癲疾者。在氣而不在經也。　朱衛公曰。肺合天氣。故候於手太陰。

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

此承上文而言厥逆之氣。惟逆於下而不上乘者也。逆氣在下。故內閉不得溲。當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瀉逆氣。而通其溲便焉。夫足少陰。先天之兩儀也。手足太陰陽明。後天之地天也。先後天之氣。上下相通者也。是以少陰之厥氣上乘。則開闔不清而成癲疾。故當取之太陰陽明。如厥氣在下。止病下之閉癃。其過只在足少陰太陽矣。

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

此言逆氣上乘而爲狂疾者。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也。夫狂始生。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陰陽明。及取足太陰陽明。蓋少陰之氣。上逆於太陰陽明而始生狂疾。故則取其太陰陽明。然又有足少陰之逆氣。上乘於心而爲狂疾者。則取其厥陰也。蓋水氣傳於肝木。肝木傳於心火。是以狂而新發。未應如是者。先取曲泉左右之動脈也。甚者。逆氣太盛也。故

氣不呴則體重

當取足少陰之本經以瀉之。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少陰氣甚。則陽明亦甚矣。陽明脈盛。則罵詈不休。故幷取陽明動者之經。

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漯音壘

此足少陰之氣少。而欲爲虛逆也。漯漯。寒慄貌。吸吸。引伸也。蓋心主言。肺主聲。藉腎間之動氣而后發。腎氣少。故言語之氣。不接續也。腎爲生氣之原而主骨。腎氣少。故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當補足少陰。以治其始蒙。

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

此虛氣上乘而將作虛狂也。所謂少氣者。氣不足於下也。短氣者。氣上而短。故息短而不能連屬。若有動作。則氣更消索矣。當補足少陰之不足。而去其上逆之血絡焉。上節治其始蒙。故止補其少陰。此將欲始作。故兼去其血絡。按足少陰虛實之厥逆。爲癲狂之原始。故首論癲狂。後論厥逆。善治者。審其上下虛實之因。分別調治。未有不中乎肯綮者矣。

熱病第二十三

真氣去。邪氣獨留。故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巨鍼大鍼也。取大氣不出關節。大氣風氣也。傷寒論先言中風。亦宗此經意。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此篇論外感風寒之熱。內有五藏之熱。外內陰陽邪正之為病。而先論其外因焉。經曰。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故真氣去。邪氣獨留。故為偏枯。是風寒之邪。偏中於形身。則身偏不用而痛。夫心主言。腎藏志。言不變。志不亂。此病在於分腠之間。而不傷於內也。以巨鍼取之。益其正氣之不足。損其邪氣之有餘。而偏傷之正氣。乃可復也。按、素問熱論。論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本經論熱病。首言偏枯。次言痱之為病。而不曰中風。蓋風寒之邪。皆能為熱也。此篇與刺熱論大義相同。故刺熱論中。亦用五十九刺之法。

痱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於陽。後入於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痱音肥

痱者。風熱之為病也。身無痛者。邪入於裏也。風木之邪。賊傷中土。脾藏智而外屬四肢。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者。邪雖內入。尚在於表裏之間。藏

脈要論曰言而微者此奪氣也

真之氣未傷也。其言微者。此傷於氣。故知可治。甚則不能言者。邪入於藏。不可治也。夫外爲陽。內爲陰。病先起於分腠之間。而後入於裏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者。使外受之邪。仍從表出也　沈亮宸曰。風之爲病也。善行而數變。上節論偏客於形身。此論在於表裏之間。入內而干藏則死。浮而取之外出則愈。二節之中。有左右外內出入邪正虛實死生之別。

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

沈亮宸曰。熱病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如氣口靜而人迎躁者。此邪尚在陽。而未傳於陰也。故當取諸陽。爲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勿使邪氣之入陰也。如身熱甚而陰陽之脈皆靜者。此邪熱甚而陰陽之正氣皆虛。有死徵而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如邪在陽分。卽出其汗。在陰分卽從下泄。此邪雖甚而正氣未脫。故

當急瀉其邪。　張開之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六經相傳。七日來復。在三陽三陰之氣分。而不涉於輕。故候在人迎氣口。不汗則泄。卽素問之所謂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而已。　尙御公曰。內經言其常。仲景言其變。張隱菴曰。熱病三日。氣口靜而人迎躁者。卽常中之變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

此熱病七日八日。而邪仍在表陽者。急從汗解也。表陽之邪。七日來復。八日不解。將作再經。而有傳陰之害矣。如脈口動喘而短者。邪尚在於膚表。急取手太陰之少商使之汗。則邪自共幷而出矣。按素問有喘脈。喘而短者。謂脈之喘動於寸口。而不及於尺。故知其可汗解也。　余伯榮曰。此卽傷寒論之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麻黃湯主之。夫麻黃湯。卽取手大指汗出之劑也。仲祖傷寒立論。緣本於靈素諸經。學者引伸觸類。頭頭是道。何必守鍼。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

玉師曰喘者喘滑如珠也

一奇主水二偶主火

此外熱不解。內傳少陰而爲死證也。六經傳遍。七日來復。八日不解。又作再經矣。微細。少陰之脈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病者溲血。病足少陰之水藏也。口中乾。病手少陰之君火也。一二日半死者。死於一二日之間。陰陽水火之氣終也。夫脈始於腎而主於心。脈代者已絕於下。故一日而死。　沈亮宸曰。巨陽者。爲諸陽主氣。故傷寒熱病。本於太陽。太陽與少陰爲表裏。故傷寒論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此太陽之邪。傳於少陰。少陰標陰而本熱。故陽煩而陰躁也。本經之再經七八日。卽傷寒論之初經一二日也。少陰從本從標。故傷寒論有急下急溫之證。本經之溲血口中乾一日半死者。標本皆病也。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尙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者。陽熱甚而不從汗解也。喘而且復熱者。邪入於裏。故勿刺膚。喘甚者。邪盛在裏而陰氣受傷。故死。

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

躁浮躁也本經曰其有躁者在乎

汗者。勿腠刺之。數叶朔

熱病七八日。脈不躁者。外已解也。脈卽躁而不散數。此邪熱雖未去。而正氣不傷。後三日。乃再經之十一日。此復傳於裏陰。必得陰液之汗而解。故未曾汗者。勿腠刺之。當取汗於陰也。如三日不汗。乃陽熱盛而陰氣已絕。故至四日而死。上節論熱病在外。雖得汗而不解。邪復傳於裏陰。此論邪入於陰。如有汗而不死。謂陽可入陰。而陰亦可出於陽也。以上論外因風寒之熱病。有表裏陰陽邪正虛實之死生。　莫雲從曰。此篇先論風寒而後論熱病。傷寒論先言中風。而後論傷寒。

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苛軫鼻。索皮於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此以下論內因之熱。病在五藏。當取諸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如不得解。當以五行勝制之法治之。熱病先膚痛鼻窒者。熱在肺而病氣先應於皮膚鼻竅也。故當以第一之鑱鍼取之皮。用五十九刺之法。以瀉五藏之熱。若皮苛鼻軫。當索皮於內合之肺。再不得解。索之火。火者心也。

當取心藏之氣。以勝制其金焉。蓋五藏內合五行之氣。外合皮肉筋骨之形。病氣先在於外合之形。故先取之形。次索之藏氣。再以五行勝制之法治之。蓋先標而後本也。前章論外因之熱。病在六氣。此論內因之熱。病在五行。莫雲從曰。上章與素問之熱論。此與評熱論大同小異。

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乾脣口嗌。取之脈。以第一鍼五十九。膚脹口乾。寒汗出。索脈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

此熱在心主之包絡。而病見於脈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病在血脈。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者。相火盛而心不安也。脣口嗌乾者。火炎上也。當取之脈。以第一鍼爲五十九刺之法以瀉其熱。若膚脹者。脈盛而脹於皮膚也。仍口乾而寒汗出者。熱在內而蒸發其陰液也。當索脈於心。索脈於心者。刺脈而久留之。以候心氣之至也。如不得解。當索之水。水者腎也。取腎氣以勝制其火也。按此節當以第三鍼取脈。用第一鍼者。以絡脈之在皮膚。故曰膚脹。蓋在皮膚間而取諸絡。皮膚絡脈之相通也。

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起。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目眥青。索肉於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喉主天氣。嗌主地氣。嗌乾多飲者。脾熱上行也。脾熱盛則及於胃。故善驚。脾主肌肉四支。故臥不能起。當取之膚肉。以第六鍼爲五十九刺之法以瀉其熱。脾主約束若目眥青者。脾病未去也。當索肉於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取肝木之氣。以勝制其土。此當以第四鍼取膚肉

熱病。面青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骨。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躄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色主春。面青者。肝木之病色見於面也。肝脈上額循巔下項中。故腦痛。肝主筋。諸筋皆起於四肢之指井並經而循於形身。故手足爲之躁擾。當取之筋間。以第四鍼刺手足之四逆。肝開竅於目。筋之精爲黑眼。若筋躄而目浸淫。當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取肺金之氣。以勝制其肝木。

熱病。數驚瘛瘲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瀉有餘者。癲疾毛髮去。索血於

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數叶朔〕

心病熱。故數驚。本經曰。心脈急甚爲瘛瘲。心氣實則狂也。當取之脈。以第四鍼急瀉其血絡之有餘者。癲疾。脈癲疾也。髮者血之餘。若癲疾而毛髮去。當索血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取腎水之氣。以勝制其心火。

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齧齒耳青。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噬齧音業也〕

腎爲生氣之原。熱傷氣。故身重。腎主骨。故骨痛也。腎開竅於耳。腎氣逆。故耳聾。病在少陰。故欲寐也。當取之骨。以第四鍼。爲五十九刺之法。以刺骨。若病而不欲食者。腎氣實也。經曰腎是動病。飢不欲食。齧齒者。熱盛而咬牙也。齒者骨之餘。耳者腎之竅。若齧齒耳青。當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取脾土之氣。以勝制其水焉。夫五藏者。形藏也。五行者。五藏之氣也。病氣出於外。合之皮肉筋骨。故先治其外。不得。故復內索于五藏五行之氣焉。莫雲從曰。若重感其外邪。則爲外內交爭之證。〔外內交爭詳刺熱論〕

玉機真藏論曰。病不以次入者。卽此章之義。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

本篇首章論外因之熱。上章論內因之熱。此以下復論外內之熱。合并而交爭者也。凡病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故有因外邪而病熱者。有因內傷而病熱者。有因於外而不因於內者。有因於內而不因於外者。有外內之兼病者。此章與素問刺熱論合參。大義自明矣。熱病不知所痛者。外因之熱。入於內也。耳聾不能自收口乾者。腎藏之熱乘於上也。陽熱甚而陰頗有寒者。在內之熱。交爭於外也。熱在髓者。外因之熱。交爭於內也。凡病出於外者生。深入於內者死。

熱病。頭痛顳顬。目瘳脈痛善衄。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痔。

此外因之熱。與肝熱交爭也。肝脈上巔頂。熱病頭痛者。表邪之熱。交於肝脈也。顳顬目瘳者。口目振戰之貌。此肝藏之熱。逆於上也。脈痛善衄者。表邪之熱。迫於經也。此厥陰肝經之熱。與外熱交逆而爲病也。當以

第三鍼取脈。視其外內之有餘不足而治之。經云。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如外感風淫之熱。內因飽食而熱。外內不解。則往來寒熱而爲痔矣。按外內交爭之熱。皆在氣而不涉於經。此節論熱入於經。故曰厥熱。謂外內之熱。厥逆於厥陰之經而爲病也。蓋有熱在氣而皆出入於氣分者。有病在氣而轉入於經者。經氣外內之相通也。莫雲從曰。在經氣外內之間。故爲寒熱。在筋脈。故爲痔。筋在脈外之氣分。

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腧。及下諸指間。索氣於胃胳。得氣也。胳當作絡

此外因之熱。與脾熱交爭也。熱病體重者。脾熱出於外也。熱病腸中熱者。外熱入於內也。取之於第四鍼於其腧。腧主土也。及下諸指間。乃足太陰之隱白。陽明之厲兌也。大腸小腸屬胃。索氣於胃絡。得手太陽陽明之氣。則腸中之外邪。隨氣而出矣。

熱病挾臍急痛。胸脅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取以第四鍼鍼嗌裏。

此外淫之熱。與心熱并交也。內經云。環臍而痛者。病名伏梁。此風根也。熱病挾臍急痛者。外淫之風邪。客於心下而爲伏梁也。胸脅滿者。內因之心熱逆於內也。取足少陰之湧泉。索水氣以濟心火。取足太陰之陰陵泉。補中土以散心腹之伏梁。嗌裏。舌下也。取第四鍼鍼嗌裏。以寫外內心下之熱邪。

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

此外因之熱。與肺熱相交。可俱從汗解也。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者。外內之熱。皆在於膚表也。故取手太陰之魚際太淵。補足太陰之大都隱白。蓋瀉肺經則熱去。被脾土則津液生而汗出矣。內踝上橫脈。卽足太陰之三陰交。蓋汗隨氣而宣發於外。取氣下行。則汗止矣。夫外內之熱。入深者死不可治。外出者易散而愈。金匱玉函曰。非謂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裏者死。然因於內者。從內而外。因於外者。從外而內。是以上工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

外熱在表故汗出內熱在外故脈順

五藏者半死半生。

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尙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也生。

此總結上文。而言外內之熱。皆宜從汗而外解也。夫外爲陽。內爲陰。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者。此內因之熱。外雖汗出而裏熱不解。此內熱之極也。死。於得汗而脈靜者。熱已淸而脈平和。故生。熱病者。脈尙躁。病外因之熱而及於經也。不得汗者。不得從乎外解。此外熱之極也。故死。脈盛躁。得汗而脈靜者。外淫之邪。從表汗而散。故生。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一曰汗不出者。外淫之熱。不得從汗解也。刺熱論曰。肝熱病者。左頰先

內熱甚則目不明

心主脈故舌本爛

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頤先赤。大顴赤者。滿顴面皆赤。此五藏之熱甚也。噦。呃逆也。噦、者。外內之熱。交爭於中而致胃氣絕也。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正氣陰液下泄。而外熱之邪填於內也。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內熱甚而外內不清也。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夫老人者。外內之血氣已衰。嬰兒者。表裏之陰陽未足。腹滿者。熱逆於中。不得從外內散也。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外熱不解。而入於陰之經也。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內熱盛而逆於上之脈也。七曰欬而衄。汗不出者。欬者。內熱上逆於肺也。衄者。表熱外迫於經也。夫肺主皮毛而朝百脈。外內之熱。咸從肺氣以汗解。汗不出者。氣絕於上也。出不至足者。氣絕於下也。八曰髓熱者。熱在髓。死不可治也。九曰熱而痙者。太陽之氣終也。太陽氣終。則腎氣亦絕。是以腰折瘈瘲。齒噤齘也。太陽少陰。陰陽生氣之根原也。夫刺者。所以致氣而却邪也。凡此九者。邪熱甚而正氣已絕。刺之無益也。

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

如是。頭入髮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耳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痏。巔上一。顖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痏叶賄針瘢也

此申明上文之五十九穴也。兩手內側者。肺之少商。心陽少衝。心包絡之中衝。左右各三。計六痏。外側者手陽明之商陽手太陽之少澤。手少陽之關衝。左右各三。計六痏。兩手外內各三。共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者。手足第三節縫間。共十六痏也。頭入髮一寸旁三分各三者。乃足太陽膀胱經之五處。承光。通天。兩旁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者。乃足少陽膽經之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五穴左右凡十痏。曰入髮旁三分。曰更入髮三寸邊者。謂太陽經去行中之督脈。共三寸而兩分也。少陽經去督脈兩邊各三寸也。耳前後各一者。手少陽三焦經之禾髎在耳前。足少陽膽經之浮白在耳後。口下一者。任脈之承漿。項中一者。督脈之大椎。耳前後左右之四脈。合任督共六痏也。巔上一者。督脈之百會。顖會一者。督脈之上星。髮際一者。前髮際乃督脈

之神庭。後髮際乃督脈之風府。廉泉。任脈穴。在頷下結喉上四寸。風池。足少陽膽經穴在耳後兩旁髮際陷中。天柱。足太陽膀胱經穴。在項後兩旁髮際大筋外陷中。凡此五十九穴各分別表裏陰陽五藏十二經之熱病而取之。

氣滿胸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中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

本篇首論外淫之熱。次論內因之熱。次論外內交爭。然皆在氣分。而不涉於經。此復論內因之病入於三陰之經。外因之病入於三陽之經。故取手足之指井及血絡焉。太陰居中土。厥逆從上下散。足太陰脾脈上膈注心中。氣滿胸中喘息者。經氣逆於上也。故取足太陰大指之隱白。使逆氣下行。則快然如衰矣。

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

疝乃少腹陰囊之疾。心疝者病在下而及於上。故曰病心疝者少腹當有形也。足太陰之脈。從腹而上注心中。足厥陰之脈。絡陰器抵小腹上

貫膈注於肺此病足太陰厥陰之經而上爲心疝。故取足太陰厥陰於下。去其血絡。則心痛止矣。

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

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上通於心。下絡三焦。故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相火上炎。則喉痺舌卷口中乾也。取小指次指之井穴。乃手少陽經之關衝。瀉其相火。則諸病自平矣。

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

三陽太陽

此論外淫之邪。入於三陽之經。而證見於上中下也。目中赤痛。從內眥始。病足太陽之經而在上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與陰蹻陽蹻會於睛明。故當取之陰蹻以清陽熱。

風痙。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膕中及血絡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此風邪入於太陽之經。而證見於中也。夫陽病者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太陽之經脈。循於背。風入於中。則筋脈強急而身反折矣。先取足太

陽之委中。出其血絡。中有寒者。取足陽明之三里以補之。蓋經脈血氣。
陽明水穀之所生也。
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
此病足太陽之經而在下也。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
胱。約下焦。實則閉癃。故亦取之陰蹻。蓋陰蹻與陽蹻相交於太陽之睛
明。陽入於陰。陰出於陽。陽蹻乃足太陽之別。瀉其陰蹻。則太陽之經邪。
從蹻脈而出矣。三毛。足厥陰之大敦。肝所生病者爲閉癃。故及三毛之
經。上有血絡者。以出其血。夫太陽之氣。主於膚表。邪之中人。始於皮毛。
是以皮毛之邪。而轉入於太陽之經也。按前章論外因之邪。在於表陽
之氣分。是以七日來復。八日再經。如與五藏之氣交爭。則爲外內出入。
此復論外內之病。轉入於經。外者入陽。內者入陰。各不相干涉矣。　沈
亮宸曰。四時篇論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
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此癃在太陽三焦。亦兼取厥陰之絡。蓋
厥陰之氣。生於膀胱水中。毋能令子實。實則瀉其子也。按、本經以鍼合

理數。以人配天地陰陽。乃修身養性。治國治民之大本。其於救民之疾苦。分表裏陰陽。邪正虛實。陰陽血氣。經絡藏府。五行六氣。生剋補瀉。各有其法。學者以鍼刺之理。引而伸之。施於藥石。妙用無窮。惜乎皇甫士安。次爲甲乙。而馬氏隨文順句。惟曰此病在某經。而有刺之之法。此病係某證。而有刺之之法。反將至理蒙昧。使天下後世。藐忽聖經久矣。悲夫。

男子如蠱。女子如怚。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涌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怚當作阻

通篇論外因內因之病。此復結外內之正氣焉。蓋外內之病。皆傷人之陰陽血氣。而陰陽血氣。本於先天之精氣。生於後天之穀精。從內而外者也。先天之精。腎藏之所主也。水穀之精。胃府之所生也。臍下丹田爲氣海。胞中爲血海。男子以氣爲主。女子以血爲主。故曰男子所蠱。女子如阻。形容其血氣之留滯於內也。身體腰脊如解。形容血氣之病於外也。身體。脾胃之所主也。腰脊。腎之府也。不欲飲食。胃氣逆也。此外內之

邪。而傷其外內之正氣也。故當先取腎藏之湧泉。再取胃府之趺陽於跗上。盡見其血者。通其經而使血氣之外行也。蓋言千般病難。不越外內二因。而外內之病。總傷人之陰陽血氣。知其生始出入之本原。能使血氣和調。陰陽固密。非惟苛疾不生。更可延年不老。聖人之教化大矣。女子如阻者。如月經之阻隔也。男子無月事之留阻。故曰如蠱用三如字。不過形容外內血氣之爲病。在男女二字。亦當輕看。參閱聖經。勿以文辭害義。庶爲得之。　莫雲從曰。此與寒熱篇臍下關元三結交之大義相同。

厥論第二十四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

此章論經氣五藏厥逆爲病。因以名篇。夫三陰三陽。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五行也。在天呈象。在地成形。地之五行化生五藏。天之六氣。配合六經。是以五藏相通。移皆有次。穴氣旋轉。上下循環。若不以

次相傳。則厥逆而爲病矣。再按在天丹蒼黅素元之氣。經於五方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三陰三陽之六氣。此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互相生成者也。而人亦應之。故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此五藏之形氣。生於地之五行。而本於天之六氣。十二經脈。外合六氣。而本於藏府之所生。藏府經氣之相合也。靈素經中。凡曰太陽少陽陽明。外陰少陰厥陰。此論在六氣。或有及於六經。若曰肝心脾肺腎。此論有藏府經脈。而或涉於六氣。此陰陽離合之道也。夫陰陽出入。寒暑往來。皆從地而出。自足而上。是以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旁人事以養五藏。苟失其養。則氣厥而爲頭痛。藏厥而爲心痛矣。陽明之氣。上出於面。厥氣上逆於頭。故爲頭痛面腫。陽明是動。則病心欲動。故起而心煩。此陽明之氣。上逆於頭而爲厥頭痛也。故當取之足陽明。陽明從中見太陰之化。故兼取之太陰。此厥逆在氣而不及於經也。

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

此論厥陰之氣。厥逆於上。轉入於經。而爲厥頭痛也。夫三陰三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有厥在氣而不及於經者。有厥在氣而轉入於經脈者。經氣外內相通。可離而可合也。是以首節止論氣厥。此以下論氣厥而上及於經脈焉。逆在脈。故頭脈痛。厥陰爲闔。闔折則氣絕而喜悲。逆在氣。故心悲善泣。視頭痛脈反盛者刺之。盡去其血。以寫脈厥。後調足厥陰。以通其氣逆焉。

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

此少陰之氣。厥逆於上。轉及於太陽之經脈。而爲厥頭痛也。貞貞固而不移也。頭上五行。取足太陽經之五處。承光。通天。絡郄。玉枕。少陰太陽。主水火陰陽之氣。上下標本相合。是以先寫太陽。次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也。　沈氏曰。陰陽六氣。止合六經。從足而手。故先取手而後取足。尙氏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先取手而後取足。張開之曰。沈論六氣合六經。而有手足之上下。尙論六氣有標本之上下。二說俱宜通曉。

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

此太陰之氣。厥逆於上。及於頭面之脈。而爲厥頭痛也。經云。氣幷於上。亂而喜忘。脾藏意。太陰之氣厥逆。則脾藏之神志昏迷。故意喜忘也。頭主天氣。脾主地氣。按之不得者。地氣上乘於天。入於頭之內也。先取頭面左右之動脈。以瀉其逆氣。後取足太陰以調之。莫雲從曰頭面左右之動脈。足陽明之脈也。

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

此太陽之氣。上逆於頭。而爲厥頭痛也。夫陰陽六氣。皆循經而上。太陽之脈。從頭項而下。循於腰脊。太陽之厥頭痛。項先痛而腰脊爲應。此逆在氣而應於經也。故先取項上之天柱。以瀉其逆。後取足太陽以調之。

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涌有熱。瀉出其血。後取足少陽。

此少陽之氣。厥入於頭項之經脈。而爲厥頭痛也。少陽之上。相火主之。火氣上逆。故頭痛甚。而耳前後脈涌有熱。先瀉出其血。而後取其氣焉。以上論三陰三陽之氣。厥而爲頭痛。不因於外邪也。

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

前論內因后論外因此節論不內外因

此下論外感三陽筋上循于頭病則轉筋而痛

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

真頭痛者。非六氣之厥逆。乃客邪犯腦。故頭痛甚。腦盡痛。頭爲諸陽之首。腦爲精水之海。手足寒至節。此真氣爲邪所傷。故死不治。

頭痛不可取於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刺。不可遠取也。

此擊墮傷頭。而爲頭痛者。不可取之俞也。夫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在此痛處而刺之。不可遠取之俞也。蓋言痛在頭而取之下者。乃在下之氣。厥逆於上。經氣上下交通。若有所傷而痛者。非經氣之謂也。

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此言大痺而爲頭痛者。亦不可刺其俞也。大痺者。風寒客於筋骨而爲惡也。日作者。當取之筋骨。可令少愈。如不止。不可已而再取之。此言風寒之邪。深入於筋骨。故不可取之俞。而亦不能卽愈也。

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

此寒邪客於經脈而爲偏頭痛也。寒傷榮。故爲寒痛。手足三陽之脈。上

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

期生曰頭應天故從氣

循於頭。左者絡左。右者絡右。傷於左則左痛。傷於右則右痛。非若厥氣上逆。而通應於頭也。手足少陽陽明之脈。皆分絡於頭之左右。先取手而後取足者。手經之脈。上於頭而交於足經者。不取太陽者。太陽之在中也。按、靈素二經。凡論六氣。後列經證一條。論六經。後列氣證一則。此先聖之婆心。欲後學之體認。　沈亮宸曰。千般疢難。不越三因。厥頭痛者。內因之氣厥也。真頭痛者。淫邪犯腦也。大痺者。風寒逆於脈外也。頭半痛者。寒邪客於脈中也。此外因之疾也。有所擊墮者。不內外因也。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慎養。內使血氣和調。陰陽順序。外使元真通暢。腠理固密。不令淫邪於忤。更能保身忍性。無有擊墮之虞。可永保其天年。而無夭枉之患矣。

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瘛。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

此論五藏之經氣厥逆。而爲厥心痛也。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是以四藏之氣厥逆。皆從脈而上乘於心。背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故

而經藏應地故從藏而脈

玉師曰陽明不從標本從太陰中見之化故取之脾穴

玉師曰刺然谷太谿取少陰之水氣水氣上行則土氣衰矣

與背相控而痛。心與背相應也。心脈急甚爲瘈瘲。如從後觸其心者。腎附於脊。腎氣從背而上注於心也。心痛故傴僂而不能仰。此腎藏之氣。逆於心下而爲痛也。先取膀胱經之京骨崑崙。從府陽而瀉其陰藏之逆氣。如發鍼不已。再取腎經之然谷。此藏氣厥逆。從經脈相乘。與六氣無涉。故不曰太陽少陰。而曰崑崙然谷。

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胃氣上逆。故腹脹胸滿。胃氣上通於心。故心痛尤甚。脾與胃以膜相連。而爲胃之轉輸。故取脾經之大都太白。以輸胃之逆氣。尙御公曰。上節從府瀉藏。此復從藏瀉府。皆雌雄相合。經氣交通之妙用。夫五藏之血氣。皆從胃府而生。故經中凡論五藏。多兼論其胃焉。

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谿。

脾脈上膈注心中。故痛如以錐刺其心。然谷當作漏谷。太谿當作天谿。蓋上古之文。不無魯魚之誤。

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太衝。

三陰三陽應天之六氣五藏經脈應地之五行

肝主色而屬春生之氣。肝氣厥逆。故色蒼蒼如死狀。肝病則膽氣亦逆。故終日不得太息。此肝氣逆乘於心。而爲肝心痛也。取本經之行間太衝以疏逆氣。

厥心痛。臥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太淵。

夫肺主周身之氣。臥若徒然居於此者。氣逆於內而不運用於形身也。動作則逆氣內動。故痛。或少間。而動則益甚也。夫心之合脈也。其營色也。肺者心之蓋。此從上而逆於下。故心氣不上出於面而色不變也。取肺經之魚際太淵以瀉其逆。

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夫四藏厥逆而爲心痛者。從經脈而薄於心之分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心不受邪。若傷其藏真而爲真心痛者。不竟日而死矣。蓋心乃太陽之火。應一日而遶地一周。心氣傷。故不終日而死。夫寒熱。天之氣也。青赤。五行之色也。故真頭痛者。寒致節。真心痛者。青至節。

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於腧。

此言心痛之因於氣者。不可取之腧也。盛聚者。五藏之逆氣太盛。聚於中而爲心痛。非循脈之上乘也。此節論五藏之經脈厥逆而末結氣證一條。蓋以證明經氣之各有別也。故止曰不可取於腧而不言其治法。

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憹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併腹憹痛形中上者。併音京中平聲

此言蟲瘕蛟蛕。而亦能爲心痛也。蟲瘕者。癥瘕而成形也。蛟蛕者。蚘蟲也。蛟蛕生於腸胃之中。蛟蛕而爲心痛者。六府之氣。亦上通於心也。蟲瘕積於腸胃之外。蟲瘕而爲心痛者。心主神明。正大端居於上。即宮城郛郭之間。亦不容其邪也。皆不取以小鍼者。謂不涉於經絡皮膚也。憹者。懊憹不安也。腫聚者。蟲聚而壅於胸腹之間。上行則痛。歸下則安。故痛有休止也。蟲瘕蛟蛕。皆感溼熱以生聚。故腹熱。蟲欲飲。故喜渴。蟲動則廉泉開。故涎下也。見此諸證。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則蟲已斃。而乃出鍼也。若腹併滿而心

中懊憹作痛者。乃瘀聚之形類。從中而上者也。　沈亮宸曰此與上節之擊墮。下節之乾盯聹。皆不涉於經氣者也。

耳聾無聞。取耳中。耳鳴。取耳前動脈。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盯聹。耳無聞也。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

此言經氣之厥逆。從經而氣。從足而手。自下而上也。故逆在上之經絡。而為耳聾耳鳴者。卽從耳間之絡脈以取之。若氣之上逆而為耳聾耳鳴者。當取手足之指井。先取手而後取足。蓋六氣止合六經。其逆盛而躁者在手。故陰陽二氣。厥逆而為耳聾耳鳴者。從足而手。手而頭也。若有膿而痛者。有乾耵聹而耳聾無聞者。此又與經氣無涉。故不可刺耳間之絡脈。及手足之指井也。按小指次指者。乃手少陽之關衝。手中指者。乃手厥陰之中衝。後取足者。乃足厥陰之大敦。手足三陰之脈。皆不上循於頭。亦非左絡右而右絡左。此因氣之上逆而為耳聾耳鳴也。蓋耳者腎之竅。厥陰主春。少陽乃初生之氣。皆生於腎藏之水中。所生氣

之厥逆。則母藏之外竅不通。是以取手足之指井。乃經氣之所出也。夫首論厥頭痛者。因氣厥而及於經。次論厥心痛者。因藏厥以及於脈。乃藏府經氣之相通也。此復論厥在經絡者。卽取之絡。厥在氣分者。卽取手足之指井以疏其氣。此經氣離合之道也。陰陽出入。寒暑往來。皆從地而出。自足而上。是以先取陽而後取陰。氣自下而上也。先取手而後取足。氣從足而手也。　沈亮宸曰。此論人經氣上下。藏府陰陽。各有分別。

足髀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病注下血。取曲泉。

此承上文而言經氣之厥逆於下者。卽從下而取之也。夫陰陽之氣。雖從下而生。然上下升降。環轉無端。故有從下而逆於上者。有從上而逆於下者。皆隨其所逆而取之也。足髀不可舉者。少陽之氣厥於下也。側而取之者。側臥而取之也。合樞中。乃髀樞中之環跳穴。必深取而后得之。以員利鍼。而大鍼不可刺者。此逆在氣而不在經。故當淺刺於膚腠

期生曰足髀者經厥而

出子氣分注血者氣厥而入於經中下文經氣逆厥

之間以疏氣。不必深取之經穴也。病注下血者。此厥在氣而入於經也。厥陰肝經主血。此厥陰之氣厥於經。故當取本經之曲泉以止血。夫氣爲陽。血爲陰。上爲陽。下爲陰。故氣從下而上逆於經絡者。則爲氣閉之耳聾耳鳴。氣從上而下逆於經絡者。則爲病注下血。

風痺淫濼。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時嘔時悶。眩已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

此論厥氣之分乘於上下也。風痺淫濼。乃痺逆之風邪。淫濼於上下。蓋風之善行而數變也。夫陰陽之道。分則爲三陰三陽。應於經脈。則又有手足之分。合而論之。總歸於陰陽二氣。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心腎者。水火之形藏也。風邪淫濼於上下。故病不可已。蓋寒之則傷心主之火。熱之則傷腎藏之陰。病不可治。故不可已也。淫濼於下。故足如履冰。感寒水之氣也。時或淫濼於上。則如入湯中。感火熱之氣也。股脛淫濼及於下之足脛。煩心頭痛。淫及於上之頭首也。時嘔時悶。有時而逆於中也。諸脈皆會於目。眩者。淫於經脈之血分也。毛腠疏則汗出。汗出者。

淫於毛腠之氣分也。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志與心精。共湊於目。故久則目眩也。喜爲心志。恐爲腎志。心悲名曰志悲。悲以喜恐者。心腎之神志傷而悲泣也。腎爲生氣之原。短氣者。傷其腎氣也。不樂者。傷其心氣也。夫日以應火。月以應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日月一周天而復大會。不出三年死者。不過盡水火陰陽之數周而終也。此篇論厥逆爲病。有經氣五藏陰陽邪正之分。

病本第二十五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此承前數章之義。分別標本外內先後之治法焉。先逆先寒先熱者。先病天之六氣也。先病者。先病人之經氣也。先病而後逆者。人之形體先病。而後致氣之厥逆。故當先治其本病。先逆而後病者。先感天之六氣。病吾身之陰陽。以致氣逆而爲病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氣。先寒而後

先熱下當補此一句

生病者。先感天之寒邪。而致生六經之病。故當先治其本寒。先病而後生寒者。吾身中先有其病。而後生寒者。當先治其本病。先熱而後生病者。先感天之熱邪。而致生形身之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熱。天之六氣。風寒熱溼燥火也。人之六氣六經。三陰三陽也。人之陰陽與天之六氣相合。故有病本而及標者。有病標而及本者。此節以先病爲本。後病爲標。莫雲從曰。先病後逆。先逆後病。總論天之六氣。與吾身之陰陽。先寒而後生病。先病而後生寒。先熱而後生病。先病而後生熱。分論天有此寒熱。而吾身中亦有此寒熱也。

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

泄者。脾胃之病也。脾屬四肢而主肌肉。此病者。因脾病於內。而生四肢形體之病。故當先治其本病。必且調其脾胃。而後治其他病焉。中滿者。腹中脹滿。脾胃之所生也。先病而後中滿者。因病而致中滿也。則當先治中滿之標病。而後治其本病。先病而後泄者。因病而致飧泄也。當先

在地爲土在天爲溼下泄中滿病溼土之氣也

治其本病。而泄自止矣。脾所生病者。上走心爲噫。先中滿而後煩心者。脾病上逆於心也。故當治其本病。夫人之藏府形骸經脈血氣。皆本於脾胃之所生。上節論天之客氣。與人之陰陽外內交感而爲病。此論人之本氣爲病。又當以脾胃爲根本也。

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

此承上文而言。所謂先病先逆先寒先熱。先泄中滿之爲病。有客氣而有同氣者也。客氣者。天之六氣也。同氣者。吾身中亦有此六氣。與天氣之相同也。有客氣之爲病者。有本氣之爲病者。皆傷人之正氣。傷則氣不化。而二便不利矣。故大小便不利者治其標。大小便利者治其本。莫雲從曰。客氣之病。從外而內。本氣之病。從內而外。大小便不利者。病氣皆入於內。故當治其標而從下解。大小便利者。病氣皆在於外。故當治其外之本病。

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爲獨行。先大小便不

素問標本論有君臣問答

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間去聲

此論陰陽六氣之標本也。六微旨論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厥陰之上。風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太陰之上。溼氣治之。所謂本也。本之下。氣之標也。蓋以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爲本。以三陰三陽六氣爲標。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不足者。正氣之不足。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風寒暑溼之本氣。而後調其三陰三陽之標。謂當先散其邪。而後調其正氣。如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當先調其陰陽。而後治其本氣。此標本邪正虛實之治要也。再當謹察其間甚。以意調之。間者。邪正虛實之相間。故當并行其治。蓋以散邪之中。兼補其正。補正之內。兼散其邪。甚者。謂邪氣獨盛。或正氣獨虛。又當獨行其治。如邪氣甚者。獨瀉其邪。正虛甚者。獨補其正。此補瀉間甚之要法也。如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當治其二便之本病。又無論其邪正之間甚矣。按此篇列於厥證之間。無問答之辭。乃承上啓下。以申明厥逆之義。蓋人秉天地陰陽五運六氣而成此形。此身中亦有

五運六氣。應天道環轉之不息。若感天之客氣。則爲客邪所逆而成病矣。若喜怒暴發。志意不調。飲食失節。居處失宜。則此身中之氣運厥逆而爲病矣。故病客氣者。自外而內。病同氣者。自內而外。有標本外內之出入。有邪正虛實之後先。故曰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一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令可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雜病第二十六

厥挾脊而痛至頂。頭沈沈然。目䀮䀮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膕中血絡。䀮音荒

此論客氣厥逆於經而爲雜病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太陽之氣。主於膚表。客氣始傷太陽。則經氣厥逆。而爲頭目項脊之病。故當取足太陽膕中血絡。以瀉其邪。沈、重也。莫雲從曰。虛邪之中人也。必先始於皮毛。太陽之氣主表。故首論其太陽。

厥胸滿面腫。唇漯漯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

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挾口環唇。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本經曰。中於面。則下陽明。蓋中於面之皮膚。則面腫。下於陽明之經。則爲胸滿唇漯諸證。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陽明之脈循喉嚨。逆則氣機不利。故暴言難。甚則不能言也。當取足陽明之經以瀉其邪。

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

此邪病足少陰之氣而爲厥逆也。足少陰腎脈。循喉嚨。挾舌本。厥氣上逆於喉。故不能言。腎爲生氣之原。氣逆。故手足清。腎開竅於二陰。故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以通其逆氣。

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穀音穀

此客氣薄於太陰。致太陰之氣厥而爲此諸證也。腹乃脾土之郭。氣厥於內。故腹嚮嚮然。太陰溼土主氣。爲陰中之至陰。故寒氣多。而穀穀然如水溼之聲也。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故溲便難。取足太陰以散其厥逆。

氣化則出

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

夫所謂厥者。有病在下而氣厥於下者。有病在下而厥氣上逆者。如上節之厥氣。走喉而不能言。乃少陰之氣。上逆於喉也。此邪病少陰之氣。而氣厥於下也。蓋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少陰之氣。厥逆於下而不上交於心。則火熱盛而嗌乾。口中熱如膠矣。取足少陰以散逆氣。而通水陰之上濟。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無疑。

按、以上五節。乃邪客陰陽之氣而為氣厥。即有見經證者。乃邪在氣而迫及於經也。此以下。復論邪入於經。而經脈之厥逆。故曰鍼大如氂。刺膝無疑。九鍼論曰。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為暴脾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此邪客於足陽明之經而為膝中痛者。當以如氂之鍼。而刺膝痛之無疑也。意言邪在氣而致氣厥者。當取之氣穴。邪客於經絡而為經痛者。當取之經穴無疑也。氂音厘。牛尾也。　張開之曰。暴痺者。不

從氣而轉入。乃直中於脈而爲脈痺也。犢鼻乃足陽明胃經穴。不因於氣。故曰取犢鼻而不曰陽明。以下取手足之三陽者。經氣之合病也。

喉痺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

喉痺者。邪閉於喉而腫痛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挾於結喉之旁。故邪閉則不能言矣。當取之足陽明。手陽明之脈。在喉旁之次。故能言者取手陽明。

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

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間日而作者。其氣舍深。內薄於陰而不得出。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應地氣之在下。其道遠。故間日而作。地爲陰。故不渴。手陽明之脈。屬大腸絡肺。應天氣之在上。其道近。故日作。天爲陽。故渴也。　沈亮宸曰。按、素問瘧論云。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夫手陽明者。肺之府。手太陽者。心之府。手少陽者。心主包絡之府。此三府者。主氣主火而應於上。故渴而日作。足陽明者。脾之府。足太陽者。腎之府。足少陽者。肝之府。此三府者。

主血主水而在下。故不渴而間日作。獨取手足陽明者。身半以上。手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陽明皆主之。

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

手足陽明之脈。徧絡於上下之齒。足陽明主悍熱之氣。故不惡寒飲。手陽明主清秋之氣。故惡寒飲。莫雲從曰。齒痛。病在手足陽明之脈。惡清飲。不惡清飲。手足陽明之氣也。此因脈以論氣。因氣以取脈。脈氣離合之論。蓋可忽乎哉。

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陽明。陽明當作少陽

手足少陽之脈。皆絡於耳之前後。入耳中。手少陽秉三焦之相火。故聾而痛。莫雲從曰。與上節之意相同。

衄而不止。衃血流。取足太陽。衃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膕中出血。衃音胚 宛腕同

鼻中出血曰衄。血至敗惡凝聚。其色赤黑者曰衃。陽絡傷則衄血。手足太陽之脈。交絡於鼻上。足太陽主水。故衃血流。手太陽主火。故衃血而

不流。此邪薄於皮毛之氣分。而迫於絡脈也。故取手足太陽以行氣。不已。刺手之經脈於腕骨下。不已。刺足之經脈於膕中。莫雲從曰。取氣先足而手。取經脈先手而足。經氣上下環轉之不息。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陽。

足太陽陽明少陽厥陰之脈。皆循腰脊而上行。太陽陽明主寒水清金之氣。故痛上寒者。取足太陽陽明。厥陰風木主氣。秉中見少陽之火化。故痛上熱者。取足厥陰。不可以俯仰者。少陽之樞折也。故取之少陽。沈亮宸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厥陰主春。少陽主夏。陽明主秋。太陽主冬。寒暑往來之氣厥逆。則爲腰脊之病。故獨取此四經焉。

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膕中血絡。

足少陰之脈上行者。貫膈注胸中。入肺絡心。下行者。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中熱而喘者。厥逆於下而不得上交於心。故取足厥陰膕中血絡。莫雲從曰。嗌乾口中熱如膠。乃水火之氣。上下不濟。故曰取足少陰。中熱而喘。乃上下之經脈不交。故取膕中血絡。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取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

此下論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而成內因厥逆之雜病也。暴喜傷心。暴怒傷肝。食氣入胃。散精於心肝。食飲不節。肝心氣逆。故不欲食也。五者音也。音主長夏。肝心氣逆。則中氣不舒。故言益小也。當取足太陰以疏脾氣。則食氣得以轉輸。而音聲益彰矣。肝主語而在志爲怒。怒而多言。厥陰之逆氣太甚。故當取中見之少陽。以疏厥陰之氣。

顑痛。刺手陽明與顑之盛脈出血。顑叶坎

此言手足陽明之經氣厥逆。皆能爲顑痛也。手陽明之脈。從鈌盆上頸貫頰。足陽明之氣。上走空竅。循眼系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顑在顋之下。人迎之上。此病陽明之氣。下合陽明之經而爲顑痛。故不曰取足陽明。而曰顑之盛脈。蓋氣逆於顑而致脈盛也。莫雲從曰。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入齒中。頰口環脣。交承漿。循頰車。上耳前。從太迎下人迎。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而下。始與陽明之脈相合。而并下人迎。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以顧。刺手太陽也。

手足太陽之脈。皆循項而上。故皆能爲項痛。足太陽之脈。挾脊抵腰中。故不可俛仰者。取足太陽。手太陽之脈繞肩胛。故不可以顧者。取手太陽也。

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腹滿食不化。腹嚮嚮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

此三陰之經氣厥逆於下。而皆能爲腹滿也。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血氣不次。乃失其常。如驚怒則傷足厥陰肝。卒恐則傷足少陰腎。飲食不節。則傷足太陰脾。藏氣傷則經絡厥絕。脈道不通。而皆爲脹滿也。足厥陰肝脈。抵小腹。挾胃上貫膈。厥陰之經脈厥逆。故小腹滿大。厥氣上逆。則走胃至心。厥陰者。陰極而一陽初生。故身淅淅然。時有寒熱之變。肝主疏泄。小便不利者。厥陰之氣

逆也。腎者。胃之關也。而開竅於二陰。腹脹滿而大便不利者。腎氣逆而關門不利也。足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氣逆則及於經。故亦上走胸嗌而喘息喝喝然。此少陰之氣逆也。足太陰主輸運水穀。脾氣厥逆。故腹滿而食飲不化。足太陰是動。則病腹脹。善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腹嚮嚮然。不能大便者。氣逆於中也。故當取足三陰之經。以通厥逆之氣。

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

腰脊。腎之外府也。腎與胃戊癸合化。心痛引腰脊而欲嘔者。腎氣上逆而爲心痛也。當取之足少陰。

心痛。腹脹。嗇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

嗇嗇。畏寒貌。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寒。故腹脹而嗇嗇然。大便不利者。土氣不化也。此足太陰之氣厥而爲心痛。故當取本經以疏逆氣。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

腎脈從腎貫膈。入肺中。出絡心。心痛引背不得息。少陰之經脈。厥逆於

上而爲心痛也。故當刺足少陰。不已者。腎藏之氣逆也。少陽屬腎。三焦之氣。發原於腎藏。上布於胸中。故當取手少陽。以瀉腎氣之逆。莫雲從曰。刺少陰之脉曰刺。取少陽之氣曰取。

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定處。便溲難。刺足厥陰。

足厥陰肝脉抵小腹。別貫膈。上注肺。心痛引小腹滿者。厥陰之經絡上逆也。上下無定處。溲便難者。厥陰之氣逆也。此經氣並逆。當刺足厥陰之經。經脉通。則氣亦疏利矣。

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

肺主氣而司呼吸。心系上連於肺。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者。但逆在肺而爲心痛也。當刺手太陰以通肺氣之逆。 沈亮宸曰。足太陰少陰厥陰而爲心痛者。藏氣上逆而爲痛也。肺乃心之蓋。故但短氣不足以息。此病在本藏而應於心也。四藏皆然。故無真心痛之死證。

心痛。當九節次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此總結五種心痛。因藏氣之上乘而爲痛也。次者。俞穴之旁也。九節次

之者。肝俞次旁之魂門也。肝藏之魂。心藏之神。相隨而往來出入。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按已而刺。出鍼而復按之。導引氣之疏通。故心痛立已。九節之上。乃膈俞旁之膈關。下乃膽俞次之陽綱。心氣從內膈而通於外。故不已。當求之上。以通心神。求之下。以舒魂氣。得之者。得其氣也。金匱玉函曰。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前章之厥心痛。乃五藏之血脈相乘。故有真心痛之死證。此因氣而痛。故按摩導引。可立已也。前章刺血脈。曰崑崙然谷魚際太淵。此取藏氣。曰太陰厥陰少陰少陽。　沈亮宸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如逆傷心氣者環死。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不得已而求之膈關也。　余伯容曰。前章之厥心痛。論經脈相乘而有兼乎氣者。此厥氣爲痛。而有及於經者。

顑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顑叶坎

顑面也。顑痛者。邪傷陽明之氣也。陽明之脈。曲折於口鼻頤頰之間。故取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此氣分之邪。隨血而解。如不已。按人迎於頭立已。前三句論經氣之相通。所謂中於面。下則陽明是也。後二句。論

逆上上逆各有分別

膺與胸近故曰膺胸

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顑。循牙車而下合於陽明之經。并下人迎。言如不從曲折之絡脈而解。導之入於人迎而下行。其痛可立已也。蓋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入於經。則從腸胃而出矣。余伯榮曰。如寒傷太陽。劇者必衄。衄乃解。此皆氣分之邪。可隨血而愈。莫雲從曰。按人迎於經。乃啓下文之意。言陽明之氣。上行於頭。從牙車而下合於人迎。循膺胸而下出於腹氣之街者也。

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

氣逆上者。氣逆於上而不下行也。膺胸間乃足陽明經脈之所循。刺之使在上之逆氣。而下通於經也。此言陽明之氣。從人迎而下循於膺。從膺以下胸。從胸而下臍也。

腹痛。刺臍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

此承上文而言陽明之氣。循經而下行也。足陽明之脈。從膺胸而下挾臍。入氣街中。腹痛者。陽明之經厥也。故當刺臍左右之動脈。不已。刺氣街。按之立已。夫腹氣有街。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間。刺氣街而按之

爲字乃字宜玩朱註從二字中來

陽明表也爲之行氣子三陽故手足清冷

者。使經脈之逆氣。從氣街而出於膚表也。此論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顑。循牙車而下合陽明之經。幷下人迎。循膺胸而下出於臍之氣街。是陽明之氣。出入於經脈之外內。環轉無端。少有留滯。則爲痛爲逆矣。　沈亮宸曰。陽明之氣。從外迎而直下於足跗。通貫於十二經脈。故上之人迎。與下之衝陽。其動也若一。氣街者。氣之徑路也。蓋絡絕不通。然後從別徑而出。非竟出於氣街也。故先刺挾臍左右之動脈不已。而后取之氣街。

痿厥。爲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悗音悶

此復論陽明之氣。不能分布於四末。而爲痿厥也。痿者。手足委棄而不爲我所用。厥者。手足清冷也。夫陽明爲闔。氣不通則闔折。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陽受氣於四末。陽明之氣不行。故手足逆冷也。陽明居中土。爲水穀之海。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是以上文論陽明之氣。不能升降於上下。此論不得分布於四方。朱永年曰。悗、悶也。爲四末束悗者。束縛其手足。使滿悶而疾解之。導其氣之通達也。夫按之束

之。皆導引之法。猶尺蠖之欲信而先屈也。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晝已前爲陽。晝已後爲陰。日二者。使上下陰陽之氣。表章而交通也。不仁者。榮血不行也。十日者。陰數之周也。（信叶伸）

歲。以草刺鼻。嚔。嚔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歲作噦　嚔音帝）

噦、呃逆也。言其發聲。如車鑾之聲而有輪序。故名曰噦。此陽明所受之穀氣。欲從肺而轉達於膚表。肺氣逆還於胃。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故以草刺鼻。取嚔以通肺氣。肺氣疏通。則穀氣得以轉輸而呃逆止矣。無息。鼻息不通也。疾迎引之。連取其嚔也。夫穀入於胃。散精於心肝。大驚則肝心之氣分散。胃之逆氣。亦可從之而外達也。按胃絡上通於心。肝藏之脈挾胃。此言陽明之氣。從肺氣而出於氣分。亦可從肝心而出於血分也。此章論雜病之因。有因於氣者。有厥在經脈者。有經氣之並逆者。首論太陽而末結陽明。蓋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明乃血氣之生原。故行於上下四旁。氣分血分。夫人之百病。不越外內二因。外內之病。皆能令血氣厥逆。是以凡病多本於鬱逆。學者以數篇厥逆之因證。細

心參求。爲治之要。思過半矣。　張介賓曰。歲、當作噦。

周痺第二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問此痛在血脈之中耶。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慉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

此篇論經脈與絡脈之繆處也。經脈者。藏府之十二經脈。循行於上下者也。絡脈者。藏府之十二大絡。陰走陽而陽走陰。左之右而右之左者也。痺者。風寒溼邪。雜合於皮膚分肉之間。邪在於皮膚而流溢於大絡者爲衆痺。在於分肉而厥逆於經脈者爲周痺。帝以上下左右血脈分肉概而問之。然雖總屬於陰陽血氣。而有皮膚肌肉之淺深。經脈絡脈之繆處。故伯有周痺衆痺之分焉。慉痛。動而痛也。不及定治者。邪客於左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左右移易。故不及下鍼也。按、玉板篇曰。人之所

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此言胃府所出之血氣。從大絡而布於皮膚。猶海之行雲氣於天下。故邪客於皮膚。流溢於大絡者。名曰衆痺。謂邪在天下之廣衆也。

黃帝曰。願聞衆痺。歧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歧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

各在其處者。邪隘於大絡。與經脈繆處也。更發更止。更居更起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也。以右應左。以左應右者。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也。更發更休。故非能周也。病在左而右痛。病在右而左痛。故刺其痛處而病雖已止。然必刺其所病之處。而勿令復起也。

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歧伯曰。周痺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歧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

脫之。

手足三陰三陽之脈。從下而上。從上而下。交相往還。故周痺在於血脈之中。隨脈氣上下。而不能左之右而右之左也。各當其所者。與絡脈各居其所也。過者。使邪氣過在分肉皮膚以外出。脫者。使病本之更脫於脈中也。沈亮宸曰。經脈之上下。絡脈之左右。應司天在泉左右間氣。蓋藏府之經脈絡脈。總合於天之六氣也。後刺以脫之。與必刺其處同義。

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歧伯對曰。風寒溼氣。客於外分肉之閒。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

此言周痺之因。乃邪客於分肉之閒。而厥逆於脈也。分肉。肌肉之腠理。沫者。風溼相搏。迫切而爲涎沫也。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其腠理。故痛。痛則心專在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之不熱。熱則痛解。解則厥逆於脈中。厥於脈中。則彼之周痺發。發則如是之隨脈上下也。此內

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是能周。故命曰周痺。

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句宜衍當以下文接上節 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瘈堅。轉引而行之。瘈音掣

大絡二字復見於此

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則腠理開。開則抵深而入於分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此邪在於分肉。而厥逆於脈中。故內不在藏。而外未出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真氣者。五藏元真之氣。三焦通會於肌腠之間。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邪沫凝聚於腠理。則真氣不能充身。故曰周。謂因痺而不周也。下之六經。謂藏府十二經脈。本於足而合於六氣也。夫邪在於分肉。則分肉實而經脈虛。厥逆於脈中。則經脈實而分肉虛。故當視其虛實而取之。此刺周痺之法也。大絡之血。結而不通。邪在於大絡也。及虛而脈陷空者。絡氣虛而陷於內也。熨而通之。啓

其陷下之氣通於外也。痬堅者。絡結而掣瘲堅實。故當轉引而行之。此調治衆痺之法也。　張開之曰。邪在分肉。內則入於脈中。外則出於皮膚。故曰外未發於皮。謂經脈分肉之邪。當仍從皮毛而出。

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事者。謂揆度奇恆之事。蓋邪在於皮膚。留而不去。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恆之病。故帝曰余已得其意矣。謂得其邪在分肉經脈之意矣。亦得其事也。言亦得知其邪在大絡之事也。九鍼者。乃經常巽順之理。所以明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沈氏曰。觀帝所言。謂九鍼之論。乃經巽之理。所以明人之陰陽血氣。終始出入。應天地之大道。學者當於鍼中求理。勿以至理反因鍼而昧之。聖人立言之意。其庶幾乎。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庵集註
同學 吳嗣昌懋先 姚宗士因 合參
門人 王庭桂芳侯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四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閑居。辟左右而問於歧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歧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歧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於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辟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於風雨寒暑。內因者。因於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營衛血氣。陰陽經脈。若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數叶朔欠江左謂之呵欠

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行於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於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於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

欠者大呼吸也

衛氣從少陰而入從太陽而出

氣漸盛。則目瞑而臥。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瀉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爲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陰。瀉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氣之布散於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於皮毛。行於藏府。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幷相逆於胃而胃府不受。復出於胃。故呃逆也。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下之寒水。上通於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之陽氣。瀉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水之寒氣也。此篇

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　姚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兼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淩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義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瀉足少陰。

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氣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瀉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欷歔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於肌表。故寒氣客於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爲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三陽也。

吳懋先曰。寒氣卽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黄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於上下也。寒氣客於胃。厥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出於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於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於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　姚士因曰。腎爲水藏。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嚔者。寒氣在於肺。噫者。寒氣在胃中。一瀉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瀉雖別。其義則同。

黄帝曰。人之嚔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嚔。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陰之上。君火

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氣和利。則上滿於心。出於鼻而爲嚏。鼻乃肺之竅。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陽氣和利。上滿於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太陽之滎於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太陽之氣。主於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使氣行於外。則不滿於心矣。

黃帝曰。人之嚲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嚲。因其所在。補行肉間。（嚲音朶）

此言筋脈皆本於胃府之所生者。嚲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於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節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於宗筋。而用力於陰器矣。行陰用力。則陽明之氣。不能復養於節脈。故爲嚲。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陽明之氣外出。

古樂府云髻于嚲

陰痿而欲其強。故曰用力。

宗脈者百脈一宗

傷寒論曰津液留還入胃中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

此言五藏之液。內濡百脈。膀胱之津。外濡空竅。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藏府。是藏府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也。是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脈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於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於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爲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爲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於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焦之生氣以上交。　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於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脈而上

出於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

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后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動矣。上節論少陰之氣。上與宗氣相合以行呼吸。此論與陽明相合。以化飲食之精微。下節論與宗脈相合而通會於百脈。蓋營衞血氣。本於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必藉下焦先天之炁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中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經脈之血氣。資生於胃。而資始於腎也。夫肺朝百脈。宗脈者。百脈一宗。肺所主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百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脈氣下溜矣。脈中之血氣有所竭。故耳鳴也。當補客主人與手太陰之少商。客主人乃足少陽之脈。補之以引下溜之脈氣上行。　王芳侯曰。客主人者。謂經脈爲客。脈中之主人在腎。下溜者。

少陽之氣生於腎藏上合於包絡而主脈

下陷於腎中也。故取在上之脈以引啓之。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伯缺歧曰。此厥逆走上。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嚙音業

此總結脈氣生於中焦後天之水穀。本於下焦先天之陰陽中下之氣。相合而行者也。齒者。腎氣之所生也。少陰之脈挾舌本。少陽之脈循於頰。陽明之脈。挾口環唇下。如腎藏之生氣。厥逆走上。與中焦所生之脈氣。相輩而至。則舌在齒之內。而反向外矣。唇在齒之外。而反向內矣。頰在齒之旁。而反向中矣。此處假嚙舌嚙唇。以明陽明所生之血脈。本於先天之生氣。相合而偕行者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總結十二邪者。皆緣膀胱所藏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故也。所謂奇邪者。外不因於風雨寒暑。內不因於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皆緣津液

不足。而空竅虛無。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足。蓋因正氣不足。而生奇邪之證也。故上氣不足者。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者。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者。則爲痿厥心悗。蓋不足於下。則爲痿厥。不得上交於心。則心悗矣。補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崑崙穴。候太陽之氣至也。蓋太陽者。三陽也。三陽者。天之業。膀胱之津水。隨氣運行。以濡空竅。故取之崑崙。崑崙乃津水之發原。上通於天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瀉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眉本。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挾頸。挾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

上節總論膀胱之津液不能灌濡空竅。以致上中下氣皆爲之不足。此復分論十二邪者。各有補瀉陰陽之法。蓋膀胱者津液之府。受藏府之

津而藏之。復還入胃中以資益藏府。互相交通者也。故各因其邪之所在而補瀉之。

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足大指間上二寸。乃足太陰之太白。脾藏之上俞也。此篇論太陽之津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復從中土而上交於心。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於地之外。復貫通於地中。是以上氣不足。補足太陽之崑崙下氣不足。行不得從中而上通於心者。刺足太陰之俞以通土氣。痛本於足太陽之津氣貫通。故一曰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津氣也。　姚士因曰。欠者。足太陽少陰之氣。相引而上下也。噦者。少陰寒水之氣。客於肺也。唏者。太陽與少陰之氣不和也。振寒者。寒水之氣客於皮膚而太陽之陽氣虛於表也。噫者。太陽寒水之氣客於胃也。嚏者。太陽之陽氣滿於心也。嚲者。筋脈之氣。行陰用力。前陰者。足少陰太陽之會也。哀泣者。太陽之津液竭也。太息者。下焦之生氣不交於上也。涎下者。膀胱之水邪上

溢也。耳鳴者。宗脈之氣。溜陷於下焦也。自嚙者。下焦之氣。厥逆走上也。此皆足太陽與少陰之津氣為病。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少陽之氣。發於腎藏。腎與膀胱。雌雄相合。皆為水藏而為生氣之原。膀胱之津水隨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以濡空竅。應六氣之旋轉。腎藏之精氣。貫通於五藏。應五運之神機。此皆不在六經陰陽逆順之論。故帝辟左右而問曰。願聞口傳。王芳侯曰。此篇論先後天之陰陽為病。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吳懋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治家。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歧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吳懋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

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歧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

吳懋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具阿衡之材。能調變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爲本而外爲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歧伯曰。便此者。飮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飮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適叶的

姚士因曰。此言飮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

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外內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卽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爲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骺骨有餘。以候髑骬。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

王子芳曰。鶴鳴九臯。聲聞於耳。

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爲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䯏音括髑音歇骭音幹

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䯏骭。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爲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爲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爲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腸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膽。膀胱者。津液之府。

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決氣第三十

黄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辯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爲六名。故帝意以爲一而伯分爲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爲六。而和合爲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培助也。遏、遮蔽也。避、違避也。言經脈壅蔽營氣行於脈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淸濁。何以知之。

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營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營衞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淖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夭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於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營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爲尊貴。居下者爲卑賤。言此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於皮膚。津之發於腠理。液之淖於骨。資於腦。脈之循於藏府形

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爲常主。五穀與胃爲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心爲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爲血。水之精爲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爲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爲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腸胃第三十一

黄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

少半者七分半也徑一寸寸之少

半者徑一寸五分也廣腸門內肛直腸之二寸徑之大寸者徑半寸也二半也分

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蓋脣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脣齒之廣長。舌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漑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

則爲病矣。

海論第三十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治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滎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膻袒叶

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脛氣有街。經氣上

王芳侯曰。上下二字宜體會。輸腧俞雖通用。此用輸字。亦有意存。

蓋謂督脈之百會。督脈應天道之環轉。環蓋故曰蓋

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滎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里。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膻中者。爲氣之海。在膺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爲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

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歧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爲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悗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吳氏曰。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長衝脈之血。充實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爲何病也。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爲小矣。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爲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臥。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歧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爲順也。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歧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歧伯曰。經脈十

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悗音悶

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脈。同營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别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出於肺。偕衛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漏下。此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脈

此晝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與行陰行陽之不同也。脈外之血氣亦曰營氣。不循脈者。分晝夜之陰陽。十二月以應十二時。相隨者相將而行。與循脈之氣各異。若衛氣並脈循

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此營衛相將。偕行於脈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二月者。六藏六府之經脈。循度環轉。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也。分爲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脈之營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脈而行。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其營衛相隨。晝行陽而夜行陰者。與脈逆行。從頭注於臂胻。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臟府之陰。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脈之營衛。與行陰行陽之營衛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臂胻頭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

行則爲膺脹矣胸與心肺背脈乃經脈外內之營衛所行之處

上古以和爲知

身實。黃帝曰善。願聞其道。歧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流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其下者注於氣街。又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脈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營俞者。先取脈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脈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脈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俞者。先去其脈中之逆。使脈外之血氣。溜注於脈中。而陰陽已和也。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徐入徐出者。導其氣之來去也。營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爲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板治血脈者著之金匱

脹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臟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臟。陽爲府。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臟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爲脈脹膚脹。在內則爲臟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爲陽脈。濇爲陰脈。陰爲臟。陽爲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臟府之脹矣。

中用以字應分開看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臟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

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脅。脹皮膚。故命曰脹。

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於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脅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

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營氣者與衛相將于脈外之血氣

實。工在疾瀉。臚叶袒

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於陰。逆於陽。則爲脈脹膚脹。逆於陰。則爲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郛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脅。此衛氣逆於陰而將爲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爲太倉而居中焦。在上爲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爲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於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於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於脈中。則爲脈脹。若並脈而循行於分肉。則爲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於脈中。則爲脈脹。行於膚肉。則爲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瀉之。在於膚脈而近者一瀉。在於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爲

藏府之脹矣。衞氣出於太倉。故瀉胃之三里　姚氏曰。營氣循脈。衞氣逆爲脈脹。與上章之營氣順脈。衞氣逆行同義。　吳氏曰。衞氣逆於空郭之中。則爲鼓脹。着於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爲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爲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疎理兼用。斯爲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　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焉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批郤導窾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學。　倪沖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　朱衞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於耳而爲聽。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

逆矣。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脅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脅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吳氏曰。此衞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爲藏府之脹也。願聞脹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於有形也。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爲一也。逆順者。謂營行脈中。衞行脈外。相逆順而爲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脈膚腠疏空。內使藏府之神氣

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　莫仲超曰。上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體之。　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爲神。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營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營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營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陰陽遞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營衛留

天道右旋地道左轉順氣篇日以一日分爲四時

真者神氣也生之先天之精水

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真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營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於形身者也。故營衛二氣。合之於真元。三合而得其厥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於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營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也。 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於下。而寒氣反逆於上矣。真氣不得上合於營衛。則營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胗。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

惡有不下者乎。肓音荒脪之忍切與膨同

此論衛氣逆於內而爲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於內而爲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於肉肓而中氣穴故也。故鍼不中氣穴。則氣閉於內而不得外出。鍼不陷肓。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卽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於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脈系。衛氣陷於肓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　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過血氣之藏於內也。穴者窟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幷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

吳氏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而爲五。如五道癃閉。則爲水脹。五別者。爲汗。爲溺。爲唾。爲淚。爲髓。五癃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而津液不化。水穀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水溢而爲水脹。因以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則知所以治矣。

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

吳氏曰。此論水穀之精。別而爲津爲液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

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喜。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流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也。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

此言津之爲汗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淖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大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爲痛。沫者。津聚而爲沫也。

天寒則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

姚氏曰。此言津之爲溺也。天寒則腠理閉。三焦之氣。因溼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氣者。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爲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愚按爲汗爲溺爲血爲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隨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讀者不以文害義。庶爲得之。

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幷。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擧。肺擧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擧。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此論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爲泣。由心悲肺擧而出也。心爲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爲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幷者。心悲則藏府之氣。皆上幷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幷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擧。肺乃心之蓋也。肺擧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擧。乍上乍下。下則爲欬。上則泣出矣。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姚氏曰。此言液之爲唾也。按口問篇曰。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脈起於足少陰之陰中。而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

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此言精液之爲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高者。五穀之液。與腎藏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淖注於骨而爲髓。先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藏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　姚氏曰。本經云。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是謂液。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是穀之液。腎之精並注於骨而爲髓。髓者以腦爲主。故曰和合而高者。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幷於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此五液閉癃而爲腰痛水脹諸病也。陰陽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

也。陰陽之氣不別。則液與精不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髓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爲高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腰痛脛痠矣。此髓道之閉癃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之氣。不能通瀉於肌腠。而津液不化矣。濟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爲水脹矣。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庵集註
同學 莫承藝仲超 楊象乾元如 合參
門人 朱景韓濟公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五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於五色。上通於五竅。五色更出。以應

五時天之氣也

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內而應於外也。如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藏。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夫色見於皮膚。五藏之氣見於色者。蓋亦從經脈而出於皮膚。故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　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脈應地。五藏者。在地五行之所主也。而色見於面。此五行之氣。上呈於天也。從內而外者。由藏而經脈皮膚。應地氣之上騰於天。從外而內者。由皮膚經脈而藏。應天氣之下降於地。升降出入。環轉無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牆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爲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

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官之爲言司也。所以聞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藏之氣。外應於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脣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卷上聲）

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閱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黃帝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病哉。（埤音裨卑也）

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博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黃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五

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言五色見於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照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死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於物者。卽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於事物之常。　楊氏曰。失堅者。卽顏子所謂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

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敎。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淸濁。行之逆順也。

伯言天地之道。出於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工力者。造化之自然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爲人也。貪於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闊於四旁也。項乃太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脣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濇以遲者。肌肉厚

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於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猶不及也。　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藏之氣。應土基厚薄氣色清麤。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　朱濟公曰。五運主中。六氣主外。人秉天地之運氣而生。故多有太過不及。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脣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　莫仲超曰。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　朱濟公曰。氣道之滑濇。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於地中。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

重在真骨二字

谿骨屬骨肉本於骨之所生

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鍼合天地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元。藏於腎而腎主骨。天真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真骨堅。肉緩。節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立而不倚也。其人重濁則氣濇血濁。其人輕勁。則氣滑血清。蓋元真者。乃混然之炁。已生之後。而有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於外內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嬰兒未得天真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襁褓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更髮長。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

日出而陽氣隆日西而陰氣盛

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於先天之生原也。日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黄帝曰。臨深決水奈何。歧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氣竭焉。黄帝曰。循掘決衝奈何。歧伯曰。血濁氣濇。疾瀉之。則經可通也。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鍼之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瀉。皆以鍼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瀉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黄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歧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言手足陰陽之脈。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黄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歧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

頏顙者鼻之內竅上通天氣者也藏府之血氣後天之血氣也少陰之血氣先天之血氣也

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乎日月。微於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血氣行於脈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而肌肉充滿。若怯然少氣者。則水道不行。而形氣消索矣。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之氣。皆稟於衝脈而行。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於氣街。此五藏六府之血氣。皆從衝脈而滲灌於脈外皮膚之間。應水隨氣而運行於天表也。夫少陰主先天之水火。水火者精氣也。衝脈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又從衝脈而運行出入於經脈皮膚之外內者也。故別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於跗上。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少陰之氣厥於內。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於脈內。而不能通於脈外也。故當導之以

在心主言肺主聲由少陰之氣而后發

言。導氣之外出也。驗之以脈。知精血之行也。其非跗上不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於膚表而復運行於脈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遶地環轉而復通貫於地中。明乎日月。微於毫釐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釐差失。故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　楊元如曰。五藏六府。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機之出入也。皮膚經脈。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藏六府之氣。稟衝脈而運行於膚表。應地氣之出於外也。　莫仲超曰。所謂衝脈者。順行逆衝於經脈皮膚之外內。充於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蓋經脈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轉。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於五藏六府者。卽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於中。由衝脈而布散於皮膚之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脈滲於三陰。而行於脈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絡。而出於脈外。是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蓋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由水穀

所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其真骨堅。肉緩節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營衛血氣。皆本於先天後天生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末結衝脈少陰之出入焉。

血脈論第三十九

黄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此承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統論其藏府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夫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營行於脈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於藏府之經隧。通於孫絡出於皮膚。以溫肌肉。此水穀所生之氣血散於脈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脈繆處。故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章論五藏六府之血氣。少陰腎藏之

精氣。從衝脈而出於皮膚。此章論胃府所生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於皮膚。楊元如曰。按素問繆刺篇云。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故曰奇邪者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血絡者。外之絡脈孫絡。見於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

岐伯曰。脈氣盛而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

此言經脈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於胃府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脈之脈氣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朱濟公曰。三陽之氣。主於皮膚肌腠之間。血虛則脫氣者。血爲氣之守也。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陽之守也。

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

此言經脈之內。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之分焉。經脈爲陰。皮膚爲陽。陽俱盛者。經藏外內之血氣俱盛也。如脈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則射。如皮膚之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 朱濟公曰。陽氣留積。其血黑濁。血隨氣行者也。

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於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

此言絡脈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於皮膚肌腠。滲於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於孫絡。於絡脈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爲血。故新飲而液滲於絡。未和合於血。是津液未變而赤。故刺之血出清而半爲汁也。其不

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爲汁者。乃身中之水也。按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於孫絡皮膚。與經脈繆處。此節論津液注於皮膚。滲於絡脈。與經脈之血和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脈相通。而皮膚絡脈之氣血所從來。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於鍼刺之外。細體認其義焉。

陰氣積於陽。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

此言陽分之氣。血因於大絡孫絡而出也。藏府經脈爲陰。皮膚肌腠爲陽。藏府之陰氣。積於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於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藏府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節論脈絡之血。乃皮膚之津液。滲入孫脈絡脈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於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脈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

而蒼蒼然。

此承上文。總結陰陽外內之相合也。皮膚爲表。經脈爲裏。膚表之陽。得脈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脈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蒼蒼、青色也。平脈篇曰。營氣不足。面色青。陰陽俱脫者。經脈外內之營氣脫也。

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

此言陰陽俱脫而色變者。皮膚絡脈之血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則陰脫矣。心主脈而包絡主血。陰藏之血脫。故煩悶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藏府之陰而出於經。經而脈。脈而絡也。

陰陽相得而合在痺者。此爲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夫內在陰。外在陽。經絡爲陰。皮膚爲陽。此總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而內者。從皮膚滲於孫脈絡脈。而內溢於經。自內而外者。從藏府之陰而出於經。從經脈而外注於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痺閉於外內之間。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朱濟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義。蓋陰陽和合而流行則調。陰陽相得而留滯則痺。痺者。閉也。通篇論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故帝止問血出多而不動搖。伯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痺。是非邪病之痺明矣。

黄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瀉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

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也。相、視也。盛堅橫以赤者。血盛於脈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之流行也。小者如鍼。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留血之在經隧也。數者。血脈出入之度數。留血之在經絡。則而瀉之。故無失其所出之度數矣。所出之度。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如

經隧深故曰如筋

失其所出之數而反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脈。脈而經。各如其度而外內出入者也。楊元如曰。萬全者。謂血氣流行。外內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堅焉。

三陽之氣。主於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鍼下堅而不可拔也。按、此篇論血氣出入於絡脈之間。故篇名血絡。論有所留積。皆因於絡。則而瀉之萬全也。若取之肉則肉著於鍼。而鍼下堅矣。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

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

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於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脈。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藏六府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人之身有亂氣。猶天下之衆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惡有不亂者乎。　楊元如曰。清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清濁相干。命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於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六府爲陽。五藏爲陰。六府受穀者濁。五藏受氣者清。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謂水穀所生之清氣。上出於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注於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莫仲超曰。上節言天下之衆。皆有此亂氣。謂人合天地之清濁也。故復曰願聞人氣之清濁。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

有形者濁無形者清

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

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應天地之大而有別也。天清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清。清者有濁。而人亦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此清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清。胃之清氣。上出於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府水穀之濁。生此清氣上出於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清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肺爲精水之原。清中所生之津液。流溢於下。即所謂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下注於經者。行於經隧也。流溢於中者。內積於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陰陽清濁之氣交也。 朱濟公曰。天爲陽。地爲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故清者有濁。濁者有清。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歧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津液膽汁皆屬有形以陰陽清濁分上下故曰上走空竅

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主受盛胃府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爲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清。而手太陰爲五藏之長。華蓋於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清。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於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受盛糟粕。濟泌別汁。化而爲赤。下行於十二經脈。應地之道也。脾爲倉廩之官。主輸運胃府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而足太陰獨受其濁。　楊元如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應合天地經水。故帝曰十二經脈應十二經水。伯曰天下之衆。又曰氣之大別。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干者。以數調之也。

氣之滑利者。應天運于外。故淺而疾之。濇濁者。應地居于中。故深而留之。清濁相干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　朱濟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清濁。合天地

之陰陽。下章論人之形體。應天地日月水火。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

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爲陽以應日。在下者爲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干。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水火而生。故與天地參也。

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

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陽。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右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歲半以上爲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爲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中之三陽三陰也。男生于寅。故始于正月之少陽。女生于申。故始于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右。故右而左。　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神論又以少陽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冬。脈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陽明者午也。少陽者申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也。而本篇又以寅未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太陰。戌亥主厥陰。經脈別論以肝木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秋。腎水主冬。木火土金水。此後天之五行也。而胗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二月。人氣

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天元紀論。子午屬少陰。丑未屬太陰。寅申屬少陽。卯酉屬陽明。辰戌屬太陽。巳亥屬厥陰。而藏府配合支干。又以子甲屬少陽膽。丑乙屬厥陰肝。寅辛屬太陰肺。卯庚屬陽明大腸。辰戊屬陽明胃。巳己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小腸。未丁屬少陰心。申壬屬太陽膀胱。酉癸屬少陰腎。戌屬包絡相火。亥屬三焦相火。禁服篇以人迎應春夏。一盛在少陽。二盛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冬。一盛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別論。又以少陽爲一陽。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陰陽之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幷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太陽主日。少陽主火。故兩火幷合。是爲陽明。陽明者。離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幷合。兩陽合陽。是爲陽明。手少陰君火主日。手太陰肺金

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　朱濟公曰。按河圖洛書。五位中央而主陽。五行之中。木火爲陽。金水爲陰。故甲乙丙丁戊己爲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爲陽中之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

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少之陰陽。分於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於上下。蓋陰陽氣交於六合之內者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乃上下之氣交。

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

心屬火而應日。故爲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爲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爲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爲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爲陰中之至陰。五藏爲陰。而陰中有陽也。

太少陰陽四象也有左右上下之位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六月。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十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鍼刺所以取氣故也。朱濟公曰。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自下而上。故止言足而不言手。蓋以從其根也。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人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

陽者。十干在上。地支在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脈。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化之無窮也。　朱濟公曰。有名無形者。以無形而合有形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此篇論人之身體。有形層之淺深。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鍼砭藥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從腠理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傳溜於五藏。所謂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如邪入於藏。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於脈肉筋骨

者。宜鍼而寫之。邪入於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內而虛者。止可飲以甘藥。實者可用毒藥以攻之。陷於下者。宜灸以啓之。是以藥石灸刺導引諸方。隨衆人之所病而施之。非一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章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治之屬。卽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藏而成不救。利濟萬物之功。畢於此矣。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不可傳於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不致血脈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膚肌腠爲陽。血脈爲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脈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腠理固密。元真通暢。神氣也

血脈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藏。而不可以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傳於子孫。蓋言調養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治之屬者。邪尚在於皮膚肌腠之間。未至血脈傳流。大邪入藏也。此言邪在於外。猶爲可治之屬。守一勿失。不使邪溜於內。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脈。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間傳者生。傳之於其所勝者不治也。若夫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乃淫邪泮衍。血脈流傳。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也。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畢將服之。神自得之。所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瘠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謂不知道者。膚腠空疎。血脈虛脫。虛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漸致淫邪入藏。不可以致生。夫邪之中於人也。始於皮毛。則毛髮折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而入於腠理。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是以正氣橫傾。淫邪泮衍於肌腠之間。則傳流

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木生火而火生土也

於血脈。而內入於藏矣。蓋經脈內屬於藏府。外絡於形身。是以經脈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淫邪泮衍於肌腠則傷氣。傳流於血脈而入藏則傷神。神氣並傷。故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是以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故可著於竹帛。蓋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咸知此養生之道焉。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歧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此論大邪入藏。傳於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藏稟五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於相生。而死於相勝也。病先發於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心爲火藏。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楊元如曰。按、素問玉機真藏論。病入於五藏。逆傳於所勝。倘可按可浴可藥可灸以救之。故曰三日不已死。謂邪入於藏。猶有可已之生機。故首言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末言諸病以次相傳者。皆有死期。不

可刺也。蓋邪在於形層者宜刺。入於藏者。止可按摩飲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病先發於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楊元如曰。肺主氣。日出而氣始隆。日入而氣收引。冬日入者。氣入而絕於內也。夏日出者。氣出而絕於外也。按、止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者。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夜半日中。陰陽之分於子午也。日出日入。陰陽之離於卯酉也。病傳之一三五日者。乃天之奇數。蓋五藏生於地之五行。而本於天干之所化。

病先發於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脅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蓋病先發於肝。故頭目眩而脅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日而之胃。則

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脛痠。冬日入。夏蚤食。乃木氣絕於卯酉金旺之時。

病先發於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體痛。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蓋病發於脾。則身痛體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脛痠。膂膀胱者。膀胱附於脊背之膂筋也。是以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人定在寅。木旺而土絕也。夏之晏食在亥。水泛而土敗也。

病先發於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音笛日昃也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蓋病先發於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

五日而上之心。則身體重。蓋心主血脈。血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二乃火之生數。六日者。水之成數也。死於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死於六日者。水乘而火滅也。故冬夜半者。卽水乘火滅之義。夏日昳者。亦太陽之生氣絕也。朱濟公曰。冬主水。夏主火。日昳者。盛而始虧之時。

病先發於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腎病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脤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脅支痛。二日不已死。蓋病先發於腎。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上之心。則腹脹。蓋足少陰腎脈。下絡膀胱。上從腹注胸中。入肺絡心。此邪入於藏。亦從血脈流傳也。上節病在心。故身體重。此從膀胱而上傳于心。復從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乃寅卯木旺之時。木旺則洩其水之氣矣。夏晏晡。土氣所主之時。土尅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絕。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蓋病之且死。有死於先發之藏氣絕者。有死於所傳之

藏氣絕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同。學者自當理會。
病先發於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
雞鳴。夏下晡。
按、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
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蓋病發於膀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
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身體痛也。冬
雞鳴。夏下晡。卽上節大晨晏晡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胃府者。
胃居中央。爲水穀之海。乃五藏之生原。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
刺也。
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
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
不可刺也。如間一藏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也。間二藏者。
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間三藏者、

心傳之腎。肺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也。按五藏閒傳。止有閒三而無閒四。所謂閒四藏者。以藏傳之府。而府復傳之於他藏。蓋府亦可以名藏也。　楊元如曰。按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蓋藏貨物曰府。故府亦可以名藏。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邪淫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焫與爇同

大氣淫邪也正邪正氣也虛邪動形故從血脈傳溜而入藏病正氣故與營衛具行與魂魄飛揚　邪氣從外襲內故口反

此承上章論淫邪泮衍。而有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以上章之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若有若無。而未有定舍。與營衛俱行於外內肌腠募原之閒。反淫於藏。不得定處。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邪之折毛發理。邪從皮毛入。而發於腠理之閒。腠理者。在外膚肉之文理。在內藏府募原之肉理。衛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泮衍。與營衛俱行。行於募原之肉理。則反淫於藏矣。夫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為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藏之神氣飛揚也。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邪氣與營衛俱行於藏府募原之閒。故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今反淫於藏。則有餘於內。而五藏之陰氣盛矣。陰氣盛。

梃刃者金水交擊也

則夢涉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焫。此心腎之有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於肺。腎氣并於肝。而夢相殺。相殺者。梃刃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魂游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餘於上下也。飢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胃之有餘不足也。此邪與五藏之神氣遊行。而形之於夢也。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脅氣盛。則夢腰脊不屬。此邪干五形藏。而形之於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於藏。有餘於內。故瀉之立已。

厥氣客於心。則夢見邱山烟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於胞䐈。則夢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窌音教地藏也

濟公曰。心爲丹卯

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上章論邪氣之有餘。此論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於藏府之間。客者。薄正藏府之外也。客於心。則夢邱山烟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客於肺。則夢飛揚。肺主氣而肺氣虛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於脾。則夢邱陵大澤。土虛而水泛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器宇。夢風雨壞屋者。脾氣虛而爲風雨所壞也。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太陽之氣虛行也。客於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官。主受水穀之餘。濟泌別汁。止夢見田野者。大腸之氣虛也。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邑衝衢。乃通聚貨物之處。小腸受盛化物。止夢見衝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膽爲中正之寄。決斷出焉。故厥氣客於膽。則夢鬭訟自剖。客於陰器。則夢接內。精氣洩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於頭。故頭爲諸陽之首。客於項。則陽氣不能上於頭。故夢斬截其首也。客於脛。則夢行走不前。脛氣虛也。足爲陰。深居

地。窌苑中。地氣下陷也。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者。手足不寧也。客於胞。脯則夢溲前瀾。客於膕腸。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嗟乎人生夢境耳。得其生神之理。則神與俱成。如醉之醒。如夢之覺。若迷而不寤。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矣。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於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藏主五運於中。而外合木火土金水之五氣。人之百病。不出於外內二因。燥溼風雨寒暑外因於天之六氣。氣合於有形而爲病。藉人氣之生長以慧安。蓋六淫之邪。外合於形而病於形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內因於人之失調。得之於藏而有病名。如傷喜則得之於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於肝。而有

玉師曰天有一日之四時人有一歲之四時

肝病矣。傷悲則得之於肺。而有肺病矣。傷恐則得之於腎。而有腎病矣。傷於飲食。則得之脾胃。而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藏氣之所勝時者起。蓋內因之病。得之於藏而病藏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藏病。人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入也。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一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勝負。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其精氣。可以壽敝天地。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歧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獨藏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此言因於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藏獨主其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丑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爲工矣。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歧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歧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

玉師曰。五俞者。井滎俞經合。而合於四時五藏之氣。大腸乃肺之府。

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變。

此言五藏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五味也。五藏有五變者。有五時五行五音五色之變異。五變有五輸者。一藏之中。有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之五輸。故五五有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也。肝屬木。心屬火。故爲牡藏。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故爲牝藏。

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此五藏之氣。應天之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也。腎者。主封藏之本。藏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肝主色。色主春。此肝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時主夏。心合夏長之氣也。土數五。五者音也。音主長夏。脾合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於陽胃。陽明主秋金之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也。此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主也。

與胃皆屬陽明

六府之井滎俞經原合乃金水木火火土王子方日地天相合而后成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為一周

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從子以透發母氣。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歧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此六府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於五行也。肝藏木。心藏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於五行也。井主木。滎主火。俞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輸之合於五行也。六府有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合之。則合於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府。六氣者。木火土金水火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以六氣之中有二火。以六氣合六府。六府有六輸。故應六六三十六之數。以經火與原火合之。則又合五行之數矣。此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機。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冬。願聞其故。歧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於色者。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於音

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靈素經中多有復問以補未盡之意者

前節論五藏之氣。應於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此復論五藏之病。合於五輸。而各有所取也。藏者陰也。裏也。胃治於裏。故病在藏者取之井。以洩冬藏之氣。肝應春而主色。故病變於色者取之滎。時間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輸。脾主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爲五音之主音。故變於音者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飲入於胃。上輸於肺。食氣於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而通於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營衛血脈。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藏。必兼論胃府。以胃爲五藏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令。此章以府合藏。而藏合於四時五行。味主秋。則秋令所主之藏府。皆繫於中矣。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

此章帝以九鍼之道。合而爲一。以應天道。夫九鍼者。始於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於一而終於九者。合於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後能貫通。故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散無極。今欲如毫毛之繁雜者。渾束爲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

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夫惟道而已矣。故非獨鍼道。治國亦然。伯以九鍼之道。合於陰陽。推之可千可萬。合之惟歸於一。猶庖犧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總不外乎此。

此論上下若桴鼓之相應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此言渾束而爲一者。合於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遶地卽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與鏡。不失其照應之形。動靜有常。剛柔推盪。如鼓與響。不失其傳應之聲。言天道也。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揣外。外內相應。天地之道也。

此論外內若桴鼓之相應

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此言天地之道。而合於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五運主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於上下。以應十二經脈。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運出入於外內。以應五藏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是以五

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

音五色之彰明於外者。五藏之氣著也。如五藏波蕩於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外內相襲。若桴鼓影響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藏之靈蘭祕室。不敢妄泄也。　楊元如曰。始云高不可爲蓋。謂天之覆蓋於上也。又曰天地之蓋。謂天包乎地之外。上下合而爲蓋也。此章始論合束爲一以應天道。然後提出天地陰陽上下外內。猶卦象之始於一而成兩。奇偶相合而爲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是九鍼之道。合於天地人事四時之變。如雜之毫毛。若渾然爲一。復歸於天道之無極也。　朱濟公曰。九鍼者。有九鍼之名。有九鍼之式。合而爲一。是爲微鍼矣。此篇照應首章之義。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 朱長春永年 倪洙龍冲之 高世栻士宗 合參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六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留痺。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勝平聲 數上聲

馬仲化曰。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尙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

此章論因形而生病。乃感六氣之化。有五變之紀也。夫形之皮膚肌腠筋骨。有厚薄堅脆之不同。故邪舍有淺深。而其病各異。卽五藏之病消

寶命論曰木敷者其葉發

癉。腸胃之有積聚。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於內也。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方之。陰陽者。木之枝幹皮肉也。交節而缺斧斤者。比人之皮弛肉脆。而骨節堅剛也。是以一木之中。尚有堅脆之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耶。木之皮薄枝脆者。比人之皮不緻密。膚腠疎也。木之多汁少汁者。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木之蚤花先葉者。木氣外敷。而不禁風霜也。潰、散也。漉、滲也。皮薄多汁者。遇久陰淫雨。則潰而漉。剛脆之木。遇卒風暴起。則枝折杌傷。蓋汁多者不宜陰雨。剛脆者又忌暴風。以比人之腠理疏者漉汗。剛直多怒者消癉也。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者易傷。而堅者未成傷也。故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為病也。　朱永年曰。木枝者。比人之四肢。本經曰。中於陰。常從䯒臂始。是以上古之人。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養其四體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䐃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

下經曰膕肉不堅者皮緩

經云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

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

朱永年曰。此言皮不緻密。肉理粗疎。致風邪厥逆於內。而為漉漉之汗。蓋津液充於皮腠之間。皮潰理疏。則津洩而為汗矣。委中之下曰膕。太陽之部分也。蓋太陽之氣。主於皮膚。如膕肉不堅而無分理。無分理者。粗理也。理粗而皮不緻密。則腠理疎而渾然汗出矣。倪冲之曰。太陽之津氣。運行於膚表。如天道之渾然。水隨氣行者也。故皮不密則氣泄。氣泄則津亦洩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皮膚薄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臗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此言人之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消癉者。癉熱而消渴消瘦也。邪氣藏府篇曰。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癉。蓋

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皆柔弱。則津液竭而善病消癉矣。夫形體者五藏之外合也。薄皮膚而肌肉弱。則五藏皆柔弱矣。夫柔弱者必有剛強。謂形質弱而性氣剛也。故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其氣有長衝直揚之勢。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於胸中。氣逆留。則充塞於肌肉。血畜積則脈道不行。血氣留積。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蓋肌肉弱。則五藏皆柔。暴剛則多怒而氣上逆矣。　朱永年曰。按本經有五藏之消癉。有肌肉之消癉。五藏之消癉。津液內消而消渴也。肌肉之消癉。肌肉外消而消瘦也。蓋因於內者。必及於外。因於外者。必及於內。形體五藏。外內之相合也。　高士宗曰。按平脈篇云。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蓋精血少則逆氣反上奔。故曰柔弱者必有剛強。謂五藏之精質柔弱而氣反剛強。是柔者愈弱。而剛者愈強。剛柔之不和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

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䐃音窘　懦音糯

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夫腎主骨。顴者。腎之外候也。故顴骨爲骨之本。顴大則周身之骨皆大。顴小則知其骨小也。䐃者。肉之指標也。懦懦。柔弱也。臂薄者。股肱之大肉不豐也。地色者。地閣之色。殆不與天庭同色。此土氣之卑汙也。髓者。骨之充也。骨小則其髓不滿矣。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矣。陽虛則生寒。陰虛則發熱。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　倪冲之曰。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膚理。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如臂薄者。通體之皮肉薄弱矣。皮肉薄弱。則津液竭少。故曰臂薄者其髓不滿。　高士宗曰。邪在皮膚則發熱。深入於骨則發寒。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馬氏曰。惡者俗云不好也。

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善病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如粗疎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爲痺。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痺論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故各視其部。則知痺之高下。蓋心肺之痺在高。肝腎脾痺在下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稸積留止。大聚乃起。

朱永年曰。此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腸胃之惡也。夫皮膚薄而氣不充身澤毛。肉不堅而津液不能淖澤。如此則腸胃惡。蓋津液血氣。腸胃之所生也。惡則邪氣留止而成積聚。乃傷脾胃之間。若再飲食之寒溫不節。邪氣稍至。卽稸積而大聚乃起。夫陽乃肺之合而主皮主氣。胃乃脾之合而主肉主津。故皮膚薄而肉不堅。則氣不充而津液不淖澤矣。氣不充而液不澤。則毫毛開而腠理疏。疏則邪氣留止。漸澑於腸胃之間

而成積聚矣。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風雨寒暑。運行之六氣也。六氣在以外病形。故當先立其年。以知其時之六氣。如辰戌之歲。太陽司天二之客氣。乃陽明燥金。主氣乃少陰君火。此主氣勝臨御之氣。值此時氣高而病必起。起者。卽帝所謂或復還也。如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少陽相火。四之客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溼土。五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太陰溼土。主氣乃太陽寒水。值時氣下而爲客氣所勝。故其病必殆、殆。將也。時氣下而不能勝。則病將留止。卽帝所謂或留止也。蓋風雨寒暑。乃臨御之化。六期環轉客於形而爲病。故必因時氣以勝之。此論六氣之在外也。陷下者。陷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聚也。衝通者。五運之氣。通出於外。而衝散其病氣也。如太陽寒水司天。而五運乃太宮土運。此在

內之運氣勝之。故病亦不能留止也。蓋六氣在外。以應天之三陰三陽五運主中。以應地之五行。人之五藏。此藏氣勝歲氣。故雖不陷下。病留止於外者。亦能衝通而散。蓋六氣主升降於上下。五運主出入於外內者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夫皮膚肌腠曰形。腠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乃營衞出入之道路。此病形而不病氣者也。如病氣則與營衞俱行淫於內。而與魂魄飛揚矣。如傳溜於血脈。則入藏府。爲內所因矣。此病形而不病氣。亦不溜於脈中。故爲漉汗消癉寒熱留痺積聚五者之病。卽陷於內。乃傷脾胃之間。郛郭之中而不及於藏府。此奇邪淫溢或病形。或病氣。或溜於血脈。或入於藏府。病之變化。不可勝數也。是以傷寒論六篇。首論三陰三陽之氣。以及六經之證。然亦有病形而不病氣者。故太陽篇中曰。形作傷寒。蓋在天成氣。在地成形。此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臨病人以觀邪之中人。或病氣。或病形。或溜於血脈。或入於藏府。以知病之輕重。人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朱氏曰。素問歲運諸篇。有客氣勝主氣。而爲民病者。主氣勝客氣。

而爲民病者。有六氣勝五運而爲民病者。五運勝六氣而爲民病者。此槪論歲運之太過不及也。此篇論人之皮薄理踈。風雨寒暑之氣。循毫毛而入腠理。爲五變之病。故藉主氣以勝之。主氣者。吾身中有此六氣。而合於天之四時也。　朱衛公曰。氣者。三陰三陽之氣。相將出入之營氣衛氣。三焦通會元真之氣。所以充行於皮膚肌腠之間。此病形而不病氣。故藉此形中之陰陽。合四時之六氣以勝邪。若病氣。則又有氣之變證矣。　倪冲之曰。按、陰陽別論云。氣傷痛。形傷腫。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故病形必及於氣。病氣必及於形。此章論病形而不病氣。蓋陰陽之道。有有形有無形。有經常。有變易。　上宗曰。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乃皮膚肌肉之文理。在內乃藏府募原之文理。故留止而成積聚者。在藏府外之募原。故乃傷脾胃之間。而不涉於藏府。募原者。連於腸胃之膏膜。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淸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

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營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脈肉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凶吉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於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

肺傷者肺燥也

咽從胃

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脈微小爲消癉。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癉。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脅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賁叶奔

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於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喝。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欬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迫肺。血脈不通。故脅下痛。脅下乃肺脈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欬。肺脆則苦病消癉。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舍魄。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肝小則藏安。無脅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

上膈而出喉肝在膈之下此迫在胃脘間故曰則苦膈中木侵土故上迫胃咽魂魄志意乃五藏之神

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脅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

肝居脅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脅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脅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脅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蓋脅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肝藏血。血舍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脅痛也。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䏚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䏚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䏚音秒與秒同

脾爲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脅骨之秒。故大則苦湊䏚而痛。脾主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脅在䏚之上。故高

則肋引季脅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藏虛其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尻音敲肶骨也

背膂在腰之上。尻在腰之下

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膂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俯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狐疝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睾丸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如腎藏之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脆則苦病消癉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脆偏傾。

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舉者心下。髑骬長者心下堅。髑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髑音結骬音干

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䐃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卽知藏形之大小。髑骬。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蓋人之䐃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所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䐃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䐃脫肉。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脅偏疏者。肺偏傾也。

肺居肩膺之內。脅腋之上。故視其肩背膺腋。卽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爲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

裏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卽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脅兔骹者肝下。胸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骹音交

骹者。胸脅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脅兔骹者肝下。兔者。骨之藏伏也。肝脈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

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倪冲之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於中

則著於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爲平正人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倪氏曰。五藏爲陰。六府爲陽。藏府雌雄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於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脈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

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行屈者。小腸結。

邪氣藏府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脈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

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麼者胃薄。肉䐃小而麼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䐃音窘 稱去聲

倪氏曰。䐃、肥脂也。麼、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膽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於膽。故秉五藏五行之氣色。莫子瑜曰。膽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倪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於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三焦膀胱。　朱永年曰。經云。谿谷屬骨。是肌肉之屬於骨也。又曰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夫氣合於天。天合於地。血合於水。外揣篇論九鍼之道。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內也。此篇以氣血約而爲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蓋

首篇有禁服二字因以名篇

經脈本於藏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其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故瀉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脈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帝與歃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誡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　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奚復引外揣而論。曰天與水相連。而運行於上下。水天之合一也。故曰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外揣篇論九鍼之道。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矣。此篇論氣血約而為一。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候人迎氣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渾束爲一。而合於天之大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爲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橐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爲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血氣神氣也

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願聞爲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

躁者陰之勤象陰陽六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止合足之六經在下之氣躁動而后上合於手相應者未合而相應相

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爲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氣口之兩脈也　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間去聲 數叶朔

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膚之氣分。

合者已合爲一也傷寒病太陽之氣其脈則緊氣傷則痛入於絡則止矣絡脈外交於皮膚內通於經脈氣應於脈若大氣入於脈則兼數矣盛氣并於脈中則死和氣合於脈中則

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寫之者。氣盛宜寫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藏府。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也。陷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盛之氣。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爲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爲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爲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藏六府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欲安靜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變色。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夫在天蒼黅丹素玄之氣。經於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藏。是六氣本於五藏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於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啓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

脾子藏府血絡之肉理者

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於脈中。又當取之於經矣。如陷於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幷於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蓋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幷於血。神與氣俱。渾束爲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文。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爲蛇足。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爲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於脈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通天道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寫。氣虛者宜補。

脈中有著血者亦宜灸故曰亦

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爲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脈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脈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於脈中。故脈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脈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脈。無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脈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於脈中也。繼言脈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於一也。氣并於脈中。故脈大。血氣和調。故柔耎也。外揣篇論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脈渾束爲一。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　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於手足六經。內合於五藏六府。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也。候人迎氣口者。候六氣之在外。而不涉於經也。陷下則灸之者。謂氣陷於內而不陷於

經云營爲根衛爲葉

假病以分氣血之離合

脈也。故曰審察衛氣。爲百病毋。衛氣外行於皮膚分肉。內行於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於內則入於藏府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內爲本而外爲末。血爲本而氣爲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脈。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於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於經者。有陷於內而不干於藏府者。有陷於募原之中。而病及於藏府者。此六氣之於經脈藏府。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爲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甚乍間者。氣始入於脈也。蓋六氣本於五藏之所生。而外出於膚表。合而爲一。則從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藏府也。六氣出入於藏府經脈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於脈外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爲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洩泄諸證者。此陷於內而入府也。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促煩躁譫語者。此陷於藏府之募原而爲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藏外者生。干藏者死。干藏而藏真

痺證止在形

完固。不爲邪傷者生。五藏眞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胸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邪入於經。其藏氣實。不必動藏。則溜於府。若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卽溜於經。或卽陷於內。或卽干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干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於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關於至道。故帝令齋宿而始授其書。予亦不厭瑣贅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救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　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篇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間甚。人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者。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於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脈出於氣口。乃五藏之氣。見於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寸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　朱氏曰。按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

王子方曰。照應後之目有所見

五藏之形。候三部之浮沈。五藏之氣。候在氣口

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於面。五藏之血色見於目也。脈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淸。五官惡得無辨乎。惡叶烏

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爲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膽也。方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府爲

陽而主外。故位次於兩側也。腎爲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生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爲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居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朱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真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顴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於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於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爲五官。

倪冲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淫之病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爲痛。黃赤者。火土之色。故爲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爲寒。是爲五色之所司。而爲外因之病也。莫子瑜曰。上節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天之風寒。見於五色。審別外內。是爲良工。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日滑而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此切其脈口人迎。以知病之間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脈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脈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兩脈口而不兼關尺

內外陰陽錯綜而言

爲陽。沈爲陰。其脈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沈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脈之浮沈。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脈。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沈等者。此藏府之形氣俱病。故爲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脈。故爲易已。是以小則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脈。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沈夭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藏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朱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間甚外內也。麤明主陽。沈大主陰。陰陽

五藏地氣之所生也

諸經中論脈內用襯貼

交見。故爲病甚。夫色乃五藏五行之氣。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於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殷。故爲益甚。夫地氣升而爲雲。得天氣降而徹散。故病方已也。藏部。藏府之分部也。五藏次於中央爲內部。六府挾其兩側爲外部。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也。蓋府爲陽而主外。藏爲陰而主內也。故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承上文而言氣分之病。并於血脈也。上文之所謂陰陽外內者。病在氣也。故脈見於氣口。色見於明堂。若氣并於血。則脈見寸關尺之三部。而色見於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溼土之象。長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溼之氣。并於血脈而見此脈。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同見此脈也。目有所

字者俱宜分看

見者。色見於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藏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冲濁爲痺。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地者。面之下部。名地閣也。風乃天氣。故常候於闕庭。寒溼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溼者陰邪。故其色冲濁。此承上啓下之文。言風寒溼邪。可并於脈中。可入於藏府。而爲卒死之不救。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爲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藏府。治藏府者。半死半生也。是以醫者當明於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勿使邪入於藏而成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　朱永年曰。氣并於脈。則血脈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脈。尚可變而已。已入於藏。不亦晚乎。是故聖人之教人。察色辨脈。蓋欲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倪冲之曰。扁鵲望見桓侯之色。正欲其治未病也。所謂未病者。病未傳溜於深隧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

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此承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幷於血脈而入藏者。皆爲卒死也。大氣入藏者。外淫之邪。入於藏府。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藏府相乘也。赤色出兩顴。黑色出於庭。卽下文之所謂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蓋赤者火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小愈者。水濟其火也。卒死者。水淫而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制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脈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大如母指者。血脈之聚色也。腎脈注胸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顴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爲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皆如是者。色皆如母指也。蓋藏者藏也。五色之見於面者。五藏之氣。見於色也。聚色外見者。藏真之外洩也。倪冲之曰。水上乘心。則心先病。故曰病。曰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

其本位矣。復爲後應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病者。不爲他藏所乘而自脫也。　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制則生化。勝制太過則絕滅矣。故病之小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腎而五藏皆然。　高士宗曰。庭者天庭也。水通於天。上下環轉。黑色出於庭乃水歸於天。而無施轉之機矣。在人則卒死。在天爲混濛。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知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臂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藏府之肢節見於面部者形見於色也

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藏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如赤色出於兩

天道從左而右　地道從右而左

顴者。所死之期。其日壬癸。其時夜半也。黑色出於庭而死者。其日戊己。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藏府各具五行之色。各有所主之部。故當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萬舉萬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倪冲之曰。男從左。女從右。氣之順也。順則散。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有勝尅絕滅之患

此節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死生逆順之分。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沈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

見去聲

此言審察其色。以知外因之病也。沈濁爲內。浮澤爲外。謂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察其色之浮沈。則知病之外內也。風乃天之陽邪。故色見黃赤。

痛爲陰痺。故色見青黑。色白爲寒。色黃而膏潤爲癰膿。赤甚者爲留血。痛在筋骨。故甚則爲拘攣。寒傷皮膚。故甚爲皮不仁。此外因之邪。見於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之浮沈。以知病之淺深。察其色之澤夭。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摶。以知病之遠近。視其色之上下。以知病之所在。夫色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積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明不麤。而反見沈夭者。其病爲甚。其色雖不明澤而不沈夭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宜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

此復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藏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病未有聚也。若摶聚於藏。血脈相乘。則見摶聚之色。而爲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故病未

上句言

未聚在藏下句言未聚脈中

此卽下文所謂首空男子爲狐疝女子爲陰㿗病形者

有聚也。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於血脈也。若藏病不出於氣分。如腎乘心則心先病。而摶聚之赤色。出於兩顴。大如母指矣。腎卽爲應。而黑色出於庭。亦大如母指矣。此藏邪聚於藏。從血脈相乘。故色皆如是之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略云。血氣入藏卽死。入府卽愈。非爲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

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㿗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摶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圜圓同 邪斜同

此言外因之病色。見於府部者。其病在府。色雖摶聚。非死徵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故男子色見於面王。爲小腹痛。其圜直爲莖痛。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其色從上而下。故以高爲本。下爲所行之首。其病乃在下。狐疝陰㿗之屬也。女子色見於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爲痛。摶於血分則爲聚。夫狐疝陰㿗

有形之病在于腸胃之分左爲左右爲右形見于色也男左女右者氣見于色也散爲痛則其色散搏爲聚則其色聚。此申明大氣入藏之色篇內止提腎乘

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色形。蓋病聚於內。則見聚色於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藏。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藏六府。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舉萬當矣。骶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骶者。主有淫濁之證。其色潤如膏狀者。爲暴食不潔之物。蓋府爲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爲病府。而色見於府部也。色見於左。則爲病在左。色見於右。則爲病在右。其所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斜而不端。其搏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脈傳溜。大邪入藏則爲卒死。今府病而爲狐疝陰癀之屬。因邪搏而爲聚病。故見其聚色。非入藏之死徵也。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

此言色之搏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藏。而爲卒死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色也。別鄉者。如小腸之部在面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別鄉也。膽

心此言五藏相乘各具五色各有別鄉亦如心藏

上節論外因故以高爲本下爲首此總論外內二因故有上下之別卑

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之別鄉也。大如榆莢者。血分之聚色。即如毋指之狀也。不日者。不終日而卒死也。此言五藏之病色。見於本部。五藏之死色。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於面王。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於顴。皆非心藏之本部。但在藏者。其色端滿而不斜。在府者。其色斜而不端。此藏府死生之有別也。　高士宗曰。藏真藏於內。絕則從府而脫於外。故色見於府部。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此承上文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沈實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銳首空。下銳首空之法。此病在府而搏爲聚之聚色也。　朱永年曰。榆莢上下皆銳。但虛浮者。其銳形外見。所沈之本。不見其銳形也。故曰察其浮沈。以知淺深。

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此總結五藏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赤色出於兩顴。黑色出於庭。赤色在面王。此心腎之色也。若以五色命藏。則五藏各有五者之色矣。至於肩臂膺背膝脛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藏所合之皮脈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藏。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藏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溼之邪。而見於色者。六氣之應於色也倪冲之曰。病五藏於內。則外見五色。邪中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內入於五藏。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章曰。血脈傳溜。大邪入藏。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氣入藏奈何。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蓋血脈傳溜。故先發於心。若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於肺矣。夫邪從形層次第而入於內者。先皮毛而肌腠。腠而絡。絡而脈。脈而經。經而府藏。此邪在外之皮脈。卽中內合之五藏。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卽入於藏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朱永年曰。上章論五藏之氣見於色。而分別於明堂。此論五藏之氣充於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腠之間。五藏元真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藏真之氣虛矣。五藏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矣。虛風者虛

鄉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氣之厚薄也。不傷於四時之風者。謂土旺於四季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主於長夏也。設有皮厚氣歸形。形氣之可分可合而論者也。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䯏骬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能然者也。

朱永年曰。此言勇怯者。本於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膽之強弱也。目深以固。長衝直揚。肝氣強也。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橫。少陽之氣壯而膽橫也。其心端直。自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體之堅大也。膽滿以傍。膽之精汁。充滿於四旁。此肝膽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胸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膽橫。眥裂毛起。肝膽之氣強也。夫心者。君主之

傷寒小青龍真武湯證卽此義也

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膽橫。此肉堅而傷於四時之風者。必重感於寒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腎爲水藏。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黑而皮厚肉堅之爲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藏之水氣。此言人之五藏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能勝四時之風氣也。　倪冲之曰。五變章論形之厚薄堅脆。此章論形中之氣。有強弱之不同。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盻。恐不能言。失氣驚顔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厚薄。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倪冲之曰。此言形氣之有別也。夫忍痛與不忍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

肝性急不足則緩矣胸中膻中也爲氣之海

也。勇怯者。氣之強弱也。上節論因形而定氣。此論形氣之各有分焉。蓋形舍氣。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減者。目雖大而不深固也。陰陽相失者。血氣不和也。焦理縱者。三焦之理路縱弛也。䯏骬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膽不滿。腸胃緩。脅下空。肝膽之體質薄也。夫肺主氣。氣不能滿其胸。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朱氏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於氣之弱強。氣之壯盛。由胃府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膽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乎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遇裂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四時之虛風乎。　倪氏曰。氣之敢勇。本於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膽之汁滿。是氣生於形也。氣滿

胸中。而使肝浮膽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高士宗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卽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倪冲之曰。五藏六府之俞。皆在於背。帝止問五藏之俞者。藏府雌雄相合。論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督脈之所循也。大杼在第

督脈應天道之環轉一周水隨天氣而運行

一椎端之兩旁。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膈俞在七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間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脈之相通也。是以問五藏之俞。而先言大杼者。乃項後大骨之端。督脈循於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藏而言七焦之膈俞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中膈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藏之俞皆附於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為水府。地之五行。本於天一之水也。按、太陽之經而應於督脈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脈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灸之則可者。能啓藏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藏之氣。皆為傷中。非謂中於藏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瀉之者。艾名冰臺。能於水中取火。能啓發陰藏之氣。故疾吹其火。即傳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秉水火陰陽之氣者也。督脈環遶於周身之前後。從陰

而上行者。循陰氣。別遶臀。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行者。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是督脈環遶於前後上下。而屬絡於兩腎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藏之俞。皆本於太陽。而應於督脈也。

衞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於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衞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人之經脈如長江大海人之絡脈如水之支流至稍秒而盡絕

此章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然經脈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其氣者。謂水穀所生之營衛。內榮於五藏。以養精神魂魄。外絡於支節。以濡筋骨關節。此言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外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各走其道。交相逆順而行者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謂脈內之血氣。出於脈外。脈外之氣血。貫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亭毒乃陰陽之化淳。亭亭淳淳。熟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蓋以經脈所起之處爲本所出之處爲標。虛實者。謂血氣出於氣街。離經脈而榮於膚腠。則經脈虛而皮膚實矣。高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於上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徑通。乃經脈之血氣。從此離絕而出於脈外者也。契、合也。紹、繼也。門戶者。血氣所出之門戶。知六府之氣街。則知血氣之結於脈內者。解而通之。脈內之血氣。與脈外之氣血。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於氣街之門戶矣。脈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於脈外。脈外之氣血。從井滎而溜於脈中。出

於氣街。則經脈虛軟。而皮膚石堅。溜於脈中。則經脈石堅。而皮膚虛軟。故能知虛實。則知補瀉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猶海之布雲氣於天下。經脈之血氣。合經水之流貫於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於天下。篇名衞氣者。謂脈內之營氣。出於氣街。與衞氣相將。晝行陽而夜行於陰也。夫營衞者。水穀之精氣。營行脈中。衞行脈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化而爲血。以奉生身。命曰營氣。乃有形之血。行於經隧皮膚者。皆謂之營氣。夫充膚熱肉之血。有從衝脈而散於皮膚者。有從大絡而出於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爲赤者。皆謂之營氣。蓋以血爲營。血之氣爲營氣也。此章論行於脈中之營氣。出於氣街。與衞氣相將而行。故篇名衞氣。曰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學者當於全經內細心窮究。庶可以無惑矣。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

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

此分別十二經脈之本。出於手足之腕踝。其標在於胸腹頭氣之街。標者。猶樹之梢杪。杪絕而出於絡外之徑路也。本者。猶木之根幹。經脈之血氣。從此而出也。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其標在於兩目。而出於頭氣之街。夫氣在頭者。止之於腦。兩目之脈入於腦而絕於內也。足少陽之本在足竅陰之間。其標在耳窗籠之前。而出於頭氣之街。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其標在於背俞與舌下之兩脈。而出於胸氣之街。蓋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謂絡脈之循於胸者。或絕於膺胸之間。或行至背俞而始絕也。根結篇曰。少陰結於廉泉。舌下兩脈。廉泉玉英也。蓋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及受藏水穀之精。故從本經之絡脈。而出於胸氣之街。復從任脈而上出於廉泉。從衝脈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少陰爲水藏。而富於精血者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俞。而出於胸氣之街。足陽明之本在足之厲兌。標在人迎頰俠頏顙。而

出於頭氣之街。頏顙者。鼻之上竅。以收洞涕者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俞與舌本。而出於胸氣之街。蓋三陽之經。上循於頭。是以絡脈亦上出於頭而始絕。三陰之脈。止於膺胸之間。故絡脈亦至膺與背俞而止。按此章與根結篇大義相同。而各有分別。根結篇論三陰三陽之開闔樞。此章論十二絡脈之標本出入。倪氏曰。開闔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入於脈中爲闔。出於膚表爲開。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爲樞。此論氣而及於脈絡也。此章論血氣出入於十二經脈之中。以合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而不言藏府之經脈。此論絡脈而及於氣也。蓋血氣之行於膚表者。應六氣之司天在泉。運行於地之外。膚表之氣血。溜注於脈中。應天泉之復通貫於地內。五運行篇之所謂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溼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也。十二經脈。應經水之流行於地中。經脈之血氣。從絡脈而出於膚表。猶經水之從支流而注於海。海之雲氣。復上通於天。是以論陰陽六氣。不離乎經脈。論十二經脈。不離乎陰陽。

人與天地參也。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而出於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而出於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而出於頭氣之街。鉗上者。耳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之動處。而出於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俞。而出於胸氣之街。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而出於胸氣之街。按十二經脈之終始。出於井。溜於滎。注於俞。行於經。入於合。而內屬於藏府。此藏府之十二經脈也。十二絡脈之本標。乃經脈之支別。故曰此氣

絕盡也。血氣從絡脈之盡

之大絡也。絡絕則徑通。蓋血氣從絡脈之起處爲本。盡處爲標。而出於氣街也。然支絡乃經脈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蓋以本支所分之處爲本。而不定在於經俞之穴會也。至於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於腦。如太陽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頏顙。乃三陽之絡脈。絕於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脈之內屬藏府。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脈出於氣街。運行於膚表。應精氣之降升。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曰亭亭淳淳。孰能窮之。言血氣之升降出入。合天地之化育運行無息者也。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虛實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實也。下虛下盛者。虛實之在本也。是以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上盛者。虛實之在標也。是以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謂絕之於下。而止之盛於上也。虛者

血氣從經脈出於絡脈而上出於氣街

與者謂陽明少陰之血氣出於頭之胸氣氣街而復與衝脈出於腹氣脛氣之街

暴脹新積謂腹內亦有絡絕之處血氣從絡絕

引而起之。謂引之於上。而起之出於下也。此候手足之十二絡脈。上出於頭氣胸氣之街者也。朱氏曰。絕者。絕其經脈之血氣。溢於絡脈之中。起者。起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於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脈之貫通。非補瀉之謂也。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俞。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街路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徑通。乃絡脈之盡絕處。血氣從此通出於皮膚者也。止、盡也。止之於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脈盡於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謂胸氣之街。絡脈有盡於膺胸之間者。有從胸上循肩背而始絕者。脈內之血氣。或從膺腋之絡脈盡處而出於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脈盡處而出於皮膚也。夫十二經脈。止出於頭氣之街。胸氣之街

處於之成積矣而出於邪郭之中則

脉內之血氣上行脉外之血氣下行外內相貫環轉無端帶脉横束於腹督脉從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

日暴日新非久積也謂血氣之偕行而各有所

者。血氣從下而上出於標也。經云。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脉。而絡於督脉。是陽明之血氣。又從衝脉而出於腹氣之街。故與衝脉會於臍之左右動脉也。本經動腧篇曰。衝脉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膕中乃足太陽之部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於踝上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脉而出於脛氣之街也。毫鍼。微細之鍼。取氣之出於皮毛者也。按之在久者。候氣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爲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氣。逆於脉氣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爲頭痛眩仆。陽明之血氣。逆於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爲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毫鍼久按以候氣。故所治者。頭痛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爲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出滎血出於氣街與衛氣偕行。環轉無端。或有因於氣逆。或有因於血逆也。陽明爲血氣所生之府。少陰乃先天精氣之藏。故復從衝脉出於腹氣之街。脛氣之街。而充布於皮膚肌腠。

阻也氣逆血逆皆能為頭痛眩仆腹痛中滿玉師曰積者邪出於腹內也

是以動腧篇論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論痛篇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於鍼石火焫之痛如何。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於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於火焫亦然。焫爇同

此承上文復申明人之皮肉筋骨。皆藉少陰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者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皆秉氣於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莫子曰。腎為水藏。故少陰之氣盛者。能耐火焫。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鍼

厥論曰氣青於中

石火炳矣。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爲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於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并合。故曰陽明。陽明秉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勝平聲

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大火土之氣。而后能蒸泌水穀之精微。是以胃厚色

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毒。倪氏曰。中下二焦。互相資生。然后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倪冲之曰。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於少陰陽明也。夫陽為父。陰為母。基始也。言人生於少陰而始生也。楯者。干盾之屬。所以扞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實於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生於先天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相搏者。搏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然後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朱永年曰。此言有生之初。得先天之精氣。生此營衛氣血。五藏神志。而

經脈之血氣本於足皮膚之血氣本於手莫子曰身半以上手

後乃成人。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衞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朱氏曰。此言已生之後。藉水穀之精氣。資生營衞津液資養藏府形身。而后能長久。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知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衞。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

此總論人稟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營衞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脈之道路。本輸篇之所謂間使之道。蓋心包絡之主血脈也。隧、行列也。長者。環轉之無端也。此言血氣充足。循序而流通也。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於四體也。脈道流長。肌肉高厚。則營衞通調矣。三部者。形身之上中下。三里者。手足陽明之脈。皆起發而平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肉滿者。陽明之氣盛也。如此者。壽之徵也。倪氏曰。心包

陽明主之身半以下足陽明主之

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

絡主脈。包絡三焦。乃腎藏所生之氣。出歸於心下。爲有形之藏府而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牆者。土基厚而四壁堅固。此從天水穀之精氣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頒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曰其氣在下。好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上而下。自陽而陰。故肝始衰而心。心而脾。脾而肺。肺而腎。好坐好臥者。秋冬收藏之氣也。肌肉堅固。血脈盛滿。少陰陽明之氣盛也。腠理空疏。髮頗頒白。陽明少陰之氣衰也。朱氏曰。

人之生長。先本於腎藏之精氣。從水火而生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於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數叶朔

此言人稟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稟氣虛弱。而又不能調養。兼之數中風寒。以致中道夭而不能盡其天年矣。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先天之氣不足也。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又失其飲食起居之調養矣。數中風寒。又不知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矣。致使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倪冲之曰。先天者。腎藏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以享其永年。

故曰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久長。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庵集註

同學　余國錫伯榮　任充謙谷庵　合參

門人　王弘義子方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七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而刺之有法

出則內虛外實入則內有餘外不足也　大氣已過刺之則真氣脫

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逢叶彭

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故卽以用兵之法。而爲刺之大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以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陣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

熇熇之熱。熱盛於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於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離合真邪論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瀉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於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瀉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於脈中也。蓋傳溜於血脈。則有入府干藏之患矣。　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於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藏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於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始入於脈則相逆真邪已合則涌波不起順脈而行

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於脈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於皮膚。而為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於脈也。蓋脈氣之出於皮膚。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后出於氣街。邪之入於經脈。去皮膚而入於絡。去絡而入於經。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於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此篇重在知人氣之逆順。應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之盛虛出入矣。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營衛。皆稟氣於胃府水穀之所生養。

夫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於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漑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摶音團

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漑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膻中也。其宗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上出於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於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爲天地之精氣。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

溉五藏而生營衞。其宗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於脈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蓋行於脈外者。直下注於氣街而充遍於皮毛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謂盡言之。五穀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

色合於氣。氣合於味

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秔同粳

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剋。有補有瀉。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剋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溼。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

苦乃火之味故主燥熱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而主溼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溼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漑於四藏。土氣潤溼而后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眞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溼而灌漑也。蓋脾爲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覃音盡

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爲水是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於皮間。則爲皮水。寒乘於肌膚。則爲膚脹。留於空郭。則爲鼓脹。客於腸外。則爲腸覃。客於子門。則爲石瘕。皆水與寒氣之

爲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藏府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爲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瘇。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於皮膚而爲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循頸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溢於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及於脈也。欬者。水邪上乘於肺也。陰股寒。足脛瘇。太陽之氣虛而水流於下也。腹大者。水泛而土虛也。水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𪔵𪔵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𪔵音空鼓 窅音杳

余氏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於皮膚而爲虛脹也。無形之氣。

故鼙鼙然不堅。氣脹。故腹大身盡腫也。寒氣在於肌腠。故皮厚窅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卽起。此病在氣。故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者。寒氣在皮膚。而脾土未傷也。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寒氣乘於空郭之中。所謂藏寒生滿病也。藏寒者。水藏之寒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腹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

肝木主筋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衞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藏舊文歲今改正）

此寒氣客於腸外而生覃也。夫衞氣夜循藏府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於腸外。與衞氣相搏。則衞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著者。此無形之氣。相搏於腸外空郭之中。而著於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瘜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於藏府之脂膜。如懷子之

離藏故如懷子之狀推之則移

留積一月而下不主妊娠故日惡血

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於藏府。故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余氏曰。胞中。血海也。在少腹內。男子之血。上唇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於子門。則衃門閉。而胞中之血。當瀉不瀉。留積而成衃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留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覃瘕皆生於女子。治之者可導下之。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歧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余氏曰。膚脹者。寒氣客於外。鼓脹者。寒氣客於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蓋先瀉其外。後調其內。而復治其外。外內之相通也。任氏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絡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溼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爲痺。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篇名賊風者。言往古之人。恬憺虛無。精神內守。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脈。諸血者皆屬於心。嘗有所傷於溼氣。藏於血脈之中。則傷心藏之神矣。分肉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留於分肉之間。

則傷其氣矣。若有所墮墜。則有傷於筋骨。筋卽爲肝。骨卽爲腎。血卽爲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藏之神。有傷於筋。則傷肝藏之魂。有傷於骨則傷腎藏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溫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溼邪相襲。則風寒溼三氣雜合而爲痺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開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於風寒而發焉　任谷庵曰。賊風邪氣。不正之邪氣也。風寒天之正氣也。因有故邪。開而汗出。故因加而合爲邪病焉。　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溼傷精。蓋風傷衞。寒傷營。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溼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藏之精。是以傷於溼者則爲痿厥。痿者。骨痿。厥者。腎藏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淸冷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

內之募原與外內之分相通　肝藏魂　肺主氣而藏魄

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毋無同惡去聲

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於藏府募原之間。則有傷於氣矣。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藏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藏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而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游為神。魄降為鬼。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精神內傷。則魂魄飛揚。而有似乎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　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

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卽上古祝而已病之醫。非醫巫之有二也。

前論有餘於內后論有餘於外皆謂之失常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搐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股脅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菀音鬱

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有浮沉淺深。及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章。論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外內出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於皮肉筋骨之間。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

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之營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兩行者。謂營氣出於氣分而行於脈中。衛氣出於脈中而散於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夫精專者。行於經隧之營血。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藏府相通。外內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與營行脈中。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營行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於皮膚谿谷之氣分。滲入於孫脈絡脈。化而爲赤者也。五癃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決氣章之所謂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

營衛血氣之生始出入乃本經之宗旨而營血流行更有多歧學者宜細心體析

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於脈中。以應呼吸之營氣。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於皮膚分肉之氣分滲於孫絡。變化而赤爲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與營氣篇之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於胸中。上出於肺。循喉咽。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衞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營氣衞氣之所出所行。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營衞之道。此篇論衞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稸積菀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衞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於皮膚也。積於下者。取之三里。蓋衞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里。而外出於皮膚也。積於中者。取之氣

街。與季脅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於四旁也。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中脘。上會於承漿。與帶脈會於臍之左右而出於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爲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於陽。營爲陰。從谿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於陰。此陰陽血氣外內交互之妙道也。雞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胗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於始生之處。非稽蘊於所以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始生始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於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

血氣者充膚熱肉之氣血

曰血氣曰氣血謂外內出入之交互

之章也。兩眉間。卽闕中。乃肺之部。肺合於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藏。故觀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營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爲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於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於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聲勝平聲間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輸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於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於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營衛大氣。先會於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為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於氣街。行於分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於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營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輸轉於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脈盛而起矣。衛氣之行於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津液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於脊骨。從脊骨而上滲於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於缺盆。故衛氣之行於骨者。以脊骨為所

南北爲道東西爲度

衛氣去形而獨居於內

屬也。衛氣之行於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於手足某結之筋。卽爲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生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行於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　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道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爲奇恆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死生。更可以通玄門。爲養生之祕要。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

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

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於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　王子方曰。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兩之爲六。三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歲已上。俱當作已下。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膕肉堅皮滿者肥。膕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膕音國

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膕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爲膏。蓋肥膏之間於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

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勝而連於皮。內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於肉理者也。　任谷庵曰。膕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膕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任氏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腴者。臍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於

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肌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　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於衆人者也。

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營血相將。充盈於分肉之文理。其膏肥之內。止有衛氣而血不營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爲營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之有別也。　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亦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

濁者爲衛。故濁爲氣多。清爲氣少。

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加於肥大也。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此言人之血氣。當使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人之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爲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於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於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深淺。不可勝窮。隨變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

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爲治道之張本也。

玉板篇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鎭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應天氣之出於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

與經脈繆處。其氣血布散於四末。溢於皮膚分肉間。不入於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於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於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 余伯榮曰。上章論衞氣從陽明之脈絡。而出於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於外。卽與衞氣相將之營氣也。營衞血氣。雖皆生於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卽有五兵矣。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鍛。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

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

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於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溼。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於藏府之間。而不與我見。乃多死少生之候也。　余伯榮曰。按本經

及素問論所生癰膿。多因於風寒外邪。有傷營衞。留積而成癰膿。此因
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
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余伯榮曰。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
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
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
者。以鈹鋒取之。鈹鋒大鍼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
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病渴
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
矣。內叶訥

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
合也。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外行者爲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

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外陽爲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在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犯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爲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此言血氣之逆於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膿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遄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於營衞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膿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於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咳而溲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欬。形脫身熱。脈小以疾。

月一月而一周天

經脈有絡脈孫脈大絡有絡脈孫脈當與繆刺篇會看

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脈應地之經水。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　王子方曰。堪輿家鑿井。度月影以取泉。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飧叶孫

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於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於孫絡。從孫絡而外滲於皮膚。從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於胃之大絡。不得出於皮膚。充於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於腎絡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逆於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於心絡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於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於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遶地環轉一周。

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如逆傷其氣。遲則死於家中。速則死於堂上矣。　任谷庵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膿。或一息不續。卽爲胥壤之判。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則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胗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

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闚同窺

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隧。布於四末。充於皮膚分肉之間。不入於經俞者也。駿、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在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於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十二藏府之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絡。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經相干。循五里而散於尺膚。夫藏爲陰。府爲陽。經脈爲陰。皮膚爲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府也。五藏之血氣。行於脈中者。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脈。五藏之氣血。行

於脈外者。因胃氣而出於手陽明之絡。以應於尺膚。是以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於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於經脈皮膚之外內者。大會於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於外矣。五藏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生人也。闚者。窺俟其所出也。門者。衞氣篇之所謂契紹之門戶。乃氣血從孫絡而出於皮膚之門也。故俟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稍緩而死於家中。入門而逆刺於絡內者。即死於醫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遶地環轉一周。逆則不過一周而死。況鍼刺之傷乎。是以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脈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於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而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於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於營。注於

輪。行於經。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於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於外。蓋謂皮膚之氣血。由五藏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此謂奪其天氣。謂手足五輪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輪。則竭其輪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大有裨於治道。學者當以爲首務焉。　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分肉之血氣。曰著之玉板。蓋因金玉之黃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王不留行花開黃白。陶隱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祖以鷄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

發矇振埃去爪論神氣之所出鍼取神氣謂無犯尻神

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余伯榮曰。此承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爲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爲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爲九宜。

黃帝曰。何爲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於耳內。丁丙日自乘。無振埃於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復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於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余氏曰。天之十干。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於四季。夫甲爲陽木。乙爲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矇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爲取氣之禁。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病不可瀉。

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實邪。皆不可瀉。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於下。陽盛於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者。淫邪傷形。久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酷虐之邪。奪形者。邪傷形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於心。而外淫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於色。色夭然白。及後下衃血篤重者。形氣消於外。血液脫於

內。血液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

此爲五逆。皆不可刺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於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此章論營衞宗氣。循度行於經脈之外內。衝脈行於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於腹氣脛氣之街。以明血氣之行於經脈皮膚之間。交相和平。俞應者也。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脈也。伯言是明胃脈者。謂胃爲

藏府通於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外合於三陰

有形之血流如水

三分行於脈內三分充於皮膚二分行於經隧二分出

五臟六府之海。其營衛宗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於肺者。營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其行也以息往來者。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也。帝問氣之過於寸口。上十焉息者。乃營氣衛氣宗氣。盡走於息道。而變見於寸口也。下八焉伏者。謂流溢於中之營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營血有入。是精專而行於經隧之營止二分矣。夫營氣行於脈中。衛氣行於脈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爲和平。而有形之營血。分行於外內。亦相爲勻等者也。夫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此下伏於胞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於脈內。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而出於腹氣之街。衝脈與少陰之大絡。循陰股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夫精專者。二

於氣街則經脈外內之血匀等矣

此乃營氣之行與應呼吸漏下之行各別故帝復問而伯復答之

分行於經隧。隨衝脈者。二分出於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爲匀等矣。皮膚之氣血。從指井而溜注於營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於膚表。從道往還。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臟。卒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臟之氣。至於手太陰而變見於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於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於手陽明大腸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微緩也。此言五臟之氣。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顑音坎

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爲陽明。是陽明主氣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

十二藏府之本標止出於頭氣胸氣之街

火氣也。胃氣上注於肺者。胃府所生之營氣宗氣。上注於肺。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悍氣。上走空竅。行於皮膚之氣分。而下合於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胃府所生之悍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而陽脈小。陰脈大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陽脈小者爲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墨。如相傾而不相應者。則爲病矣。按上章曰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間。夫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跗上。夫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於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於足跗者。動於衝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邪斜同

此言流溢於中之血氣。一從衝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於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於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膕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於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於十指之絡。是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於先天之水火。藏於腎藏。出於下而升於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於人迎。是從膺胸臍腹。而下至跗上。如左右之動脈。與衝脈會於臍間。則陽明之血氣。隨衝脈而出於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衝脈與少陰出於脛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於頭氣之街。胸氣之街。營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

陽氣亦下出於五指此後天所之生陽氣也

明少陰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別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輪焉。

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於脈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於脈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杪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此所行之道路也。相輸之會。氣從合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四末而溜於脈中。輸行於經。而與脈中之血氣相會。入於肘膝之間。而與脈中之血氣相合。故曰四末解。則氣從合。蓋假風寒之邪。以明四末乃陰陽不會。氣從此而所入之大絡也。如因邪氣所阻。則手足懈惰而道路不通。氣何由而環轉。如四末和解。則氣血輸會於脈中。而還轉於氣街矣。夫經脈者。內

連於藏府。外絡於形身。外內出入。常營無已。絡脈者。乃經脈之支別。如江河之支流。至梢杪而有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出於頭氣之街。胸氣之街。陽明所生之血氣。復出於腹氣之街。少陰所藏之血氣。復出於脛氣之街。此經脈中之血氣。復從絡脈之盡處。出於氣街而行於皮膚分肉之外也。此營衛之行於皮膚經脈之外內。上下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　王子方曰。本經云。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又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精氣之營於經者爲營氣。今復言營衛之行。環轉於經脈之外內。豈經義自相矛盾與。曰。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氣之晦明。天道右旋。地道左轉。天運於地之外。交相逆順而行。應營氣行於脈中。衛氣行於脈外。外內清濁之不相干也。然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於地中。有四時之寒暑往來。生長收藏。此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有分有合。環轉無端。是以營衛之行。環轉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者。應天地之氣交也。夫所謂營行脈中者。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

營血行於脈中止營督脈而無任脈蹻脈

而足走腹。一脈流通。終而復始。此營血之行於脈中也。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於脈中者。循手足之十二經脈。反陰蹻陽蹻任脈督脈。合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晝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應呼吸漏下者。此營氣之行於脈中也。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營氣衛氣各走其道。清濁外內之不相干也。若夫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皆從指井所出。而營於五藏之二十五腧六府之三十六腧。夫指井離爪甲如韮許。乃血肉筋骨之盡處。血氣皆從何來。而曰所出爲井耶。蓋受皮膚之氣血。從此而溜注於脈中。十二經脈之血氣。始從此而生出。故曰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輸。所行爲經也。充膚熱肉之氣血。婦隨夫唱。相將而行。同溜於經脈之中。故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夫宗氣半行於脈中。半行於脈外。營血半營於經隧。半營於皮膚。營氣行於脈中。衛氣行於脈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猶兩儀四象之定體。血氣貫通於外內。應天地之氣交。一息不運則生化滅矣。夫皮膚氣分爲

陽。經脈血分爲陰。陽走陽而陰走陰。此陰陽之相離也。陰出於陽。陽入於陰。此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道。有離而有合也。若行於陽者。止行於陽。行於陰者。止行於陰。無外內出入之神機。而生化亦滅矣。陰陽之奥會。心者明之。　余伯榮曰。五亂脹論。言衞氣亂脈。是謂大悗。衞氣逆爲脈脹。衞氣並脈循分爲膚脹。若衞氣行於脈內。豈非亂脈乎。曰衞氣之在路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謂脈內之血氣順行。而脈外之氣血逆轉。行有逆順。乃得天地之和。衞氣亂脈者。謂衞氣順脈而行也。若夫環轉於皮膚經脈之外內。正所謂交相逆順而行。又何亂之有。

五味第六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悗悶

同

任谷庵曰。按五運行大論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是五藏本於五味之所生。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是以五味入口。而各有所走。夫心主血。腎主骨。苦乃火之味。鹹乃水之味。苦走骨而鹹走血者。陰陽水火之交濟也。肺主氣。故辛走氣。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濇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卽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任氏曰。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是發散涌泄之中。而又有收散緩急之性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中焦出氣如露。以行水穀之津。酸氣收濇。故弗能出於上之兩焦。不出則留於胃而溜於下焦。注於膀胱矣。膀胱爲脬之室。脬居於中。故膀胱之體質胞薄

以懦。得酸則易於縮綣。縮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爲癃閉。陰者。前陰。積筋骨宗筋也。宗筋者。筋之主也。酸入於宗筋。故走筋也。按經筋章云。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是足厥陰肝經。主宗筋而外合於通體之筋。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任氏曰。中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者。鹹性之上涌也。注於脈則走於血氣矣。血者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鹹乃寒水之味。故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燥結。而胃中之汁以滋之。胃中汁竭。則咽路焦枯。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路。鹹氣上走於中焦。故走血。王子曰。胃府水穀之精汁。化而爲赤。營於脈中。人一呼一吸。

脈行六寸者。血氣之流行也。呼吸不已。血氣之行。無少停息。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以資其流行。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衞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任氏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辛走氣。故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中焦之氣。而營諸表陽者也。夫營衞之氣。生於中焦。皆從上而出。故薑韭之氣上熏。則營衞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則爲洞心。辛與上焦之氣。俱行於表陽。則開發皮腠而汗出。俞伯榮曰。辛氣留於心下而上熏。則爲洞心。與氣俱行。則與汗共并而出。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　王子方曰。論五味而曰氣者。味之性也。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

任谷庵曰。炎上作苦。君主之味也。故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苦性下泄。故入於下脘。三焦者。少陽相火也。苦性寒。故三焦之道。皆閉塞不通。三焦不通。則入胃之水穀。不得通調布散。故變而爲嘔也。夫腎主骨。腎爲寒水之藏。苦性寒故走骨。同氣相感也。然苦乃火味。故入於下。而復出於上。以其性下泄而上涌也。　余伯榮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標陽而本寒也。炎上作苦而苦寒下泄。此少陰之味也。故能從本從標。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味。是以味合五行。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

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蛊動。蛊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任谷庵曰。稼穡作甘。坤土之味也。坤德柔順。故其氣弱小。太陰溼土主氣。故令人柔潤。柔者土之性。潤乃溼之氣也。夫蛊乃陰類。胃秉陽明燥熱之氣。胃若柔而緩。則蛊動而上入於胃矣。蛊上食。故令人悗心。土氣外主於肌肉。故甘走肉　馬玄臺曰蛊當作蟲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庵集註
同學 仇特御汝霖 徐開先振公 合參
門人 倪昌大仲宣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八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

與去聲

蒼黅丹素玄天之氣色也青黃赤白黑五行之色也

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行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仇汝霖曰。天地之間。不審於五者。天有五色五氣。五時五音。地有五方五行。五運五味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藏爲肝。在體爲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在藏爲心。在體爲脈。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在藏爲脾。在體爲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藏爲肺。在體爲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在藏爲腎。在體爲骨。風寒熱濕燥。天之五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之形體。稟在地五行之所生。然本於天之五氣。是以形合五行。而氣合五色五音也。五陰而合五陽者。在地之陰而合天之陽也。五五二十五者。合天之數也。陰陽之人。不與者。通天論之所謂少陰太陰少陽太陽之人也。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不合五行全備之人也。夫三陰三陽者。天之陰陽也。五人之

馬蒔字仲化別號玄臺本經止有馬氏註釋

形者。地之所成也。是以此章論形合五行。面上應天之五氣。下章論陰陽之人。應天氣之所生。故篇名通天論。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釱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能叶耐義同釱音大

馬仲化曰。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於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其近肩之所闊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材者。木隨用而可成材也。力少者。木易動搖也。內多憂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春生而夏長也。不耐秋冬者。木至秋冬而彫落也。故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厥陰風木主氣。佗佗。美也。如木之

枝葉應上根幹應下

美材也。比、量也。和也。夫五音主五運之化氣。三陽應六氣之司天。五音之合於三陽者。應歲運之干支相合也。足厥陰與足少陽皆合。以一陰而合左右太少之四陽者。應地居天之中。而天運於上下左右也。大謂之鈦。即太角也。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遺遺推推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少陽之上。血氣盛則通髯美長也。遺遺。謙下之態。如枝葉之下垂也。推推。上進之態。如枝葉之上達也。半謂之判。即少角也。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栝栝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也。隨隨。從順之態。如木體之委曲也。栝栝。正直之態。如木體之梃直也。　仇汝霖曰。左右手足。即陰陽繫日月論之手合十干足合十二支也。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朋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

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

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於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䐃、脊肉也。廣䐃者。火之中勢熾而大也。面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下而上。光明美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其勢小也。行安地者。火從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者。火之動象也。肩背肉滿者。卽䐃廣也。有氣者。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易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通明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性不久也。此自其性而言耳。耐春夏者。木火相生之時。不耐秋冬者。火畏涼寒也。故秋冬感而病生焉。手少陰君火主氣。核核。真實之義。如火之神明正直也。手少陰與手太陽相合。質者。火之形質也。質徵。卽太徵。質判。卽少徵也。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右徵之人。比於右

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鮫鮫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也。肌肌然者。肉之充滿也。鮫鮫然者。性之踊躍也。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支支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也。慆慆。喜悅之態。支支頤頤。上下之相應也。

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稱好皆去聲

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於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高阜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闊充也。股脛美者。

充於四體也。小手足者。土漑四旁。至四末而土氣漸微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豐滿也。行安重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性靜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爲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藏垢納污。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得令也。不耐春夏者。受木剋而土燥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濕土主氣。敦敦然者。有敦厚之道也。足太陰與足陽明相合。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樞樞然者。下文之所謂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也。婉婉。和順之態。土之德也。樞樞。如樞轉之持重。土之體也。加宮。土之加厚。比上宮也。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兀兀然者。下文之所謂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也。坎坎然者。行地之或安或浮。如山路之不平也。兀兀。不動貌。如平陸之安夷也。

仇汝霖曰。東南爲左。西北爲右。天闕西北。地陷東南。加宮者。右宮也。蓋西北之地高厚而多山岳。故曰加宮。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腫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釱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頭腹肩背俱小者。金質收斂而不浮大也。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者。金體堅剛而骨勝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潔不受污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靜悍者。金質靜而性銳利也。善爲吏者。有斧斷之才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不能春夏者。受木火之制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燥金主氣。敦敦然者。如金體之敦重也。手太陰與手陽明相合。釱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監監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也。廉廉。如金之潔而不污。監監。如

動手足照應桎之爲人

金之鑒而明察也。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嚴嚴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也。脫脫如金之堅白。涅而不緇。嚴嚴。如金之整肅也。仇汝霖曰。五行五音。上應五星。故曰似於蒼帝者。上應歲星也。似於白帝者。上應太白也。

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面有波也。頭大者。水面平闊也。頤乃腎之部。廉頤者。如水之清濂也。小肩大腹者。水體之在下也。動手足者。水流於四旁也。發身搖者。水動而不靜也。下尻長者。足太陽之部。如水之

太陽之下衆之爲人

太陽之上桎之爲人

長也。背主督脈。背延延然。太陽之水。上通於天也。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人不敬畏而善欺紿人也。戮死者。多因戮力勞傷而死。蓋水質柔弱。而不宜過勞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春時木洩水氣。夏時火熯水涸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足少陰寒水主氣。汗汗然者。卑下之態。如川澤之納污也。足少陰與足太陽相合。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安安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也。頰、俠輔也。頰頰然者。謂太陽在上。如有俠輔而尊貴也。安安然者。安然而不動也。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衆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潔潔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也。紆紆。紆洄之態。如水之洄旋也。潔潔。如水之清潔也。曰衆之爲人者。謂居海濱平陸之大衆。如水之在下。而形體清潔也。桎之爲人者。謂居崗陵山谷之人民。如山之在上。安然而不動也。蓋水性動而不靜。故水形之人。動手足。發行搖身。如居於高陵山谷之中。受加宮之所勝制。則手足如桎梏。而安然不動矣。蓋言五

形之人。有居海濱傍水者。有居山陵高阜者。有居平原污下者。五方雜處之不同也。又如鈦角之人。居於東方質徵之人。生於南土。則木火之性更偏甚矣。如少商之人居於南土少羽之人。處於加宮之山陵高阜。又各有所調制矣。蓋人之五形。本於五方五行之所生。故各因其所居之處。而又有生制之甚衰。故以此義申明於五形之末云。　馬仲化曰。桎者。受桎梏之人。意水形之人爲戳死耶。　仇汝霖曰。按疏屬之山有神焉。名曰二負。桎其手足。抑以山居之人。以比山之神歟。　倪仲宣曰。不曰左羽右羽。而曰衆之爲人。桎之爲人。此即以衆桎而爲左右也。東南爲左而地土卑下。西方爲右而土阜山高。　倪仲玉曰。水形之人。豈應桎梏而戳死耶。經義淵微。聖辭古樸。非覃思精粹。不易疏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仇汝霖曰。言此五行之人。二十五變者。乃衆人中之所以相偏欺者也。衆人者。謂平常之人。得五行五音之全者也。　倪仲宣曰。相術以五行中具一形者。乃富貴之人。若五行混雜者。平常之人也。故曰衆人。謂平

常之大衆也。故下文曰。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謂木形之人其色蒼。火形之人其色赤。此偏欺之人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仇汝霖曰。形勝色者。如太角之人其色黃。色勝形者。如太宮之人其色青也。夫形者。五行之體也。色者。五行之氣也。形氣相得。感天地之生成。故主富貴大樂。下上之人者。謂左右太少之上下。合手足三陽之人而三陰之人不與焉。年加者。始於七歲。每加九年。乃形色不相得者之所大忌也。夫七歲者。少陽也。加九年。乃十六歲。再加九年。乃二十五歲。蓋以手足三陽之人。始於七歲之少陽。再加窮九之老陽。陽亢極而有悔矣。凡此相加之年。皆爲斯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如感之則病

行。有所疎失。失則憂矣。　倪仲宣曰。五形合手足之三陰。故雖逢陽九。不以爲忌若變而爲太少左右者。此手足之三陽。故爲大忌也。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歧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痺。瘃音祝寒瘡也吻音刎

以下八節。申明形者。乃皮脈肉筋骨。然藉皮肉經脈之血氣。以生養此形。而有上下盛衰之不同也。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然手足三陽之氣血。各因本經之經脈所循之處。而各分皮部。故帝問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蓋以各經脈絡所循之上下候之。以知形中之氣血也。形者。謂皮肉筋骨也。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脣下。交承漿。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髯美而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氣少血多則髯少。氣血皆少則無髯。蓋血盛則澹滲皮膚而生毫毛。氣者。

所以薰膚充身澤毛者也。是以在上之鬚眉。在下之毫毛。皆藉皮膚之氣血以生長。故氣少則鬚少。血少則鬚短。血氣皆少則無鬚矣。血氣少而不能充皮膚肥腠理。故兩吻多晝。蓋肌肉不得充滿而多瘦紋也。足陽明之脈。其下行者。循膺胸。下臍腹。從膝臏而至足跗。故在下皮膚之血氣盛。則下毛美而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氣皆少則無毛。雖有亦稀而枯瘁也。足指少肉。足善寒者。氣之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者也。瘃者。手足寒冷之凍瘡。血少則肉而善瘃者。血之所以溫膚熱肉者也。痿厥足痺者。血氣少而不能營養筋骨也。此言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然皮肉筋骨之間。又藉血氣之所資益。而有上下盛衰之不同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

通髯美者。俗名連鬢鬍也。

足少陽之經脈。其上行者。循於耳之前後。加頰車。下頸項。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蓋鬚髮乃血之餘。是以血多氣少。雖短而亦美也。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爲痺。爪者筋之餘。血氣皆少。不能營養筋骨。以致寒濕之邪。留痺而爲骨痛爪枯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循膝外廉。下輔骨之前。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是以在下皮膚分肉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則皮堅而厚。血少則皮薄而軟。蓋血之所以澹滲於皮膚者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踵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少痛。少理當作小理

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循兩眉而上額交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而眉有毫毛也。夫充膚熱肉生鬚毛之血氣。乃後天水穀之所生。在上之髭鬚。在下之長毛。皆生於有生之後。眉乃先天所生。故美眉者。

血氣和則美色照應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

眉得血氣之潤澤而美也。毫毛者。眉中之長毛。因血氣盛而生長。亦後天之所生也。惡眉者。無華彩而枯瘁也。而多小理者。多細小之紋理。蓋氣少而不能充潤皮膚也。血少氣多則面多肉。氣之所以肥腠理也。內經云。心之合脈也。其營色也。平脈篇曰。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血氣和者。謂經脈皮膚之血氣和調。則顏色鮮美也。蓋五藏六府之俞。皆出於太陽之經。太陽爲諸陽主脈也。轉筋踵下痛者。血氣少而不能營養筋骨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手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交人中。上狹鼻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髭美。惡者。稀而枯瘁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循臑臂上入兩筋之間。出合谷。故血氣盛則腋下毛美。而手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手瘦以寒也。仇汝霖曰。手陽明之脈。出合谷兩骨之間。手魚肉。乃手太陰之部分。陽明之血氣盛。而手魚肉以溫者。藏府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手少陽之脈。其上行者。出走耳前。交頰上至目銳眥。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以長。長者。卽生毫毛之意也。其下行者。從肩臑肘臂而上出於手腕。故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蓋手少陽之血氣。循手表腕。盛則皮緩肉淖。故善於捲握也。多脈者。皮肉瘦而脈絡多外見也。 仇汝霖曰。陽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是以氣少。則皮肉瘦而多脈。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手太陽之脈。其上行者。循於顴頰耳鼻目眥之間。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惡。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其下行者。循肩臑肘臂而下出於手腕。是以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

。少則掌瘦以寒也。以上論手足三陽之血氣。各循本經之部分。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肥腠理。濡筋骨。以養二十五變之形。如血氣皆少。則又不能佗佗遺遺之自然矣。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此言足太陽之主脈也。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以五形之人論之。則當手少陰主脈。今變爲二十有五。合於手足之三陽。故以足太陽主脈。蓋十二經脈之俞。皆會于足太陽之經也。故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也。惡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少也。其肌肉肥而顏色潤澤者。手足三陽之脈。血氣皆有餘也。蓋足太陽爲諸陽主脈。太陽之脈。氣血盛而美眉。則諸陽之脈。血氣皆有餘而肌肉肥澤矣。故當再審察其皮膚。分肉之氣血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逆順者。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者也。知逆順之有餘不足。則知所以調之矣。　仇

汝霖曰。脈字其字宜玩。蓋用脈字。以知足太陽之脈之氣血多少。加其字。以分別肥而澤者。乃諸陽之脈之血氣有餘也。　倪仲宣曰。按口問篇論足太陽之精氣。行於脈外以濡空竅。十二奇邪之走空竅。獨取足太陽之外踝。此章論太陽爲諸陽主脈。而諸陽脈之血氣有餘不足。皆以足太陽爲準繩。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在天爲陽。在地爲水。在人卽爲精氣。是以足太陽爲諸陽主氣。而又爲諸陽主精血也。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有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此言手足三陰三陽。皮膚分肉間之氣血。皆從藏府之經隧。而外出於形身者也。蓋二十五變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是以上節論脈之血氣。

此節論皮肉筋骨之氣血焉。諸陰陽者。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手之少陰太陰。以應五音五行之人也。手之太陽陽明。足之少陽太陽陽明。以應左右太少二十五變之人也。諸陰陽之血氣。所以充膚熱肉。滲澤皮毛。肥腠理。濡筋骨者。皆從本藏本府之經隧。而出於孫絡皮膚。各並本經之脈絡以分界畔。此非經脈之血氣。故當按其寸口人迎。以知陰陽之有餘不足而調之。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形身中皆有邪痺於皮肉筋骨之間。甚則留而不行。以致經絡之血氣。有所凝濇。蓋充膚熱肉之氣血。從內之經隧。而外出於孫絡皮膚。此因邪閉於絡脈之外。氣血不得外行。以致凝濇於經絡之中。故當致諸陽之氣以溫之。則寒痺解而血得以和於外矣。其結絡者。血氣留結於脈內。以致脈結而血不行。又當決之使行。蓋邪閉於皮腠。而致經絡之凝濇者。當理其氣。血結於脈絡者。當決其血也。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不足於上者。推而上之。蓋氣血之出於皮膚。而又有上下有餘不足之分者。因絡脈所出於上下。有疎通阻滯之不同也。其有滑留於經絡中而不至

先審皮膚之結。次審絡中之結。次審胃中之宛陳。蓋血氣從內而外。故審察從外而內。

者。因而迎之。此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海所出之氣血。而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大絡雖與經脈繆處。然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蓋並經而外出於皮部。各隨本經之脈以分界限。是以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血氣混亂也。故當導而行之。使各歸於本部。蓋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行於皮膚分肉之間。如不分界畔。則混亂交爭矣。宛陳者。陳莝之物。菀積於腸胃之內。以致血氣不至。此不因於血結於脈絡而不通。故當則而予之。蓋用逐陳莝之法則。而予奪之也。此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本於胃府之所生。從經隧而外出。故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之約法畢矣。如知少宮太宮之人。則知比於足之陽明。而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唇。則知經隧之絡脈。亦絡於唇口。而皮膚之氣血。亦分部於唇口也。　仇汝霖曰。此以皆爲痛痺之皆字。照應氣有餘於上。或不足於上。蓋十二經隧之絡脈孫絡。與十二藏之經脈絡脈。並行於形身

行於脈中之血氣與痺痺凝不出於上則有餘於下

之上下。若此身中皆爲痛痺。則十二經隧之絡脈。皆爲之不通。如止痺於足陽明之上。則陽明之上氣不足。而下氣有餘矣。若止痺於足陽明之下。則陽明之下氣不足。而上氣有餘矣。痺在陽明之部分。則知陽明之氣血。結而不通。又不涉於諸陰陽之絡矣。此蓋假痛痺以申明皮膚分肉之氣血。各並本經而出。各從本經經脈所循之上下。而各分界畔者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此承上章謂五音之人。血氣不足者。當調之以五穀五畜之五味也。上章云。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是右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是少徵之人。當

調手太陽下矣。今右徵與少徵。同調手太陽上者。謂血氣上下之相通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

此言皮膚分肉之血氣。雖各有分部。然通融滲溉。交相往來。審經絡之相聯者。亦可以通融調治也。夫左商之人。調左手陽明上者宜矣。而左徵與少徵。應調手太陽。而同調於手陽明者。謂手太陽與手陽明之脈。並出於巨虛而上行。手足三陽之脈。皆縱橫聯絡於頭面。然雖各有界畔。而皮膚血氣之流行。交相往來。故有經脈相聯者。亦可以同調之也。是以左徵少徵之人。同調於手陽明上。且手陽明主皮膚之氣血者也。手陽明之脈。出於足陽明之巨虛上廉而上行。故太宮之人。當調足陽明上。而亦可調之手陽明上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按前章有左角而無右角左右二字有誤）

前章云。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是右角之人。宜調之右足少陽下也。又云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人遺遺然。此

以太角之人。同調右足少陽下者。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前章云。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是太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今以太徵與少徵。同調左手太陽上。亦左右上下之相通也。仇汝霖曰。右角與太角。故從下。少陽之氣從下而上也。太徵與少徵故從上太陽之火氣炎上也。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章云。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是宜調足太陽下也。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此以少商與右商調手太陽者。卽左徵少徵之調手陽明。乃互相交通之義。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章曰。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今皆調足太陽下者。太陽之氣。從下而上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

前章云。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婉婉然。以上而同調之下者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足而手也。倪仲宣曰。足多從下。蓋以下而通於上也。手多從上。蓋以上而通於下也。陰陽血氣。上下環轉之無端也。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前章云。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夫半謂之判。判角卽少角也。前章止有太角左角。釱角判角。而無少角。恐傳寫之誤耳。倪仲宣曰。下文亦無少角。

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釱商主手陽明大腸。上商主手太陰肺。足陽明者胃府之經氣也。此以手太陰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血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也。穀入於胃。

乃傳之肺。蓋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肺與大腸之血氣。皆從胃府始出。而行於手太陰陽明之經。故釱商與上商。調足陽明也。倪仲宣曰。藏府通連者曰下。

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釱商。手陽明大腸也。足太陽者。膀胱水府也。營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幷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是大腸與膀胱。並屬下焦。而交相通貫者也。是以釱商而調之足太陽下者。以府氣之交通於下也。上角應足厥陰肝經。五藏之脈絡。皆不上循頭面。惟足厥陰之脈。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足太陽之脈。與督脈會於目之睛明。而上額交巔。是足太陽與督脈厥陰。會於目而交於額也。是以上角而調之足太陽下。蓋血氣津液。主於腸胃之下也。按此節論調手足之三陽。有左右上下之相通者。有手太陽而調之手陽明者。有手陽明而調之手太陽者。有手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有足厥陰而調之足太陽者。陰陽之血氣。各有分部。而調治

大腸主津液

五行外合五形五音內合五志外內互相輪應者也

錯綜。抑經氣之交通。或魯魚之舛誤。姑從臆見箋疏。以俟後賢參正
仇汝霖曰。此節論調左右太少之血氣。比手足之三陽而不涉於五音之三陰。今以上商上角論調於後者。謂血氣之生始也。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交於督脈。復循腹裏下注於肺中。是以論調上商之手太陰。上角之足厥陰者。謂血氣之營於藏府十二經脈之中而滲注於外也。張子所謂魯魚之誤者。疑辭也。且前後不從本經之調治者。計什有一條。豈差誤之過半耶。學者當從氣交中求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此節以五穀五畜五果之五味。調養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人。蓋左右太少者。從五音之所變也。上徵者。手少陰之人也。右徵者。左右上下。手足三陽之人也。上徵與右徵同者。舉一而概四也。蓋四變之人。本於五音之所出。是以五味調五音。而四變之人亦調之。以此五味也。麥成於夏。火之穀也。巳午未會成火局。羊乃火之畜也。杏色赤而味苦。心之

果也。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夫血歸形。氣歸精。是以五音之形。及二十五變之形。不足者當補之以味也。五音者。在氣爲手少陰。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味爲苦。在時爲夏。此五音之所主也。右徵者。以陰而變陽也。　仇汝霖曰。按前後二篇。並無鍼刺二字。所謂調右手太陽上。左足太陽下者。卽以此五味調之也。列左右上下者。分別二十五變之人。使後學觀形。以知血氣之盛虛。非用五味之中。而有上下之分也。如用調左手太陽上。右手太陽下。總以麥穀羊畜調之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以意逆之。則得之矣。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羽。足少陰之人也。太羽者。二十五變之形也。曰右徵。曰太羽。經文錯綜其間者。舉一而左右太少。總調之以此味也。豆色黑性沉。水之穀也。彘乃亥畜。水之畜也。栗色黑味鹹。腎之果也。上羽者。在經氣爲足少陰。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味爲鹹。在時爲冬。　倪仲宣曰。所言足少陰藏腎者。謂大豆彘栗之味。在經氣調養足少陰。在藏則調養腎也。餘藏同

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王子方曰胡

義。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宮。足太陰之人也。太宮者。變而爲足陽明也。稷色黃味甘。土之穀也。牛乃土之畜。棗者。脾之果也。在氣爲足太陰。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味爲甘。在時爲長夏。上宮太宮加宮左宮少宮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商。手太陰之人也。右商。四變之形也。黍色白而秋成。金之穀也。雞屬酉而鳴於巳酉丑時。金之畜也。桃色白而有毛。肺之果也。在氣主手太陰。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味爲辛。在時爲秋。上商右商少商鈦商左商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角與太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上角。足厥陰之人也。太角。四變之形也。麻色青莖直。木之穀也。犬屬戌而味酸。厥陰之畜也。李色青味澁。肝之果也。在經氣主足厥陰。在藏爲肝。在色爲青。在味爲酸。在時爲春。上角太角右角鈦角判角。同調此穀

麻可以作飯

上節以上角結末。此復論上角於首。下經曰。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

果之味也。　仇汝霖曰。調五音者補五藏。調四變者補六府。

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氣血。從藏府之經隧。而出於皮膚。是以上節論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論皮膚分肉之氣血。各分手足三陽之上下也。此復論手足三陽之經脈。有上下之相交者。各審其經而調之。上角者。足厥陰肝經也。厥陰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會於巔。而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循髮際至額顱。從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夫頏顙者。鼻內之上竅。在頞中之分。口鼻氣涕相通之竅也。足陽明與肝脈。交會於喉嚨頏顙額顱之間。是以太宮與上角。同調於足陽明也。　仇汝霖曰。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形。總以此穀畜之五味調養。前後錯綜。分列二十餘條者。重在經氣有上下之交通也。學者識之。倪仲宣曰。前後二十餘則。為經氣之交通。是以論手足之三陽。而前後兼論厥陰之上角。蓋厥陰之脈絡。上循頭目。或與三陽之經絡交通。或與皮膚之血

氣相合。故前後分列二則。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

足少陽之脈。上循於頭者。抵於頞下。加足陽明之頰車。是足少陽與足陽明之脈絡相通。故左角與太角同調足陽明上。仇氏曰。前曰調。此曰同。合而言之。是同調也。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

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羽太羽屬水。故同調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陽明之上。金氣主之。左商與右商屬金。故調手陽明上。仇氏曰。金氣應天。故從上。水氣在泉。故從下。倪氏曰。手多從上。足多從下。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

加宮與太宮。比於足陽明也。足陽明之脈。上出於耳前者。會足少陽之客主人。是足陽明少陽之經脈。交通於上。故加宮與太宮同調足少陽下。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

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手太陽下者。手太陽之脈。循咽下膈抵胃而所出之經脈。本於足陽明之巨虛上廉。是足陽明與手太陽之經脈。交通於下。故同調手太陽下。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

前章云。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推推然。今同調足少陽下者。上下之相通也。　仇汝霖曰。以此經而調彼經者。論經氣之交通也。以本經而調本經者。論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

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上者也。太角屬木。同調足太陽上者。足太陽之脈。抵耳上角。交於足少陽之浮白竅陰諸穴。是足太陽與足少陽之脈絡。交通於上。故太角同調足太陽上。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

此與二十一篇臂陽明有入頄徧齒節合參

王子方曰此正經語之錯綜處

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足少陽上者。足陽明之脈。上交於足少陽。足少陽之脈。上交於足陽明也。夫皮膚分肉之血氣。所以生鬚毛。溫肌肉。肥腠理。濡筋骨者。本於胃府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出於藏府之經隧。而外滲於皮膚。是以前節論形中之氣血不足者。宜調此五味。此復論脈中之血氣不足者。同調此五味也。　倪仲宣曰。左角與太角。同足陽明上者。少陽之脈。上交於陽明也。加宮與太宮。同足少陽下者。陽明之脈。上交於少陽也。今復以太角在上。少陽在下。而太宮居中。謂少陽之脈。交於陽明者。亦可調之少陽。陽明之脈。交於少陽者。亦可調之陽明也。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釱角上角太角判角

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

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夫上徵上角上商上宮上羽者。乃五音五行。而合於手足之三陰者也。左右太少者。乃四變之形。而比於手足之三陽者也。以五陰而錯綜在

中者。陰內而陽外也。上章論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上。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下。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上。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下。蓋以上徵之人。變質徵右徵於上之左右。少徵質判於下之左右也。今復以五音錯綜其間者。是右徵之人。可比於左太陽上。少徵之人。可比於右太陽上也。質徵之人。可比於右太陽下。判徵之人。可比於左太陽下也。當知五音之人。肌肌然而美眉者。卽變徵之人。又不必拘於質徵右徵少徵判徵。及太陽左手右手之人也。夫分太少釱判左右上下者。因四變而分也。是以上章以左右太少之人。比於手足左右之三陽。此章論調手足左右之陰陽。以養五音五變之人也。五變之中又不必專主於質在左而少在右。質在上而少在下。故復序此一節。蓋欲使學者通變以論陰陽。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

中焦所生之血氣亦半營於脈中半營於脈外

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營口唇。故鬚不生焉。

此復論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又起於胞中。從衝脈任脈。而散於脈中者也。上章論胃府所生之血氣。出於胃之大絡。注藏府之經隧。而外滲於皮膚。此後天水穀之精。從中焦而出也。此言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乃先天所藏之精氣。從下焦而上也。蓋言形中之血氣。所以營養皮脈肉筋骨者。本於先後天之資生而資始也。胞中爲血海。下焦少陰之所主也。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者。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半營於脈中也。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此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分肉者也。故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婦人之生。因月事以時下。數脫於血。而血不足。不得上營於唇口。故鬚不生焉。上章論生鬚眉毫毛之氣血。手足三陽之所主也。此章論絡唇口生髭鬚之血氣。衝脈之所濡也。血氣生始出入之道路多岐。若非潛心體會。反興亡羊之嘆。　仇汝霖曰。妊娠之血。皮膚之血也。此血臥則歸肝。故臥出而風吹之。則爲血痺。如

　熱入血室。刺肝之期門。

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營。故鬚不生。

　宗筋者。前陰也。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而不復。上營於唇口。故鬚不生。此因割去前陰。而傷其先天之精氣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營。故鬚不生。

　此言胞中之血氣。本於先天之所生也。天宦者謂之天閹。不生前陰。即有而小縮。不挺不長。不能與陰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之不足也。其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營。故鬚不生。　仇汝霖曰。髭鬚生於有生之後。然又本於先天之精氣。以上二篇。論陰陽血氣。有互相資生之妙。學者再於五音五行之外求之。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

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復論人道之歸於天道也。青黃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黃主長夏。故黃赤者多熱氣。熱氣者。陽氣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熱氣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陽氣深藏。故多血而少氣也。三陰三陽者。乃天之六氣。亦合於四時。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相火。三之氣少陽君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在天有此六氣。而人有此六氣者也。合人之藏府經脈。有手足十二之分。在天之陰陽。止有太少之六氣也。故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論人歸於天道。而合於天之四時。又以分手與足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此以人之常數。而合於天之常數也。常數者。地之五行。天之六氣。五六相合。而成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而人亦有此五運六氣者也。六是以首論地之五行。以合人之五形。末論人之六氣。而合於天之六氣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然本於天之六氣。故復歸論於天之六氣焉。男玉師曰。血氣生於陽明。故陽明多血多氣。其餘陰陽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此大數之不全。自然之理也。然本經以厥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而素問血氣形志篇。及本經九鍼論。以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豈經義之矛盾耶。抑相傳之錯誤歟。曰。此正以人之常數。合天之常數也。夫厥陰之上。風氣主之。風者。大塊之噫氣。故厥陰之多氣也。太陰濕土主氣。地氣升而爲雲爲雨。故曰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雨者。下注於地而爲經水。故太陰之多血也。此天之常數也。在人之形藏。足厥陰主肝。肝主藏血。手厥陰主包絡。包絡主生血。故厥陰之多血也。太陰者。脾土也。命門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三者主生諸陽之氣。故太陰之多氣也。此人之常數也。

故有此六氣。而人有六氣。在天之陰陽。應天之常數。在人之陰陽。應人之常數。故以人合於天。而合有異同也。雖然陰陽之道。未有常而無變者也。以天之常變論之。厥陰司天之政。雲趨雨府。濕化迺行。是厥陰之厥多血矣。太陰所至爲雷霆烈風。是太陰之多氣矣。以人之常變論之。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是厥陰之多氣矣。脾統諸經之血。而足太陰獨受水穀之濁。是太陰之多血矣。噫知陰陽常變之道者。然后能明萬物之精微。　仇汝霖曰首言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謂人合天地之五數也。末結云。夫人之常數。此天之常數也。謂人合天之六數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人之生於地之五行。而合於三陰三陽之天數。　倪仲宣曰五者。應五運之在中。主神機之出入。六者。合六氣之在外。應天氣之降升。人能養此五運六氣。與天地合同。弗使形氣有傷。可以神僊不老。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勝平聲數上聲

按本經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病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又曰。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是風雨清濕之邪。病在外而傷於形之上下。喜怒不節。則傷藏而病起於陰。夫形者。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此蓋承上章而言五行之形。不足於上者。則風雨襲虛而病起於上。不足於下者。則清濕襲虛而病起於下。藏氣不足者。則喜怒傷氣而病起於陰。故當用五穀五畜五果之五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使陰陽和調。血氣充滿。病則無由入其腠理。此賢人之所以養生。良醫之治未病也。　徐振

邪者謂風雨之邪

風乃陽邪雨乃陰邪故爲風爲熱

氣主皮毛氣傷故毛折

公曰。五音之人應五藏。左右太少之人。應身形之上下。五音之人。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人陰氣少而陽氣多。是五音之人當病形。左右太少之人當病藏矣。雖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盛者。有血氣之不足。陰盛者。亦有血氣之不足也。倪仲宣曰。此註照應下章行鍼論。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

此言風雨之邪。客於形而不傷氣者。傳舍於內而成積也。金匱要略云。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此言邪傷六經之氣。而內入於藏府者也。著三陰三陽之氣。主於膚表而合於六經。故邪傷於氣。則折毛發理。使正氣横傾。淫邪泮衍於肌腠絡脈之間。而傳溜於血脈。經脈內連藏府。是以大邪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蓋陰陽六氣。

王子方曰。謂二十五形之人

五形之人衆之所以相欺也風寒爲

生於五行。五藏內合五行。外合六氣。故傷於氣者。傳溜於血脈。則內干藏府矣。如病形而不病氣者。雖傳舍於經脈。止留於腸胃之外而成積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虛邪傷形而正邪傷氣也。正邪者。天之正氣。風寒暑濕燥火也。蓋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同氣相感也。故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傷人者。謂傷人之形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形者。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應地之五行也。地之五行。應天之五時地之五方。虛風者。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此五行不正之氣。故傷人之形。是天之六氣。傷人之六氣。地之五行。傷人之五形。蓋人秉天地之形氣而生成此形氣也。是以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搏。乃客於形。傳舍於腸胃之外而成積也。衆人肉堅者。承上文而言二十五形之人。血氣不足。不能充膚熱肉。以致虛邪之客於形。非比衆人之肉堅也。因於天時者。因春時之西風。夏時之北風也。大病乃成者。大邪着於腸胃之間而

大邪

成積也。氣有定舍者。言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或着於孫絡。或着於經輸。而后有定名也。此論風雨傷上。下節論淸濕傷下。末節論喜怒傷中。而分爲三員也。　徐振公曰。一篇之中。並不提一氣字。而此節用三形字。反覆三轉。下節云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正所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闡發聖義。須全經貫通。方能具大手眼。

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灑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氣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着孫脈。或着絡脈。或着經脈。或着輸脈。或着於伏衝之脈。或着於膂筋。或着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飧叶孫 勝平聲

經脈之大者爲輸

六經者手之六

此言風雨虛邪。傷於形身之上。從形層傳舍於內而成積也。夫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人之形虛。則皮膚緩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蓋氣者。所以充膚澤毛。如邪傷氣。則折毛發理。此邪入於皮膚而氣不傷。故毛髮立。淅然者。灑淅動形也。皮膚痛者。邪留於皮膚也。絡脈者。浮見於皮膚之孫脈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者。邪留於肌肉絡脈之間。而不得入於經也。繆刺篇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息、止也。大經乃代者。謂邪止於肌肉絡脈之間。不得入於經脈。而流於大經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傳舍於經者。傳舍於胃府之經隧。足陽明之脈病。故惕然而喜驚也。輸者。轉輸血氣之經脈。即藏府之經隧也。藏府之大絡。左右上下。並經而出。布於四末。故邪留於輸。則六經不通。四肢之肢節

經也

募原之內有細絡

玉師曰本經凡論鍼論證之中宜體認經脈形

痛也。腰脊乃強者。藏府之大絡。通於督絡之長強也。伏衝者。伏行腹內之衝脈。衝脈者。起於胞中。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充膚熱肉。濡養筋骨。邪留於內。則血氣不能充溢於形身。故體重身痛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多熱則溏出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募原者。腸胃外之膏膜。留着於脈者。募原間之脈絡也。稽留其間而不去。則止於此而成積矣。孫脈絡脈者。募原中之小絡。經脈者。胃府之大經也。輸脈者。藏府之大絡。轉輸水穀之血氣者也。伏衝者。伏行於腹之衝脈。募原者。腸胃之脂膜也。膂筋者。附於脊膂之筋。緩筋者。循於腹內之筋也。此數者。在於腸胃之前後左右。邪隨着而爲積。邪之淫泆。不可勝數也。 徐振公曰。邪傷氣。則邪從經脈而內干藏府。蓋三陰三陽之氣。生於藏府。從經脈而出於膚表。故邪亦從經脈而內干於藏府也。邪傷形。則從別絡而入於腸胃之外。蓋形中之血氣。出於胃府水穀之精。滲出於胃外之孫脈絡脈。溢於胃之大絡。轉注於藏府之經隧。外出於孫絡皮膚。所以充膚熱肉。滲皮毛濡筋骨者也。是

氣之內外出入

句叶鉤拘也

在外之

以形中之邪。亦從外之孫絡。傳於內之孫絡。留於腸胃之外而成積。故下文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之。蓋外內孫絡之相通。是以外內之相應也。倪仲宣曰。古來論完穀不化。有言因於寒者。有言因於熱者。今本經以多熱則溏出麋。是因於熱矣。蓋火能速物而出。故不及化。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着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於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此承上文申明留着而成積者。各有形證也。孫絡者。腸胃募原間之小

血氣從孫絡出於氣街。而行於皮膚。在內之血氣。從孫絡出於氣街。而行於募原。此邪從孫絡內出而成積。蓋在內在外之絡盡處。則爲氣街也。

絡。蓋胃府所出之血氣。滲出於胃外之小絡。而轉注於大絡。從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其着於內之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其臂手孫絡之居於外也。浮而緩。不能拘束其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於腸胃之間。胃府之水津。滲注於外。則濯濯有聲。蓋留滯於孫絡。而不能注於大絡也。陽明之經。乃胃之大絡。故挾臍而居。飽則水穀之津注於外。故大。飢則津血少。故小也。緩筋者。經於腹內之筋。故有似乎陽明之積。飽則脹。故痛。飢則止而安也。募原者。腸胃之膏膜。飽則津液滲潤於外。故安。飢則乾燥。故痛也。伏衝之脈。挾於臍間。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者。衝脈之血氣充於外也。衝脈下循陰股。出於脛氣之街。其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者。因積而成熱也。膂筋者。附於脊膂之內。在腸之後。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而按之不得也。輸之脈者。轉輸津液之脈。藏府之大絡也。胃府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而注於藏府之大絡。從藏府之大絡。而出於皮膚。故積着於輸之脈。則脈道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而皮毛之孔竅乾塞也。此邪氣之從外而內。從上而下。以成其積也。　徐振公曰。

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者。謂無力也。胗孫絡之浮緩者。胗尺膚也。蓋脈之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胃府所出之氣血。從陽明之五里而出於尺膚。是以胗孫絡之浮緩。則知其無力而不能拘積也。倪仲宣曰。寸關尺三部。以候藏府經脈之氣。人迎氣口。以候在外之氣。尺膚以候在內之氣。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承上啓下之文。風雨者。在天之邪而傷上。清濕者。在地之邪而傷下。在天曰生。在地曰成。故積之始生。得寒而生。清濕之邪。厥逆於下而成積也。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飮。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

小針解曰夫氣之在脈也清濕地氣之中人必從足始蓋天之風雨傷人皮膚從皮膚而入於絡脈地之水濕傷人脈絡從脈絡而出於肌腠血外溢者外溢於皮膚而爲衄血內溢者內溢於募原

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幷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濕氣不行。凝血藴裹而不散。津液濇滲。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悗莫本切叶門上聲

此言清濕之邪。傷下之形而成積也。悗、悶也。厥逆生足悗者。邪氣厥逆於下。則足脛悗。而不得疎利矣。悗則生寒。寒則血脈凝濇。而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久而成積矣。若卒然多食飲。則腸滿。又或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絡脈者。卽藏府所出血氣之別絡也。陽絡者。上行之絡脈。傷則血外溢於上而爲衄。陰絡者。下行之絡脈。傷則血內溢而爲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幷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或卒然外中於寒邪。若兼之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輸者。轉輸血氣之脈。六者。手經之輸。卽陽絡也。六輸不通。則溫膚熱肉之氣不行。血凝藴裹而不散。津液濇滲於絡中。滲於絡外。着而不去而積成矣。此言汁沫迫聚。或腸外之寒汁沫。與血相摶。皆爲成積也。或外中於

而便血血溢於腸外者從絡脈之盡處外出於郛郭之中而成積　上下皆傷形中之血氣六輸者卽上文所謂輸之脈

寒。兼之內傷憂怒凝血與津液留着。亦皆成積也。按經脈有手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上循於手。足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下循於足。主行血氣。滲出於脈外以養形。是以陽絡傷。則上出於空竅而爲衄血。陰絡傷。則內出於腸胃而爲便血。六輸不得上通於外。則內溢於脈外而成積。是外內皆主滲出於脈外者也。　徐振公曰。因於風雨所生之積。着於有形而生。故曰生。因於清濕所成之積。乃凝血與津汁。搏聚於空郭之中。如懷子之狀。虛懸而成形。蓋因於天者。本於無形。故附於有形而生。因於地者。乃自成其形也。

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此言喜怒不節。則傷五藏之形。而病起於陰也。憂思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忿怒不節則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外因於天之風雨。地之清濕。內因於五藏之情志。而成

上中下三部之積也。按五藏止曰生病。而不曰積。蓋五藏之病積。在肺而非有形也。難經所謂在肝曰肥氣。在肺曰息奔。在心曰伏梁。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豚。此乃無形之氣積。而非無形之血積也。　倪仲玉曰。憂思忿怒傷氣。故積在氣。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痛者。爲積之痛於內也。察其所痛。知其所應者。如着於孫絡之積。則外應於手臂之孫絡。着於陽明之經積。則外應於光明。着於腸胃募原之積。則外應於谿谷之穴會。着於伏衝之積。則外應於氣衝太赫。着於膂筋之積。則應於足少陰太陽之筋。結於緩筋之積。則應於足太陰陽明之筋。成於六輸之積。則外應於內關外關。通里列缺。支正偏歷。積於空郭之中。則外應於陽明之五里。臂腕之尺膚。積於五藏。察其左右上下。則外應於五藏之經俞。審其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隨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府之所宜。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倪仲玉曰。

外因之積應於形。內因之積應於脈。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亦劇。凡此六者。各不同行。願聞其方

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衆。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　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末結一形字。

易字含意言易

歧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歧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爲陽。肝腎脾居下爲陰。陰中之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手三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心爲陽中之太陽。肝爲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神動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矣。上文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行。蓋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鍼者。貴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　仇汝霖曰。喜爲心志。怒爲肝志。數怒者易

解。言其人易怒而易解者。重陽之人頗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陽中之陰。故易怒而易解也。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 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於鍼。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獨行於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亦相廝守。而微陽之易脫也。

有多少故不相合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中有陽者。多陰而少

陽。其氣沉而難於往來。故數刺乃知。此陰陽廝守於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行鍼者不可不知。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合。陰中有陽。故陰陽相和。蓋陽生於陰也。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仇汝霖曰。神氣者。五藏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外弛。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飲食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卽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管同脘

此言汁沫積於腸胃而成癰。膈者。內之膈肉。前連於胸之鳩尾。後連於脊之十一椎。旁連於脅。膈上爲膻中。名曰氣海。上焦宗氣之所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膈下胃府之所居。名水穀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於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膈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於膈下者。食入晬時乃還。晬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汁沫者。胃府所生之津液。滲出於腸胃之外。募原間之孫脈絡脈。化赤爲血。注於胃之大絡。從藏府之經隧。外出於皮膚。如因於外邪。以致汁沫滲留

寒汁不得肺則不能行散

於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於內傷。汁沫留於腸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於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爲上膈。蟲爲下膈。上膈者。上焦之氣也。下隔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爲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而上食矣。寒汁流於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衞氣不能營於外。則留積而成癰矣。其癰在脘內者。卽痛而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於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　徐振公曰。此節亦承前數章而言。謂形中之肌肉血氣。藉胃府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則形氣消索矣。此皆因於喜怒不節。若傷於五藏之形。則成五藏之積。傷於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爲癰。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其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於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毋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還而復深刺之。以下穀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正氣也。若過取之。則穀氣出。故曰毋過三行。察其浮沉者。察癰之生於脘內脘外而爲淺深之刺也。已刺必熨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眞論曰。恬憺虛無。眞氣從之。故宜恬憺無爲。乃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耎堅。苦能泄下。穀則衛其正氣者也。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憺無爲。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肺屬金故有

音聲者。五音之聲。嘹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於五藏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喨。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語言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語言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不能語言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恚怒傷肝。肝傷則語言不清矣。　徐振公曰。土數五而主宮音。宮乃君主之音。五音之主也。　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藏之形。則病五藏而成積。如傷五藏之氣。則無音聲矣。倪仲玉曰。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是因氣而病五藏之形。或傷五藏之氣。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

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熱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厭上聲

胃之上脘爲咽喉。主進水穀。在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爲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在喉嚨之上。乃咽喉交會之處。凡人飲食。則會厭掩其喉嚨。而後可入於咽。此喉嚨之上管。故爲音聲之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於口脣。口開闔而后語句清明。故爲音聲之扇。心開竅於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后能發言。故爲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腭。有如懸雍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爲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頏顙者。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爲分氣之所泄。謂氣之從此而分出於口鼻者也。橫骨者。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於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爲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若弩。舌之發機。神氣之所使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因頏顙不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頏顙乃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爲開爲闔。主聲氣之出入。是以

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之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如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其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足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於膻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宗氣也。是以呼出心與肺。吸入下通於肝腎。呼吸定息。上下之相通也。故寒氣客之。則正氣不通。而會厭失其開闔之機矣。濁氣者。寒水之濁氣。辟、除也。兩瀉其血脈者。謂脈道有兩歧。一通氣於舌本。一通精液於廉泉玉英。蓋足少陰主藏先天之精氣。而上通於空竅者也。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

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

此承上章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焉。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章。論後天所成之身形。及水穀所生之血氣。有盛有虛。爲癰爲積。上章論少陰所生之氣。上出於會厭而發於音聲。所藏之精。上通於任脈以濡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於藏。上通於頸腋之間。留於脈而不去。則爲瘰癧者。此腎藏先天之水毒也。天開於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腋之脈。少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於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藏經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愚按、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知正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於脈浮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謂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

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此言陰藏之毒氣。傳於府陽而外出於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藏爲本。脈爲末。其毒在藏。而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外爲膿血者。此毒氣出於末而從脈潰。故易已也。未內着於肌肉者。未轉及於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所出之道路以予奪之。徐往徐來。以引去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者。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章與素問集註第六十篇之骨空論合參。其大義曉然矣。 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陰藏之毒出於府陽。故爲易治。若傳於厥陰之藏。故爲不治之死證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於腎。厥陰之氣。上舍於心下之包絡。而爲有形之一藏。包絡主脈。而

厥後人
以包絡

非命門皆不知形氣之故

天地有正氣亦有淫氣

骨空論有救治之法

代君行其血焉。少陽之氣。遊行於上中下。出入於肌腠。歸於中焦之部署。而爲有形之一府。與心主包絡之相合也。是厥陰少陽之形藏。在於心下中焦之部分。而二氣皆本於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於包絡之火藏。火藏之毒氣。復下交於水藏之骨睛。此爲陰陽交者死不治。蓋毒氣在於陰陽之藏內往來。不能出於末而從脈潰。故爲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一地二。合而爲三。一脈一歲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歲死者。水藏之毒。傳之於火藏也。三脈三歲死者。毒氣分於二歲之間也。蓋毒之專者重。故死之速。分者死之遲也。一脈半者。一二之間也。二脈半者。二三之間也。夫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有感於正氣。必協於邪淫。是以痘毒發原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瘰癧者。先天之水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毒多而水毒少也。　仇汝霖曰。心包絡爲陽藏。陰傳於陽。而不復下交於陰者。尤爲可治。故復曰赤脈不下貫瞳子者可治也。聖人救民之心甚切。醫者可輕忽而待其死焉。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明。不臥出者。何氣使然。

此篇論衛氣行於形身之外內。宗氣行於經脈之外內。行於脈內者。偕營氣而行。行於脈外者。隨衛氣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 徐振公曰。此章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文皆論其正氣焉。

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

衛氣先行於四末者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循經而行以應呼吸漏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者與

皮膚之營氣相將而行於形身之外內

出於喉咽以貫心脈者從手太陰而貫於脈中與動輸篇合參

厥氣者藏府之厥氣

此論宗氣同營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衛氣行於脈外。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按五味篇曰。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隨肺氣行於皮膚。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章論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心脈者。手心主包絡之脈。包絡主脈。是從心脈而行於十六經脈之中。呼吸定息。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以終五十營之一周。是宗氣營氣。皆半營於脈中。而半行於脈外者也。衛氣者。慓悍滑疾。獨行於脈外。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以司晝夜之開闔。行於陽則目張而起。行於陰。則目瞑而臥。如厥逆之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於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故目不瞑。愚按、衛氣不得入於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意存。學者宜體析明白。　徐振公曰。大惑篇云。衛氣不得入於陰。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此章陷字疑誤。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

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以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煑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秫音朮稷之黏者

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於內。蓋衛氣之行於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於足少陰。從足少陰而注於五藏六府。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瀉有餘者。瀉厥氣之有餘。調虛實者。期外內之虛實。以通其道路。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啓一陰之氣。上交於胃。戊癸合而化大火土之氣。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夫腎爲水藏。而爲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渙。胃乃燥熱之府。而主中土。欲得陰陽以合化。而不欲寒水之上乘。故用流水千

陽明主秋金而居中土腎屬癸水

仲祖名甘瀾水主治奔豚

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力。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乃金之成數。五乃土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炊以葦薪者。助水中之生氣也。米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也。上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爲知。覆杯則臥。汗出而已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衞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徐振公曰。厥氣者。藏府之逆氣也。氣本於足少陰腎。而生於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已通。曰陰陽和得者。一謂衞氣所行於外內之陰陽。一謂少陰陽明之陰陽。相得而和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冷。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

通篇論形單提衛氣二字謂衛氣之出

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此論人之形身四體。藏府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遶地一周。一歲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施行。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幬。林木草蓂。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於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膝膕。四旁之四肢肢節。䐃肉皮毛。夜行於陰。內循五藏六府。熏於募筋。充於胸腹。人之身形藏府。應六氣之降升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地之遶地環轉而復通貫於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衛氣非獨行於形身之外內而復貫通於經脈之外內者也。

徐振公曰。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女子月事以時下者。瀦滲皮毛之血也。男子衝任不盛。宗筋不成。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之

人於有形也

無子。　仇汝霖曰。上古有蓂草。一莖三十葉。日落一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敘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內叶納舍叶捨

此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於皮膚經脉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腠者。脉外之氣分也。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謂血氣之行於經脉外內。有至止出入之處。而內鍼之理。何以為之至止疾徐也。六府之輸於身者。卽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脉而出於氣街之處也。夫皮膚為陽。經脉為陰。離而入陰者。脉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於經脉也。別而入陽者。脉內之氣血別經脉而入於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盡聞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

知血氣之外內。則知所以用鍼矣。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血氣之流行。皆合天圮之大道。

歧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利其氣滑。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屈叶曲 數上聲）

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於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於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外屈。上於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毛。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內屈。與諸陰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井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臑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

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肺。

此分論行於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於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屈折於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於肺而行於皮膚者。散於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爲逆順之行。故行於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於皮毛。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外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畔。故行於脈中者。隨脈而屈折於脈內。行於脈外者。亦隨本經而屈折於脈外也。以上二節。論宗氣之留於胸中。上出於肺。行於十二經脈之皮部。以司呼吸開闔。上貫心脈。營於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

本輸篇曰心出於中衝

溜於勞宮注於大陵行於間使入於曲澤為合手少陰也

上節論手太陰主氣手心主主脈此申明十二經脈各分皮部各有氣血各隨經脈外內屈折而行故曰其餘

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

此申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為。而神明內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藏堅固。故邪弗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獨無腧者。包絡代腧其血氣也。

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輸者。謂精神內藏。不為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於內也。故外感於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藏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出入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

脈出入屈折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

若因於邪止取外經之神門因正氣之盛虛然后補寫其腧

腧也。故取少陰之本腧者。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於邪也。因心氣之盛而衝者瀉之。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眞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於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腧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心爲陽中之太陽。而上應於日。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衝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昃。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尙熱者病尙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論審別病氣。在於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行出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於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濇。病氣在於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於經脈之中。虛而細者。病久持於脈外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脈大以濇

者。爲寒熱痛痺也。如左右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尙熱者。病尙在於血脈之中。其熱已衰者。其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於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藏府篇曰。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濇。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藏之血色見於目。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蓋病在藏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其皮毛以知痛痺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營衛宗氣。營行出入於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察病氣之在於皮膚。在於經脈。或在內之五藏也。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真氣神氣也神

此論刺血脈而當養其真氣也。真氣者。所受於天。無穀氣幷而充身者

氣出入於皮膚絡脈之間內與傷寒篇合參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絡脈之滲灌於諸節者也言神氣從血脈而遊於機關之室

五藏之血氣各從本經而出

也。縱舍者。迎隨也。無與肉果者。刺脈無傷肉也。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論刺皮膚而當養其神氣也。神氣者。兩精相搏之所生。兩神者。天乙之精。後天水穀之精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流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此言五藏之血氣。從機關之虛。出於膚表。與營衛宗氣之相合也。九鍼章曰。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乃關節交會之處。心藏之神氣。從此而出。如五藏有邪。則氣留於此。而不得布散矣。真氣之所過。謂五藏之經脈。各從此而經過。邪氣住留。則傷經絡。謂邪在

於皮膚留而不去。則傷經絡矣。此言機關之室。在於骨節之交。五藏之血氣。從此而出於分肉皮膚。不涉於血脈也。故五藏有邪。則氣留於此。如外感於邪氣。惡血留滯於此、則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攣也。按本篇論營氣行於脈中。衞氣行於脈外。而宗氣貫心脈而行於脈中。從手太陰而行於脈外。衞氣日行於皮膚分肉。夜行於五藏之陰。而五藏之氣。又從機關之虛。外出於膚表。此形身藏府之氣。遊行於外內而交相出入者也。至於皮膚經脈之血氣。屈折於外內之間。出入於本標之處。皆假邪客。以明正氣之流行。乃修身治民之大張本也。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　錢塘　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　趙爾功庭霞　閔振儒士先　合參
門人　朱輪衛公校正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刊

卷九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閒。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偏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一陰一陽者。始生之兩儀。應陰陽和平之人也。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應所生之四象也。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成此形氣。是以陰陽二十五人章。論地之五行。以生此形。故論五音之形。此論人合天之陰陽四象。故篇名通天。而論人之態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內叶訥惡去聲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太偏於陰矣。其人陰險。故貪而不仁。陰內而陽外。故好內而惡出。湛湛。清潔貌。下齊。謙下整齊。足恭之態也。心和而不發。陰柔之性也。不務於時者。不通時務也。動而後之者。見人之舉動而後隨之。柔順之態也。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好俱去聲

趙氏曰。少陰之人。少偏於陰。故小貪。然陰險之性。局量褊淺。故常好賊害之心。利人之失。而忌人之得也。

太陽之人。居處於於。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之人也。

趙氏曰。於於。自足貌。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言大不慚。無必爲之志也。志發於四野者。放曠而肆志也。舉措不顧是非者。恣意妄行。顛倒從違也。自用者。言不式古。行不遵先也。雖敗而無常悔者。陽剛而矯強也。陽在外。故偏陽之人。好誇張於外而無內之實行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趙氏曰。諟諦好自貴者。好自審爲貴也。有小官則高者。妄自尊高也。好外交而不內附者。陽性之外務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趙氏曰。居處安靜者。恬憺虛無也。無爲懼懼。無爲欣欣者。心安而不懼。志閑而少欲也。惋然從物。或與不靜者。與物無競。與世不爭也。與時變

化者。隨世變遷。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居尊而謙。其德愈光也。譚而不治者。無爲而治也。至治者。不治之治也。此陰陽和平之象。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則心正身修。而可以平治天下矣。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

偏陽之人。瀉陽補陰。偏陰之人。瀉陰補陽。此言鍼合天地人三才之道。可以挽同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也。　朱衛公曰。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古之善灸者。能啓陰陽之氣以上行。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瀉。不能移之。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多陰無陽。故其陰血濃濁。陽氣者。通會於腠理。無陽。故衛氣所行之濇滯也。陰血多。故筋緩。血多氣少。故皮堅而厚。此陰陽不和之劇。不之疾瀉。不能移易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趙氏曰。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多陰少陽。故六府不調也。陽氣生於中焦。其陽明脈小者。生陽之本不足也。太陽之氣。生於水中。太陽脈大者。寒水之氣盛也。此陰陽不和。故其血易脫而氣易敗。必審察其盛虛以調之。 閔士先曰。多陰無陽。故不疾瀉其陰血。則陰陽不能移易。多陰少陽。故宜調之。蓋陰陽不和。自不能交相廝守矣。 朱衞公曰。中下二焦之精氣。互相資生而資益者也。陽明脈小。太陽脈大。此先後天之氣不和。故易脫而易敗。 倪仲玉曰。上節論在外之陰陽。此論在內之陰陽。蓋外有陰陽。而內有陰陽也。外不和必因於內。內不和必及於外。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陰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趙氏曰。無脫其陰而瀉其陽者。陽爲陰之固也。若陰氣重脫。則爲陽狂。陰陽皆脫。則爲暴死。蓋陽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陽氣生於陰中。陰重脫。則陽亦脫矣。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趙氏曰。經脈爲裏。支而横者爲絡。小胃而大腸者。以上爲陽而下爲陰也。經小而絡大者。以裏爲陰而表爲陽也。血在中而氣外者。陰在內而陽在外。血爲陰而氣爲陽也。故欲實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如瀉氣。則氣脫而疾。致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閔士先曰。上節論瀉陽當防其陰脫。謂陰陽之二氣也。此以血爲陰而氣爲陽。充膚熱肉之氣。從裏之經隧而出於絡脈皮膚。故欲實陰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至於三焦通會之元眞。不可瀉也。瀉之則疾脫。脫則中氣不足。病不起也。此章論陰陽之理。參伍錯綜。蓋陰陽者。有名而無形。若以有形之腸胃經絡。表裏上下。皆可以論陰陽者也。　朱衞公曰。陰陽血氣之原流頭緒紛紜。須貫通全經。而後可以無惑。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胗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

態之人者也。

趙庭霞曰。陰陽之氣和。氣有陰陽也。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血有陰陽也。視其邪正。安其容儀。形中之陰陽也。審其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調其氣之盛虛也。如氣無盛虛。則以經取之。調其血之虛實也。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也。　朱衞公曰。始論無形之四象。而漸及於有形之五行。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毋無同

趙氏曰。此論視其狀而卽知其態也。蓋陰陽五態之人。與五音之二十五人不同也。尤不合於衆人者也。故當視其形狀以別之。　閔士先曰。在天呈象。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前章論五行之形。而後合於六氣。此論陰陽四象。而復合於有形。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

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趙氏曰。臨臨然者。黑暗而無光明也。念然下意。卽下齊足恭之意也。身半以下爲陰。是以臨臨然。膕脛之長大也。　朱衞公曰。膕脛長大。故俯恭於身半以上。而膕未傴僂也。念然下意。而膕未僂者。形容其無陽之人。而作此態也。

少陰之人。其狀淸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

嶮同險

馬仲化曰。淸然。冷貌。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也。以陰險賊害爲心。故有此態也。其立也躁而不靜。陰善躁也。行而似伏者。其內藏沈思反側之心故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

馬氏曰。車之向前曰軒。軒軒者。面高而軒昂也。儲儲。挺然之狀。反身折膕者。腹仰而倨然也。此居處於於。好言大事之人。故有此狀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手。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

人也。

趙氏曰。立則好仰。卽反身折膕之狀。行則好搖者。初陽生動之象也。其兩臂兩手。常出於背者。謂常反挽其手於背。此皆輕倨傲慢之狀。無乂手揜恭之貌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暶暶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趙氏曰。委委雍雍。自得之貌。隨隨。不急遽也。顒顒。尊嚴貌。愉愉。和悅也。暶暶。目好貌。豆豆。有品也。蓋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故眸子瞭然而美好也。此陰陽和平之人。衆人皆曰君子。蓋自賢人以至於聖人。皆可以君子稱也。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

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支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此章論用鍼之理。必明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逆順淺深。五藏六府之經輸配合。虛實疾徐而鍼論畢矣。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此形中之陰陽血氣也。行之逆順者。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出入之合者。經脈外內之氣。血有本標之出入。有離而有合也。謀伐有過者。謂有過之脈。宜伐而去之。知解結者。謂契紹之門戶。有有所結而不通者宜解之。此言血氣之流行於經脈外內之間。或留積於脈內。或阻滯於氣街之門也。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者。知六府氣街

本經曰中焦出氣如露

之門戶。虛實之堅軟者。則知補瀉之所在也。明通於四海者。知膻中衝脈胃府腦髓之出入也。寒熱陰陽血氣也。淋露中焦所生之津液也。審其所在。以輸異處者。當知膻中之宗氣。輸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者也。衝脈之血氣。半輸於十二經脈之中。半散於皮膚之外者也。胃府所生之津液。淖澤注於骨。而補益腦髓者也。審於調氣。明於經隧者。知胃府所出之血氣。注於經隧。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左右肢絡盡知其會者。左注右而右注左。左右上下。與經相干。布於四肢。出於絡脈。與脈外之氣血。相會於皮膚分肉間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氣不和也。故當合而調之。虛與實鄰者。血與氣之不和也。故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者。人迎氣口之不調。故當犯而行之。陰陽不奇者。藏府陰陽交相配合。十二經脈。交相貫通也。故知起時者。如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之類也。如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之類也。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之類也。如正月太陽寅。故爲腰脽腫痛。陽明者午也。陽盛而一陰加之。故洒洒振寒之

類也。如手太陽之筋病。名曰仲春痺。足少陽之筋病。名曰孟秋痺也。蓋知藏府之陰陽。故知病起之時也。本末。病之本標也。寒熱。陰陽之邪也。用鍼之理。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則知邪之所在矣。按此篇乃全經之總綱。帝平時詳析咨訪於伯。已得其宗旨。故復宣揚以發明之。故曰

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紀、綱也。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病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瀉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五輪者。五藏五輪。五五二十五輪。六府六輪。六六三十六輪。本經云。因其氣之實虛疾徐而取之。故明知五輪之實虛。則知疾徐之所在矣。其藏府之十二經脈。屈伸出入。皆有循度之條理也。言陰與陽。合於五行者。言五藏六府。合於天之陰陽。地之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者。五藏藏五神志。六府傳導水穀。膽爲中精之府。膀胱爲津液之所藏也。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者。五色篇之所謂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視色上下。以知病處也。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在身形之左右上下。則知寒溫之邪。在於藏府之何經也。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者。邪氣藏府篇之所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心脈滑甚爲善渴。濇甚爲瘖是也。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者。膈上爲宗氣之海。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者也。膈下乃胃府中焦之分。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也。故知其氣之所在。先得其所出之道路。稀而疏之。以導氣之出也。稍深以留。以致穀氣。知穀氣已至。故能徐而入之。復使氣之入也。

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大熱在上。故當推而下之。使下和於陰也。從下上者。熱厥也。熱厥之爲熱也。起於足而上。故當引行於上而去之。夫大熱在上。由中焦之所生。熱厥於下。因酒入於胃氣聚於脾中不得散。故視身以前痛者。常先取之。此氣因於中。當先取之中焦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太陽之氣。主於膚表。大寒在外。寒水之氣在表也。故當留而補之。候陽氣至而鍼下熱。補其陽以勝其寒也。如寒邪上入於中者。從合以瀉之。夫合治內府。使寒邪從腸胃以瀉出之也。夫寒氣之甚於外而入於中者。因陽氣之在下也。故鍼所不能爲者。灸之所宜也。上氣不足者。推而揚之。下氣不足者。積而從之。謂氣本於下之所生也。陰陽皆虛。火自當之。蓋艾能於水中取火。能啓陽氣於陰中也。厥而寒甚。起於廉骨下之陷中。而上逆於膝。此寒厥也。寒厥起於足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蓋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爲之寒。是以取陽明之下陵三里以補之。此寒厥之在氣也。若寒氣從絡之所過。得之則留而止之。如寒入於中。則當推而行之。

此治寒厥之法也。經氣陷下。以火灸之。結絡堅緊者。中有着血。血寒。故火所治之。調經論曰。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蓋陽蹻陰蹻。並起於足踝。上循胸裏。故痛在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是以不知所苦痛者。當取兩蹻於踝下也。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故男取陰而女取陽。此良工之所禁也。能知藏府陰陽。寒熱虛實。表裏上下。補瀉疾徐。鍼論畢矣。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閔士先曰。服、事也。言用鍼之事。當合於天時也。夫鍼者。所以候氣也。故當上視天光。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候天之陽。以助人之氣也。下司八正。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虛實者。人氣之有盛衰也。得天之露者。淸邪中上。陽中霧露之氣也。遇歲之虛者。逢年之虛。値月之空。失時之和。救而不能勝邪。則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

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閔氏曰。法於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於窈冥者。言形氣營衞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

閔士先曰。此言虛邪傷形。而正邪中氣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如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蓋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是以五方不正之氣。而傷人之形也。正邪者。風寒暑溼燥火。天之正氣也。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者。同氣相感也。中於氣。故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

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下工守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敗者。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搖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懈。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

閔氏曰。知氣之所在者。知病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明於調氣者。知氣之實虛而爲之補瀉。以疾徐之意而取之也。瀉必用圓者。圓活而轉之。其氣乃行也。疾內而徐出者。疾而徐則虛也。邪氣乃出。則實者虛矣。搖大其穴。以出其鍼。則邪氣乃疾出矣。補必用方者。外引其皮。令當其穴門。左手引其樞轉。右手推其膚。微旋轉其鍼而徐推之。其鍼必端以正。安靜以候氣至。堅心而無懈惰。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真氣乃存於內矣。用鍼之要。

貴在得神。蓋存己之神。以俟彼之神也。朱衛公曰。按、素問八正神明論曰。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蓋方與圓。非鍼也。乃用鍼之意耳。且方圓者。天地之象也。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之氣。上下相交。是以方圓之意。皆可圓活用之。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見色。聰耳者可以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人。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閔士先曰。官之爲言司也。言各因其所能。而分任之。以司其事。故曰官能。如目之明者。可使之察色。耳之聰者。可使之聽音。可使行鍼艾者。任

之其艾鍼之能。可使導引行氣者。任之其導引之能。口毒者。可使唾癰咒病。手毒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蓋聖人欲得其人。量材而官。授任而治。己不與於其間而總司其成也。試按龜者。言手毒之人。不可使之行鍼。卽靈毒之物。亦遭其毒手。而况病人乎。惟手巧而甘美者。能活人也。　朱衛公曰。五十。乃大衍之數。謂不能盡百歲之天年。按、陰陽別論篇。論五藏氣絕。亦合五十之數。此皆出於理數之自然也。夫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人制九鍼之法。所以救民之災異。豈試以毒手而傷其靈瑞乎。蓋以深戒夫非其人勿傳。非其人勿任耳。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此章以論疾診尺。從外知內。論疾者。謂論其疾而知其證。診、視也。診尺

者。謂視其尺膚而知其內。不待視面王之色。持手太陰之脈。獨調其尺。以知其病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故行於脈中者。至於太陰之兩脈口。持其脈以知藏府之病。血氣之行於脈外者。從手陽明之大絡。循經脈之五里。而散行於尺膚。故審其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蓋太陰主陰。陽明主陽。藏府雌雄相合。氣血色脈之相應也。故藏府邪氣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　閔士先曰。小兒視虎口紋。乃手陽明之色。與手太陰之脈相應者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壅癰同　窅窈同

此論其疾而知其病也。足太陽之脈。起於兩目。而下出於頸項。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此水隨氣而溢於皮膚之間。故目窠微腫。頸脈動而膚脹。欬者。水留於皮毛。而動其肺氣也。風水者。因外

分肉間之膏膜爲脂

受於風。風行而水渙也。

尺膚滑而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此論診尺而知外內之病也。夫津液淖澤於皮膚。故尺膚滑其淖澤者。知風在於皮膚而鼓動其津液也。脂者。肌肉文理間之脂膜。尺膚滑而澤脂者。風在於肌肉間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如尺膚濇者。此風痺於筋骨間也。此以尺膚之淖澤滑濇。而知風邪之淺深也。肌肉者。五藏元真之所通會。脾土之所主也。故尺肉弱者。主脾土虛而解㑊安臥。解㑊者。懈惰也。脫肉者。形損也。寒熱者。陰陽血氣虛也。陽虛則發寒。陰虛則發熱。陰陽形氣皆已虛脫。故爲不治。如枯魚之鱗者。皮膚起寒粟也。寒者水之氣。此水邪泆飲於內。故寒色見於外也。溫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發爲溫病。故尺膚

熱甚而脈盛躁者。知其爲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知病且出於外也。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蓋氣者所以溫膚熱肉。從陰而生。自內而外。故知其泄於內而虛於外也。此診其尺而知內因之病也。尺膚之先熱後寒。先寒後熱。而皆爲寒熱者。尺膚主三陰三陽之氣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夫手太陰之脈。從指井之少商。過於輸。行於經。而入於肘之尺澤。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走尺以上魚。相逆順而行也。是以脈要精微篇。論兩手之尺寸。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蓋以尺上寸。以候身半以上。寸下尺。以候身半以下。夫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故以寸之陽以候上。尺之陰以候下也。肘所。自寸而下尺也。手所。自尺而上寸也。肌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此診尺膚以候形身之上下。故與脈候之上下反其診也。肘

從尺澤而上故曰尺以

尺內分寸故曰寸　脈要精微以手平於几上以候左右前後上下

前乃手厥陰之曲澤處。肘後乃手少陽之天井處。蓋以兩手下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也。夫所謂肘所手所者。論手臂之背面臂中掌中魚上。乃手臂之正面。背面爲陽。故候形身之外。正面主陰。故候腰腹腸胃之內。即尺外以候季脅。尺裏以候腹中之大義相同也。夫人生於天地六合之內。其血氣之流行升降出入。應天運之環轉於上下四旁。是以脈要精微論。以寸尺之外內前後上下。候形身之外內前後上下。此章以手臂皮膚之前後外內。候形身之上下前後外內。蓋脈內之血氣。應地氣之上騰於天。脈外之氣血。應天氣之下流於地。人與天地參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悗同悶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當主奪血。夫皮膚爲陽。血脈爲陰。尺堅大。脈小甚者。陽盛而陰絕於外也。少氣悗有加者。陽盛而陰絕於內也。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

中。

此以目色而候五藏之血氣也。五藏之血氣。行於脈中而變見於寸口。五藏之氣血。變見於色。而出於目中。蓋五藏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睛也。前節視目窠以知皮膚之水。此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陰。皆從外以知內也。胸中。膈中也。黃色不可名者。色黃而有黑白青赤之間色也。病在胸中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所見之色若是。

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

太陽爲目上綱。故目脈從上下者主太陽病。陽明爲目下綱。故從下上者主陽明病。少陽之脈。循目銳眥。故從外走內者。主少陽病。上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陰。此診目脈以知三陽之氣。夫色爲陽。脈爲陰。此陰陽之變換。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

此論血脈主於手少陰心主。而本於足少陰腎藏。寒熱者。水火陰陽之

越人以命門爲包絡蓋不知其本標也

氣也。心主包絡之氣。發原於腎。歸於心下之部署。爲一形藏而主脈。瞳子者。腎藏之骨精也。水藏之毒。上交於火藏。而火藏之氣復下交於陰。所謂陰陽交者死不治。　朱衞公曰。此論水藏之毒氣。隨正氣相交而死。故凡論疾。皆當體會其正氣焉。

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

馬仲化曰。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爲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

此以皮部之色。而知血脈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

此論中土之病。統見於五藏之外合。土灌於四藏也。身痛。病見於肉也。色黃。病見於皮也。齒垢黃。病見於骨也。爪甲上黃。病見於筋也。黃疸。脾家病也。脾病故解㑊安臥。小腸爲赤腸。心之府也。心主血脈。小便赤黃。脈小而濇。病見於脈也。小便赤黃下焦熱也。不嗜食上焦虛也。蓋土位中央。而上下四旁。皆爲之應。

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

此論人迎氣口。與手太陰兩寸口之脈。各有所候也。寸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分寸關尺三部。以候藏府之血氣者也。人迎氣口者。候三陰三陽之氣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浮沉等者。此表裏陰陽血氣留病。故爲難已。按人迎氣口。以左爲陽而右爲陰。手太陰之兩脈以寸爲陽而尺爲陰。是以宋崔紫虛四言舉要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亦有所本也。夫寸口者。在太淵之分。關前一分者。寸關之間也。寸關尺三部。以候內之五藏六府。人迎氣口。以候外之三陰三陽。所候不同。而所取之部位。亦有別也。是以手太陰之兩寸曰寸

越人以地主成形故以

口。人迎寸口。又曰脈口。又曰氣口。蓋各有部位之分。故名亦有別也。五色篇曰。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蓋左右三部之脈。以候血脈。左右之人迎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故曰氣口。　朱衛公曰。此篇論尺。故兼論人迎。蓋尺膚與人迎氣口之相應也。

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此論人之始生。本於先天之水火也。手少陰者。兩手之少陰腎脈也。蓋胞繫於腎。故少陰之脈動甚也。夫妊始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中之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備。五行備而形始成。是以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主妊子也。閔士先曰。此篇論診尺。若以手少陰心脈論之。則失其經旨矣。且本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夫寸爲陽。尺爲陰。陰搏者。尺脈滑利也。陽別者。與寸關之有別也。　趙庭霞曰。動甚也。動脈也。厥厥動搖。狀如小豆。與滑脈之流利如珠同形。蓋有諸內而形諸外也。　朱衛公曰。動在左者。先感天一之氣。故主男。動在右者。先感地二之氣。故主女。越人以胞繫於命門者。謂氣之所感。非着於右腎也。試按男子之胎。多偏於

右腎主繫胞

嬰兒之頭毛從先天而生

此言血脈又本於中焦水穀之所生

左。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此論人之血氣。本於先天所生。而上下環轉者也。嬰兒者。始生之兒。毛髮者。血之餘。少陰精血之所生也。髮復下垂。以應人之血氣。從下而升。復從巔而下。若髮上逆。是惟升而無降矣。升降息。故不免於死亡。

耳間青脈起者掣痛。

腎主骨而開竅於耳。故耳間青脈起者。當主筋骨掣痛。此承上文而言。人之血氣始於先天腎藏之所生。

大便赤辦。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辦叶辨內從力飧叶孫

辦、别也。大便赤辦者。謂黃赤之間别也。蓋中焦泌糟粕。蒸津液。乃化而爲血。獨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水穀常幷居於胃。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濟泌别汁。而參入於膀胱。如大便赤辦。乃中焦之血。與糟粕並下矣。飧泄大腸虛而不能濟泌矣。此腸胃虛泄於下。中焦之汁。不能營於脈中。

故脈小也。若手足溫者。得下焦之生氣。故泄易已。此言中焦水穀之精微。有藉下焦之生氣以合化。　閔士先曰。本經凡論鍼論疾之中。槩括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能明乎正氣之所從來。然後知邪病之淺深外內。學者當體認毋忽。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

此言人之陰陽血氣應四時之寒暑往來。而有寒熱陰陽之變。蓋變化者。陰陽之道也。邵子曰。少不變而老變。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寒甚則熱。熱甚則寒。

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此承上文申明陰陽寒熱之變。冬傷於寒。春生癉熱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時。人之陽氣外出。寒隨氣而化熱。故春發爲癉熱之病。夏傷於暑。秋生痎瘧者。暑氣藏於募原。至秋時。人之陰氣外出。邪隨氣而發爲痎

癉熱者。熱在肌肉而痟癉也。

瘧。痎瘧者。陰瘧也。此寒暑之伏邪。隨人氣之外內出入也。夫天之寒邪。化爲癉熱。天之暑邪。化爲陰瘧。此天之陰陽。又隨人氣之變化也。夫陽者。天氣也。主上。陰者。地氣也。主下。風乃天之陽邪。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溼乃地之陰邪。故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此天地之陰陽。又隨四時之上下升降也。　趙庭霞曰。人之陰陽出入。隨四時之寒暑往來。故曰四時者變。寒暑之勝。至於陰陽寒熱之變。有因於天氣者。有因於人氣者。　閔士先曰。冬時陽氣伏藏於內。裏氣實。故寒毒藏於肌膚。夏時陽氣發越於外。裏氣虛。故暑熱藏於募原。長夏溼土主氣。太陰之氣。主七月八月。故秋傷於溼。募原者。藏府之膏膜。在腸胃之外。是痎瘧邪盛而透發不出者。若流於空郭之中。則成鼓脹。近時多用斷瘧之法。其誤人不淺矣。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撤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撤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此章論真氣遊行出入於肢節皮膚經脈之間。皆當調之和平。導其通利。真氣者。所受於天。於穀氣并而充身者也。受於天者。先天所生之精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營衞宗氣津液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曰刺節。有因真氣不調。有爲邪氣所阻。故篇名刺節真邪。 趙庭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先天之精。後天水穀之精。是真氣。卽是神氣。分而論之。各有其名。合而論之。總屬中下二焦所生之血氣也。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䐜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

病惡埃煙。䭇不得息。請言振埃。尙疾於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䐜充人切 惡去聲 䭇音噎 詘音屈

此陽氣逆於內而不能充行於形身也。陽氣者。陽明水穀所生之氣。大氣宗氣也。陽氣大逆。故憤䐜肩息。大氣逆上。故喘喝坐伏也。六元正紀論曰。陽明所至爲埃煙。病惡埃煙。䭇不得息。陽明之氣病也。陽明者。土也。請言振發其陽明之氣。疾如振發其塵埃也。天容。手太陽小腸之經。刺之以通陽氣之逆。詘者。語塞也。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所受於天之氣上逆。不得合并而充身也。故取任脈之廉泉。以通腎藏之逆氣。一里者。如人行一里。其氣已通。言其速也。血變者。通其血絡也。　閔士先曰。手太陽心之府也。通神氣。故取手太陽之天容。兩火并合。故曰陽明。埃煙者。火土之餘也。二十五家爲一里。言五五二十五俞皆通也。

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

疾偃其聲閉其口竅也

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尙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歧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歧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此言神氣之通於七竅也。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上竅之不通也。聽宮。手太陽之經。心之府輸也。眸子耳中之珠。刺耳之聽宮。尙疾於發目之矇。是耳竅與目竅之相通也。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其耳中之鍼。是耳竅與鼻竅口竅之相通也。而上之七竅不通。獨取手太陽以通心神之氣。而七竅皆利。是神明之通於七竅也。心爲陽中之太陽。故必於日中取之。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歧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日大不

宗脈者上液之道也

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名曰去爪。帝曰善。

此言津液隨神氣而滲灌於諸節者也。津液生於中焦陽明。淖澤於骨。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腰脊者。從大椎至尾骶。乃身之大關節也。手足肢脛之骨節。人之管以趨翔。蓋津液淖澤於肢脛。則筋骨利而脛能步趨。肢能如翼之翔也。莖垂者。腎之前陰。乃宗筋之會。腎者胃之機關。主受藏津液。夫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於空竅。故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此言胃府所生之津液。隨神氣而淖注於骨節。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於空竅。如飲食不節。喜怒不時。則津液內溢。乃下流於睾囊。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當用鈹石取之。形謂前陰。爪者脈之餘。謂形不可藏匿。常不得遮蔽。有若去其宗筋。故命曰去爪。

黃帝曰。刺節言撤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

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

奈何下失歧伯曰句

津液又隨五焦出氣以充皮膚 上文論腎主藏精此論膀胱主藏津液內經云怯然少氣者是

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臘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撤衣。黃帝曰善。

此因津液不外濡於皮毛。以致陽熱盛而不可近席。不上濟於心藏。以致內熱盛而熱如懷炭。蓋陽氣者。火熱之氣。陰氣者。水陰之氣也。故曰盡刺諸陽之奇輸。奇輸者。六府之別絡也。津液生於胃府水穀之精。大腸主津液。小腸主液。膽者中精之府。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是六府之津液。必大絡而外濡於皮膚分肉者也。心為陽中之太陽。太陽膀胱為水府。水火上下相濟者也。水液不上滋於心。以致心火盛而熱於懷炭。舌焦脣槁。腊乾嗌燥。心不和。故飲食不知味也。或之於其者。謂水穀之津液。皆藏於膀胱。水液隨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或不必盡刺諸陽之奇輸。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痏。使膀胱所藏之津。外濡於皮毛。又惡太陽經之中膂。通津液上滋於心藏。以去其熱。手太陰乃金水之生

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

中焦之汁流於腎藏而爲精奉心化赤而爲血

源。而外主皮毛。足太陰主脾而外主肌肉。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故當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之去熱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歧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歧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言陰陽不調。致神志之迷惑也。夫火爲陽。水爲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志。大風在身。則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主脈偏虛則輕重傾側矣。陰陽不調則神志迷惑矣。神志迷惑。是以不知東西。不知南北。而反覆顛倒也。故當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疾於解惑。夫血者神氣也。心藏所主。而發原於腎。是以風傷血脈。則陰陽不調。陰陽不調。則神志昏而甚於迷惑也。此五節論神氣不調。故曰刺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神遊最速。故曰疾於撤衣。疾於解

惑。閔士先曰。以上五節。雖有氣神津液之分。然總不出於下焦之腎藏膀胱。中焦之陽明胃府。蓋下焦乃所受於天之精。中焦乃後天之穀氣。兩者相搏而爲神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歧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挾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歧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此節言真氣通會於皮膚肌腠之間。而有壅滯大小寒熱之病。邪者。謂不得中正之和調也。章、法也。謂陽盛於外而爲癉熱者。使之消滅。氣熱而爲壅腫者。使之散亡。寒者致其神氣以和之。真氣小者益其陽。大者必使之歸去。各有平調之法也。閔士先曰。始言刺節。中論真氣。末言外邪。故曰刺節真邪。所謂邪病者。謂不得中和之道而爲病也。若以外邪之病論之。去經義遠矣。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壅也。取之其輸瀉之。

此氣滯於皮膚肌腠之間。而爲腫聚也。癰者。壅也。此因氣壅而腫。非癰膿者。雜合真邪論曰天暑地熱則神水波涌而隴起。此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蓋言此氣壅於皮膚分肉而爲腫。無迎刺隴起之經脈也。俗猶習俗。性者。心之所生也。謂心所生之神氣。習聚於此。當移易其流行。非癰膿。故不得膿。脆道。肌肉之理路也。聚氣從脆道更行。去其所聚之鄉。不使安其處。則聚氣乃行散矣。諸陰陽之脈。所過於壅處者。取其輪而瀉之。蓋皮膚分肉之氣。從經輸絡脈而出。恐聚氣之流於脈絡也。此言合并充身之真氣。亦運行環轉之無端也。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

大者。謂真氣容大於肌腠之間。故當使之日小。夫有飲於外。則不足於內。若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其內矣。蓋言日以小者。使之復反於內。非奪其外泄也。故剽切其真氣通會之處。鍼其有餘之氣。以通於內。親、近也。近視其肌肉緻密而小。則外內和平矣。若毋有反其真者。再刺諸陽分

肉間。蓋真氣者。神氣也。從關節而出於肌腠之外。故剽通其關節。其有未反者。再取之肌肉也。 閔士先曰。水穀所生之氣。從大絡而出於分肉。神氣出入於關節之間。總屬中焦之穀氣而分走其道。 趙庭霞曰。穀氣與下焦之精氣相搏。而後謂之神。 朱衛公曰。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是真氣從節而出。可復從分肉理路而入。亦環轉出入者也。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

小者通會於肌腠之氣虛小。故當使日以漸大。卽追而補之。乃無害。視其氣至之所在。而迎之於界。界者。節之交也。使上焦之神氣。中焦之穀氣。下焦之天真。遠近盡耶。則日以大矣。侵、漸進也。費、用也。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也。乃中焦之穀氣自用。不與下焦之天真合并而充身。故當刺分肉間以通其穀氣。 閔士先曰。追而濟之曰補。蓋追其正氣之內歸。小者當迎之使出。不當追之使入。曰補其不足。乃無害者。言此處追而補之。則彼處溢而自出矣。謂真氣之環轉出入者也。 朱衛公曰。此節

與上節交錯環轉。本篇論氣血之離合出入。聖人反復辯論。曲盡婆心。學者不可不深體之。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

熱邪者。陽氣盛而留於肌腠之間。故爲熱也。蒼蒼者。天之正色也。越而蒼者。使邪熱發越。而天真之氣色見矣。出遊不歸。謂神氣遊行於外而不返其真。此爲開闢門戶。使邪得出而後病乃已。故雖出遊不歸乃無病。此蓋言真氣外內出入。環轉無息者也。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長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寒氣者。所得於天之水寒。神者。火之精也。水火相感。神志合精。是爲和平。故刺寒邪者。日以除其寒。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卽閉其門戶。使氣不分。而寒熱之虛實得調。其真氣乃存矣。上節論開闢門戶以去邪。此論門戶已閉乃存正。

黃帝曰。官鍼奈何。歧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

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

此申明五者之病。皆在皮膚肌肉之氣分。故所用之鍼。皆取痺於肌肉者也。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澀。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疑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此解論所受於天之氣。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應天地之寒暑往來。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者也。漸洳。濡滋之地也。葦蒲生於水中。其質柔弱。中抽

堅莖。名曰蒲槌。內剛外柔。為堅心之坎水。以比人之元陽。生於精水之中。故曰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謂充於形中之氣。生於天一水中。知所稟之厚薄。則知氣有多少矣。人之陰陽出入。應天地之寒暑往來。熱則滋雨在上。而萬物之根荄少汁。蓋言精水亦隨氣而上出者也。熱則人氣在外。腠理開而汗大泄。津氣外洩。故在內之血氣減少。此言人之血氣。本於下焦之精氣也。地凍水冰。則天氣收藏。而人氣在中。皮膚緻密。而汗不出。精氣內藏。故血氣自強也。善行水者。不能鑿冰。善用鍼者。不能取四厥。謂氣隨天地之寒暑出入。非人力之所能強也。治厥者必先熨。通其氣也。調和其經。通其經也。謂所受於天之精氣。行於經脈之外內者也。調之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謂血氣之行於上下四旁。無處不到也。淖澤者。行之太過。當刺而平之。緊濇者。凝滯不通。當破而散之。

此所謂以鍼而解結者也。

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

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此言後天飲食之穀氣。乃營衞宗氣。各走其道。充於形身之上下者也。厥在足者。少陰之氣厥也。寒氣厥逆於下。是以宗氣不能不行。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通之。謂下焦之精氣。乃陰陽水火得火熱而後能溫其水寒。夫所受於天者。少陰腎藏之精氣也。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厥在於足。而宗氣不下者。謂宗氣下行。而與少陰之氣相合也。夫所謂合幷而充身者。下焦先天之氣。上與陽明之穀氣相合。而出入於關節肌腠之間。然而後天所生之宗氣。亦下行而與少陰之精氣相合。注於氣街。入於膕中。幷行於經脈皮膚之外內者也。

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

此申明血氣之行於脈中也。內經云。絡滿經虛。瀉陽補陰。經滿絡虛。瀉陰補陽。蓋以裏之經脈爲陰。外之絡脈爲陽。血氣之行於脈中。從經而

脈。脈而絡。絡而孫。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實而後取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

此申明血氣之行於脈外也。六經者。手足之十二經別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府所出之氣血。充於皮膚分肉之間者。從藏府之大經。而外出於皮膚。橫絡者。經脈之支別也。如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經脈之橫絡。盛加於大經。而令之不通也。故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此二節論水穀所生之血氣。營於脈中。充於膚腠。各有道路也。　閔士先曰。以此二節列於節中者。分別合井而充身之眞氣各別也。當以自費之義參之。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此言下焦所生之氣。從下而上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而太陽之氣。生於膀胱水中。上寒下熱。此太陽之氣。留於下而不上。故先刺其項太陽久

留之。以候氣至。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火熱與下之陽氣交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閔士先曰。本經凡曰項太陽。皆在氣分上看。取表氣。故不言經穴。　趙庭霞曰。少陰太陽。本水火之標本。故俱用火以溫氣。

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此言上焦所生之氣。從上而下也。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此上焦之氣。從上而下。如上熱下寒。當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此因脈虛而氣陷於脈內。不能熏膚熱肉。故下寒也。故當取之於經。俟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大熱偏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瀉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此言中焦所生之氣。從中而出。散行於上下者也。中焦之氣。陽明水穀

之悍氣也。大熱偏身。狂而妄見妄聞。此陽明之氣。逆而爲熱狂也。故當視足陽明之皮部。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如逆於血脈之中而血實者瀉之。蓋中焦之氣。從大絡而出於皮膚者也。其悍氣之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復與陽明之脈相合。并下人迎。從膺胸而下至足跗。故當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中人迎之動脈。久持之。蓋使悍熱之散於脈外。勿使合於脈中。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以上三節。申明膚表之氣。又有從上中下之三道而出者。是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又有二氣也。學者能明乎陰陽血氣離合出入之道。全經大義。思過半矣。

黃帝曰。其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此下論邪氣之傷人營衞宗氣。則眞氣去邪獨留。邪氣淫泆。變化無窮。是以一脈而生數十病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

出於地隧故為大塊

於天。與穀氣幷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所受於天者。先天之精氣。穀氣者。後天水穀之精氣。合幷而充身者也。正氣者。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此天地之正氣也。虛風者。從虛鄉來之賊風。傷人正氣。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與真氣合而自去。蓋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閔士先曰。人稟天地之正氣所生。故天之正氣。與人之真氣相合。不能勝真氣者。合幷之氣盛也。　朱衞公曰。風出於地隧之中。故其氣來柔弱。實風者。天之怒氣也。

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為骨痺。搏於筋。則為筋攣。搏於脈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癰。搏於肉。與衞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淫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為痺。衞氣不行。

則爲不仁。

此言虛邪之傷形也。灑淅動形。故搏於皮脈肉筋骨。而爲痺爲攣。爲癰爲痺。陰勝則爲寒。寒則眞氣去。有傷衛氣。則爲不仁。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

此邪氣偏客於形。傷其營衛。則眞氣去。而爲偏枯也。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蓋偏枯者。邪直傷於筋骨也。　閔士先曰。營衛衰則眞氣去。當知營衛眞氣。同本所生。而各走其道。可離而可合者也。

合則總謂之眞氣

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

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幷。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此虛邪傷氣而病形也。寒與熱搏者。形中之陰陽二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合也。是以傷形則病氣。傷氣則病形。結氣歸之者。寒熱相搏之氣。歸於邪留之形所也。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定處。而有肉枯骨蝕筋溜昔瘤之定名也。末章論邪氣病形。則眞氣去而營衞傷。蓋眞氣者。出入於節之交。遊行於皮膚肌腠之間者也。

衞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衞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衞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

五周。周於五藏。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起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為一周。藏字舊本誤作歲今改正

歲有十二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一夜。日隨天道環轉遶地一周。而過一度。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日有十二辰者。夜半為子。日中為午。日出為卯。日入為酉。子位於北。午位於南。卯位於東。酉位於西。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是二十八宿。分位於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房位於卯。昴位於酉。虛位於子。張位於午。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房度在卯。畢度在酉。房至畢為陽者。日隨天道。自東而西。漏下二十五刻。日正中而行至張度。又二十五刻。而行至畢度。此晝日行於陽也。昴度在酉。心度在卯。

一呼一吸為一息

昴至心爲陰者。日隨天道。自西而東。遶地環轉。漏下二十五刻。夜正中而行至虛度。又二十五刻。行至心度。此夜行於陰也。衞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者。謂營行脈中。衞行脈外。循藏府之手足十二經脈。與督脈任脈陽蹻陰蹻之脈度而行。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水下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晝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總屬此十六丈二尺之脈度。無分陰與陽也。其晝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者。晝行於三陽之分。夜行於五藏之陰。與循經而行者。各走其道。蓋衞氣之循經而行者。是脈內之營氣交相循度環轉。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者。與脈外之營氣。相將而行。晝行於皮膚肌腠之間。夜行於五藏募原之內。與晝夜循行十六丈二尺之經脈五十周者不同也。是以平旦氣出於陽而目張。暮則氣入於陰而目瞑。故下文曰。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蓋言日行一舍。衞氣之循度而行者。環轉於十六丈二尺之一周。與行於三陽之分者。亦一周也。夫衞氣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者。應日隨天道遶地環轉。衞氣之循經

而行者。應月與海水之盛衰於東西。故曰人與天地參也。與日月相應也。

按、厥論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陽明者。表也。爲之行氣於三陽。而衞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合於陽明之頷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衞氣之上入於五指之間者。合陽明而入於頷脈之人迎。下至足跗。故入於足五指之端。從指井而復出於皮膚之氣分也。玉師曰。經言衞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是衞氣與絡脈之相通也。衞氣大會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內行於伏衝之脈。是衞氣外行於皮膚而內行於經脈也。此言衞氣入於陽明之頷脈。是營衞之行於經脈外內。又不可執一而論。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

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分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

日行一舍者。日行乎一宿之度也。人氣行一周者。言衛也。

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且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此論四時晝夜有長短之分。然各有分理。以定氣之在陽在陰也。如春秋晝夜平分之時。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日出卯初一刻。以一刻人氣在太陽爲始。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一日一夜。水下百刻爲一周。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至日入而止爲晝。隨日之長短。皆以卯初一刻。人氣在太陽爲紀而刺之。謹候其人氣在於陽分之時。以刺陽病。人氣在於陰分之時。以刺陰病。此病可與期而愈。如失時反候。百病不治也。實者邪氣實也。來者。謂氣之始來。如邪在陽分。以水下一刻五刻九刻。氣始來於陽而即刺之。所謂迎而奪之也。虛者。正氣虛也。去者。謂氣之已去。如陽氣虛者。以水下三刻七刻十一刻。人氣將去陽而之陰之時以刺之。所謂追而濟之也。如病在陰之虛實者。亦如此法。是謂逢時。如病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於陰而刺之。　倪仲玉曰。必候其氣在於陽者。在三陽之分也。在於陰者。在三陰之分也。以三陰三陽之爲病。亦候其氣之在三陰三陽之分治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於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普巴切

此論衛氣應天道之繞地環轉。在陽在陰。以為取刺之法。夫陽者。天氣

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日夜行五十周三刻在陽四刻在陰日夜止二十五周一分二厘五毫當作一厘二毫之小數日之一刻加於太陽夜五十三刻加於太陽日之四刻

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君火者。日之太陽也。日隨天道環轉。晝明夜晦。蓋天運以日光明也。是以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陰分者。少陰之分也。水下二十五刻。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天度之半。迴行一舍者。遶地迴轉。從昴至心。而又行一舍也。水下三刻者。謂五十三刻。而又加於太陽。與七分刻之四者。有一分二釐五毫之奇分也。此衛氣隨天道繞地環轉。晝夜皆行於三陽之分。是以五十三刻而復行於太陽。故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謂晝夜日之加於舍上。皆以太陽爲始也。是故日行一日。人氣行於三陽而行於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謂地居天之中。而天道運行於地之外也。紛紛盼盼者。謂雜亂紛紜而仍有明白之分度也。夫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五藏之陰者。應天氣之入於地中。有寒暑之往來。衛氣環轉一周。行於三陽之分。二十五周者。天道環轉於地之下也。故病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

行於陰。夜之五十六刻行於陰

其氣在陰分而刺之。陰分者。少陰之分。少陰乃三陰之主也。衛氣晝行於三陽。夜行於五藏。共計行五十周。應天運環轉於地之外。晝夜止。行二十五周。此氣之有徐駃矣。若夫大會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行於伏衝。其行九日。上出於缺盆。其所行更遲矣。經言衞氣慓悍滑疾。而所行疾徐不同。此皆出於理數之自然。又須人之知力所能臆度也。　王子律曰。晝夜行於三陽。乃在肌表氣分。與晝夜循經而行。大略相同。經脈應地之經水。抑水流速而氣行緩與。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

盧良候曰。此章論大一所居之宮。從遊之日。以下應君民將相之安否

也。太乙。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卽氣令所主之方。月令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三氣謂之節。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乃歲時之首也。是以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本宮居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於天留之宮。天留。艮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倉門之宮。倉門。震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陰洛之宮。陰洛。巽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徙居於天宮。天宮。離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玄委之宮。玄委。坤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倉果之宮。倉果。兌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新洛之宮。新洛。乾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四十六日。復居於叶蟄之宮。是明歲之冬至矣。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此太乙一歲所居之宮也。　倪仲玉曰。坎宮名叶蟄者。冬令主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蟲始振。故名曰叶蟄。艮宮名天留者。艮爲山。正而不動。因以爲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震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爲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以爲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

二四爲陰

上之象。因以爲名。坤宮名玄委者。坤爲地。玄、幽遠也。之、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名倉果者。果、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是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戴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此九宮之位。應於八方。四時各隨時而命名也。

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汗當作旱

盧良侯曰。此太一日遊於九宮也。數所在日者。以所在之宮。數至九日。

而復反於本宮也。如居叶蟄之宮。卽從叶蟄之一處。一日而至天留。二日而至倉門。三日而至陰洛。四日而至天宮。五日而至中宮。六日而至玄委。七日而至倉果。八日而至新洛。九日而復反於叶蟄之宮。如居天留之宮。卽從天留數至九日。而復反於天留也。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風雨者。天地陰陽之和氣。是以太一移宮之日。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本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如先期而風雨。主多雨水。後期而風雨。則多旱燥。此太一出遊之第一日。卽移宮之第四十七日也。二至二分。乃陰陽離合之候。中宮乃占八風之時。是以遞居本宮之第一日有變。則占在君民將相也。疾風折木揚沙。暴戾之變氣也。實風者。春之東風。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春夏交之東南風。秋冬交之西北風。此天地四時之正氣。故主生長養萬物。其從衝後來者。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是爲虛鄉不正之風。主傷人而殺害萬物。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日避者。太一出遊之一日也。是故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

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折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盧氏曰。太一出遊之第五日。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八風者。四正四維之風也。夫人之五藏。生於五方五行。內合六府。外合於皮脈肉筋骨。是以八方不正之風。內傷藏府。外病形身。此皆從其虛之鄉來。乃

在日謂在某宮之日

內經曰汗出若霧露之漑

能病人也。如居叶蟄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南西二方而來。如居倉門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西北二方而來。數所在日而來不正之風。皆謂之虛風也。三虛者。乘年之虛。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者。止傷於虛風也。淋露寒熱者。汗出而爲寒爲熱也。犯其雨溼之地。則風溼相擊而爲痿。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矣。　倪仲玉曰。重言聖人避風。如避矢石者。上節謂避太一出遊之第一日。此避太一立於中宮所朝之八風也。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

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爲瘤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痺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固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

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其爲之治鍼。令小大如梃。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

此篇論九鍼之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於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於鍼。乃交相輸應者也。天地人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焉。以鍼應數也。肺屬金而位居尊高。爲藏府之蓋。故應天者肺。脾屬土而外主肌肉。故應土者肉也。而脈者。人之神氣也。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經絡出於四肢。以應歲之十二月。故合於四時八風。五居九數之中。故主冬夏之分。分於子午。律分陰陽。故合十二經脈。七竅在上。故應天之七星。人之四肢。應於四旁。骨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野者。在天爲分野。在地爲九州。在人爲膺喉頭首。手足腰脅。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此論九鍼之道。通於天地人。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也。

乾爲天
爲蓋天
主覆蓋

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

此論九鍼之制。有大小長短之法。而取用各不同也。夫人之氣血。合天地陰陽。晝夜旋轉。無所寧息。少有留滯。則爲痺爲癰。是以九鍼之用。皆取氣取癰取痺。蓋鍼者。所以斡旋天地陰陽之氣。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

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脅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骨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脅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

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荆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蓋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藏。皆上通於天氣。是以身形應九野。而合於天之四時八節也。手足之主戊己者。土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膺喉頭首應

夏至者。身半以上爲陽也。腰尻以下應冬至者。身半以下爲陰也。丙午屬火故主夏。壬子屬水故主冬。脊主外內出入之樞。故主春秋二分。蓋春主陽氣上而陰氣下。秋主陰氣上而陽氣下也。乙卯屬木。主於東方。故其日乙卯。辛酉屬金。主於西方。故其日辛酉。六府膈下三藏。居形身之中而在下。故應地之中州。太一所在之日。謂移宮出遊之一日。并立中宮之日也。八正者。八方之正位。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所直之日。謂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是謂天忌日也。　王子律曰。按遁甲經云。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故爲天忌。　盧良侯曰。肺應天。心應日。故止膈下之三藏應地。　倪仲玉曰。氣從下而上。故左足應立春。右足應立冬者。氣復歸於下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喝當作嗌

此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志有偏苦偏樂之分異。故治法亦

宜守一勿失也。夫富貴之人。形樂志苦。村野之人。形苦志樂。澹忘舒泰
者。形志皆樂。繫牽拘畏者。形志皆苦。形樂者。四體不運。則血脈留滯。故
當治之以灸刺。而通血脈。形苦者。勞其筋骨。故當治之以熨引。以舒其
筋。形樂志樂。則心廣體胖。故當治之鍼石以疏氣。志者。心之所發也。咽
乃胃府之門。而胃主肌形。嗌骭乃心之蔽骨。而內應於心藏。故形志皆
苦者。病生於咽嗌。此病在不足。故當調之以甘藥也。驚傷心肝。恐則傷
腎。是以形數驚恐。則筋脈不通。營氣不行。則爲不仁。此病因於內。故當
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此以下。意言明乎九鍼之道。更當知五運六氣之微。五運者。五行之化
運。合於五藏六府而主出入。六氣者。主司天在泉。合人之三陰三陽。而
通於手足之十二經脈。以九九之大數。而合於五六之變化。可通於無
窮。可傳於後世矣。噫者。中焦之逆氣。上走心爲噫。故心主噫。陰陽應象
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語者。論難也。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故肝主語。

噦叶譩呃逆也

素問云五氣所病

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氣不能灌漑於四藏。則津液反溢於外竅。故爲呑嚥之證。本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腎氣上逆。欲引而下則爲欠。

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

王子律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氣逆則爲怒。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病則不能化物而爲泄矣。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是以不約則爲遺溺。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爲水病矣。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入。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王氏曰。酸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血氣肉筋骨。五藏之所生也。是以五味各自走其道。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者。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王子律曰。裁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口。內養五藏。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

王子律曰。腎爲陰藏。在體爲骨。故陰病發於骨。心爲陽藏。在體爲脈。故陽病發於血。脾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故陰病發於肉。卽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蓋因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爲牡藏。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藏之陽病發於冬。肺爲牝藏。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痎瘧。故肺藏之陰病發於夏。故言五藏發病有因所生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爲病者。以五藏錯綜而論之。皆能爲病者也。

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痺。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瘖。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喜當作善宣明五氣章曰陰出之陽

病善怒

王子律曰。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疏也。痺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爲痺痛矣。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在陰者名曰痺。癲乃重陰。邪入於陽。轉入於陰。則爲癲疾矣。夫心主言。由腎間之動氣而後發。邪入於腎藏之陰。轉入於心藏之陽。則爲瘖矣。陽分之邪而入於陰。則病者靜。陰分之邪而出於陽。則善怒。上節論五藏之氣自傷。此論五藏爲邪所病。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本神篇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肺藏氣。氣舍魄。心藏脈。脈舍神。腎藏精。精舍志。神志魂魄意。五藏所藏之神也。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

王子律曰。上節論五藏內藏之神。此論五藏外合之形。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惡叶烏去聲

王子律曰。此與五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惡。

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合於手足十二經脈。六藏六府。蓋鍼有九九。人有九九。地有九九。皆上通於天之六六也。　王子律曰。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先論五行而後論六氣。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

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尙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

全章大義。論衛氣充行於皮膚肌腠。爲形身之外衛。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運之開闔。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上出於缺盆。應月行一月而一周天。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海水東盛。人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應海水之消長。蓋一日一夜。天道遶地一周。水天之氣。上下相通。而月以應水也。衛氣行於肌腠之間。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故以夏傷於暑。秋成痎瘧。以證衛氣之行爲瘧者。暑邪藏於肌膚。秋時陰氣外出。陰與陽遇。寒與熱爭。邪正相持。而發爲瘧也。風府。督脈穴。在腦後髮際中。邪氣客於風府。循脊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

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邪先客於脊背也。故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開則邪氣入。而與衛氣相遇。則病作。衛氣日下一節。故作日晏也。蓋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節之腠理。邪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也。伏衝者。衝脈伏行背裏。爲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下。從內而上。環轉一周。應天道也。　盧良侯曰。衛氣行陽行陰。應天與日之晦冥。循脊膂而下注衝脈而上。應天道之運行於外而復通貫於地中。衛氣內注於伏衝之脈。外注於足陽明之脈。猶司天在泉。上下環轉。泉在天之下。而與地中之經水相通。故曰地有經水人有衛氣

至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搐積而作焉。

內搏五藏者。邪留於五藏之募原。募原者。橫連於藏府之脂膜。瘧邪內搏於五藏募原之間。則其道遠。其氣深。不能與衛氣俱行而外出。故不能日作而間日乃發也。此言衛氣夜行於陰者。行於五藏募原之間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

晝夜合一千分

從缺盆循咽而上巔從巔循項而下膂故日下則日晏也止每月朔日會於風府

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

此承上文申明衛氣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明日日下一節矣。蓋歲有三百六十日。而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則一月該盈四百九十五分。是出於缺盆之第九日。行一日一夜。正朔日之平旦而大會於風府也。其明日日下一節。則邪與衛氣亦會於下節。而大會於風府矣。蓋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開則邪循脊膂而下入。與衛氣相遇。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謂衛氣日下所舍之節。則其府也。故曰常大會於風府。常者。謂一歲之中。常十二大會於風府也。大會者。與膂脈相會。蓋始於風府。其日下所舍之節。即其府也。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依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風乃天之陽邪。故留於表陽之分。瘧乃風寒暑溼之邪。主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經絡之出入。沉以內搏。與衛氣相應乃作。蓋衛氣隨經絡交

相逆順而行者也。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此言邪氣必因其開而入深也。四時有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暑風。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蓋因人氣之虛實開闔而入有淺深。不因寒暑之開閉也。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

曲禮曰日生於東月生於西

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此承上文申明人氣之虛實開闔。應天時之盛衰。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開闔。日麗天而遶地一周。衛氣從風府而下至骶骨。注衝脈而上出缺盆。應一月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水之消長。月郭海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盈虧。虧於西則滿於東。月生於西。故從西而盛於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而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故曰焦理。煙垢者。火土之餘也。三焦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煙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腠之氣。亦消散也。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夫衛氣去者。去形身而內入於伏衝之脈也。二十二日。入於內注於伏衝。其行九日。復出於缺盆。其氣上行。是每月朔旦復出於形身。復會於風府

也。故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夫月晦初蘇曰朔。謂衛氣至朔日始行於陽而大會於風府也。此衛氣之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者也。　王子律曰。海水初入起汐。十五大潮。念三落汐。是以衛氣應月滿而盛。至念三而去形也。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逢年之虛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衛氣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是年之虛。月之空。時之違和。皆主衛氣失常。蓋衛氣者。衛外而爲固也。衛氣虛則腠理疏而邪氣直入於內。故爲暴病卒死。夫三虛三實。民所共由。帝曰此一夫之論者。謂虛邪賊風。人逢之則中。非比下文之衝風。能傷天

下人者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者。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八正者。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冬至子之半。其氣始蒙。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卽發。立春時陽氣大發。腠理開。而立春之日。又逢西方來之衝風。雨邪相搏。則經絡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露。故諸逢其風而遇其

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民安少病。如風雨不時。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䟴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人生於寅也。二月丑

不風者。又常以冬至之日。太一始居叶蟄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天開於子也。三月主辰。三月戌不溫者。辰與戌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在六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戌不溫。四月巳不暑。蓋或從六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十月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時也。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如子午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蓋四時主客之氣。三陰三陽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應一歲之四時者。日日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天會也。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揚沙。故國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諸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露。故民有死亡也。此章論人之虛實。因天氣之盛衰。而四時之風露。又有和厲之異氣。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庶邪勿能害也。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歧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不相得。故曰惑也。

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惑、眩亂也。精、精明也。窠、藏也。眼者。瞳子黑白之總名也。骨之精爲瞳子。腎之精也。筋之精爲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

陰乃肝腎陽乃心肺

爲絡。心之精也。窠氣之精爲白眼。肺之精也。約束者。目之上下綱。肌肉之睛爲約束。脾之精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心主包絡之精也。包絡之精與脈幷爲目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諸脈皆上系於目。會於腦。出於項。此脈系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若邪中於項。則隨眼系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比、周密也。邪其精。其精爲邪所中。則不相比密。而精散矣。精散則視歧而見兩物矣、夫心藏神。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此五藏所藏之神志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相合。傳於目而爲睛明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心之榮也。故目乃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則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閒者爲迷。甚者爲惑。

水之精爲志

夫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精。精上傳於神。共湊於目而爲精明。若神感於精。則精氣亂而爲惑矣。葢精明者。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是以上文論從後而逆於前。此論上而感於下。皆反逆而爲惑也。心有所喜者。喜之東苑而上淸冷之臺也。神乃火之精。而惡淸冷。故神有所惡。卒然相感者。神志相感也。神乃淸冷而有所感。則神反下交於陰矣。神氣下交。則精氣亂矣。精氣亂。則視誤而爲惑矣。候神移於上而後乃復也。夫腎藏志而開竅於耳。是故志不上交於神則迷。甚則神反下交於志則惑也。按此章總結九鍼之道。貴在得神。能存乎精氣神者。可無惑於天下。故帝設此問。而伯論其精氣神爲寶命全形論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又曰淺深在志。遠近若一。八正神明論曰。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離合眞邪論曰。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葢治鍼之要。貴在眇視審察。存神定志。適其常變。萬舉萬全。可傳於後世。令終而不滅。至於修身養生。治國治民。總在調養精氣神三者。是以內經素問。首論上古天眞。末結解精微論。所以修身養生也。本經首

上節論衞氣之出入。此論衞氣之降升。

論九鍼之道。末結大惑癰疽。所以治國治民也。知修身則知所以治民。知治民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衞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本篇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衞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衞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又曰養神者。必知營衞血氣之盛衰。故此以下。復論營衞之行。所當詳審者也。夫營衞生於中焦之陽明。運行於形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真元。生於下焦精水之中。上通於心肺。環轉於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腸胃實而心肺虛矣。虛則營衞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倪仲玉曰。腸胃。陽明也。先天之氣逆於下。則後天之氣亦逆於中。中下並逆。則上氣大虛。故善忘也。

黄帝曰。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幷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則善飢。胃氣逆於上。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精氣幷於脾。則脾家實而不能爲胃轉輸。則熱氣留於胃。而消穀善飢矣。夫穀入於胃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淸者爲營。濁者爲衛。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上焦之胸中。胃氣逆上者。謂之悍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蓋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營衛大氣。留而不行。胃之逆氣。反上衝於頭。而別走陽明矣。胃脘者。胃之上脘。大氣不行。則上焦虛而胃脘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以上二節。論營衛生始之因。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於足之外踝。循脅下肩髆。從口吻至目內眥。與陰蹻會於足太陽之睛明。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循胸上入缺盆。從咽喉至目內眥。與陽蹻會於足太陽之睛明。衛氣行陽二十

五周。下行陰分。而復會於目內。行於五藏之陰。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會於目。是以衛氣出於陽。則目張而寤。入於陰。則目瞑而臥。故衛氣留於陽。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言衛氣行陽行陰。皆從目以出入。故曰目者。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王子律曰。此節重見者再。蓋其文則同。而各有所謂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澀。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澀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溼。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

衛氣外行於肌肉之文理。內行於腸胃之募原。分肉者。肌肉之腠理。其人腸胃大。則衛氣行於陰而留久。皮膚澀。分肉不解。則出於陽而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而多臥矣。其人腸胃小。則衛氣周於陰

此言衛氣行於陽必盡十二周有奇而後入於陰行於陰必盡十二周有奇而後出於陽故日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

也速。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行於陽也久。故少瞑焉。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陽氣盡則入於陰而臥。陰氣盡則出於陽而寤。如留於陰久則多臥。留於陽久則少瞑焉。上節論衛氣通貫於陽蹻陰蹻之脈中。此論衛氣出入於分肉募原之氣。分夫衛者陽氣也。主外而夜行於陰。衛者濁氣也。注陽而復貫於脈。此應天道之運行。無往而不徧者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膲同焦

此言衛氣留於上而不行於上。則卒然多臥。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也。非常經者。非日行於陽。夜行於陰之經常出入。此因邪氣留於上焦。則上焦閉而不通。飲食於胃。則中焦滿實。以致衛氣久留於下之陰。而不能上行於陽。故卒然多臥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生氣通天論曰煩勞則張精絕

先其藏府者。先調其五藏六府之精氣神志。誅其小過者。去其微邪也。後調其氣者。調其營衞也。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其灸刺熨引甘藥醪醴以取之。蓋志者。精神魂魄志意也。形者。營衞血氣之所營也。故志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癰疽第八十一

黄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內。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經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

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衞。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衞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熏於五藏。藏傷故死矣。泣澁同

此篇歸結首章之義。蓋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晝夜環轉之無端也。一息不運。則留滯而爲癰爲痺。故聖人立九鍼之法。所以治未病也。若積久而成癰疽。則多不治之死證矣。夫營衞血氣之行。皆從內而外。應寒暑往來。經水流行。皆從地而出。帝復論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從孫脈而注於絡脈經脈。是從氣分而注於經脈之中。乃從外而內。應天道之運行於外。而復通於經水之中。人與天地參也。故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人之血氣猶然。夫血脈營衞。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如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如露者津液也谿谷者分肉也

血泣則衛氣亦還逆而不行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歸、還也。蓋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交相逆順而行者也。營血留泣不行。則衛氣亦還轉而不得復反其故道。故癰腫也。骨空者。節之交也。癰腫不當骨空之處。則骨中之邪熱不得泄瀉矣。血枯而經脈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矣。經脈外絡形身內屬藏府。經脈敗漏。則熏於五藏。藏傷故死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而藏府之血氣循行。又各有部分。故有輕重死生之別焉。嗌乃呼吸出入之門。發於嗌中。其勢甚猛。故名猛疽。若膿不瀉而塞嗌。則呼吸不通。不待半日而死矣。嗌乃肺之上管。肺腎上下交通。豕乃木畜。冷飲豕膏者。使熱毒從下而出也。

發於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少陽主樞陽明主合故不急治則從樞而內入矣

太陽爲諸陽主氣上節論少陽陽明此論太陽

肺之俞

頸乃手足少陽陽明血氣循行之分部。故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淵液乃足少陽膽經穴。在腋下三寸。蓋從外而將入於內也。任脈居陽明少陽四脈之中。故前傷在脈。內熏肝肺。此在外府經之毒。內熏於藏。故至十餘日而死。經云。上工治皮膚。其次治經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爲瘍醫者。不可不知也。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陽氣大發者。三陽之氣幷發也。三陽者。太陽也。太陽經脈入於腦。出於項。故陽氣大發。留於項。名曰腦爍。此純陽之氣。消爍腦髓也。夫心爲陽中之太陽。心與太陽標本相合。心氣受鬱。故其色不樂。若煩心者。府毒干藏。死不可治矣。

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疽。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焫同熱

肩臑乃肺藏之部分。故令人汗出至足。此癰生浮淺。如疵之在皮毛。故

在肩背肺之脉循臑腋

名疵癰。而不害五藏。逞、快也。速焫治之。則毒隨氣而散矣。姚氏曰。火氣能消肺金之毒。

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腋者。亦肺藏之部分。米者。言其小也。治之以砭石者。癰亦浮淺也。毒氣在於皮膚之閒。六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裹之者。使毒氣外泄也。夫癰發於府部者。反熏藏而死。發於藏部者易已。此皆淺深內外之別。爲瘍醫者。不可不知。

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纓當作癭

其癰堅而不潰者。承上文而言。癰在脅腋之閒。堅而不潰者。此爲馬刀挾癭。金匱要略曰。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痺挾背行。苦腸鳴。馬刀挾癭者。皆爲勞得之。夫馬刀挾癭。足陽明之證也。四支爲諸陽之本。勞其四體。則傷陽明而有是證。故宜急治之。以保胃氣。

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胸者。膻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於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於腹。而傷陽明胃氣。胃氣傷。則七日死矣。

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𦼮。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菰音括𦼮音樓

膺乃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疽發於此。其名曰甘。其色青也。狀如穀實菰𦼮者。如米穀如栝蔞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此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出膿者。謂至將死之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即乳巖石癰之證也。夫寒熱者。厥陰陽明之氣病也。如穀實菰𦼮者。肝藏胃府之鬱毒。留於脈絡之間。即如鼠瘻寒熱之毒。其本在藏。其末在脈。故不易消。而亦不即發也。至十年之久。藏府之氣將衰。則毒氣發而潰爛死矣。

發於脅。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煑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蔆蓤同

皮膚肌肉之血肝所生也　強平聲

脅在腋之下。肺肝之部分也。此亦發於皮膚。故名曰敗疵。夫肺主氣。肝主血。女子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此因氣血不調而生。故爲女子之病。其病大癰膿治之者。謂如治大癰之法以灸之也。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是雖名敗疵。而不至於腐肉爛筋傷骨矣。蔆乃水草。翹、連翹也。剉二草根各一升煑之。強飮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乃已。蓋水草能淸病發汗。翹能解毒者也。

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之。三十日死矣。

發於股脛。足少陰之毒也。其狀不甚變者。毒附於骨而不外發。故皮膚不甚變爲癰毒之狀也。不急治之。三十日死。腎爲水藏。月爲陰而應水。故應月一周而死。

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亦應月而死。夫腎與膀胱。爲水藏水府。腎爲陰而主骨。故癰膿搏骨而不外發。府爲陽而太陽之氣。主於膚表。故其狀赤堅而大。夫陽毒起發於外。而亦致死者。太陽爲

諸陽主氣也。噫。能知藏府陰陽。營衛血氣。表裏標本。多能死中求生。爲瘍醫者。可不知內經乎。

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

股陰者。足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於陰部。故名曰赤施。六十者。水之成數也。十日者。陰數之終也。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太陰厥陰之分也。

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

膝者。筋之會。足少陽之分也。色不變者。色與皮膚相同而不赤也。其狀如大癰而色不變者。毒在外內之間也。蓋少陽主樞。故其色狀如此。而爲寒爲熱也。如堅石者。勿砭石之。石之則死。毒氣入於內也。須其柔耎而石之者生。毒氣出於外也。蓋少陽主樞。可內而可外也。余伯榮曰。堅石者。毒氣尚未透發。柔則發於外矣。故有外內死生之分焉。

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

倪沖之曰。近時瘍醫以癰生於臂者名曰手發背。可發一笑。

曰死。

此論癰疽之發於背也。節者。脊之二十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也。相應者。內應於五藏也。發於陽者。發於三椎。而內應於肺藏。發於四椎。而內應於心主包絡。發於五椎。而內應於心藏也。發於陰者。發於七椎。而內應於肝藏。發於十一椎。而內應於脾藏。發於十四椎。而內應於腎藏也。百日死者。日之終也。三十日者。月之終也。余伯榮曰。癰疽發於背而偏者。或傷及藏府之俞。猶有可生之機。正中者。傷及督脈。而況相應於五藏乎。閔士先曰。癰者。壅也。疽者。阻也。毒者。癰疽之總名也。上古以癰疽所發之處。分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於背者。即名曰發背。發於臂者。即名曰臂癰。是以古今之命名。各不同焉。姚士因曰。節之交。骨空處也。周身三百六十五節。而四肢有十二大節。皆髓孔易髓之處。上文曰。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謂癰不當於骨空之處。其傷骨消髓之熱邪。無從而出。若諸癰疽之發於節者。正當邪熱所出之空。非死徵也。馬氏云。其節之外廉爲陽。內廉爲陰。是發於四肢之內外廉者。皆

不治之死證耶。噫。經義淵微。不易闡發。豈可以粗疎之學。貽誤後人。

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齧音業噬也）

兔乃陰類。發於脛。名曰兔齧者。發於陰脛也。其狀赤至骨者。從外而內也。故曰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猶言外賊之來害人也。夫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下入內踝之後。此邪客於衝脈之中。則血泣不通。有如兔齧之微腫也。（脛骨內廉陰脛也）

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

此邪客於足少陰之脈而爲腫也。夫癰疽之變。有病因於內。而毒氣走於外者。有腫見於外。而毒氣走於內者。此邪留於脈而不行。故名曰走緩。其狀若癰而色不赤也。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越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端內。故當數石其輸。去其邪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秉先天之水火。故能爲寒爲熱也。余伯榮曰。鼠瘻。寒熱病也。發於少陰。

正月主左足之少陽六月主右足之少陽二月主左足之太陽五月主右足之太陽陽明者兩陽合井是爲陽明故下文獨論陽明之厲癰爲上節論太少陽此論陽明猶上文之先論少陽陽明而

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四淫者。邪氣行於左右之太少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而發於腎藏。太陽乃腎之府。而爲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

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此寒邪客於足陽明之脈而爲癰也。足陽明之脈。起於足大指次指之厲兌。故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黑者。水之氣色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寒淫而土敗矣。姚士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於下焦。故邪客於下。其狀大癰。陽明之氣。生於中焦。故邪客於下。其狀不大。蓋經絡傷而氣未傷也。閔士先曰。初如小指發者。謂初發如小指。其狀腫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也。衞氣歸之。則圓而墳起矣。

發於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於外。故曰脫癰。謂從陰而脫出於陽也。發於

後論太陽也。蓋皮膚經脈三陰三陽之所生也。癰之所發在於皮肉血脈之間也。衛氣陽明之氣也

足指者。發於足大指也。動輸篇曰。足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夫足少陰秉先天之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淫毒太盛。故爲不治之死證。不赤黑者。其毒氣少衰。故爲不死。如癰腫不衰。急斬去其指。不則毒氣注於諸經之絡而死矣。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蓋人之血氣流行。環轉出入。而淫邪泮衍。變易無常。且氣秉有厚薄。邪客有微甚。是以死生成敗。各不同焉。按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於喜怒不測。飲食不節。

藏府不和。則留積而爲癰者。有因於藏府之寒熱相移而成癰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蓋以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因息乃行不得休止。少有留滯。則爲癰爲痺矣。是以聖人立九鍼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同造化之功。立數十萬言。傳之竹帛。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不罹災眚之患。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終